

蘇北真相

著 羅賓蓀



理想出版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7513B



蘇
北
眞
相

羅賓孫著
理想出版社刊



~~033097~~

蘇北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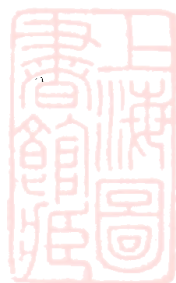
□ 有所權版 □

著 者 羅 賓 蓀

發行者 理想出版社

定 價 五 元 三 角

一 九 四 七 年 五 月 初 版



介紹蘇北真相（代序）

蘇北這塊地區，自從共產黨、新四軍到了那裏（約在八年前），建立起地方的民主政府以後，就逐漸起了變化，七八年來，在共產黨領導和新四軍的保衛下，經之營之，不遺餘力，人民大眾逐漸覺悟起來了。在抗戰期間，蘇北這一大塊土地上大多數的人民，早就得到解放，安居樂業，過着比較和平的生活，始終沒有受着敵僞蹂躪，被敵僞奴役；而敵僞在蘇北所佔領的只不過是點線，就是說，敵僞所佔領的是孤立的城市和時斷時續的交通線，廣大的村鎮、農村，完全在覺醒起來的人民、地方武裝、和新四軍的控制之下。于是在那裏就形成了兩個世界的蘇北：一個是敵僞統治下的蘇北，它是極小的一部份，完全靠着優勢的武器來維持，當日敵僞被牽制，在那裏的兵力不下一二十萬人，等于陷在泥沼裏，一動都不能動；另一個就是民主政府統治下的人民的蘇北，它是極大的一部分。他們的武器雖不如敵僞，他們雖經過敵僞千百次的殘酷掃蕩，但却始終能堅持，始終成爲威脅京滬——當時敵僞統治中國淪陷區的心臟的最有力的抗日根據地。由于這一大塊自由土地的存在，使鄰近京滬一帶的人民感到無限的興奮，並具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相信最後勝利，必屬于我。那時千千萬萬的人民的眼睛都望着蘇北，甚至把收復南京，收復上海，都寄托在蘇北那一羣奮鬥不屈的人們身上，這因爲國民黨的軍隊早就撤走得乾乾淨淨，而且離得遠



遠的。蘇北人民當時的所以能堅持，一直到最後勝利，當然不是偶然的，這首先要歸功于爲人民忠誠服務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新四軍和民主政府。由于他們正確的領導，在那裏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幫助了人民從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大大翻了個身，這樣，就喚醒了千百萬被壓迫的人民，積極的起來保衛家鄉，與敵僞作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生與死的鬥爭，人民的血、新四軍的血、與共產黨人的血凝流在一塊。由于他們艱苦地英勇的鬥爭，始終把敵僞壓縮在孤零零的據點里，蟄伏在烏龜殼裏（碉堡），不敢伸出頭來，越雷池一步，最後，終於由人民的力量，從敵僞手中把敵僞佔領的蘇北城市大部份解放出來。

可痛心的是：蘇北的人民大眾、共產黨、及新四軍如此的有功於國家民族，抗戰勝利後，堅持對敵鬥爭的蘇北人民，不僅享不到勝利的福，分得抗戰勝利的果實；而且還爲反動派所誣蔑、所壓迫，並要不顧人民死活，發動內戰，要來取消這塊由人民親自用血肉解放出來的民主的自由的解放區，要使得兩千萬以上的蘇北人民再去過着他們舊日非人的黑暗生活。關於這點，我們相信，已經覺醒了的蘇北人民，而且是經過最近土地改革後的蘇北人民，是決不會答應的，決不會讓他們自己再去過那種受黑暗統治底非人的生活。至于蘇北人民有沒有這種力量來反抗呢？我以爲是有的。蘇北人民既然過去有力量反對了敵僞的統治，爲什麼現在不能反抗比敵僞還不如的反動派呢！不但這樣，蘇北人民經過了七八年的鍛鍊，再經過了土地改革，他們的力量是比過去更堅強了，他們是具有更充分的對付敵人的鬥爭經驗的。

過去，由于敵僞的封鎖，以致蘇北人民底偉大的對敵鬥爭的史實，和共產黨、新四軍在那裏

做了些什麼，不容易爲外間所知道；抗戰勝利後，又由于反動派的封鎖與進攻蘇北，以致蘇北真相同樣的不容易爲外間所知道。有的和可能看到的都是一些反動派所捏造的新聞，例如我最近還碰到一位關心蘇北的朋友問道：蘇北解放區有沒有「聞香隊」（就是反動派所宣傳的幹部聞到那家有肉香，就到那家去吃之意。）？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一般人對蘇北的不了解，和如何受着反動派宣傳的影響了。

蘇北到底怎樣了？共產黨會不會放棄蘇北呢？蘇北的人民是否能堅持下去呢？反動派最近不是興高彩烈的在宣傳着，蘇北已完全收復了嗎？蘇北是不是已全部爲反動派所統治着呢？這一連串的問題，都很苦悶的埋伏在每個關心蘇北和有正義感的民主人士的心裏，他們知道：這些問題都不是從反動的報紙上可以得到解答的，然而又苦于無法知道。

爲了這樣，爲了不使八年來蘇北人民偉大門爭的英勇的事蹟湮沒無聞，爲了增強外間對蘇北正確的認識，爲了提高蘇北人民鬥爭的信心，我特爲編寫了這本很客觀而有系統地介紹蘇北真相的書；而且因爲我與蘇北人民曾經有過數年同生死、共患難、肩並肩作戰以從事反抗最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共同生活，現在他們又在艱苦卓絕與誓死不屈的以從事反抗另一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崇高事業了，因此，我要將這本書來永遠地紀念他們，並向偉大的蘇北人民遙致我無限的敬意！

蘇北人民的鬥爭決不是孤立的，反動派要再度奴役蘇北人民的企圖，只不過是一種夢想，我堅決相信：蘇北的人民最後一定會獲得勝利的。

蘇北真相 目次

介紹蘇北真相(代序).....一

蘇北與蘇北人.....一

共產黨與蘇北.....八

共產黨在蘇北

共產黨的領導組織

共產黨在蘇北是一黨專政嗎？

共產黨在蘇北做了些什麼？

蘇北的敵對鬥爭.....三二

三角鬥爭的軍事形勢

一九四三年的大掃蕩和三角鬥爭形勢的告終

韓德勤部爲什麼倖呢？

新四軍爲什麼能堅持呢？



可歌可泣的反「清鄉」鬥爭……

「清鄉」比「掃蕩」更殘酷！

敵人「清鄉」遭慘敗

反「清鄉」的悲壯故事

一支鋼鐵的隊伍……

關於新四軍的種種

一座堅持蘇北鬥爭的長城

它是只許擴大，不能消滅的鐵軍

這支鐵軍是怎樣的軍隊？

政治的軍隊——民主的軍隊——文化的軍隊——生產的軍隊

軍隊怎樣熱愛人民？

人民怎樣熱愛軍隊？

優抗——擁軍——參軍

這支鐵軍是怎樣作戰的？

軍隊中的俘虜政策



什麼是俘虜政策？——日俘是怎樣教育的——反戰同盟的工作——古賀初美——朝

鮮弟兄

軍隊中的國際友人

希伯——羅特生——五個美國空軍戰士

正規軍與民兵

什麼叫做民兵？——民兵的組織和訓練——民兵的戰術和作用

這個軍隊力量生長的泉源

民主與民主政府

幾千年來的大變化

不勝今昔之感——變天了，世界翻過來了！

在這裏看到的民主

對民主的新認識——人民是否懂得行民主呢？

這裏的民主政府

各級政權機構組織

民主政府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 簡單、靈活、緊張



第二個特點 平等、自由、團結、愉快、有朝氣

第三個特點 人才主義

第四個特點 沒有濃厚的官僚主義

第五個特點 廉潔清正

第六個特點 對罪犯不用刑和教育

第七個特點 打官司的少了！

一個村的選舉是怎樣進行的？

人民是不是懂得選舉呢？——婦女與選舉

地主、資產階級是否也有民主自由？

民主政治建設的成績

蘇北農民怎樣從經濟上翻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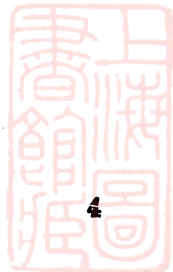
一件最有成績的工作

蘇北農民的痛苦和願望

共產黨的土地政策

一、抗戰時期的土地政策

(1) 由沒收土地到減租減息



(2) 一個最艱苦頑強的鬥爭

怎樣減租——農救會、查租團——假減租、新花樣——由打通思想到最後勝

利——過火現象

(3) 減租的成績

由赤貧變爲自耕農——七十二家佃戶買田——漣東巨興圩、佃戶全翻身——

濱海鄉村佃農上升

二、日寇投降後的土地政策

(1) 由減租減息到耕者有其田

(2) 幾個鬥爭的故事

1 鬥惡霸的故事 2 佃農翻身毀碑的故事 3 佃農用演戲方式來鬥爭的故事

(3) 偉大鬥爭的果實一斑

(4) 農民紛紛慶祝翻身

1 萊石縣五千農民狂歡慶祝翻身 2 淮安縣二千農民慶祝大翻身

(5) 農民翻身後的農村新氣象

造橋修路、創辦學校——敬祖宗不如敬毛主席——跳神測字、當衆坦白——

和尚還俗生產——婦聯會員集體送新娘——宋老爹參動員全家參加組織——

參軍上前線保衛勝利果實



農村的新道路——勞動互助

什麼叫做「勞動互助」？

換工的組織和好處

組織勞動互助的困難

介紹王維德互助組

由勞動互助到生產合作

互助生產改造了二流子

豐衣足食的五里戴莊

一個勞動互助有成績的村子

感謝毛主席！

蘇北工人的生活怎樣

工人運動一般概況

農村中僱工的痛苦

業主對增資後的新剝削

城市工人運動



公營工廠下的工人生活

公營工廠特點——怎樣實行兩利政策？——那些工廠是公營的？——公營工廠工人生活
中共工業政策及蘇皖邊區保護工廠勞動暫行條例草案

新的婦女與兒童

蘇北的新婦女

過去婦女的痛苦——新的婦女出現了——誰說女人不如男人！

蘇北的新兒童

新安旅行團——兒童團的活躍——新生的幸福的一代

新民主主義文化在蘇北

學校

敵後教育的奇蹟——學校教育的特點

大眾文化

什麼是大眾文化？

怎樣推行大眾文化？

冬季運動——幹校、學習小組——黑板报——大眾報、工農通訊員、讀報組

一九四



二〇九

報紙、雜誌、通訊社

報紙——雜誌、書籍——通訊社

農村文娛

蘇北人民的眼福和耳福——文工團與淮劇——文工團與話劇——農村劇團——秧歌舞

農村中菩薩威信大大降低了

一羣爲新民主主義文化努力的新知識份子

偉大的整風運動

二三五

什麼叫做「整風」和「整風運動」？

怎樣進行整風？

整風收到了驚人的效果

日寇投降前後的蘇北

二四三

積極練兵準備反攻

勝利後的狂歡

向城市進軍

毛蔣會談與江南新四軍北撤



由分割到統一、邊區政府成立
和平建設中的蘇北

內戰中的蘇北

內戰的藉口——所謂「蘇北難民還鄉運動」

華中黨政軍當局嚴正表示

準備打自衛戰——蘇北決不撤退——華中寸土不讓

蘇北大規模內戰開始了

人民熱烈參軍英勇自衛

以空城換勝利、戰無不捷

蘇北新形勢

仍然是兩個對立的蘇北

新形勢的特點

蘇北人民怎樣堅持鬥爭

「清剿」與反「清剿」——介紹「郭海波游擊隊」

共產黨會退出蘇北嗎？

二六八



蘇北的前途怎樣？



蘇北與蘇北人

蘇北又稱江北，因為在江蘇的北部，所以叫蘇北；同時又因為在長江以北，所以就叫江北；而長江以南就叫江南，又稱蘇南。論景物，因為江北接近山東，有北方風味，故江南風景比江北秀麗得多；論地域，江北比江南大，約佔江蘇省面積的三分之二，人口有一千多萬，地廣人稀，不及江南的人烟稠密。但江北人的民性强悍、質樸、刻苦，不及江南人的靈活善變。蘇北的形勢是這樣：南面長江，東邊是黃海，西邊接河南、安徽，北邊與山東為鄰，總共有三十幾個縣。

蘇北，這地方給人的印象，好像是很窮的，為什麼，因為蘇北大多數的人民要出外逃荒。逃荒，成羣結隊、成千成萬的人每年照例的逃荒，在蘇北人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年一度絕對不可免的要做的的一件事，這是注定的命運，不，是悲劇！問他們：地少，糧食少，不夠吃，沒有辦法，是這樣絕望的回答你。逃到那里去呢？上江南吃大米飯去，替人做苦工、做娘姨、做奶媽。到上海做廠，拉黃包車，女的實在沒辦法，賣淫，再不然，就在馬路上向人家下跪叩頭要錢，這是最沒有辦法的了。逃荒是有季節性的，到了收麥子、收焙頭、收山芋時候，逃荒的都陸續回來了，等到家里收下一些僅有的糧食快吃完了，那末，又得準備跑了，這是蘇北大多數的佃貧農的生活，



碰到收成不好，就是中農、富農因爲不夠吃也免不了要逃荒。所以你在蘇北碰到這些階層的人，問他們，十有九是到過江南逃荒的。

蘇北，另外給人一個窮的印象，就是蘇北人的生活。除了少數地主富農而外，大多數人是住得不好、吃得不好、穿得不好。講到住：一般很普通的是那種稻草蓋的、用泥土築起來做牆的房子，磚瓦房在蘇北，特別在鹽城、阜甯那些地方是不多見的，大多數的房屋是三間，兩間住房，中間是廳，有的只有一間或一間半，這種叫丁頭房子，又低又暗，是頂窮的人住的。有的人和豬、牛、羊、雞都住在一個屋子內，空氣髒臭，簡直不是人的生活。講到吃：近長江的種的是水田，多半吃大米，還比較好；最苦的是靠山東近海的那些縣，種的是旱地，不但要常吃那些大麥、烙頭、山芋乾、胡蘿蔔等什糧，就是水也沒有好的吃（碱水）。在江南，一般人家把那些山芋乾、胡蘿蔔之類給牲畜吃，而在這裡却是農民每年麥收以前很重要的糧食。我們初到蘇北，也很喜歡吃山芋和山芋乾粥，覺得別有風味；但蘇北人却吃得怕了，看到大米飯，就是沒有菜也要吃它三四大碗，每年春荒而又沒有辦法逃荒的人（如年紀大了，小孩太多），那只有吃一種草餅和鹽蠟子（長在海邊，一種紅色的草，有粒子，磨成粉，可吃）度日，連最壞的什糧也沒有吃。大概因爲蘇北產鹽吧，蘇北人頂喜歡吃過分鹹的菜，蘇北人雖然家家養豬，但吃得起肉的不多，一年頂多吃兩三趟肉，這就是過新年、過端午節、中秋節才買點肉吃。講到穿：大多數的人一年忙到頭連肚子都塞不飽，穿只好馬馬虎虎了，不要說穿新衣，能夠有件完整的、補過的舊衣披在身上，就不很容易，普通一件衣服總是穿了幾十年，補了又補，所謂鶉衣百結，破爛不堪，寄單衣服過

冬的也不少，這還算好的，曾聽人說：有母女兩人在冬天合穿一條褲子，這就是：兩人輪流穿，一個起來，一個就睡在牀上。小孩子因為沒有衣服穿，在一般天氣還沒有十分暖熱的時候，就早已一絲不掛的赤着身子了，從一歲到十幾歲的都是如此，這樣一直要挨到秋天，實在冷得熬不下去了，才勉強披上一件破舊的衣服。所以，在蘇北，一個家庭里，能夠添置一件兩件新衣服的那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真不知花上多少血汗的代價才辦得到，但這在佃貧農的家里，還是沒有可能。

但是，蘇北果真是這樣貧窮的嗎？不，如果你仔細地調查研究一下，立即就會得到個肯定的答案：蘇北人民雖窮，而蘇北地方不窮，不但不窮，並且是個好地方。爲什麼呢？因爲：第一，蘇北產鹽，沿海一帶，都是碱地，簡直俯拾即是；陳家港（靠海州、連雲港附近，在海邊）的鹽堆積如山，估計全蘇北的鹽，每年可產七八百萬担；第二，蘇北產棉。那裏有很多出名的植棉區，估計全蘇北每年產棉也近千萬擔，因爲產棉，紡織業很發達。第三，出產豆餅、什糧、大米，每年都有出口；第四，出產黃花魚和豬（上海的鹹豬肉多由江北運來）。憑這些豐富的出產，就夠養活着全蘇北人民，而蘇北人民却爲什麼反而過着貧窮的生活呢？追究起來，這有下面幾個主要的原因：（一）封建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重。照理，蘇北地廣人稀，是應該做到耕者有其田了，而實際上蘇北土地是集中在少數地主的手里，所以農民往往繳了地租就不夠吃，不夠吃就用重利借貸，這樣年復一年，挖肉補瘡，因此就越過越窮了（後面我還要談到農民的痛苦）。（二）過去的鹽場與棉田都操縱在少數鹽商和棉業資本家的手里，所以農民仍只有受剝削的份兒，得不到好處。

(三)官府的差役和苛捐什稅重。曾看見有篇文章寫蘇北過去的苛捐什稅說：「在錢糧上有教育附加，建闡附加，公安附加，華北賑災，導淮附加等等不一而足。臨時徵收的有牛頭捐、落地捐、警察捐、筵席捐、花捐（妓女捐）、草捐、毛廁捐等一加再加，去了一個，加了五六個還不止。……」老百姓就被這些捐稅、夫役（義務的），壓得透不過氣來。(四)受着盜匪、惡霸、軍隊、豪紳的迫害。初到蘇北，你可看見兩樣東西，代表着過去是怎樣的一個蘇北，這兩樣東西：一個就是炮樓，不但地主有炮樓，就是普通一個富農也有炮樓，地主不但有炮樓，而且有新式的長短槍，大一點的地主，自己有保鏢，有武裝；普通人家也有土槍土炮，這是爲什麼的，就是爲的防盜匪。另外，就是差不多的人家，都有鐵柵門，這也是用以防盜匪的。過去的蘇北是盜匪遍地，搶牛、放火、殺人、抬人、勒索，簡直無惡不作，他們多與當地的豪紳、惡霸、駐軍有勾結，坐地分贓，互相利用，就是武裝也由他們供給，受害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不敢說，一般善良的安分守己的農民，天還沒有黑，就不敢在田里工作，匆匆的把牛牽回家來，關門睡覺；青紗帳起，那就十里以外的地方也不好去了，你看，蘇北農民過的是什麼日子！(五)天災，如水災、旱災、蝗災，幾乎每年都有。(六)土地貧瘠（實際上只有一部分，而且有些是人爲造成的），和守舊的耕作方法。

上面這些現象，都是指的舊蘇北，都是由於舊的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的統治下腐敗政治所造成的，新的蘇北不是這樣。

新的蘇北是怎樣的呢？新蘇北就是指中國共產黨來到以後的蘇北。這個新蘇北和舊蘇北顯然

有着基本上不同的區別。這個區別在那里呢？主要就在於：新舊蘇北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代；舊蘇北是軍閥、官僚、豪紳統治的天下，而新蘇北是人民大眾當權的朝代；舊蘇北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新蘇北是新民主主義社會。

而事實上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自從共產黨到了蘇北後、蘇北內部，至少有着如下的一些變化：

(一)工農的政治覺悟提高了。工農大多數已經認識到：他們是爲什麼貧窮的？他們的貧窮不是由於決定的命運，而是社會不合理制度造成的。他們做雇工、做伙計、做佃戶，一天到晚流汗的做，他們現在已經覺悟，到底是一「誰養活了誰」，因此，爲着自己的前途，他們已不像過去那樣的悲觀失望，聽天由命；而是充滿了信心，積極起來爲改善自己的生活而鬥爭。

(二)工農的政治地位不同了。今天工農的政治地位，不但取得和其他階層一樣的平等，而且實際參加了政治，自己管理自己，工農不但有了自己的團體——工會、農會；而且有了自己的武裝——民兵、自衛隊。今天在區鄉村當區長、鄉長、村長的不是過去的那些封建爪牙——地痞流氓，而是工農自己。工農在實際鬥爭中已經懂得所謂民主是什麼，就是要以大多數的人民——工農爲主。

(三)農村的婦女解放了。過去的蘇北，婦女像其他地區的農村婦女一樣，是最痛苦和受壓迫的，所謂「婦女不是人，烏盆不是銀」。丈夫打罵、公婆打罵，過的是非人的奴隸生活，而現在的蘇北婦女不同了，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家庭中已經是和男子具有同等的地位，婦女已

有自己的團體——婦救會，誰家的婦女如果受到公婆和丈夫的打罵，婦救會是不答應的。

(四)工農的生活大大改善。幾年來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經過認真的減租、減息、增資、生產，工農生活普遍的上升改善，如過去買不起田的，現在多少都能買進幾畝田；過去吃糧不夠，要出外逃荒的，現有吃糧有了剩餘，荒不逃了；過去做不起衣服，吃不起肉的，現在也能做上幾套新衣，四季衣服都有，肉也一月半月可以吃幾次了。

(五)政治清明，人民的負擔減輕。農民除納田賦，和戰時公糧公草外，沒有任何額外的苛捐什稅。當官的都能廉潔奉公，不向人民榨取非義之財。人民進衙門、打官司，也不像過去那樣的原告被告拚命花錢，現在是：誰有理由，誰就會勝利。

(六)農村安定，人人安居樂業。除新解放區外，普遍農村已做到盜匪絕跡，夜不閉戶，活潑、緊張、而有秩序、有組織。所謂活潑，就是到處可以聽到農民、婦女、兒童發出快樂的歌聲；所謂緊張，就是人人忙生產，男耕女織，沒有閒人；所謂有秩序、有組織，就是農村男女都普遍的組織在各種各樣的團體里面，辦起事來，一切通過組織，有條不紊。

(七)農村的文化普及了。過去的蘇北農民是沒有文化的，實在也是沒有辦法去接受文化；有的，只是那些封建的、愚民的舊文化。而現在農村不同了，農民已有了自己的學校——幹部學校、訓練班、識字組；有了自己的報紙——黑板报、大眾報，有了自己的娛樂——俱樂部、秧歌隊、農村劇團。因此，過去農村有很多農民、婦女，本來一字不識的，而現在却能寫信、寫報告、寫新聞通訊、和閱讀報紙了，這就是農民不但已從政治上、經濟上翻了個身，文化上的翻身

也已經在開始。

這就是新蘇北和舊蘇北不同的一個輪廓。

所以，蘇北農村有了變化，蘇北人也有了變化！

「江北人」，這一向是表示被人瞧不起的稱呼，爲什麼「江北人」要被人瞧不起呢！這大概是爲了「江北人」窮，因爲「江北人」在上海有很多是拉黃包車的，做理髮匠的，做澡堂內擦背工人的，這在某些人看來，是一種不高尙的職業。但是我要告訴你：做「江北人」是很幸福的、光榮的，我認爲蘇北人今天在蘇北所過的生活是較江南人安定多了，可以說：在六七年前，蘇北的一部分中心區就早已沒有了戰事，人民很早就開始過着和平生活了。

同時，八年來蘇北人在抗戰中的貢獻是很偉大的。蘇北人，他們在八年來反「掃蕩」、反「偽化」、反「清鄉」鬥爭中，堅決保衛了家鄉，打擊了敵僞；蘇北人，他們替國家保全了一部分元氣，發揚了中華民族正氣，使千百萬人免受敵僞蹂躪，免過了亡國奴生活；蘇北人，他們在抗戰中已將十萬以上的子弟投入新四軍，走上前線，盡保國衛民的責任；蘇北人，他們親自把蘇北這塊土地，變成了工農的樂園，變做了全國和平、民主、統一的一個重要支柱，變做了華中光明的燈塔，至今，如同延安一樣，蘇北已引起全世界、全中國人民的注視，這是爲什麼呢？這就是因爲幾年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創造出了新的蘇北和新的蘇北人！



共產黨與蘇北

一 共產黨在蘇北

共產黨在蘇北，好像一棵樹一樣，今天已經在蘇北土地上生了根，長大起來，結了果，並開出了美麗之花，這就是說，共產黨與蘇北人民已成爲血肉不可分的統一體，共產黨過去與蘇北人民共生死、共患難，領導蘇北人民起來與敵僞鬥爭、與封建勢力鬥爭，使蘇北人民從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下解放出來，過着自由民主的生活，所以蘇北人民衷心的感謝共產黨，實際上也少不了共產黨，而今天的共產黨事實上已蘇北化了，據共產黨方面宣稱：今日華中已有二十萬共產黨員，這些黨員大部分是土生土長的蘇北農民；農民爲什麼相信共產黨呢？因爲共產黨來了，他們的生計亦變好了。農民是看重實際利益的，事實是最好的對照啊！

提到共產黨在蘇北活動的歷史，時間並不很短，在大革命時代，蘇北就已有共產黨的活動，不過那時候還是祕密的，目前蘇北還有不少從那時候留下的老黨員，例如現任中共華中分局的民運部長劉瑞龍，南通人，就是其中的一個。李立三路線時代，共產黨在蘇北還組織過暴動，



在蘇院邊區並組織過蘇維埃。漣水農村有個出名的婦女領袖叫做蔡氏嫂，又稱蔡大嫂的，就是秘密活動時候的共產黨員，阜甯八灘鎮有個工人是老共產黨員，當新四軍政治委員劉少奇（中共重要領袖之一）到蘇北來時，這位工人去找過他，因為以前他們在上海是認識的。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新四軍先遣隊在蘇北設指揮部，共產黨在蘇北的活動，才逐漸的公開和擴大起來。

二 共產黨的領導組織

因為蘇北的共產黨是公開的，所以領導組織也是公開的。過去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都在蘇北（後來遷淮南，現在山東稱華東局，華中設分局），華中局是共產黨在華中最高級的領導機構，它直接受延安中共中央領導，華中局設書記、組織、宣傳等委員，書記又兼新四軍的政治委員，這是領導上的一元化。在華中局領導下面黨的組織是區黨委，領導一個區，這是根據軍區來分的，過去華中劃分了很多軍區，例如淮南軍區、淮北軍區；在蘇北則劃為蘇中軍區，從長江邊到寶應，興化等縣屬於這個軍區，是新四軍一師活動的地區；蘇北軍區，從鹽城一直到隴海路邊，這是新四軍三師活動的地方。區黨委下面設地委，領導軍分區，在地委下面就是縣委，領導一個縣，縣委下面是區委，區委領導鄉的支部，每級黨委的內部組織和領導範圍，與華中局的大致相同。這種組織到現在還沒有很多的改變（只有在全國一個真正聯合政府出現的時候，共產黨對解放區的領導組織，那時候可能會有大的變動）。

三 共產黨在蘇北是一黨專政嗎？

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最重要的一個爭論，就是共產黨堅持要取消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國民黨反動派反唇相譏，說共產黨在解放區也是「一黨專政」。有很多黨外人士對這點也不由有了些懷疑，現在要問：共產黨在蘇北是「一黨專政」嗎？照我看來，共產黨在蘇北保持了一黨領導，這是事實；但因此就說是「一黨專政」，這却不見得。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就是包辦一切，專制一切，反人民、反自由、反民主；而在解放區的一切恰與上述相反，是一切爲人民，有自由、有民主，大多數工農都有了民主自由，這不能說是「專政」，這是一點；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大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專政；而解放區却是一個有各階級（工農及一部分開明的地主資產階級）參加的地方性的聯合政府。不能說是一黨一階級的「專政」，這是二點；第三點，共產黨曾表示過，在解放區內並不反對其它黨派的活動，例如過去延安就有過公開的國民黨黨部，但後來這些黨部變成了反邊區反共的特務機關，這當然是不允許的，蘇北情形也是一樣。「一黨專政」與「一黨領導」是有分別的，不能混爲一談。

四 共產黨在蘇北做了些什麼？

總的說來，共產黨這幾年來在蘇北做了四件大事：一件是領導蘇北人民進行了對敵鬥爭，始終堅持不屈，一直到敵人最後的投降。一件是領導人民實行了民主；一件是領導人民進行了減租

減息、增資生產；還有一件就是教育人民。這就是戰爭、民主、生產、教育四大工作，也就是在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現階段的新民主主義，一般說來，一切作爲都沒有超過上面的範圍。這些事情，說起來很平常；但國民黨同樣的信仰三民主義，這八年來，却在後方除了民族主義實現了一部分外，其他如民權、民生，都未兌現，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可以告訴大家說：共產黨這幾年在蘇北所以能做出一些成績來，不是靠說大話，吹牛、宣傳，這是他們經過一個長時期埋頭苦幹、努力奮鬥的結果。如果我們能很冷靜的平心靜氣去了解共產黨所做的一切，就不難明白，共產黨的成功，和它今日在蘇北、在全國、以至在全世界的地位，都不是偶然的。

首先，我們要去了解：七年來共產黨面對着強大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怎樣堅持了蘇北鬥爭，以至最後，終於取得勝利。

蘇北的對敵鬥爭

三角鬥爭的軍事形勢

蘇北，是個大平原，連一座小山都沒有，根據游擊戰爭的經驗，在平原上打游擊是最不容易，最艱苦的。最初，敵人對蘇北是放任的，不注意的；但自從一九三九年，新四軍健兒出現在蘇北的土地上，不久，黃橋一戰（一九四〇年），消滅韓德勤部下李守維一個軍，毅四軍佔有東台，海安，鹽城這些城市，和八路軍一部分由山東南下會師以後，這才引起了敵人的重視，于是就發動一九四一年的鹽城大掃蕩，經過這次掃蕩，就形成在蘇北一個三角鬥爭的形勢。是那三角呢？一個是敵偽，它佔領了幾乎所有的蘇北城市，在每個城市附近又按下大小據點，處處相聯，置有重兵，堅溝固壘，互相呼應，控制着蘇北全部的點線，這是一角；另外一角就是殘留在蘇北的國軍，這時尚有李明揚，陳泰運（在蘇中區）和韓德勤（在蘇北的鹽阜區）等部，在這以前，所謂「國軍」楊仲華、李長江、徐繼泰等部都先後可恥的投敵了，這些殘留國軍雖還沒有投敵，却是態度曖昧不明，一面與敵偽信使往返，互相諒解，互不侵犯；一面却是敵特汪特國特合流一



氣，共全反共，對新四軍地區作各種破壞行爲，這是一角。此外一角就是共產黨、新四軍的地區，這時新四軍雖退出了城市，但它佔有整個蘇北農村的面，論人民和地域，新四軍地區最大，而實際上，共產黨、新四軍以一角而對付了敵僞和國軍的兩角。由此可見：共產黨和新四軍在當時的鬥爭是如何艱苦的了。

一九四三年的大掃蕩和三角鬥爭形勢的告終

一九四二年，敵人在太平洋戰爭中得到了初步勝利，便得意忘形的要回過頭來鞏固中國的「大後方」，要來掃蕩八路軍、新四軍，這時候華北已受到敵人嚴重的「掃蕩」，一九四二年終，敵人在東京、南京發出廣播，揚言決心要消滅華中的新四軍。蘇北共產黨、新四軍爲了應付敵人這個「掃蕩」，也就下着決心作了種種必要準備，延安毛主席根據敵人在華北掃蕩的經驗，指示蘇北黨政軍民一定要「精兵簡政」，分散游擊，化整爲零，改造地形，破路挖溝，依靠民衆，堅持鬥爭，他們都照着做了，把大機關都疏散，女同志住到可靠的老百姓家里去，並成立軍區與軍分區，統一了主力與地方部隊的領導，將一部主力兵團地方化，充實到地方部隊中去，加強民兵組織與訓練，加強鋤奸工作與巡邏偵察工作，共產黨、新四軍是這樣小心謹慎地來迎接敵人即將到來的大掃蕩。在那時候，共產黨爲着顧全團結抗日的統一戰線，曾幾次三番派人到韓德勤那里去聯絡，並告訴韓德勤，敵人掃蕩的目標不全是新四軍地區，要他準備，並願和他合作。可是那時的韓德勤好像有恃無恐，以爲敵人決不會來掃蕩國軍，因爲他自以爲和敵人有着一個共同的敵

人——共產黨、新四軍，也許敵人不會來攪他。因此，在韓德勤的防區之內（在阜寧的鳳安村、曹甸一帶）毫無準備，相反的，也許還正在作着與敵人一同夾擊新四軍，好跟在敵人後頭向新四軍收復失地的幻想吧！但事實發展的結果不是這樣，敵人大「掃蕩」的兵力一兩萬人首先向韓德勤地區進攻，不到一星期，於是韓德勤部的號稱數萬之衆全部垮了，韓德勤本人還靠新四軍的保護才得逃生。反之，敵人在蘇北鹽阜區經過二十餘天的反覆「掃蕩」，按下大小據點不下數百個，新四軍主力依然未損毫末，而敵人却在上海僞報大事宣傳，說是已經消滅新四軍三萬人，其實那時在鹽阜區活動的新四軍之師主力全部還不到三萬人呢！但是國軍韓德勤部確是很悲慘的全被消滅了，從此蘇北三角鬥爭的形勢告終，剩下的是共產黨、新四軍和敵人面對面的生死鬥爭。

韓德勤部爲什麼垮呢？

一九四三年敵人的大「掃蕩」，這是對共產黨、新四軍和國民黨、韓德勤國軍的一個很好的考驗，考驗什麼呢？就是考驗到底誰能夠堅持？論武器彈藥，是韓德勤的好而充足，當韓德勤關在一個小圈子內（防區不到一縣）做他的江蘇省主席，小皇帝的時候，總是罵共產黨地區這樣不行，那樣不好，然而一經敵人「掃蕩」的考驗，就清楚的顯出誰好誰不好來了。

韓德勤部正像一担雞蛋一樣，一碰就垮，這是不無原因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要老百姓，壓迫老百姓，脫離民衆。以在他統治下的一個鄉做例子來說，根據調查，有個涇河鄉，人民在一年中要負擔捐稅五十一種，這些捐稅中有這樣的一些奇怪名目如下：鉛絲費、桐油費、鍋子費、保

丁費、鄉丁費、招待費、聽差費、犒賞費、大樹費、請客費、等等。捐稅之外，還有勞役。築圩、修堤、調防、送草、運糧、以至送太太，接親戚，都要民伕，伙食自備，沒有工錢，有時還要被打被罵，細甲監禁，所以老百姓說：「送太太，接親戚，窮人家，餓肚皮，不打罵，最便宜。」韓德勤在一個小小防區，因要維持省主席尊嚴，故「麻雀雖小，五臟皆全。」除江蘇省政府外，並有各廳，更有六十一個縣政府和所屬許多機關，一切開支，都出在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怎麼會不怨恨，所以老百姓只有希望他這個「省政府」越早垮越好，老百姓這樣的說：「早走幾天有眼，再留此地地無皮。」所以當韓德勤部隊敗散下來時，老百姓不是幫助他打，而是到處起來繳韓軍的槍。據說：韓德勤部隊逃散時候，個個腰纏累累，更有帶着紙牌、麻將、雅片烟槍走的，像這樣的老爺兵，怎麼能抗擊敵人？又怎樣能不垮？

新四軍爲什麼能堅持呢？

反過來看，共產黨、新四軍能夠堅持這次「掃蕩」的原因就很簡單了，一句話，一切依靠民眾，一切得力于人民的幫助；同時也又因爲共產黨、新四軍平日幫助了人民，替人民做了許多好事，使人民認識到：共產黨、新四軍是他們的救星，共產黨、新四軍在這里，人民就有得救，如果讓敵人僞軍來了，人民就不要想過好日子，所以人民與共產黨、新四軍是休戚相關，利害相共。有人把共產黨、新四軍同老百姓關係，比做如同魚和水一樣，誰也少不了誰，這是一點都不錯的。

現在單談在這次掃蕩里，人民是怎樣幫助了共產黨和新四軍的：

(1)偉大的改造地形工作——破路挖溝。什麼叫破路，就是把農村中的一切交通要道，大路小路，估計敵人可能走到的地方，都給破壞掉，要弄得「此路不通」。這還不行，同時還要挖溝，老百姓叫這爲「抗日溝」，抗日溝的挖法，普通要四尺深、六尺寬，這是由華北學來的。爲什麼要四尺深呢，就是要使人躲在里面，外間看不見，不論老百姓、軍隊、馬、牛都好通行；爲什麼要六尺寬呢？一方面溝里寬大，容易活動；另外就要叫敵人無論是步兵、騎兵，跳越困難。這些溝都要挖得村村相聯，溝溝相通，每個溝都有幾十里路長，這確是一個偉大而艱苦的工作，縱橫幾千里的大平原，共產黨動員了千百萬的老百姓去做，不到半個月時間就全部完成，把原來地形完全變了個樣子。如果不是久居當地的人，走出五里路外就要迷失方向，不知那一條是「生路」，那一條是走不通的死路，這對堅持平原游擊戰爭，是對付敵人頂重要的方法之一。在這次掃蕩中，破路挖溝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增加了敵人行軍百倍的困難，騎兵沒有用，汽車沒有用，唯一工具是兩條腿，但是老百姓、新四軍也有兩條腿呀！何況敵人穿的是那種笨重的皮鞋，在柏油馬路上走走還可以；一到農村却反趕不上布底鞋的輕便了。所以敵人雖然是大兵到臨，而動作遲緩，寸步難行，叫苦不迭，前面明明看到一支新四軍的隊伍，但等到追上去，却又無影無蹤，原來新四軍已從抗日溝裏溜走了；前面明明看見有一羣逃難的老百姓，有耕牛，有年青女人，這都是敵人頂喜歡的東西，但等到敵人趕上去時，一羣老百姓也又忽然不見了，原來老百姓已分散隱藏在抗日溝中。有時候只有少數的敵人在路上走着，但平地里跳出來很多的游擊隊——民兵，把

這少數的敵人包圍，襲擊，廿多天的大掃蕩，敵人到處撲個空，找新四軍打，一個也找不到，但同時敵人却又處處，時時刻刻挨新四軍的打，弄得敵人毫無辦法，只好草草收兵，結束了這次大「掃蕩」，說起來，這抗日溝的功勞真不小呢！起初，老百姓對共產黨動員他們去破路挖溝，說這是打鬼子用的，還有些不相信，但等後來抗日溝不但幫助了新四軍，而且還救了老百姓，老百姓這才懂得抗日溝對他們自己也有好處了。

(2) 掩藏公糧公草。打游擊除了武器彈藥外，頂要緊的一個問題就是給養——吃，餓着肚子是無法工作和打仗的。在這次大「掃蕩」之前，共產黨、新四軍把所有公糧公草都分散藏在老百姓的家里，這家幾千斤，那家幾百斤，不論貧富人家，都放有公糧。所以「掃蕩」到來時，新四軍和工作人員不問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有飯吃，有草燒。老百姓也知道公糧是新四軍的生命線，愛護公糧就同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當敵人跑到一個村莊，問新四軍公糧放在那里，老百姓死也不肯講，情願自己犧牲，自己的糧食東西被敵人搶去，但決不讓公糧受損失，放到最妥當安全的地方去——地窖。就是在「掃蕩」最嚴重、最混亂的時候，有些當地不良份子以爲共產黨，新四軍已經完蛋了，站不住腳了，出來威脅鄉長，威脅藏糧的老百姓，要分公糧，但也沒有達到目的，爲什麼，因爲老百姓堅信共產黨是決不會走的，新四軍是打不垮的。這是新四軍能夠在嚴重環境下堅持鬥爭的原因之一。

(3) 掩護主力部隊。在平時，你到處可以看見成千萬的隊伍在操練，在通過，但在這次敵人「掃蕩」的二十多天中，一個兵也看不見了，他們到那里去了呢？是真的像韓德勤隊伍一樣，傍

了嗎？不是，他們都穿着便衣，同老百姓一樣，化整爲零，一連、一排、一班的有組織的分散埋伏在老百姓的家里，晝伏夜出，天天移動，飄忽不定，白天，是敵人的天下，晚上，就是新四軍的世界了，部隊、機關轉移，都在這時候，他們有老百姓領路，有老百姓送情報，所以黑夜行軍，異常安全，而襲擊敵人，擾亂敵人，也就在這時候。到了白天，因爲新四軍着上便衣，軍民不分，有的更化裝爲種田鋤草的農民，所以有很多敵人就是偶然有機會面對着穿便衣的新四軍，也因爲無法辨認，當做老百姓，放過去了。

(4) 掩護傷病員、干部。這個工作也是最艱苦和做得最好的。傷兵住在老百姓那里如同自己的家一樣，老百姓很耐心地替傷兵換藥，替傷兵洗刷衣物，燒東西給傷兵吃。敵人來了，就說是他們的兒子或親戚，用種種方法對付過去。對干部的掩護也是一樣，有很多外來男女青年，都做了老百姓臨時的兒子、媳婦、閨女，就靠這樣，把這次「掃蕩」最嚴重的局面渡過去了。

(5) 在這次「掃蕩」中，除極少數不明大義的地主與敵勾結，覷顏事敵外，大多數士紳階層都能潔身自愛，並予共產黨、新四軍以種種幫助，他們同樣的替新四軍藏物資，掩護較高級干部的安全，替新四軍送情報等等，不像韓德勤衆叛親離，人人怨恨，這又說明共產黨因爲平時能執行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照顧到各階層利益，故在危難時也能得到各階層的擁護。

由大「掃蕩」轉入更艱苦的鬥爭

從那時敵人的眼光看來，打擊八路軍、新四軍比打擊國民黨軍重要，這就是敵後戰場比正面

戰場（國民黨的）重要，因為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活動，嚴重地威脅了敵人交通線，影響着敵人搶奪華北華中物資，也就影響着敵人正在太平洋進行的所謂「大東亞戰爭」。但從敵後戰場來說，華北又比華中重要，故一直到敵人投降以前，敵人從未放鬆過對華北的「掃蕩」。而華中敵人從一九四三年的大「掃蕩」以後，再沒有發動過比這更大的「掃蕩」，這就是從戰界地位上看，華中不如華北對敵人的威脅大，因此「掃蕩」沒有像華北那樣的頻繁，但這不能說明，敵人並不重視華中，不，敵人對華中是採取了另外一種更毒辣的方法，這就是採取了積極「蠶食」，「偽化」，和「清鄉」的政策，一面「清鄉」，一面「偽化」，一面「蠶食」，敵人是用這種軟硬兼施辦法來縮小華中抗日根據地，于是我華中軍民就轉入更複雜，更長期，更艱苦的鬥爭了，這種鬭爭到敵人在太平洋戰爭失利，敵人大規模進攻大後方，準備與英美決戰的時候（一九四五年初），才比較的和緩下來。

可歌可泣的反「清鄉」鬥爭

「清鄉」比「掃蕩」更殘酷！

敵人軍事「掃蕩」雖然殘酷，但時間較短，敵人一般「掃蕩」十幾天，最多一個多月就結束，因為在根據地內，大兵行動，對敵人很不利；但「清鄉」却是一個長時期更殘酷的鬭爭。敵人在華北進行所謂「強化治安運動」，連續到三期，四期，五期之久。敵人在「清鄉」期內用的手段花樣，應有儘有，尤其在蘇北「清鄉」，是敵偽根據對東北，對華北，對江南的「清鄉」經驗，和在中國十年內戰中「圍剿」的經驗來進行的。就「清鄉」的名目來說，敵人有所謂「一期清鄉」、「二期清鄉」、「延期清鄉」、「擴展清鄉」、「全面清鄉」、「分區清鄉」、「點線清鄉」、「強化清鄉」、以至「軍事清鄉」（最殘酷的「掃蕩」與「清剿」）。此外還有燒殺隊、暗殺隊、「機動部隊」、「特種工作隊」，所謂「軍事特務化」、「特務軍事化」等等。就敵人對我抗日軍民所採用酷刑來說，有所謂「肉燈」、「板臂膀」、「吞火說」、「醃鹹肉」、「泡開水」、「迫擊炮」等等慘無人道的罪行，敵人在蘇北的蘇中四分區（江蘇南通、海門、啓東一



帶)「清鄉」是從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開始，共九個月，在這九個月內，敵人寫下了下面燒搶姦殺的一篇血賬：(一)拆掉房子共一千六百五十六間；(二)燒的房子共二千零八十八間；(三)被屠殺的老百姓有二千二百四十人；殺傷的一百七十六人；(四)被強奸婦女有一千八百七十一人；(五)被捕壯丁一千三百五十一人；(六)被捐和勒索共二萬萬五千餘萬；(七)被搶去糧食三千六百十七石、棉花一百二十担，豬羊鷄鴨六十萬頭。(見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蘇中報)

敵人「清鄉」遭慘敗

如同在華北、江南一樣，敵人在蘇北「清鄉」結果，仍遭慘敗，蘇北的蘇中四分區仍是共產黨、新四軍的天下，敵寇無可奈何，只得將那里負責清鄉的漢奸頭子大罵一頓。事實上敵人在這次「清鄉」，受在嚴重損失和打擊，只就六個月的統計(延期清鄉三個月不在內)來說：「新四軍、民兵與敵作戰二千零三次(就是敵人挨了兩千三次打)，俘虜敵僞一千二百五十七人，殺傷敵僞一千六百十八人，反正投誠敵僞一千八百二十一人；繳長短槍九百三十二根，輕重機槍十二挺，子彈四萬發，破封鎖籬笆三百五十二里，破路三百二十三里，毀據點二十八個，拆電線二千五百三十二斤，除僞化門牌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一張，燒掉戶口冊五萬二千九百三十戶。」(見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江海報)這次蘇北人民反「清鄉」的勝利，不是很容易取得的，當中實包含着人民無數生動悲壯的可歌可泣的反「清鄉」鬪爭的事實，這種事實，實在多得難以描述，這里，我只能簡單地介紹一些英勇的蘇北人民反「清鄉」鬪爭的悲壯故事。

反「清鄉」的悲壯故事

誓死不維持
的劉鄉長

南通縣西亭區塘南鄉劉鄉長，在反「清鄉」鬭爭一展開，他立即要他的兒子參加民兵，在激烈的鬥爭中，人民選舉了他的兒子當民兵鄉隊長，二兒子當鄉隊附，三兒子當保長。在敵偽威脅他當偽鄉長時，敵人殘暴的殺死了他的大兒子，打傷了他的三兒子，他不但沒有妥協，且毫無畏懼之意，更激起了他的憤恨，積極的領導人民進行「反保甲」鬭爭，並告訴人說：「兒子殺了沒關係，現在是吃苦頭的時候，我也是中華民族的子孫，要我「維持」，要我「投降」，是萬萬不能的；除非我死！」

全節不全孝
的黃鄉長

洋岸鄉黃鄉長的父親被敵人抓去，敵人藉以要挾黃鄉長偽化，要他「編戶口冊」，為交換釋放他父親的條件。黃鄉長大義凜然，不為所動，慷慨的回答了敵人：「甯願冒不孝之名，不願羣衆遭殃，有本事把我殺掉，假本事休想偽化。」

不怕殺頭
的張保長

敵人在嚴家莊抓去了三百多老百姓，其中有保長張學賢，敵人將民衆反復鞭打，要他們指出保長，他們忍氣吞聲，挨着鞭打，沒一個肯說出。保長張學賢不忍三百多老百姓爲他一人受害，毅然走出大聲的說：「我就是保長張學賢，你不要打老百姓，殺掉我好了。」敵人見已獲得保長，又對民衆狡猾的說：「你看這個保長真壞極了，他早不說，害你們被打了一頓，這個保長你們說該打不該打？」三百多老百姓齊聲憤恨的說：

「他是我們的好保長，不應該打！」敵人欺騙不成，羞怒了，又拿起皮鞭子在三百多老百姓頭上亂打，把他們的臉上打得一條條的血痕。保長張學賢搶着敵人的皮鞭子，大聲的罵：「狗東西，你不要打老百姓，我是保長，你殺我好了！」在這樣的場面下，保長張學賢，同時是個共產黨員，就在敵人兇獍的槍口下光榮犧牲了。

不要老婆孩子的秦區長

海門四區副區長秦士文，他的父親，老婆和小孩都被敵人抓去，敵人要把他的父親回去和秦區長說：「要老婆孩子活命，就得你去自首，不當區長，或者給他們四十萬元。」秦區長搖搖頭。「爸爸，不是我不要老婆孩子，甯願他們死，我不能叛國家和人民去投降敵人，我在敵人面前屈服了，這個區就不能堅持。」他父親聽了後大罵他是「沒良心的逆子！」全區老百姓曉得了，情願籌募四十萬元替區長贖老婆孩子，這事給秦區長知道了，立即下令不准勸募，並說：「爲了人民利益，我決心犧牲一切。我不能爲老婆孩子，在老百姓身上收割四十萬元，你們是好意，但對我說來是恥辱！」因此羣衆的鬪爭情緒更高了，他們誓以行動來爲秦區長報仇！

一個「殺人碼頭」

耕南鄉是個「殺人碼頭」，這是遠近聞名的，據估計，在「清鄉」期間，從四月二十號起，到十二月二十號止，「殺人碼頭」上曾經殺死了八十二個僞鄉保長，事務員。舉一個例，「殺人碼頭」是這樣殺人的。有一天，聚星鎮早市上人人山人海，「殺人碼頭」上民兵朱元道經過東市梢，被黃家三叔（一個糧戶）拉進一家店里，告訴他：「你趕快想法，僞區公所通訊員毛癩子正坐在王家藥店里，送了封信來，說要十萬。王老闆

急得找你們找了半天……」朱元道就去守在王家藥店門口，等得心焦，他想，只有他一個人也可以動手了，便衝進去，一把抓住毛癩子，拖到街上，毛癩子拚命掙扎，死勁不肯走，嘴里乾喊：「王老板，救救啊！」朱之道拖又拖不動，看的人越來越多，正在發急當兒，恰好殺豬的民兵小二來了，走上去一挾，毛癩子就服貼的跟着走，這時朱元道就當眾宣布：「這個人該不該殺呀！」有些人喊「殺頭」，有些人主張「活埋，沒有一個人希望他活的，毛癩子就這樣給處死了。在敵人「強化清鄉」時期，偽區署曾選了全區精銳部隊，集中三挺輕機，來到「殺人碼頭」編保甲，整個村上不見人，可是槍彈却東南西北的飛過來，清了三天鄉，死了一個鬼子，敵人惱羞成怒，把民兵隊長徐啓明的房子燒掉，但徐啓明笑着說：「燒掉我的房子，却燒不掉殺人碼頭呀！」

兩件民兵

勦奸故事

海東區高家集偽鄉長常帶敵偽下鄉收捐抓人，偽鄉長住在據點里，民兵不容易抓到。恰好偽鄉公所事務員的姐姐住在附近，民兵就向事務員的姐姐提出，要事務員自首，果然，事務員下來自首了，民兵要他把偽鄉長帶出來。事務員就回去向偽鄉長說：「明天鄉下有肉票上街送錢」，正好偽鄉長那時很窮，第二天就跟着偽事務員上街找肉票，六個民兵早已約定在街頭等着，事務員領着偽鄉長走向街頭，指着民兵說，這就是肉票，於是這六個民兵撲上前去，把偽鄉長刺死，就揚長的走了。還有一次，海東區六個民兵帶了斧頭尖刀進據點，決心抓「維持會長」，兩個民兵向鬼子據點警戒，另外四個民兵把籬笆拆了洞，鑽進了「維持會」，兩個民兵把在門口，兩個民兵一直衝進房去，正好「維持會長」下牀，就給民兵抓住。民兵對他說：「漂完點跟着走！」「維持會長」嚇得面無人色，拖住牀死也不走。

正想叫喊，就給民兵當頭一斧，把他劈死了。

如皋的
地雷戰

三十五名。

從三月到七月，如皋敵人嚐足了鐵烏龜的滋味，不敢大搖大擺下鄉來放肆了，民兵同志說：「一個鐵烏龜，要換三個東洋烏龜」。三個月來一起埋了一千二百多次地雷。在五區最緊張的時候，有七天中埋了十六次地雷，炸死炸傷的敵僞共一百

敵人對地雷害怕到極點，如七里橋爆炸後，敵人躲在礮堡裏三天，一個僞連長說：「大家不要到外面亂跑，新四軍到處都是地雷，一出去就會爆炸。」如皋城裏炸死了鬼子，敵人關城門三天，挨戶搜索，鬼也沒有弄到，便得敵人很害怕，沿口據點僞軍到城皇廟去求神拜菩薩，怕給地雷炸死。耕茶敵人出動到唐港，前面尖兵先走，一走到壩口大家停止了，怕這裏一定有地雷，但不走也不行，硬着頭皮閃電跳過了壩，看看後面有沒有炸，樣子非常恐怕，行軍時走小路，爬河，斜出走。

五百多鬼子從如中蕭家莊半夜出動，一路用電筒照到馬家橋已經天亮了，只有五里路，敵人足足走了五六個鐘頭，第二天鬼子住在文家莊一帶，不敢住大房子，住小草蓬，住小屋也不放心，用水潑在地下，看看可有水泡，有水泡就知有地雷。鬼子二夜沒有睡，不走大路繞小路，跑到新壩剛休息，地雷爆發，十二個鬼子躺在地上了。鬼子翻譯說：「到鄉下去就是新四軍的地雷吃不消。」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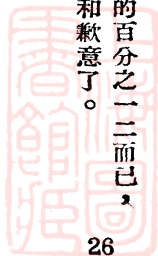
X

X

X

X

以上不過是全蘇北人民這幾年來反「清鄉」，反「偽化」的英勇鬪爭故事的百分之二二而已，限于篇幅，實在無法一一介紹表揚，我在這裏，只能向他們謹致無限的敬意和歉意了。



一支鋼鐵的隊伍

關於新四軍的種種

關於新四軍在華中，在蘇北堅持抗戰的故事，真是千言萬語，訴說不盡，決不是一支秃筆所能報導萬一，我和它共同生活着好幾年，親自看見它的生長，壯大，如同八路軍一樣，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好軍隊，我今天只能很簡括的來介紹它。

新四軍，這在蘇北千千萬萬的人民中是多麼親切而熟習的一個名詞，可謂婦孺皆知，遠近聞名。當新四軍剛開到一個陌生地方時候，人民把它當做和過去所有看見的那些舊軍隊一樣，「當兵的都不是好人！」因為「好男就不當兵」啊，這印象刻在老百姓心目中是太久太深了，不講理，不講紀律，強買強借老百姓東西，動手打人罵人，開口「老子」，閉口「媽的皮」，強奸婦女，這些都是舊軍隊的拿手好戲，因此，看見新四軍來，老百姓最初同樣表現了害怕，內心厭惡，不歡迎；可是過了幾天，老百姓的感覺就有點不同了，用一種驚奇的眼光來看新四軍，開始懷疑着，為什麼這支隊伍是這樣的規矩，客氣，對待老百姓同自家入一樣。等到新四軍再和老百姓



姓混熟下來了，老百姓常有機會同新四軍戰士，指導員，政治工作同志接近，談閑，老百姓這才慢慢明白過來；新四軍是堅決打鬼子的，是保護老百姓的，是以前的江軍，是革命的隊伍，是真正人民自己的軍隊！可是，當着老百姓與新四軍關係正如魚水融洽，打成一片的時候，新四軍却又要開走了，這樣又給予老百姓對這支軍隊無限的留戀，回憶，以後碰到人就講；新四軍這樣好，那樣好。所以在蘇北農村中流傳着這樣的兩句話：「新來猜心思（新四），新去想心思（新四）」，這確是反映了老百姓對新四軍印象的現實情形。

日子久了，老百姓對新四軍的傳說，漸漸更多起來了，有的說；新四軍是天神天將下凡；有的說，新四軍是老百姓的救星，活菩薩！那些得過新四軍好處的，例如因打仗從鬼子偽軍那里救出來的人民，更索性把新四軍當自己的祖宗一樣，在家里供個新四軍的長生牌位，早晚香燭供奉。又如當敵偽據點附近老百姓看見新四軍開來了，知道快要打仗，要去收拾收拾偽軍，老百姓就高興得什麼似的，老太婆更是在家里跪着念佛，向天禱告，保佑新四軍打勝仗。每逢新四軍打敵偽據點時，老百姓就快活的說：「好了，天快亮了，我們有救了！」同時，家家忙着燒茶燒水，煮稀粥煨山芋，準備慰勞，這些都是老百姓自動做的，並沒有誰去強迫他們，因為老百姓很習慣，有把握的知道新四軍一定打勝仗。他們說：「新四軍替我們流血，拚性命，難道我們連一點小意思也不表示嗎？」

相反的，敵偽提到新四軍，雖也熟悉，却是另一種感覺，他們對新四軍真是「畏之如虎」，「談虎色變」！怕極了！敵偽同地方武裝，民兵打，滿不在乎；可是無論在什麼時候，一聽說老

部隊（就是新四軍主力）來了，就首先畏怯三分，敵僞人多時還敢和新四軍接觸一下，人少時，那只有立刻溜，狼狽逃竄，往往潰不成軍。鬼子一提起新四軍，就常把大姆指翹起來說：「新四軍，大大的！」僞軍中一般的稱呼新四軍爲「四爺」，他們常指着自己的槍說：「槍呀！我們是爲四爺保存的！」這可見新四軍在敵僞中的威信是怎樣的了。

一座堅持蘇北鬥爭的長城

新四軍在蘇北，就像一座長城，它保障了蘇北的一切！

聶正在他所作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中有這樣一句：「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新四軍的這座長城，就是用它無數的血肉所築成的。

堅持蘇北對敵鬥爭，有四個要素：一個是共產黨，一個是民主政府，一個是人民，一個是新四軍，這四個要素少一個也不行；而新四軍却是最重要的一個，沒有新四軍，就沒有人民的幸福生活，沒有人民的民主自由，沒有民主政府，沒有共產黨在蘇北的地位，也就沒有今天新的蘇北。蘇北的敵僞，是給新四軍消滅的，頑軍，土匪，是給新四軍打走的，新四軍是一座保衛民族、民主、民生的長城，是一座新民主主義的長城，任何人也休想去摧毀它！

它是只許擴大，不能消滅的鐵軍

新四軍軍歌里有這麼一句：「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的確，新四軍是一支鐵

軍，這支鐵軍只許擴大，而是絕對無法將它消滅的。

這里，只要把新四軍發展的歷史了解一下就知道。新四軍最早的前身是大革命時代（民國十六年）國共合作下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一部分，那時該軍就有鐵軍之稱，不久國共分裂，共軍將領賀龍葉挺率部參加歷史上有名的南昌暴動，把這部分軍隊改編紅軍，和毛澤東、朱德等一同上了井岡山，保衛革命。一九三四年，共產黨及它的紅軍從江西出發，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北上抗日，把一部分紅軍留下，在江西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到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再度合作，留散在江西、浙江、安徽、福建一帶的紅軍奉命改編，這就是現在赫赫有名的新四軍。

新四軍于一九三八年進入敵後，由安徽挺進到江蘇，當時只有不到六千人，武器服裝，都不齊全，反動派一心想「借刀殺人」，滿以為新四軍在據點林立的敵人地區，一定無法生存，會被消滅無疑，然而曾幾何時，新四軍却已發展成爲幾萬人的隊伍，於是反動派就採用另一種消滅新四軍辦法。一九四〇年在蘇北：江蘇省府主席韓德勤下令給他的部下說：「……八十九軍及李長江各部，迅速將江都及兩泰各縣境及運河東西并洪澤湖南北各地匪軍分別包圍而殲滅之。」（見二十九年韓德勤給各部的感西電）可是後來黃橋一役（是一個有名的反共戰役），反動派一個軍全力進攻新四軍的幾個團，總以為新四軍定被消滅無疑；但結果是反動派一個軍完全覆沒了，軍長李守維給水淹死了。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萬餘人被國軍七萬之眾圍殲，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被打死，這是反動派最得意的傑作；但是，在這不久，新四軍更發展爲七個

師，到一九四二年已有主力十幾萬人，始終在華中及蘇北堅持對敵鬥爭，新四軍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這又是一個證明。

除了反動派外，敵人也一而再的想將新四軍全部消滅。一九四一年的鹽城大「掃蕩」，一九四三年的鹽阜區大「掃蕩」，以及在華中各地區無數次的大小「掃蕩」，是想消滅新四軍；一九四四年在蘇北的蘇中區殘酷「清鄉」，以及在蘇北及華中各地「偽化」，「清鄉」，「蠶食」，「屯墾」等工作，也是爲的想消滅新四軍，但是，新四軍是個鐵軍，是支人民的隊伍，越擴越大，直到敵僞自己在蘇北被消滅時，新四軍已經是一個裝備齊全，幾十萬人的隊伍了。

這支鐵軍是怎樣的軍隊？

· 政治的軍隊 ·

新四軍這支鐵軍打起仗來所以勇往直前，前仆後繼，視死如歸，戰無不勝，不是靠着他的裝備，論裝備，包括新式槍炮，輕重武器，比起國軍（國民黨的），日軍都差，這是全世界皆知的事實；而主要是靠每個戰士的政治認識，政治覺悟，差不多每個戰士（老兵）都知道：他們爲什麼要打仗？他們爲誰打仗？他們是保護什麼人的利益的。因爲這支鐵軍是紅軍的前身，有着光榮的優良傳統，在全軍中有幾千個老紅軍戰士，幹部做骨幹，充任政治指導員，營以上的指揮員都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或打過三年游擊戰爭的老戰士，所以他們不但作戰經驗豐富；而意志堅

定，認識正確，通過他們，再去教育全軍的新戰士，因此，新四軍隊伍儘管擴大，始終能保持它內戰時代政治教育的優良作風。參加新四軍，等於進學校，當了三四年的新四軍，他的政治水準，對國際國內的時事知識，也比在上海那些跑跳舞場的大學生們要高得多，懂得多吧！他們空下來，不打仗的時候，比不打仗是還要忙的；爲什麼？因爲在準備打仗，需要多休息；不打仗，他們就得忙生產，忙學習文化，忙上政治課，那些政治教員對時間是抓得很緊的，經常啓發戰士，教育戰士，要注意紀律，注意官兵團結，注意擁政愛民，不要有軍閥主義，不要貪污腐化，不要忘記自己是來自人民，是人民的隊伍；並用「整風」方法，要他們自己檢查，自己反省。不能否認：新四軍內的共產黨員很多，一切都是共產黨員做模範，打仗，共產黨員衝鋒在前，組織敢死隊時，加入的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在政治訓練上，共產黨員也起了積極作用，他們的正確思想影響了大部分非黨員戰士。因此，有很多數戰士一當了新四軍，不久，就完全改了過來，變成了一個新人。經常對戰士的政治教育，一般的有：（1）階級教育，告訴戰士一些革命道理，使每個戰士認識了自己的出路，前途，和新四軍是什麼樣的軍隊，它與其他軍隊有什麼不同。（2）政治常識教育，如共產黨是代表什麼人的黨，什麼是革命，階級，政黨之類，以及中國有那些派別、鬥爭等等；（3）時事教育，就國際、國內所發生重要事件，一一加以分析，讀報給他們聽，所以，別瞧不起他們，他們的頭腦並不簡單，他們未當兵前，過去不過是個簡單的農民，而現在他們却曉得邱吉爾、羅斯福、史大林是什麼人，莫斯科、倫敦、柏林在那里，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軍閥爲什麼失敗，將來是個怎樣的世界等等。但國民黨軍隊的政治認識是怎樣的呢？據說：有一

次，我們的盟友美國軍官，曾經檢閱一隊國軍，問他們；是爲什麼人抗戰的？內中有個士兵立即回答，是爲美國人抗戰的，引起那位盟國友人哈哈大笑。我看；這就是國軍和新四軍主要不同的點吧！

• 民主的軍隊。

新四軍不但是支政治的軍隊，而且是個講民主的軍隊。過去有很多舊式帶兵的軍官，認爲軍人以服從爲天職，在軍隊里講民主，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這要大大影響軍隊的管理和軍官在士兵當中的威信，但在新四軍，八路軍中實行民主的結果，不但不影響對士兵的管理，而且高度發揚了士兵作戰的積極性，和遵守紀律的自覺性，並加強了官兵間，民兵間的團結。

新四軍講民主，表現在這些地方上：（1）對老百姓。當新四軍進駐在一個村莊上不久，教導員或指導員就要上老百姓家里挨家去訪問，問老百姓隊伍在這里規矩嗎？有沒有不守紀律，對不起老百姓的地方？或者召開一個居民代表會議，徵求對部隊的意見，或者去問就近的區政府，鄉政府，和農村黨（共產黨）的支部負責人，要他們對部隊提意見，經過這多方面的訪問，調查，部隊的缺點就不難反映出來，一經發現，立即糾正，絕對不允許軍隊有擾民現象發生。因爲這樣，久而久之，老百姓普遍的知道新四軍講民主，也就改變了過去對軍隊的觀念，看見新四軍不怕了，如發現新四軍戰士有不講理的地方，老百姓敢起來講話，敢同新四軍吵嘴！如果老百姓對新四軍戰士說：去，見你的長官去！那個戰士自知理屈，往往就不敢亂來，現在你碰到老百姓，問他：新四軍好嗎？老百姓就會立即回答：嗨，那還有話說，新四軍頂講民主的呀！老百姓最會直

覺的拿過去的軍閥軍隊或者韓德勤的軍隊來比較，因為過去老百姓受了軍隊的罪太多，如今見到新四軍不打人，不罵人，還要客客氣氣向他徵求意見，在老百姓看來，這就是最民主的軍隊了。

(2)官兵之間。新四軍、八路軍裏面的官兵平等，很早聽人說過，現在又親自見過。所謂官兵平等不但表現在生活上，如不問官兵，吃同樣的菜、穿同樣的衣服，住在一起打游擊等，而最重要的是一種平等精神，儘管職位有高低不同，這不過是因能力不同而分工，但同為抗日，同為革命，同是為人民服務，卻沒有分別，因此，官長絕對不允許罵士兵，打士兵，或看不起士兵，互相尊重，就是官長隨身的勤務員，也不能把他當僕人一樣使用。士兵對官長有意見，在一定的會議上，可以率直的提出批評，就是官長自己，也常向士兵徵詢對他的意見，這是一種民主精神。

(3)內部生活。有人說，新四軍會多，這一點也不錯，會多，表示了生活上的民主。在每一個連隊里都有士兵自己的俱樂部，自己的經濟委員會管理自己的伙食，一切經濟都是公開的，什麼剋扣軍餉，貪污軍糧，在國民黨軍隊裏很平常，但這在新四軍裏面可謂「絕無僅有」。從班以上，都有士兵自己的班務會議，生活檢討會，工作檢查會，及學習小組等。在各種會議上，保證了士兵充分自由的發言，對平級，對上級，對最高首長，對整個軍的工作，都可以提出意見，不受任何拘束，由於這種民主精神，上下級和平級相互間的隔閡沒有了，內部的團結更加强了。由於這種民主，使士兵感到：這是自己的軍隊，不是傭傭，于是一切工作的責任心也不同了。

· 文化的軍隊 ·

學習，是新四軍裏面的重要工作之一，老實說，當個新四軍真不容易呢，要成份好，品質

好，身體好，戰鬥技術好，政治認識好，此外還要經常的學習好，不然，新四軍是會不要你的，讓你退伍。在軍隊里普遍的有文化教員，建立了一定的學習制度，替戰士上識字課，文化課，這工作是帶有強迫性的，凡新四軍的戰士，上自高級指揮員，下至小兵，無例外地都要學習。只要不打仗，學習就要開始，每天都有，方式是集體的，集體上課，集體討論，集體自修，不學習的戰士，在新四軍中是很可恥的，是要被人看不起的。你如果跑到連隊里去，碰到他們在學習的時候，你可以看見戰士們有的在看書報，有的在低着頭拿筆在練寫字，或者在寫文章，斯斯文文，簡直就是個學校，那里像個兵營！牆報，在部隊里是很普遍的，而且編排得很活潑、美觀，那里都是戰士自己寫的文章，還有漫畫，自己寫，自己看，多麼有趣！在牆報上，還可以看到戰士們的互相挑戰、競賽，如學習挑戰，生產競賽等等，真是熱鬧！除牆報外，戰士們還有自己的報紙，油印或是鉛印，多半都是卅二開大小，一種小型的部隊報，由師或旅的政治部負責編，三日刊、五日刊；周刊的都有，專門給戰士看，是從工作上、思想上、文化上領導和教育戰士的刊物，所有新四軍旅以上的單位，都有這樣的報，內容文字都很通俗，適合戰士的胃口，戰士很歡喜看。一個新戰士初參加新四軍，本來一字不識，什麼也不懂的，但經過一兩年的訓練後，腦筋換過來了：懂得世界大事，認得字，會寫信，有的還會做報告，寫文章，替報上寫通訊，這不是一個奇蹟麼？不，一點也不奇怪，像這樣的人多得很，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新四軍里，才培養得出這樣有文化的戰士來！

此外，在軍隊里還有文工團，經常演戲給戰士看，有的戰士還自己參加編戲、參加演戲，所

以戰士經常有戲看、有書讀、還有集體娛樂、打球、游水、快快活活，難怪戰士參加了新四軍後，就個個不想家了，這種情形，在舊式的軍隊里是絕對辦不到的。

· 生產的軍隊 ·

講到軍隊生產，這確又是八路軍、新四軍的一個特色！

生產的起因，來自延安，還得從頭說起。

原來延安從一九三九年，即逐漸受到國民黨當局的經濟封鎖，大軍包圍，和外間完全隔絕，這時延安及整個陝甘甯邊區自不能坐以待斃，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號召之下，全邊區軍民捲入一個黨政軍民親自動手開荒生產的熱潮，不到兩三年，邊區呈現着一種新的面貌，不但各軍隊，各機關的生產，可以自給有餘，減輕了人民負擔；而且逐漸做到使全區人民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因而更加強全區人民保衛邊區的力量。

根據延安和華北經驗，就是在戰鬥頻繁的敵後，在較為安定的中心區內，軍隊、機關同樣可以進行生產。這種生產，並不多化時間，妨礙作戰，照中共領袖毛澤東的說法：「每個戰士，一年中只須化三個月工夫從事生產，其餘九個月時間均可從事訓練及作戰。」軍隊生產有下面許多好處：(1)節省公糧菜金，減輕人民負擔；(2)部隊生活改善，戰鬥力提高；(3)加強士兵勞動觀念，羣衆觀念，使他們不忘羣衆痛苦；(4)保證部隊供給，不怕人民糧食欠收，當然，這種生產，只有在非戰鬥的環境下，才有可能。



從一九四三年敵人的大「掃蕩」過後，到一九四五年敵人投降前的這幾年間，蘇北的中心區是比較安定的，軍隊大部分積極整訓，準備反攻；同時展開了一個熱烈的部隊生產運動。

軍隊又能打仗，又會種田生產，新四軍真是了不起，本領大，這是常常聽到的老百姓對新四軍的讚頌！

新四軍里面的戰士，除少數工人外，大多數本是農民出身，所以生產起來很便當。

軍隊生產的場面是很熱鬧的，早上、或近晚上，哨音一吹，你可以看見幾十幾百個身着軍衣的農民，赤着腳，帶着農具，集體的奔向農田（有的是公地，有的是向老百姓租來的），鋤的鋤啊，翻地的翻地，上糞的上糞啊！說說笑笑，集體歌聲，此起彼和，「人多好做事」，田里的生活一會兒就做好了。

因為種田，糞，也就成爲極可寶貴的東西了。各連戰士除了將自己的糞積起來，一點不浪費外，大家大清早就一骨碌爬起來，搨着糞筐，到處去找人糞、牛糞、狗糞、豬糞，各種各樣的糞都要，於是拾糞英雄、種菜英雄、勞動英雄等等都出現了。

這里，讓我來介紹蘇北鹽阜區新四軍三師直屬隊在半年內的一個生產成績。該師的一位負責人報告他們半年來的生產成績道：

「……在師直生產委員會領導下，和全體同志的努力下，已經收穫菜蔬十七萬六千一百九十斤，平均每人生產一百八十五斤，初步的改善了部隊生活。如司令部政治部每月每人能吃二斤豬肉，特四連在七八九月時，每頓飯吃兩個至三個菜；特一連，通信大隊每月平均

吃到六次肉，其他單位也在一斤半以上，並且普遍的建立了訂伙食表的制度。不用碱的饅頭在師直做得比用碱的還好，包子、餃子、油條都經常調劑着吃，我們今年的生活比未生產前有了很大的改進。

其次，生產教育了幹部，加強了大家的勞動觀念。開始生產時，有的認爲「生產不是當兵人做的事」，尤其是拾糞，很多同志都存着怕羞厭惡的思想。但是現在，這種不正確的觀點已大大轉變，政治部的科長、祕書、股長都親自拾糞，衛生部吳部長也挑水澆菜，許多女同志也都同樣的勞動。有一次，章大夫去看病，還帶着糞筐，拾一筐糞回來。師首長雖因事多，但也積極的參加生產，連反戰同盟的同志也都不甘落後的努力生產。在這種生產熱潮中，湧現出了很多模範者，如第一連的趙德才、衛生部的仲淮山，可算是師直各單位模範中的模範。……」（見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鹽阜報）

一個生產成績好的班

二班的菜全連算最好，花樣多：白菜、南瓜、西瓜、茄子、豆角、梅豆、莧菜都有；收穫也大：交公家五百二十二斤，超過規定的二百二十二斤，自己班內吃了二三十次，共有三百多斤，平均每天都要吃一次自己長的菜，另外有三家老百姓不斷來拮些莧菜和白菜吃吃。他們的成績爲什麼會這樣大呢？主要是全班熱情高，沒有一個不下勁的，和沒有一個偷懶不做的，所以生產就好了。……」（見同上）

一個生產積
極的好排長

二排長薛白林同志，一向是很勤勞的，這次生產運動中他又是我們的模範。單自七月底以來，他已交了三百多斤菜，超過半年二百斤的數字，這些菜大部分是荒地里的產物。當他開荒時，老百姓說：「排長，你不要白費勁，開出來也是沒用的。」他笑着很有把握的回答：「只要肯下工夫，地是不會空人的。」他的話沒有錯，過了些日子，他的菜長得又肥又大。老百姓換了口氣說：「我們老百姓像你們新四軍，早就發財了。」他對開荒是很在行的，他告訴人說：「荒地要挖得深，翻的遍數要多，土要打得碎，地翻熟了，菜就肯長。」他事情很忙，沒空拾糞，就捲褲脚下河撈淤泥代替肥糞，你還常常可以看到他蹲在菜地里捉蟲，所以他的菜長的特別好，收的也多。他更耐心說服不耐心生產的同志，在他的領導下，二排生產的成績就比他排好。（見同上）

記三師生
產展覽會

到X莊去看三師直屬隊的生產展覽會。展覽場在莊中心，藍布圍起一個口字形的圈子，大路從中間穿過去，把場子分成東西一樣大的兩塊。

西邊是「小菜場」。一攤挨一攤，「司令部」、「供給部」……各攤前都插起用木頭做的招牌。政治部別出心裁，用自己生產的落花生做成大字的「市招」。攤上紅的辣椒，綠的青菜，白的蘿蔔……真是「花團錦簇」。

特務二連的一顆黃芽菜十五斤，一連有四個五十斤以上的大冬瓜，擺在一起活像一窩刮淨毛的大肥豬。

菜的種類是數不清的——有大鍋煮，大碗吃的青菜蘿蔔，也有調和滋味的蔥蒜之類。

還有冬天的小菜；醬菜、乾菜、醃鹹菜。也有自做的豆腐和豆芽。

另外還有不少的手工作品；簍子、籃子、各式各樣的布鞋；氣眼鞋、線結鞋，戰士們自做自穿，跑路打仗，淌水攀泥都方便。

東邊是「家畜場」。豬、羊、鷄、鴨，鬧鬧嚷嚷一大片，政治部的小馱駒，看見人就亂蹦蹦跳跳，老母豬的大肚皮着地，爬下哼哼的懶得動。供給部的那隻「九斤黃」雄雞，長到七斤半，今天在人面前，不敢喔喔高啼了。

展覽場兩邊還有一個展覽室，屋簷下該掛紅燈的地方，掛了五個紅番茄，屋里交插懸掛的，不是萬國旗，而是紅綠相間的大椒，中間垂下一大串，就算作「繡球」。

牆上貼着各單位的生產統計表，全直屬隊合計生產十七萬六千一百九十斤菜，平均每人一百八十五斤。特務一連成績最好，怪不得在生產總結會上，當主席報告：「特務一連生產總數三萬零七百斤」時，台下便響起一陣掌聲。

牆上還貼着生產模範的連環畫。畫着衛生部的担架員仲維山同志，個人開荒生產，交公一千八百斤菜；畫着特務營戰士趙德才同志，出發半月回來，別人都忙着弄舖休息，他却不顧疲勞去澆菜。畫着他在烈日下捉蟲，畫着他在雨里栽菜……

桌子上堆着印刷廠出版的書籍雜誌；堆着軍工部製造的地雷和炮彈。還有鈔票廠印刷的各種「抗票樣張，這「抗票」，是根據地人民拿「老中央」都不易換到手的。

從展覽場走出來，回頭看看，松門兩旁的對聯寫着：

「到前線拿槍，在平時拿鋤，是戰鬥英雄，又是生產模範……」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菜，改善自己生活……」

橫匾是：「親自動手」。

我早看見過，新四軍是怎樣用槍殺死敵人，解除人民的痛苦。今天，我更親眼看見，他們是怎樣在戰鬥中生產，爲人民節省一根柴，一粒活命的糧食。

×

×

×

×

看到了上面三師生產成績，我不禁也要說一句：「新四軍真是個無所不能的文武全才的軍隊！」

由于部隊普遍生產的結果，新四軍戰士不但個個吃得飽，而且吃得好，個個身強結實有力，面部紅潤，像生龍活虎一般，難怪打起仗來，和敵人肉搏、拚刺刀、渾身是勁。

大後方國民黨的軍隊給養充足，照理，士兵生活該比新四軍好些，但事實却又不然，和新四軍戰士生活比起來，真是天差地遠。

關於大後方士兵生活的苦，雲南日報記者曾報導如下的事實：「我由重慶到巴東，經過巫山，那裏梨子很好，而且便宜，我買了幾個。剛把梨皮削去，忽見同船的志願兵中有一位十五六歲的小兵，很快拾起梨皮就吃，問其所以，才知他們每天只有兩餐稀飯充飢。後來由巴東到老河口，在七百多里的崇山峻嶺中遇見很多來自豫東皖北身軀高大的士兵，他們每人卻只能挑起三四十斤的担子，有時還忽然暈倒地上，追問底細，才知他們經常吃小米粥包穀糊，有時每人每餐還受



限制。到現在他們愈過愈苦，經常吃的是雜有石子穀子秕子的粗飯和無油無鹽的小菜，有時還不夠。爲了搶先盛飯或多吃一碗，就被長官打罵。穿的破爛不堪，有些士兵夏天穿棉襖，冬日穿單衣。夜間睡眠多在潮濕地上，有的連毯子也不完全」。(見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昆明雲南日報)

寫到這裏，只有更增加我對新四軍的無限欽佩，因爲當新四軍剛成立時，國民黨當局每月只發給新四軍軍餉法幣九萬元，後來加到每月十七萬元，「皖南事變」後，就索性取消了；但經新四軍全軍努力之下，士兵生活過的竟比國民黨軍隊好，新四軍真可算是一個「白手成家」的英雄了！

軍隊怎樣熱愛人民？

「軍民合作」，在新四軍裏不是一句漂亮口號，而是實際的行動。以前常聽人說，打游擊戰爭，第一要同老百姓的關係好，要怎樣好法呢？如果不是在敵後親自看見新四軍和人民的關係，就決難想像新四軍在強大敵人的心臟里竟能堅持抗戰到八年之久。

新四軍確是不愧稱爲人民的軍隊，這幾年在蘇北，它替人民做的好事實在太多了，現在只簡要介紹幾點：

(一) 堅持對敵鬪爭。它堅持了反「掃蕩」，反「清鄉」，反「偽化的鬪爭」，八年來，不惜犧牲，不怕流血，和敵人作了千百次戰爭，保衛了蘇北千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

(二) 武裝掩護人民耕耘，保護夏收秋收。當老百姓普遍在田裏進行播種或收割莊稼的時

候，新四軍爲防敵人出來破壞，搶糧，就將一部分武裝開到敵僞據點附近活動，監視敵人，經常給予企圖出外掠糧敵僞以迎頭痛擊。

(三)自己生產，減輕人民負擔，前面已經說過；此外，碰到每年春荒，新四軍就自動的把每天口糧節省下來，去救濟沒飯吃的老百姓。

(四)幫助老百姓打蝗蟲。這是一個驚人的工作！一九四五年的夏天，蘇北天空佈滿了千千萬萬的蝗蟲，由北向南飛來，眼看着長的麥子，稻苗，荳花就要給這批蝗蟲吃掉了，農民顯得萬分的焦急，認爲這是天災，大數難逃，大有束手待斃之慨，這是過去農民對蝗災一貫的看法。但這次却不同了，在共產黨的號召下，除組織羣衆進行打蝗外，幾千幾萬個新四軍戰士都捲進了打蝗熱潮，組織了幾千個滅蝗隊，如臨大敵，不分日夜的「剿蝗」不到幾天工夫，打死的蝗蟲有幾百萬担，蝗蟲差不多是絕跡了，這也是敵後奇跡之一，過去農民認爲絕對沒有辦法的蝗災，都由新四軍與人民共同克服了，人民算是逃過了這種「天災」，蝗蟲只帶來了很少的損害。難怪事後老百姓又感激，又高興的說：「只要共產黨，新四軍在這裡，什麼事都有辦法！」

(五)幫助老百姓修圩築堆，免除水災。在蘇北鹽阜區的海邊，有個著名的幾十里長的宋公堆，就是由軍民合作築成的，自有了這個堆，沿海數萬居民每年得以免受海潮沖擊，從此安居樂業。關係當時軍民與海水作鬪爭，築成堆的故事，已由旅居蘇北的名劇作家阿英先生寫成一個「宋公堆」劇本，準備上演。另外，一九四五年的蘇北，不僅有蝗災，還有水災，因爲洪澤湖、老黃河的水暴漲，低的地方已成澤國，到處汪洋一片，這時新四軍戰士在打蝗之後，又幫同人民搶

修河堤，加高水圩，結果，一個大水災也避免了。

(六)節省民力，自運糧草。這就是如各地駐軍在二十里內，一般不徵用民伕輸送糧草，以免妨礙人民生產。怎麼辦呢？一律由戰士自運，這事情倒也平常，奇怪的是那些高級軍官，營長，團長，旅長，甚至師長，也親自推草搯糧。新四軍的三師，政治部主任吳法憲，是個大胖子，當他推着草車走的時候，雖然汗水直流，看他，仍然脚步輕鬆，趕得上一般戰士；還有，三師副師長張愛萍（現在是華中軍區副司令員），也親自到二十里遠的地方去搯糧，來回幾次，有很多戰士不過意，搶着要替他搯，給他拒絕了，他笑着說：「我跟你們是一樣的呀！我爲什麼不能搯呢！」這樣，不但感動了士兵，而且感動了所有周圍的老百姓，稱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軍隊。的確，在國民黨地區軍隊里，像這種推草搯糧的笨重生活，莫說師長，就是一個小小排長也不肯幹呢！

讓我再來介紹一些關於新四軍生動的愛民故事：

愛民故事之一

一個連幫助老百姓夏收的情形

一

近日來，部隊中幫助老百姓夏收的情緒，是非常高興的，因為每一個戰士都了解：今天要建設根據地，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軍民團結，在上級號召下，並規定了六月份六、七、八三天為專門在駐地附近幫助人民夏收的日子。僅只我們一個連，三天中就獲得這樣的成績：割小麥廿三畝，挑麥九十二担，插秧七畝，車水八畝半。此外同志們自動犧牲午睡，或者利用晚飯後的空時間，幫助老百姓收割，在半個月時間內，共計：割麥九十八畝，挑麥一百二十六担，車水五畝半，挑糞四十担。

我們幫助夏收的對象，多是貧苦的以及沒有勞動力的老百姓，戰士們不但帶了一隻手去，還帶了一張嘴去，一面工作，一面還要進行宣傳二五減租囉，生產建設囉老百姓是那樣的歡迎我們，一個個自動跑來請我們幫工，有一家大小在收割時都生了病，看着田裏的麥子哭，我們立刻派了八個同志去幫助，五個人割，兩個人挑，一個人捆，沒有多少時間，麥子都挑到家了。另外一家，一家六個人有五個生病，我們幫助他們插秧，後來他們自動讓給我們四畝田種稻。

二

「我們一連這次在曹甸區，幫助人民的勞動，有些模範例子：耿文俊、陳龍文、插秧比老百姓還要快，還要好，能在大家的面前領頭；樊金芝、吳文俊兩個同志大聲的講：人怕懶，我們來，幫老百姓挑糞，挑得很起勁，一個上午挑了幾十担；還有周長國、郭金生、蔡高林一天車了八畝田的水，那地方老百姓講：「拿韓德勤軍隊二黃來比，你們是天，他們是地。」一個六七十歲

老頭子講：「像你們先生這樣真心真意的幫助我們老百姓，我長這樣大，還是頭一次看到！」

三

「割麥回來時天已黑了，聽見兩個老百姓在一處談着：老三，新四軍多麼好呀！今天代我家割了四畝多麥，連茶都不肯吃我們一口，世上這樣的軍隊是少有的，把過去韓軍在這里拉夫打人來比一比，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相差到不知多遠呢！」另一個人答：「他們方來時，我女人把什麼都堆在門口，不肯給他們住，連東西都一點不借他們，怕他們和韓軍一樣，只借不還，誰知他們這樣好。下次再有新四軍來時，我一定把家中收拾好，叫新四軍住到我家來，也能幫幫我們的忙。」（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九日「蘇中報」）

×

×

×

×

×

愛民故
事之二

東坎駐軍是怎樣愛民的？

駐在東坎的駐軍看到東坎河水污穢，飲水困難，特發動老百姓淘井，韓營長馬教導員首先帶頭，親自動手，一時影響許多幹部及戰士均參加工作。幹部推磚頭、吊水、吊泥、挖泥；戰士更不顧嚴寒，脫下棉衣，勇敢下井掏泥，經一天的努力，掏好兩口大井。東坎老百姓都很感激，成羣結隊的來參觀、打水。卅四團六連民運組則配合村幹在駐地進行挨戶調查，凡駐軍所借的東西，損壞的一律登記賠償，各班都幫助住戶抬水掃地推糞，二班住的張房東常出外做生意，班裏

同志就幫助他家挑水做飯。張老板奶奶說：「往後老板出去做生意，家里事情承同志幫忙，沒人也沒事了。」各班又將自己運鹽生產的利錢抽出一部請房東和工作幹部吃酒聯歡，徵求他們對部隊的意見。一個姓陳的老奶奶笑着說：「這支隊伍真不壞，弄壞一個碗一條扁担還要賠呢！」（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華中版「新華日報」）

愛民故
事之三

一支老部隊的移動

一、你們真的要開了嗎？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的清早，住了四個月的後孫墩隊伍，突然顯出異常的忙碌和整頓行裝了。大操場上二三丈高的手溜彈架子，也徐徐的倒下了。電話員許振東把他已經養了二個月的小鴨子，脖子上替繫了一塊紅布，送給房東，無論如何要他收下，作爲告別的禮物。八連連長杜爭戰也把一對平時心愛的小花鷄贈給房東。私人生產的大辣呀、茄子呀、瓜子呀、瓜呀，也都送給了房東了。駐地的老鄉們詭異的瞧着、想着：「這樣子與往日出發不同呀，部隊真的要開遠嗎？……」但又是軍事行動，不便相問。

營部重機槍排的張大媽，從清早起來到晚，天黑還燃起了油燈，趕補了七件軍衣，十九歲的閩女忙着跟他父親烤烟葉子，然後把烤乾了的烟葉搗碎了裝進了袋子，讓他的小兒子提着，送到各班去。

政工組員忙着各家訪問，調查失物，七連不見了張大爺一把木掀，賠了廿張「鋼板」。演劇失去了一頂禮帽，賠了十張「鋼板」。八連新參軍來的楊景生同志，也在貨担上買了根針賠給房東奶奶。房東奶奶實在過意不起的說：「你們幫助我家做了多少活，根把針還要賠嗎！」

各連的經濟委員和上士挑着担子，匆匆地趕集去了。下午各連請客，伙夫班長把饅頭做得又軟又白，還特別多做了幾百個。戰士們磨刀宰雞殺魚。石橋頭的屠夫，清早就被請來，忙得殺豬的沒有一些空閒吃早飯。請客是豐滿的四個菜。大人請了請小孩。張大媽嘻嘻開着嘴說：「你們請我們太過意不去了。」

營首長請鄉裏的幹部，張鄉長也在百忙中趕來了。在東溝做生意的梅開先生也急急趕回來。實小的余先生端了杯酒，敬給李大隊副說：「恭賀同志們一路平安，身體健康！」

七連張太太再也忍不住了，慈母似的拉着五班長說：

「你們真的要開了嗎？……怎麼，你們不預備回來了嗎？」

「老太太有什麼意見嗎？我們要走啦。」

「唉！這樣好的隊伍再住二年不嫌多，反攻也早啦！同志們說的，還要過過年啦！怎麼現在就要開了呢！」

二、半路上迎來了

第二天清早，遠處的門板，木棒，戰士們推送着。三里遠崔莊的老鄉們推着車子半路上迎着

了。戰士們推着要送，老鄉們奪着不讓送。各連的政工組員出發到各莊，協同保甲長清查借物有沒送還。大花莊的保長伴着老鄉，爲了一塊門板，找遍了三個連才找到了。政工組員也伴着老鄉耐心的找尋失物。「實小」裏已經聚集了幾十塊沒主領取的門板、木棒、燈子。政工組員不斷的向老鄉道歉說：「這些東西並不是我們不送，是我們楊口、合順昌、朱圩戰鬪犧牲的烈士留下的請老鄉們認領吧。」西郭莊的一位青年，政工組員，伴着他找到了他的門板，他的眼睛突然濕了。在他的眼前浮起了一個身體結實，說話和靨的戰士。他記得他是在八連，他相信他是不会失信不送的，但是他現在也相信他已經是戰死了。「實小」裏的東西，一件件的被失主領走，最後三條長燈，也給王大爺認走了。

三、老百姓的慰問，請客。

營部駐地的房東，三家，四家的合起來請戰士們，幹部們吃飯。七連駐地的老鄉們，合送了廿五斤肉。賣烟的張木匠，每班送了四兩旱烟，幹部每人送了二包香烟，幹部戰士無論如何不肯收。他熱情的說：「你們全營四個多月，多數都來買我的烟，我賺了你們不少的錢，你們這樣好，要走了，這點小意思，無論如何，請你們收下。」

五連駐地房東，請副班長以上的幹部，二班長躲了起來，房東前後亂找亂拖，最後拖了二班的戰士當了代表。二班長說：「房東要我挑水可以，要我吃飯真不好意思去。」

八連的孫老奶奶說：「你們走，豆子再沒人剝了，水也沒人挑了，你們幫助我們拔麥、推糞

多好呀！你們走了，羊呀，牛呀！夜裏再不能扣在外面了。」

張鄉長整天的沒有離開過後孫墩。到傍晚「實小」又熱鬧起來，今天是鄉裏的幹部協同請部隊，並且送了一面錦旗：『你們是人民的保姆，國家的救星，真理的擁護者，大家跟着你們走。』

新四軍除了日常幫助老百姓，與老百姓打成一片外，每年在舊歷新年前後還規定有一個「擁政愛民」月，這是中共在敵後解放區施行的十大政策之一，在這個月里，所有新四軍系統的武裝部隊，都要進行擁政愛民的宣誓，嚴格檢查部隊與羣衆關係，進行深刻反省，如發現軍隊與人民關係有不協調地方，不管怎樣，軍隊方面應多負責，爲什麼？因爲軍隊有槍，總是容易違犯紀律。怎麼辦呢？召集軍民聯歡會，在聯歡會上，把軍隊對老百姓不住地方，當着老百姓道歉，這樣，更加强了軍民間的關係。在新四軍紀律中，「強姦婦女」是絕對不允許的，如經發現，輕則開除軍籍；重則槍斃，由于新四軍內部組織、政治教育與集體生活的嚴密，大多數戰士都能潔身自愛，但這在所謂××軍和偽軍中却是很平常的事。

毛澤東說過：『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政府發餉，也要邊區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這一個創造，對於我們民族的解放事業，該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呢！抗戰六年半中，敵人在各抗日根據地實行燒殺搶的三光政策，陝甘寧邊區則遭受重重封鎖，財政上經濟上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我們的軍隊如果只會打仗，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做羣衆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

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新四軍的確也就是很會做羣衆工作的軍隊。

人民怎樣熱愛軍隊

一 優抗

人民在平時，怎樣表示擁護呢？這就是優待抗屬。抗屬在根據地是最受優待、最光榮的一羣，政府訂有優待抗屬條例，規定凡參加新四軍的戰士，他的家屬每年四季可以向當地政府領受一定的優抗糧；戰士家里的人少，由當地黨政機關替他組織代耕隊代收隊；在區鄉村普遍組織了優抗委員會，向各階層徵募一定的基金，興辦各種優抗生產事業，如優抗工廠、油坊、合作社，用這種方法來解決赤貧抗屬困難，除這而外，每逢年節，各階層人民照例對抗屬有一番熱烈的慰勞，如新年，黨政軍民就都到抗屬家去拜年呀，慰問呀，請抗屬吃酒飯呀！特別是縣長、區長親向抗屬拜年，使抗屬感到無限光榮。年節向抗屬送禮慰勞，這是在農村一個非常熱鬧動人的場面，因爲在每個縣、每個區、每個鄉都同時的進行着，有着幾千個幾萬個抗屬受優待。

在蘇北農村裏，人民是怎樣優待抗屬的呢？舉幾個例：

優抗故事一

陰曆正月初六日，蓮塘鄉鄉公所代表全體老百姓請全鄉抗屬吃年酒，三十九家抗屬，除五家外，其餘全到了，連一向不大出門的幾位老奶奶都到了。鄉長副鄉長優抗委員會、擁軍委員和其

他行政與農抗幹部全體出動，給抗屬倒茶、敬烟、送瓜子，噓寒問暖，比對自己的父母還要殷勤周到。屋前屋內滿貼着紅綠標語，即使不識字，看看也熱鬧。人到齊後，先由宋鄉長對大家談話，他先說今天這頓飯是全鄉老百姓請的，他代表全鄉老百姓給各位抗屬拜年；然後由各村優抗委員及代表主任紛紛講話，大家都坦白檢討了過去優抗工作的缺點，希望抗屬多提意見。談到這里就開飯了，吹鼓手在院子裏烏里烏啦吹起來，鄉長農抗理事長和行政委員代表主任們一齊都給抗屬敬酒、道賀，熱鬧的像做喜事一樣，八大碗菜沒一碗不是滿滿的，真是吃得酒醉飯飽，歡天喜地！

散席後，繼續開會，先請駐軍代表朱科長講話，他生動的描寫了新四軍戰士那種親愛團結、活潑緊張學習進步的生活，請各位抗屬父老放一百二十個心，抗屬們特別注意的聽，並頻頻點頭，然後就請抗屬自己講話。

第一個站起講話的是王昭才，他慢吞吞不慌不忙的說話，每一句話都像是從他心里掏出：「我是個抗屬，我覺得很光榮，因為我的兒子不是在旁的隊伍裏，是在新四軍里，新四軍是真正抗日打鬼子爲我們老百姓的，這不是大大的光榮嗎？旁的我不清楚，就講我那孩子，從前在家里，大家知道，一句話也不說，老實可憐，十五歲那年去參加新四軍，現在二十歲了，去了才兩年，我去看他，他一見我面就說：「爸爸，你來了嗎？」親熱的了不得，你們看這不是進步嗎？過去沒唸過書，一個大字不識，現在拿起筆來也能寫，拿起書來也能看，真是好的了不得。他在那里也歡喜，我在家里也歡喜。當一個抗屬，政府又有優待。大年初二那天，我們村里一個抗屬的老

奶奶死了，一聲鄉里村里幹部都到了，鄉公所馬上辦了棺材，幹部都親自動手，把個老奶奶裝好了，又抬下土，這許多幹部一齊都爬在地上磕頭，你們看這光榮不光榮！」接着又有幾個抗屬站起來講話，最後散會時，抗屬個個都興奮地說：「今天的會開得真好！」「今天像吃喜酒，鄉長他們多客氣呀！」

優抗故事二

鹽埠區埠東縣東坎市區政府及士紳富戶在中秋節日紛紛慰勞抗屬，請行政首長陪抗屬吃飯。般吉人先生親自到彭德標抗屬家里三次，把彭抗屬請來後，高興的向張副縣長及錢主任說：「彭抗屬被我請來了！」大家請彭抗屬上座，他很難爲情的說：「縣長主任在這里，我怎好上座呢！」後來張縣長親自酌酒讓他上座，他在座上含笑的說：「你們待我這樣客氣，真叫我過不去；我只有回去寫信叫兩個兒子堅決打鬼子，大家享太平。」

還有東坎市殷福記的殷大奶奶請女抗屬到家裏吃飯，親自送菜，如同姊妹一樣的談着家常，席散後送她月餅，臨走時又叮囑她常來。看熱鬧的人說：「祇有當新四軍抗日，才有這樣光榮！」

在蘇北優抗工作還有個特點，就是連參加國民黨軍隊抗日的抗屬，同樣得到優待，這種大公無私，一視同仁的精神，比起國民黨當局在江南新四軍撤退後，捕殺和虐待參加新四軍的抗屬來，是要偉大得多了！

二 擁軍

人民熱愛新四軍的另一表現就是擁軍，怎樣擁法呢？當新四軍開赴前方作戰時候，人民迅速的組織担架隊湧上前線抬傷兵，這是一種擁法；新四軍進駐一個村莊，老百姓紛紛自動地讓出房屋給新四軍住；或者行軍時給新四軍送情報、帶路，這又是一種擁法，而深入到各階層，更廣泛的擁軍，就是捐獻金錢物品食物，慰勞軍隊。爲了加強人民對軍隊的愛護，每年也特定有個擁軍月，在這個月里，各機關、各級政府、各個階層都到處召集大會小會，檢討對新四軍的認識，和幫助軍隊還有那些不夠地方。有的老百姓說：「過去有些傷病員住在我家裏，我對他們的照顧不周全；」有的老百姓說：「我借房子借東西給部隊，總有些不情願，想想那些住在偽化區的老百姓，東西都給敵人、和平軍搶光、燒光，我們能過太平日子，還不是虧的新四軍，我以後要決心擁軍；」有的鄉長說：「有很多趨數部隊同志來催糧催草，我有些不耐煩，擺出官僚架子，拖拖拉拉，真不應該！」有的士紳說：「敵人「掃蕩」時候，多虧新四軍住在我的村莊附近，一有情況，就來關照我，所以我家損失很少，爲了答謝新四軍，我要積極動員我的佃戶去參軍！」像這種檢討叫做「良心檢討會」，在各鄉各村普遍的進行着。經過這樣檢討，人民擁軍優抗更加熱烈，每年全蘇北人民擁軍物資所值，總在幾千萬。

下面就是 一些人民生動的擁軍故事：

牛塔北杏村的貧農黃大，今年也打了兩斤肉過年，吃年酒的時候，吃了一斤不到，留下的一斤多肉就擦上幾把鹽，想留着十五吃了，那天黃大開了擁軍會回來，走在路上就想起那一斤多肉，下定了心要送給新四軍吃，跨進門就對老婆說：「快把那留下的肉再擦些個鹽，晒幾個好太陽，過幾天我就拿去「上」了。」老婆說：「什麼話！「上」給那個？」黃大馬上說：「還不是「上」給新四軍？前幾年有我們吃肉的嗎？飯都還不知在那裏呢？如今吃魚吃肉了，還不是靠的新四軍。有肉不送些個給他們吃，算什麼意思？大家都說「上」，我們就「上」這點個肉表表意思吧！」老婆聽了，一面取肉一面擦鹽，「這倒是正經話！」她說，她是很贊成的。

(三)

街上高老頭子家，做點個小生意，過了年，家裏還留着一隻財神蹄子預備初五敬財神的，那天高老頭子與老婆商量：「小老八子的媽媽，我說我家裏那隻財神蹄子過幾天拿去敬給新四軍吧，你看怎樣？」他細細的着她的嘴巴，倒看她說出什麼話來，那知她說：「小老八子的大，敬個財神蹄子算什麼，我們就是窮些個，送禮也得送個兩樣頭，我說外加兩條大鯉魚圖個吉利才像樣。往年過的什麼年，現在過的什麼年，自己心裏還能不明白嗎？不送給他們吃，自己吃了又怎樣哈！」又對旁邊坐着的小老八子問：「小老八子你說，我們把魚肉送給新四軍吃，不虧吧！」小老八子伏在媽媽的腿上，頭一昂的說：「媽媽，不虧。」媽媽又說下去：「小老八子你看見的吧，路西的彩號拾這裏過，我親眼看見的，身上打得一個窟窿，一個窟窿，血流得嘩嘩的，還咬着牙齒不叫痛，人都是肉做的，那個看了不心痛？想想看，人家到底爲那行啥？」說着說

着眼淚就流下來了，小老八子也哭了，高老頭子看着心裏也難過也高興，連忙說：「娘兒倆不要淌眼淚吧，新年裏頭正配我們高興高興。送禮的事情，我說了一樣你還添了一樣，真叫我心裏放不下一塊石頭，你平常那麼省儉，我還怕你捨不得吶，想不到你對新四軍就是這麼一個軟心腸的好心眼兒的人！」小老八子媽媽笑了：「噯，你就怕我們女人家沒有認識味！」小老八子也說：「要是我當家，我就送上四樣，我們娃子也有認識。」

北杏村葉家，也把財神蹄子送了軍隊，在家商量的時候，當家的說：「現在不敬那個財神要敬活財神了，如今看出來了，叫我們發財有日子過的只有新四軍，新四軍就是我們的活財神！」以後就叫女人家用紅紙剪了一個「財」字貼在蹄子上，預備送禮去了。

(三)

商家鄭大成，送的四樣禮，二十袋牙粉十把牙刷算一樣，另外就是五斤重火腿一隻，老母鷄一隻，兩條手巾和兩條洋煙，別人問起鄭四爺怎麼送這多？他總是回答：「算什麼，新四軍是我們的抵門槓子，現在有安穩年過了，就好像前門上門後門上鎖的，前幾年過的什麼年？真是手捧着心，這一刻還不知那刻要出什麼事，過了新四軍的太平年，得福知福，不送他們送那個？」

(四)

開小飯店的張金龍送了三斤豬肉，一隻老母鷄，兩條洋烟，全街的人都希奇他送這麼多，張金龍氣呼呼的說：「你們就瞧我張金龍窮送不起，我張金龍這步認識還能沒有嗎，我們的飯都是新四軍給吃的，送這幾百塊的東西希罕什麼？要說送，一個家私送上都是應該的！想想看，一個

家私都是靠新四軍掙起來的呀！」

街上有好幾家聽了，都自家覺得難爲情，跑到慰勞委員那裏去說：「比起張金龍，我們算什麼，他送三樣，我們起碼送六樣，送八樣。現在我們再來一個自動，不要上名字，來，你給我們開，也表表我們的意思。」慰勞委員說：「你們的意思大家會知道，自動不自動就別攪了，明年過年瞧你們的吧！」他們走出來，你一句我一句。「這樣也好，到明年過年要好好的預備他一傢伙」，「巴不得過幾天又是明年了，唉，這淌真丟人了。」

爲什麼他們這樣真心誠意的敬愛新四軍獻出自己嘴邊上的肉心頭上的錢呢？正如一個老頭子說得好：「現在真看出來了，自己的日子跟新四軍共產黨的好處連在一起啦，目下只送些個東西表表我們的意思，我們要讓我們的子子孫孫跟共產黨走一輩子！」（一九四四，二，廿三，新報）

從這些擁軍故事裏，看出了什麼呢？看出了新四軍真是人民的隊伍，因爲新四軍全心全意的爲人民、替人民做了許多好事；人民也就真心真意的擁軍了。

三 參軍

抗戰這幾年，大後方的兵政，鬧得百弊叢生，怨聲載道，兵士都是用各種各樣方法，軟騙硬拉來的。騙，如利用青年在澡堂內洗澡，藏去原有衣服，換上軍衣，當逃兵送進兵營；或者登出動人的學校招生廣告，引誘青年上鉤，強迫從軍。硬拉，如在街頭衣冠不整，卽有拉去當兵危險；

壯丁雖按各家人口壯丁比例抽徵，但實際上，有錢富戶是永遠抽不着的，因為「錢可通神」，被抽的都是那些無錢無勢的老百姓，他們不是自願的當兵，而是哭哭啼啼，用繩子捆着去的，像押犯人一樣的押進兵營，連大小便都不自由，終日有武裝看守監視，稍不如意，即遭打罵，吃不飽，穿不暖，至于身體好不好，年紀大不大，是否地痞流氓兵游子，一概不管，這就是大後方的招兵方法。這與解放區的招兵方式比較起來，真差的太遠了，這基本上的不同，也就是採用民主與專制的兩條路線上的不同。

與大後方完全兩樣，解放區招兵方式全是民主的、自由的，用說服、自覺、自願的方式來動員人民參軍。

參軍，這是蘇北每年一度的大事，人民自動參軍時間有一個月，黨政軍民都用全力來進行這一工作，事前從專員公署、縣政府以至區鄉政府，都要經過詳細研究討論，今年各縣各區參軍人數，應有多少，宣傳動員工作應如何進行？以前的參軍工作有何優缺點？對參軍標準，並有三要三不要的嚴格規定。三要就是要身體好，沒有暗病；要年紀輕，要成份好；三不要就是不要有病的，如眼睛有病，腿有病，及花柳病等；不要年紀大的，不要流氓地痞、兵游子。此外更規定一律不許收買。

參軍，這是蘇北最熱鬧的季節，每個農村鬧翻了天。動員會啊，參軍競賽會啊，歡迎會啊，歡送會啊，真是熱潮。假如誰家的兒子，丈夫參了軍啊，那家的門口就用紅紙貼上參軍新對聯，村里人敲着鑼鼓往那家去報喜，貼上一張報喜條，上寫着「報得貴府某某人參軍大喜」，不一

會，全莊全村的人都來道喜，一會兒兒童團來了，唱歌、跳秧歌舞，表示慶祝；一會兒婦女會來了，女同志對那個參軍的妻子說：「你真是光榮啊，有這樣一個好丈夫！以後你有什麼困難，找我們，一切有我們幫忙；誰欺侮你，有我們作主，不要緊！」一會兒農救會來了，農救會長對那個參軍的父母說：「你兒子參軍去了，不是少了個人做事嗎？不要焦心思啊，我們農救會同志以後可以幫你家耕，你家收，以後你們就是光榮的抗屬了，做了抗屬，政府是有優待的。」那些參軍人家得着了這種種的安慰，就不但不阻撓自己的兒子丈夫去參軍，却反而鼓勵自己的兒子丈夫，不要想家，要努力打鬼子！歡迎會上，當參軍英雄上台報告他爲什麼要參軍的時候，下面掌聲雷動、歡呼；往往在這種會上，馬上就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甚至十幾個青年農民，從人叢中跳出來，跑上台去，自動的報名、說要參軍，像這種參軍熱潮，各縣、各區、各鄉、各村都有。有的鄉說：我們要動員成立一個排去參軍；有的區說：我們區里要保證成立一個模範連；那個縣說：我們這個縣要首先完成參軍任務。有的這個鄉與那個鄉互相比賽參軍人數，有的這個區向那個區挑戰，這個縣向那個縣挑戰，看那個參軍工作坐飛機，挑戰，競賽，這又是一種參軍熱潮。最後，是把參軍英雄——新戰士送去入伍了，又是一番熱鬧！那個新戰士啊，像中了狀元一樣，全村的人，全鄉的人，敲鑼打鼓，幾十人，甚至幾百人前呼後擁，一路放爆竹，呼口號，送着新戰士。這時新戰士真威武、光榮呀，騎在一匹馬上，馬披着彩，新戰士全身新衣，披着彩，胸前掛着一朵大紅花，由一位士紳牽着馬，緩緩前進，沿途看的人，人山人海，到了區裏，區長歡迎不迭；到了縣裏，縣長親自歡迎，那個新戰士的父母妻子因爲不放心，往往坐在一輛小車子上，跟

在後面，親自送他的兒子丈夫入伍，本來還有些捨不得，等看到這種歡送歡迎的情形後，也就萬分高興的回到家里，何況一到家里，又見到一堆一堆的慰勞品呈現在眼前，有糧食、有布疋，吃的穿的全有，還愁什麼呢！對自己兒子丈夫去參軍，還有什麼不放心呢？新戰士送到主力以後，立即穿上新軍裝，部隊裏照例又有一番熱烈的歡迎，一定要使一個新入伍的戰士，處處感到當兵是光榮，是受人尊敬，是一件大事，是快樂，不是苦痛。上面這些，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動員參加新四軍的方法。

現在讓我介紹一個實際參軍的情形：

參軍運動在東台

參軍運動在東台各地亦開始了，已經成爲羣衆自覺的運動了；他們以自己的行動響應了政府的號召，創造了模範的例子。他們并提出了挑戰：看誰的成績最好？

老太太送子從軍

十二月八日耕茶的參軍大會上，新兵崔文學同志的老母親，滿臉皺紋，笑容滿面的坐在主席台上，引動了全場的羣衆。

新兵崔文學同志，本來是催工，一頭亂蓬蓬的頭髮，首先給武委會沈主任請來的理髮匠剃得

光光了，韓保長並且將他老婆替他做的新鞋子送給了他，他還穿上拼茶區署本來給通訊員穿的新棉衣，這樣把他裝扮得多神氣，使人看了多高興啊！

在參軍會上崔文掌同志開始說話了：「我參加新四軍是因為我們被日本鬼子和偽軍壓榨得透不過氣來，在老板府上又是一年苦到頭，沒有好的吃，沒有好的穿，還要受瘟氣，真如奴隸一般，這樣下去有什麼意義呢？而且一天鬼子不打走，一天沒有好日子過。所以我要參加新四軍，大家一齊起來幹吧！」他雖然不會說話，笑嘻嘻的好像講不下去，但他的話是真誠的，感動人的，台下的羣衆都報以熱烈的掌聲。

他的母親還親切的對他說：「你要好好的打鬼子，捉二黃！不必顧慮老母親。我很相信政府和地方上先生們會照顧我的，今天不是已經送給我很多糧食嗎？生活，我很放心，望你也放心！」她最後的一句話卻是朝着周區長說的：「周區長！我有些話要說，你是曉得的，不再說了。」她老人家快樂的笑了起來，但即刻淹沒在如雷的掌聲中了。

挑戰與應戰

在唐洋區的參軍會上，董縣長報告了××區的參軍成績後，接着便要求大會接受他們提出來的關於參軍競賽的挑戰，方聽到了挑戰兩字，一個響亮的聲音在會場中響起來了：

「我們應該有勇氣接受人家的挑戰！」這是參政員崔先生的表示。於是，區隊長也直挺着身子站了起來：

「我們有信心來接受人家的挑戰！參工團的先生如果真正能夠保證每人動員一個子弟參加部隊，我們區隊部願意擔當本區參軍總數的三分之一！」一陣急驟的掌聲還未結束，主席台前又響起了新的巨浪：

「到會的各鄉農抗會長聽着！」這是區農抗會長粗啞的喉嚨：「我們不甘在參軍工作上落後，區農抗會要完成參軍總數的四分之二，你們同意麼？」

「同意！」幾十個喉嚨嚷着。

「武委會……」

「……」這樣，每個單位都確定了比賽的數字和日期，並且還引起了個人向個人的挑戰。在熱烘烘中，郭鄉長也站起來像賭氣一般的喊道：

「今天不光是嘴上說得好聽，說得到，就要做得到……我們要看將來的成績是那個最大？」

「不錯，大家看！」這是大家的應聲。

參軍與優抗

爲了使前方將士更安心的去打鬼子，爲了參軍後沒有家庭後顧之憂，優抗的工作與參軍的工作應該看得同樣的重要。一位老保長在安豐區參軍會上說：

「這裏有位德進的媽媽，住我家背後，前年她把大背送上東獨參軍去了，她家有燒鍋的草就沒得夜飯的米，沒有屋子，只好把幾根玉米桿子搭起一個茅草棚來，天下雨，爺兒三個活像落湯

鷄……」他長長嘆了一口氣，又繼續說：

「爺兒三個沒得吃，餓到晚上就鑽到棉絮裏去……噯……！真不是人過的生活，現在她還想把二肖也送去參軍，響應董縣長號召呢。」

德進的媽媽，眼睛紅紅的說：

「二肖能去，現在他也大了，但希望二肖同他哥哥做塊兒，這樣子我才捨得，哀！爲國家，也是爲的地方！」

「天理……良心！」一個老頭兒在屋角里低聲的說着，頓時，全場像停止了呼吸一樣，大家都豎着耳朵的諦聽：

「德進的媽媽是一個模範抗屬，我提議由優抗委員會負責替她造一口屋，我們農抗會供給蓋草和燒草，要多少就多少！」聽了這段話，僱工會主任也跳了起來：

「好！路北中興大橋，鬼子時常來去，新四軍老百姓總喫它的虧，政府早有命令把它拆掉，我們負責把橋拆來做樑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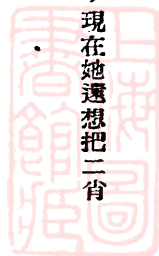
便這樣，在鼓聲中通過了決議。接着有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突然站了起來，很爽朗的說：

「我叫楊萬年，國難時期，好男一定要當兵，我自願參加新四軍保國保民！」

「楊萬年自動報名參軍，我也第一個願把本月份伙食的一半拿出來優待他的家屬！」鄉長首

先打衝鋒。士紳們也響應了：

「我五十斤……」



「我二十斤……」

「我……」最後并決定爲抗屬組織代耕隊開荒，保證抗屬有飯吃，有房子住，這樣才算把會結束了。（一九四三，十二，二十。「蘇中報」）

× × × × × × ×

爲什麼有很多的農民自願去參加新四軍呢？看到上面一個參軍實際情形的介紹，就可以知道，根據地人民所以自動的去參軍，因爲：第一，受了敵僞的壓迫；第二，當新四軍，生活可以過得好；第三，擁軍優抗工作做得好，人人以當新四軍爲光榮。另外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自從共產黨、新四軍來到蘇北後，因爲執行減租減息增資政策的結果，農民生活得到改善，飲水思源，感謝新四軍，就都自願的叫他們的子弟去參軍了。根據蘇中一個縣的參軍統計：「參軍者，百分之五十五是經過減租、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的佃農，百分之四十是得到增加工資利益的僱工，其他百分之五是手工業工人和灶民；百分之九十五是民兵和模範隊（其中一部分是幹部）。從各鄉參軍成績的比較來看，凡減租增資政策執行得比較普遍徹底，人民真正得到利益，民兵組織強、活動積極的鄉，參軍最爲踴躍。」（見一九四三，十二，廿六，「蘇中報」）由此可見一斑。

「好鉄要打釘，好男要當兵！」「當兵要當新四軍！」因爲新四軍的成份好，大部分來人民、來自工農，這也是新四軍的軍紀好，戰鬥力強的原因之一。



這支鐵軍是怎樣作戰的？

新四軍的戰鬥力怎樣，這確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

過去有人造新四軍的謠說：「新四軍在敵後游而不擊。」新四軍果真是游而不擊嗎？但是八年來新四軍在華中抗戰的事實，回答了這個問題，因為新四軍不打仗，就一定要像韓德勤部在蘇北一樣，要被敵人消滅，而新四軍不僅度過了最艱苦的抗戰八年，並且這支軍隊日益壯大，便是經常在敵後作戰結果的明證。

過去又有人說，最近也聽有人說，八路軍、新四軍只會打游擊戰，不會攻堅，不能作正規陣地戰。這也不是事實，除了游擊戰外，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後，不知打了多少漂亮的攻堅戰、殲滅戰。單拿新四軍來說：以一九三八年五月該軍進入敵後到一九四五年間，據不完全的統計：共粉碎了敵偽大「掃蕩」一百二十餘次，主力兵團作戰一萬七千五百餘次，斃傷敵偽二十四萬餘人，俘虜敵偽三萬四千餘，繳獲長短槍十二萬四千餘支，輕重機槍二千六百餘挺，炮一百門。而新四軍的指戰員有四萬五千名英勇犧牲，六萬五千名光榮負傷。假如新四軍只是打游擊，它對敵人的殲滅、繳獲、和自己的傷亡，是決會有那末多的。

新四軍的武器是從那裏來的呢？從上面新四軍對敵激戰的數字，也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就是：大部分武器是從敵偽那裏激戰來的，是新四軍戰士用性命血肉搏得來的；另外一部份武器如地雷、手榴彈、步槍彈是自造的。有一個這樣動人的故事：黃橋戰鬪後，捉到許多日本俘虜。「有一

次，這些俘虜碰到一支裝備完美、一色鋼灰的隊伍在岸上走過，回來便問：「這是八路軍吧？」有一個同志回答他：「那是新四軍呀！」他們愕然驚嘆：「啊，新四軍也有這樣的部隊嗎？難怪我們的大隊長吃不消！」後來在路上，見到新四軍有成連成排整齊的三八式步槍，一個俘虜很有感觸的說：「這些槍都是我們兵工廠造的呀！」另一個連忙說：「是的，不錯。」當他們看見電台、炮、重機關槍時，搖着頭讚嘆說：「新四軍有本領！」（一九四四、四、十七、「蘇中報」）的確，八年來，成千萬的新四軍就是這樣靠敵偽武裝起來的。

新四軍的戰術是怎樣呢？我不是一個軍事家，不能多談，但就我所看見的是：如果是當敵強我弱時，以游擊戰為主；如果是敵弱我強時，則以攻堅戰、殲滅戰為主。游擊戰利于小部隊的活動，如一個營、一個連、或一個排的活動，這樣行動迅速，作戰便利。在敵強我弱的情形下，打的多半是擾亂戰（如夜間配合民兵去擾亂敵人）、突襲戰（乘敵人不備，突然去襲擊一下），和伏擊戰（如乘敵人經過某地，中途去伏擊它）。有時敵人太強，却索性化整為零，潛伏不動，等待有利時機，打擊敵人，甚至遠遠避開與敵人作任何戰鬥，以免消耗力量，同時積蓄力量。所謂「敵進我退，敵在我擾，敵退我追」，敵後游擊戰的規律大概是這樣。不用說，新四軍是過去江西紅軍的前身，打游擊戰是有豐富的經驗的。當一九四三年，敵人以數萬兵力在鹽阜區進行大「掃蕩」時，我會和一個老部隊（主力）共同行動有一個月，除了夜間行軍轉移外，却非常安全地在敵人據點林立的中間穿來插去，沒有受到損失，沒有和敵人發生過遭遇，就因為那個指揮員是一位富有游擊戰經驗的老紅軍。

現在我要談的是新四軍的攻堅戰，所謂「打硬仗」。凡是敵人按下一個據點之後，就急忙的築碉堡、挖水圩，防備新四軍來進攻，敵人駐紮的越多，防禦工事就越堅固，最堅固的據點，有磚城、有水圩、有碉堡、有電網、有機槍陣地，又有許多外圍小據點保護着，層層密密，真像金城湯池一樣地堅固，但儘管敵人把據點建築得怎樣堅固，却從沒有給新四軍打不下的據點，例如蘇中興化城，是敵人一再驕傲地誇耀攻不下的的一個城，四面是水，當新四軍去攻興化城時，敵僞很有把握的說，至少可以守一年，所以毫不在乎，不料新四軍只有幾天的猛攻，就把它攻下了，事後敵僞萬分驚懼的說：「像興化這樣的城都給新四軍打下來，從此蘇北再沒有可守的城了。」這說明什麼呢？就是新四軍能夠攻堅，而且攻無不克！

新四軍爲什麼能攻堅呢？就因爲每個新四軍戰士有着熟練攻堅戰的技術，和着一往直前，不怕死的英勇作戰精神，這是一種新的英雄主義，這樣的英雄主義，只有如八路軍、新四軍所具有。

新四軍是怎樣英勇作戰的，現在讓我介紹一個有名的「淮陰之戰」來做個例子：

淮陰之戰——在南門

大砲從拂曉開始，聯串地摧燬着突出城壕的砲樓。城門兩翼的烏龜壳，接二連三地打透了肚子。火藥、鐵片、濃煙、繞佈着半個清江天空，敵人被嚇得鑽到城脚，再也不敢露頭了。

下午二點鐘，在南門五百米遠的戰線上五十多挺的輕重機槍結成火網，像擊巨鼓一樣的怒吼了！這是衝鋒的前奏，接着攻擊的號音響了，攻城的勇士們沒有顧及雹雨似的子彈阻擋去路，也沒

有對「死」字表示過畏懼，七中隊第三班首先直衝正面砲樓，在五十米遠的衝鋒道路上，通過一條窄狹的木橋；三班的勇士就在敵人火力下消耗了。鋼鐵的五班，穿過機槍的叢網，飛馳上梯。第一個爬上梯子的是戰鬥英雄的英雄的班長徐家標同志，他把步槍在肩上一套，握着一顆炸彈，另一手是一面「戰鬥堡壘」的紅旗。他大跨步上去，第一個插上了一面勝利的旗幟。「衝呀！大紅旗掛上城樓了」三大隊健兒振奮高呼！正當徐家標第一顆炸彈打進砲樓，敵人迎面一槍，打中了右額，「死在城頭上」，徐家標忍痛低語；馬上送進去第二顆炸彈，第二粒子彈又中了胸部，徐家標同志仰倒在城上，停止了呼吸。唐士連同志踏着班長的血跡前進，倒下來。李學忠第三個衝上去，打了下來了。謝秀和高喊：「五班同志，要死在一塊！」說着第四個衝上去，一個倒下，再上一個，直至副班長劉學清最後倒下來。鋼鐵的五班，真正做到自己說過的「甯為清江鬼，不做怕死蟲」的誓言。可是，鋼鐵是打不爛的，犧牲流血嚇不退決心為人民服務的軍隊，壯士們的鮮血，匯成了一條「堅決」「頑強」的洪流。接着勇士們還是再接再勵的勇往直衝！

八中隊與七中隊並肩齊進，勇猛爬城，劇烈惡鬥！勇士們奮勇前進，一隻手臂斷了，用另一隻手打炸彈。副政指導進先曲了腿，還高喊衝！政指導郭琦同志負傷下去，還對教導員說：「我們三大隊要爭氣，剩一個也要衝！」九中隊的勇士們也同樣地和七八中隊在一起搏鬥。英勇犧牲，昂然不屈，大隊長宋傳海、大隊副張培銑兩同志也壯烈地犧牲了。

一大隊在東面是另一路攻城矛頭，在同一時間內與敵人翻覆衝殺。在敵人的火網中洗沐滾水澡；可是每個指戰員絕不猶豫胆怯，個個奮勇當先，向城上的敵人撲鬥着。

第二次總攻擊號音響了，二大隊加入作戰。四中隊政指劉准修同志率領一個班衝上城樓，與敵人拚刺刀，負傷後，被敵人推下城來犧牲了。六中隊長任良泉同志身先士卒，亦光榮殉國。七中隊長都振德同志負傷不下火線，並自動代理大隊長，率三大隊繼續衝擊。三中隊一排六個戰士自己組織起來往上衝，一中隊青年戰士陸鳴飛同志掛彩說：「要死到城裏去！」說罷，爬上城牆。人民的隊伍是鋼鐵、是堡壘、是永遠打不垮的，英雄們踏着烈士的屍體，浴着血流，驅逐了清江南關的敵人，衝入了南門大街。

（一九四六，九，十七，「蘇北報」）

看，新四軍中的英雄主義，介紹楊口戰鬥中的一個戰鬥英雄：

秦開標，俊秀的青年人，廿二歲，家在灌雲大伊山他家是小姓，歷來受朱家大姓的氣，因為受不了這種壓迫，很早就撤下了老母親和年青的妻子，參加江蘇保安旅，一九四〇年秋天，南下的八路軍把他從舊軍隊中解救出來，他當了光榮的抗日戰士，到現在將近四年了。

正義的抗日衛國戰爭，將他鍛鍊得強壯、勇猛、頑強，打起仗來，總在突擊隊，或特等射手，特等投彈手，觀察員，沒有落過人後，沒有裝過蠢種，因為他清楚了這是革命戰士及共產黨員的責任。

這次楊口戰鬥前，他在強有力的黨員動員大會上，接受了指導員給他們的鼓勵，他決心想奪取手炮，機槍，爭取回連的光榮，他參加了突擊班的投彈手組。

戰鬥打響了，我們的炮和機槍掩護着前進。白天攻圩子這是第一次頑強敵人！一四三團傷軍，

從圩裏蓋溝以及炮樓上向我們射擊，突擊班終於冒着密集的炮火接近了，跳進了圩外的壕溝。

投彈手組長丁異章不幸跌壞了腿，他躺在溝里叫喊同志們快爬，英勇的三班長章明治爬上梯子，和敵人拚刺刀，被敵人二十響盒子打倒下來，排長在後面督促叫快上，二排的同志已經擠下了圩溝，秦同志想到自己是突擊班，投彈手，共產黨員，獎旗；於是機關槍、刺刀、二十響盒子他都沒有顧到。霎那間，爬到了梯子的中間，向里面甩了兩個溜彈，敵人停止了他們的叫喊，盒子槍、機關槍、隨着偽營長逃到瓦房里去了，他立即爬到了梯子的尖端，靠着圩子的頂牆，不料他那親愛的馬步槍上二道籬下的木蓋，連刺刀被敵人打掉了，他漲紅了眼，向蓋溝里填進了兩個手榴彈，胆小的敵人連忙哀叫道，「我們繳」，「要繳槍把槍擲到外面來」秦同志清楚的看見敵人將三枝步鎗扔出來以後，即刻竄進了蓋溝的工事。

他定了定神，滿意的想到手榴彈會爆炸得那麼有力，好幾個敵人橫七豎八的躺在那里。

他來不及思索，檢查了負傷的槍，還可以打，看了看最後的一顆手榴彈後便把三個繳槍的俘虜，驅到工事之外。他借着俘虜的掩護，順勢奔到前面的土坑，與敵人的機槍對峙。他連續射擊了四發子彈後，看見二排長帶了一二排的同志上圩子了，於是又鼓起勇氣，直衝到炮樓跟前，將最後的二顆手榴彈，灌進了炮樓，敵人這才停止了抵抗。他獲得了團的「戰鬥英雄」的光榮稱號，大會獎他，他被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看，新四軍戰士是怎樣的頑強，堅持了民族氣節，介紹一個被俘不屈，英勇殉國的

新四軍戰士：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一半夜過後，東南警衛團王參謀長帶了一個排三十多人，宿在海門縣海東區富蔭鄉韓有倫宅上，給鬼子包圍起來，有兩個同志都在猛烈的戰鬥中受了傷，給鬼子捉去了。

有一個高峯同志，是機槍班班長兼射手，他提了一挺輕關機，帶了二個戰士，已經衝出了重圍，在日新河東北丁家倉後面的夾溝路上向東奔去。忽然隱隱地看見東面走來一隊鬼子兵。高峯同志找到地形，架起機槍，又和鬼子激戰了。

打了一刻，高峯同志中了彈，他對兩個戰士說：「我吃不消了，你兩快帶了武器去。」那兩個戰士還要駭他走。他又說：「火力這樣猛，不要顧我，會遭受更大的損失；快帶了武器走，我是準備犧牲了。」那兩個戰士便把機槍向河底一沉，溜走了。天剛剛亮，高峯同志已給鬼子牽在聚陽鎮的廊柱上。

鎮上傳着，鬼子捉到一個新四軍，還有些沒有逃走的老人和小孩，整呀整的走來看。高峯同志向他們要碗水喝。一個老人聲音壓得低低的對他說：「同志，你受這傷，還醫得好，一喝了冷水就沒救了。」他說：「我叫高峯，我是共產黨員，我是新四軍裏的班長，我並不怕死，但是我不願意受鬼子的侮辱，我要早點死，謝謝你們給我碗冷水我喝。」沒有人給冷水他喝，他從衣袋裏摸出兩顆子彈來，用勁咬下了子彈頭，咽下了肚子，而一個鬼子「七倭七倭」的踏着石街走來問他了。高峯同志喉嚨很高的回答道：「我叫高峯，我是共產黨員，我是新四軍裏的班長，我

是專門打鬼子的，我是不怕死的中國人……」鬼子發怒了，打他，他還是罵。街上人都面孔青板起的望着鬼子拔出雪亮的刺刀，拖着高峯同志向市梢走去；還分分清清的聽着高峯同志在呼呼的西北風裏，高一聲低一聲的喊出：「打倒不要臉的日本強盜」，「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蘇中報)

軍隊中的俘虜政策

一 什麼是俘虜政策？

因爲新四軍執行了很正確的俘虜政策；它粉碎了日本軍閥武士道精神，瓦解了敵人內部，爭取了更多的敵人放下武器，馴服的跑到新四軍來，不久，並替新四軍工作，個個變成英勇的國際戰士了。

什麼是新四軍的俘虜政策呢？很簡單，在火線上，只要敵人繳槍投降，就絕對保●不殺，投降時，除武器外，准許保存他們私人所有的東西，他們的腰包不許搜查，傷了給他們醫，直到好了爲止，尊重他們的生活習慣，照在日軍中的一樣待遇，給他們薪餉，耐心教育他們，直到他們自己覺悟，願意過與新四軍同樣的生活，否則就不強迫他們。他們要回去，不願留在新四軍里，也聽他們的自由。可是，當他們知道，凡過去因被俘虜而放回去的日本兵，都給日本軍閥監禁或虐殺時，大多數日本兵是不願意回去的。

這種俘虜政策，在新四軍裏是經過一番艱苦的教育的，因為大多數戰士親自在戰場上看見日本兵屠殺自己的弟兄，每個戰士都燃燒着復仇的火燄，所以捉到日兵，個個都以手刃敵人，替弟兄們報仇爲快！但在共產黨的長期教育之下，國際主義精神終於戰勝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每個戰士知道：放下了武器的日本兵是無罪的，在戰場上廝殺，不能怪他們，罪魁禍首應該是那些黷武的日本軍閥、財閥們。因此每個戰士都懂得：繳槍不殺，優待俘虜的政策是正確的。

二 日俘是怎樣教育的？

在正確的俘虜政策下，新四軍中的日本人漸漸多起來了，我曾與他們談過話，一同吃過飯喝過酒。問他們的出身，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學生，有的是農民，有的是商人，各種人都有，不過工人、農民出身的日俘到新四軍來以後，進步和覺悟快些，這也是階級決定了他們。

一般對日俘教育的過程是這樣：

當日兵被迫放下武器，給新四軍俘過來之後，第一階段是頑強而又恐懼的消極抵抗，這也難怪他們，因爲日寇軍官經常向他的部下作欺騙的惡意宣傳，說新四軍如何如何虐待俘虜，捉到就殺。所以很多日兵在戰場上，常作絕望的掙扎，明知已戰敗，情願戰死，不肯投降，爲什麼？因爲怕給新四軍捉去殺頭。因此，很多日兵既不懂新四軍的俘虜政策，不幸被俘後，往往疑懼交併，一聲不響的等待新四軍來殺他，對新四軍待他們的種種好意，還以爲是騙他們的，終有一日要殺頭，所以就什麼都消極抵抗。但第二階段就不同了，這時已了解新四軍的俘虜政策，由消極

而積極，努力學習，學中國話，看日文報；最後，第三階段，是覺悟了，要求參加打倒日本軍閥的工作，這就是加入反戰同盟及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等團體，這時已完全成爲一個嶄新的革命戰士，走上光明的道路了。

下面讓我介紹黃橋戰鬥中被俘日兵轉變的實際情形：

黃橋戰鬥過來的日本新弟兄，在路上，石川芳男脫下皮鞋，山本中尉很奇怪地問他，他說：「皮鞋太重，走路不方便。」以後，誰也沒有注意他，他以爲人家疏忽，舉起腳便逃，捉回來以後，山本小隊長即罰他立正，并教訓他：「你在這裏還想跑，跑到那裏去？我們大家都沒有面子了；你良心小小的！」

初來時，二十多人中，有的面孔燒焦了，有的眉毛燒光了，有的手上帶花，有的打斷了腸子坐在擔架上，破爛的軍衣塗着泥土和血跡，我們即刻給新的衣服他們換，請軍醫替他們治療，可是他們在屋裏沉默的坐着，問他什麼話也不回答，香河（蘇中日本反戰同盟的同志）走進去給他們解釋，他們反而恨他，罵他沒有「日本人的精神」，并且有的人去請示日本小隊長要回去，有的人正在計劃着三天之內逃回去；然而到底爲我們熱誠的招待所感動了，請他們洗澡，請他們赴宴會，解決他們的各種困難。到了第四天，山本小隊長即向全體表白：不願回去，并希望大家也留在新四軍。

起初，在吃飯的時候，毫不客氣，吃完了飯，把飯碗一伸，也不自己盛飯，態度很消極，內務好壞也不管，祇是在想着：新四軍爲什麼不殺我們，還優待我們？蘇北反戰同盟來慰勞他們，

並經過很多同志耐心的解釋以後，他們才明白新四軍不殺俘虜的道理，日子過得長些，他們那種頑強，敵對，仇恨與不滿的心情也就消逝了。

行政公署管主任在某處舉行了一次招待會，大家歡聚一堂，從這兒開始，他們才活潑起來，恢復了自由的談笑，也開始勞作了：山本中尉磨刀霍霍，切肉切菜炒雞蛋，清水與宮本捲起袖筒，提籃下河洗菜。

我們的同志常向他們說：「你放心，不要怕」的一句話，已經成了口頭禪，他們也理解這句話的真實內容。有一次清水與長繩下圍棋，一個勝了，一個敗了，勝者對敗者說：「你放心，不要怕！」他們的意思就是說：你敗了不要緊，當了俘虜會受優待的。

現在，他們的生活是很快樂的。一個晚上，蘇中反戰同盟的同志和他們在寢室裏佈置着日本式的坐席，開聯歡會，酒菜擺滿了席上，席間每人輪流唱中日歌曲，跳日本式的舞，一時歌聲鑼聲與笑聲，融融的愉快的空氣洋溢於室內外，片刻，門前圍住大堆的人羣，爭着往裏面觀望，可是他們也不因室外的人堆喧擾而停止，清水表演有聲電影的發聲筒，博得全場熱烈的鼓掌。喝醉了的大倉更顯得瘋狂，把所有跳舞技能都搬出來，大家看見這種不倦怠的亂舞，不禁嘩然大笑起來。

他們佩服新四軍的女同志揹着背包行軍，宮本說：「她們有本領，我們比不過她們，慚愧，慚愧！」他們很佩服我們的軍民關係：「新四軍真能掌握民心，不過你要懂得，中國是大陸的國家，大陸性的人民是很能持久的。」

他們自己製造一個棒球，天天打。我們把他分成兩班，幹部在第一班，當兵的在第二班。一班便時常和二班比賽。一班的人認爲自己是幹部，比不過二班的戰士有些沒面子，因此，便愈來愈烈的比賽下去，小皮球吃不消他們天天激烈的打而破了，可是賽球的興趣並沒有消失，他們把小皮球一次再次一針再一針的縫補起來，小皮球最後不能打了，他們又自製一副日本式的橡棋整天的下着，有時連飯也不吃，一定要爭個勝負。

我們尊重他們的生活習慣，照他們在日本軍隊的薪俸發給，所以小隊長有八百多元一個月，當兵的也有二三百元不等。但他們已經理解了新四軍官兵平等，長繩說：「新四軍是官兵平等沒有階級的，爲什麼還要照我們的老樣子發薪水呢？大家來到新四軍都是一樣生活，做的事也一樣，爲什麼還要照我們過去的官兵級別來發呢？」大倉認爲現在是獲得說話的自由權了，也氣昂昂的反對照舊發薪水，石川、水谷、寺尾等也同意要官兵平等。他們認爲：過去在日本軍隊中因爲有階級，有理無處伸，現在到了新四軍，有話就要說了。過了幾天，當官的也覺悟了，清水軍曹說：「是的，新四軍是官兵平等，我們來到這裏，都是一樣生活與工作，是要平等才好。」梅村和宮本也贊成清水的意見，並提出：「我們只要有香烟吃，薪水不薪水都沒有問題。」

他們比以前更勤勞了，自己洗衣服，補衣裳，縫乾糧袋，自己的被服也天天拿出去晒太陽，自己拿着菜盆飯桶到廚房裏打菜打飯，早上起來還要整理自己的內務。有一位日本弟兄腳上負傷不能走，別的便替他推車子背東西。山本弄壞了老百姓一個茶壺，自己賠了八十元，大倉在酒店裏喝酒少給了錢，第二天親自把錢付清給老板，并且道歉。

發了岡野進「告日本國民書」和紙筆給他們，他們都自動的記筆記，學中國話。山本的筆記本子劃上很端正的格子，還在筆記本子後面寫着：「版權所有，模仿必究」等字樣，真把同志們的肚皮都笑痛了。

他們一天天的進步着，山本已提議要到延安工農學校去學習了。

（一九四四，四，十七，「蘇中報」）

三 反戰同盟的工作

反戰同盟和日人解放聯盟的份子全由日俘組成，後來蘇北還辦了一所日本工農學校。他們在瓦解敵人工作中起了極重要的作用。一種給日本士兵看的八開的日文報，不但是由日人寫稿，日人編，而且還是由日人自己排。有一次，我到一個印刷廠的排字房去，看見一個工人，低着頭，不說一句話，在那裏揀日文鉛字排，很像個日本人，問問旁人，果然是的。我當時很奇怪，不久以前，他還是個頑強的日本兵呀，現在竟然放下屠刀，願意做個排字工人，很自由，簡直沒有人注意他，沒有人擔心他是會逃跑的。他與那里工人的生活已打成一片，抽的是中國紙烟，穿一身工裝，吃工人一樣的飯，住也在一起，這是什麼一種力量推動了他呢？還不是爲着日本人民真正解放的一種國際主義的精神嗎？

每一次圍打敵人的據點時總有日人反戰同盟的工作。當夜深人靜時，兩下暫時休戰，反戰同盟的喊話工作就開始了，反戰同盟的日本同志首先叫對方不打槍，對方果然守信不打槍，這時反

戰同盟同志離敵人的炮樓不到一百碼，先把國際時事講些給他們聽，例如說，希特勒已經垮了，馬上就要輪到日本崩潰了，日本士兵唯一出路就是反戰，要求回國；或者跑到新四軍中來，並說明日本兵在新四軍中的生活如何好，如何自由。說了之後，敵人往往提出許多問題，要求解答。每次喊話約有一個鐘頭左右，臨走的時候，還隱約聽到敵人的狂歌聲、歎氣聲！這種政治攻勢很有效果，有不少敵兵是聽了火線上喊話，或看到我方日文宣傳品之後，因而開小差，跑過來的。

不過日寇究竟是狡猾的，他們曾派出許多敵探奸細，假裝逃跑，打入新四軍中，企圖來破壞反戰同盟，但因新四軍內部組織嚴密，這些奸細很快就被發覺，經過教育之後，他們却真的參加反對日本軍閥的工作了。

四 古賀初美

在新四軍三師中有個日人古賀初美，工作最久，出身工人，能說中國話，很和善，穿着新四軍的灰布軍裝到處跑，如果不開口，沒有人知道他是日本人。他很活躍，常出席一些羣衆大會上的講話，羣衆常要求他唱日本歌，唱過之後，你往往會聽到：古賀初美同志，再來一個！老百姓個個看到他，聽到他講，很高興，這才相信新四軍打仗不是吹牛，是真的有本事把日本兵俘過來。古賀初美是反戰同盟會員，也是鹽阜區參議員，他已經完全中國化和新四軍化了。當新四軍積極種田生產的時候，他也一樣的參加種田，挑水澆菜，出外拾糞等等。有一天清早，我到一個地方去，遠遠的看見一個人向我招呼，原來是古賀初美呀，他抬了一筐糞，揹着走，我當時很感動，

自愧不如！現在，聽說他已回國去了，我在這里祝福他能平安回到自己快樂的家鄉，並為日本的革命繼續努力！

五 朝鮮弟兄

除日本俘虜外，新四軍中還有不少的朝鮮人，一般說，朝鮮人容易爭取，因為朝鮮人國破家亡，嚐盡了亡國奴滋味，日寇復驅使朝鮮人混編入日軍中來對中國作戰，穿的日本軍裝，說的本話，誰也認不出他是朝鮮人。但儘管這樣，朝鮮人終於忘不了他們當前的敵人是日寇，不是中國人，因此，經常有朝鮮人從日軍中逃跑出來，自動的找尋新四軍。例如朝鮮弟兄林正泰、任廷桓（日本名是豐川秀雄）是南通敵山本部隊砲兵中隊的二等兵，於一九四四年五月間攜帶手鎗一支，利刀一把，經八天時間，才找到新四軍，下面就是幾位記者對他們的訪問，雙方作筆談如下：

問：你們什麼時候到中國來？

答：今年二月十日。

問：家在朝鮮嗎？在什麼地方讀書？

林：家在朝鮮南部，全羅北道，我在東京中央大學法學部，任廷桓在經濟學部，我們是同窗生。

寫至此他們對我們環立，似表不安，接着又在紙上寫起來：

林：我們到來新四軍，恆常到處，新四軍諸兄誠意的歡迎，衷心大謝，然言語不通，失禮大大的，

仰望今後倍前教導。

我們：不客氣，我們言語不通，但是精神是一致的，所以，也能夠意會，這次君等遠來辛苦，多休息，今後大家多談談，當能更進一步的了解。

林：然。我們言語不通，然民族解放及帝國主義打倒，我們亦（和）你們一樣的。今我們朝鮮獨立運動時，仰望你們倍前援助。

我們：世界被壓迫民族之必然解放，東方各弱小民族應該團結起來，才有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林：然。謝謝。

問：未來中國前，有沒有聽到過共產主義？

答：我們不能知其共產主義真理。日本國內書籍統制嚴重，而沒有如斯共產主義的書籍，今後，漸次研究予定。

問：反戰同盟有岡野進，掘本等，你們聽見過麼？

答：然，我們不問日本人，我們與朝鮮同志希學盟。（加入反戰同盟）原來日本帝國主義，嚴重壓迫我朝鮮人，而我們對日本怨嗟大大有！

我們：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與朝鮮弟兄是一致的，願共同努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求得東方各民族的解放。

答：謝謝，東亞解放，實在日帝國主義打倒，其帝國主義滅亡，在乎近夕，於太平洋戰線，山本，古賀司令戰死，於歐洲戰線，德國滅亡，亦在於近夕。你們新四軍勝利，及我們朝鮮獨立在於近，確定的也，仰望今後倍前奮鬥，及民族解放運動援助！

問：明天，我們開娛樂晚會，演戲和唱歌，請你們去看。

答：我們倆人不（是）客人，不要如斯特別歡迎。我們也（和）你們一樣，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戰士，實不要特別歡迎，仰望朝鮮民族解放運動倍前援助！

軍隊中的國際友人

在新四軍中，除了有日本人、朝鮮人外，還有過歐美的國際友人，現在讓我來介紹一下：

一 希伯

希伯，是個德國藉的奧國人，新聞記者兼名作家，旅居中國很久，對遠東問題極有研究，在太平洋學會出版的太平洋雜誌及美亞雜誌上，經常有他寫的關係遠東問題的文章，上海大美晚報、密勒氏評論報上，也常有他的作品，他寫文章一貫的筆名是（Asimone），美國太平洋學會負責人拉狄摩爾博士（到過中國，充任蔣介石的顧問）和他的關係不錯，一九四一年五月間，希伯就是受了太平洋學會之託，到蘇北新四軍中去考察，在這以前，希伯到過延安一次，又到過皖南新四軍軍部一次（皖南事變以前），所以這次到蘇北新四軍中去，在他不算是生疎的，那時正當「皖南事變」以後，新四軍軍部在鹽城，他和他的妻子突魯特（德國人）冒着萬分的危險，化裝為傳教士，衝過敵人的封鎖線，來到了蘇北，訪問了陳毅軍長，並深入農村，考察共產黨在那里的政治設施，他以無限的國際主義的熱情，日夜不停地工作着，不到三個月時間，也就用打

字機打好一本厚厚的約十餘萬字的關於新四軍一切報導的初稿。在一個反法西斯的羣衆大會上，我看到他，那正是希特勒匪徒瘋狂發動侵蘇戰爭後的幾天，就在那時候，他預言了希特勒最後一定會失敗，蘇聯最後一定會勝利，這預言到今天已完全應驗着；可是，我們的國際戰友希伯先生來不及看到法西斯的死亡，而自己却在山東光榮的犧牲了。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希伯在蘇北完成關於考察新四軍的任務後，就繼續到山東去，要了解八路軍作戰情形，剛到山東沂蒙區（靠近隴海路），就碰上敵人在那裏進行大「掃蕩」，在有一次八路軍的反「掃蕩」戰中（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希伯堅決要求到接近前線的地方去，參觀八路軍作戰，希伯是過于勇敢了，敵人猛烈的炮火在頭上飛，希伯以一個非戰鬥員，不顧一切危險往前進，不料因此竟造成了悲劇，一顆無情的子彈奪去了這位國際反法西斯戰士希伯的生命，死時，他才四十四歲，和他一塊去的翻譯方君亮伯也同歸於盡。

希伯的死，是一個巨大的無可補償的損失，現在我引用他的朋友羅特生的話來說：「希伯不但是是一位有名的作家，而且是個革命戰士，是個國際友誼最切實工作的人物。在歐洲的同志中，再找不出第二位像希伯同志那樣熟悉中國經濟情況，熟悉中國內地農民的艱苦生活，熟悉上海工人受壓迫的情形。在他無數很好的著作中，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分析描寫出爲新民主主義在抗日戰爭中的新四軍和八路軍的事蹟，在美國與歐洲的報紙上，用英文或德文寫出對中國革命的有力的宣傳。他是一個真正的國際革命的戰士，他的工作和其他國際主義者一樣，是爲着支持所有被壓迫階級與民族革命運動而工作，因爲每一個國際主義者知道，半殖民地與殖民地民族解放的

鬥爭，也是我們自己的工作，因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勝利，祇有在各民族已經獲得解放之後才能完成。所以希伯同志用原來在德國工作一樣的高度精神在中國工作着，也爲這原因，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在八路軍中工作的醫生——作者註）和德國記者希伯，都爲中國革命盡了最大的努力！

（一九四四·七·十二·山東民兵報）

希伯死後，和八路軍殉國將士一起，公葬在山東濱海區的抗日烈士山上，是一個小小的廣場，正中站立着一塊圓椎形的「國際友人希伯同志紀念碑」，那上面用英文和中文銘刻着：「爲國際主義奔走歐亞，爲抗擊日寇血染沂蒙。」

希伯先生沒有死，他的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永遠屹立于中華民族新民主主義的河山之上！

二 羅特生

羅特生，德國人，是希伯的好朋友，到蘇北新四軍中去工作，較希伯要早一點，也是一九四一年進去的。

羅特生是一位著名的醫生，也是個反法西斯的革命戰士，在希特勒上台不久，那時他還在德國，因反對法西斯而被捉進集中營，受刑罰，做苦工，差一點送掉性命，最後，他是逃出了集中營，和逃出了德國，輾轉到中國，隱姓埋名，做個醫生。等到中國抗戰軍興，他就有意拋棄着收入頗多、生活舒適的醫生職業，到八路軍中去工作，直到一九四一年，才達到了他的志願。

在醫生、醫藥兩缺的新四軍中，得到這樣一位熱心的國際友人，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到了蘇北後，千百萬的軍民都歡迎他、愛戴他。羅特生，看去像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禿頭，高個子，所以大家又給他一個綽號，叫「高鼻子」，後來，這名字竟叫出了名。他在新四軍軍衛生部中工作，穿着一身新四軍制服，和靚可親，凡是戰士重傷，需要開刀的工作，都是他擔任，在他的高明技術下，不知救活了多少戰士；可是同時，他也殺死了許多中國小孩，這話怎麼說呢？因為很多女同志爲了工作和身體關係，都要求上級批准去打胎，於是羅特生除了替戰士開刀外，又兼做爲女同志施手術，打胎的工作，所以羅特生又是開玩笑、又很難過的說：我是個劊子手，殺死了許多中國還在娘胎裏未出世的小生命！後來，因爲他的工作忙起來了，他的「打胎」副業，宣告停止，旁的醫生因手術不高明，對打胎不敢嘗試，以後蘇北當局也就禁止女同志打胎了。

羅特生還愛好文學，戲劇，喜歡唱根據地的歌曲，他唱賀祿汀作的一隻春耕歌，非常出色，在一個晚會上，我曾聽他唱過，與中國人唱的沒有兩樣。他也喜歡在報上寫寫文章，所以常有機會看見他寫的東西。在新四軍裏工作有兩年多，他後來就到山東八路軍裏面工作，聽說現在還在那里，又有人說：他已到延安去了，他是在共產黨地區內工作最久的一個。

三 五個美國空軍戰士

一九四四年八月廿日，意外地從天空中掉下五位美國空軍戰士，使蘇北人民有機會看到真正的美國人。這五位美國空軍戰士是：薩伏愛少校、奧勃朗上尉、斯太爾美克中尉、羅茨中尉、勃

朗台治少尉。

他們怎末會掉下的呢？

原來他們駕着空中堡壘，從大後方成都空軍基地出發，奉命去炸東京，不料回來因飛機機件發生障故，被迫由空中執降落傘跳下，他們是分批陸續從空中跳下的，一共有十幾個人，先跳下的飄落在海邊，後來杳無音信，可能溺斃在海中了；還有一個飄落在敵人的據點里，做了戰俘，後來據說被押送東京去了。只有這五個，就是前面所說的，降落在蘇北的新四軍地區，離敵人的據點很近，幸有當地羣衆熱情的協助，這五個飛機師、美國友人得以安全地送達到中心區新四軍之師司令部。

空中堡壘

那個空中堡壘呢？當它掉下時候，敵人也看見，就掉在敵人據點附近，是在根據地邊緣的稻田裏，這時新四軍和敵人立即展開爭奪「空中堡壘」的戰鬪。駐在廿里外的新四軍鹽阜獨立團，看見飛機墜地的火光，立即命令第六連前往保護營救；敵人近藤中隊長帶着七十多個鬼子、四十多個僞軍，也企圖下來攔搶。九點鐘，戰鬪是在飛機以東一百米達的河邊進行，戰鬥越打越激烈，雙方機槍互相搖得突突的怪叫，雨也越下越大，這時鄉村周圍的民兵都來助戰，千千萬萬，喊成一片，另一支隊伍又從北面包抄過來，把敵人嚇得跌跌滑滑的竄回去，「空中堡壘」終於落在新四軍的手裏，連夜動員一百多個民兵，把機身全部拆毀，單零件運送就有百多輛車子，可以想見飛機之大！

歡迎大會

五個美國空軍戰士被救脫險消息，立即傳遍了蘇北區，遠近數十里老百姓像趕集一樣都跑來看美國人。爲了滿足羣衆的要求，特在一個廣場上舉行了一個五千人的軍民歡迎大會，主席台上懸有中美蘇英國旗，洪委員長宣布開會意義，並致歡迎詞，接着是介紹這五位盟國朋友，全場掌聲雷動。賽伏愛少校首先代表美國空軍戰友，感謝根據地軍民，然後介紹奧勃朗隊長講話。奧勃朗隊長是他們中參加戰鬥最早的同志，參加過珍珠港戰鬥，曾在太平洋上很多島嶼的上空，和敵人作戰。他含笑站到台前說：「同志們朋友們！我能和你們見面，感到非常榮幸。我以前不知道這裡是什麼地區，來了之後，便很驚奇。我知道你們這個地區已經開展到了什麼程度，一切應該做的事情都做了，你們軍民團結，上下一致！這裡有一種強大的潛伏力量在滋長着，希望將來和美國力量密切聯絡起來！現在，戰爭時間雖然不長了但將會更艱苦，我們必須更緊的團結起來，」（大鼓掌）歡迎會一直開到日落西山才散。

蘇北印象

這五位美國盟友在新四軍地區留下來有幾個月，先在鹽阜區、後在蘇中區、最後在淮南區，由新四軍軍部派兵護送他們到國民黨地區，轉往重慶。

當他們快離開蘇北時，很依戀地說出了他們對蘇北軍民的印象。

賽伏愛少校說：「過去曾聽說敵後有新四軍，總以爲數目很少，地區很小，在敵後打游擊，一定是黑夜活動，白天不敢出來。現在看到新四軍有這麼多的正規軍隊，這麼大的地區，在這白天一樣活動，而且做了很偉大的事情，實在高興。我們願意把這裡的情形告訴美國人士。」

又說：「我們到過印度，有死氣沉沉的感覺；這裡却不同，這裡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你

們軍隊也好，人民也好，每一個人都在笑，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知道他們的生活很好，精神是很愉快的。」

奧勃朗隊長、斯太爾美克中尉說：「你們這裏大家的意見都是一致的，軍隊和人民的組織性都很強。事情做得周到，我們認爲是一件極小的事，你們都做得很認真，這種精神，令人欽佩！」

羅茨中尉說：「我們來了幾天，每天所吃的菜都不同，太好太豐富了，而你們自己平常却吃得很苦！」

勃朗台少尉更喜歡根據地，他整天和中國朋友唱歌，跳秧歌舞，說笑話，彷彿是在自己的家里。他說：「下次，我的飛機經過你們上空的時候，我一定向下面喊你們的名字。」說着，使用手套在嘴巴上叫起來了。

此外，在日寇投降後不久，有位美國合衆社記者羅爾波也到了蘇北，住得頗久，寫了許多報導，這個迷一樣的蘇北，做了許多事情，也就逐漸爲外間所知道了。

正規軍與民兵

什麼叫做民兵？

民兵，就是老百姓的兵，人民的武裝，它是新四軍武力極重要的一部分。拿起槍來是兵，放

下槍來就是民，不脫生產，不離家鄉，不吃公糧，不穿軍服，設立民兵，目的在自衛，防敵傷、防匪盜、防敵探，保衛自己的家鄉，使人人安居樂業，過着太平日子。民兵的武器就是土槍、土炮、大刀、梭標、地雷、手榴彈、有時也有鋼槍、機關槍。這些武器從那里來的呢？一部分是老百姓家里過去藏着的，一部分是拿錢出來買的，一部分是向敵偽繳獲來的，還有一部分就是主力部隊發給的。什麼人可以參加民兵呢？一般說，凡二十歲到五十歲左右的男子都可以參加民兵，有些地方的民兵還有婦女參加。

民兵的組織和訓練

民兵，在一個鄉，成立中隊部（人數由一個班到一個排），由民兵自己經過民主的方式選出中隊長，在一個村，設分隊，選出一個分隊長，有個指導員；在區，成立大隊部（人數由一個排到一個連），設大隊長，有個教導員；在縣，成立總隊部（人數由兩個連到一個營），設總隊長和政治處，有個政治委員。總隊部領導全縣的地方武裝、游擊隊、民兵作戰。爲了保障民兵的彈藥供給，縣、區、鄉三級都組織武委會（即人民武裝自衛委員會），由各階層人士參加。所有民兵，都要經過軍事和政治的訓練，不然，作起戰來，便可能成爲「烏合之衆」，不堪一擊，更談不上保家鄉了，一般以縣爲單位，舉辦民兵訓練班，在不違農時的情形下，輪流抽調民兵受訓，普遍是兩星期或最多一個月。

民兵的戰術和作用

民兵沒有精良的輕重武器，也沒有受過嚴格的戰鬥鍛鍊，所以不能和主力新四軍一樣，打硬仗，因此，他們的戰術是完全遊擊戰術，主要的有下面幾種：

(一) 困擾戰 困擾戰因對象不同，分爲三種：一、夜晚逼近據點，逗激敵人，使敵人恐慌疲憊，這辦法使用在新據點；二、利用戰鬥空隙，敵人疲憊的時候，大舉困擾威脅敵人，這辦法使用在敵人力量比較薄的據點；三、神出鬼沒，阻擊敵人出口。

(二) 伏擊戰 專門對付小股出動的僞軍或鬼子，控制要道，以多勝少。

(三) 麻雀戰 這使用在敵人停下的時候，東西南北配合了打，迷惑敵人，使敵人不知虛實，捉摸不定，用意也在疲勞敵人。

(四) 偷摸戰 這使用在老據點，敵人警戒比較疏忽，民兵小心秘密地接近敵人，捉敵人步哨，或深入據點內，捉拿敵探漢奸，給敵人猝不及防，突予打擊。

(五) 誘捕戰 靠近據點附近，化裝接近敵人，突然襲擊；或以少數民兵，誘敵出擊，另以較多民兵，伏擊要道，待少數敵人通過時捕捉之。

(六) 破擊戰 割電線，破公路，毀鐵道，使敵交通困難。

按照民兵戰鬥力是絕對不能打硬仗，否則一定失敗。過去有很多民兵，不顧民兵戰術原則，覺得打小仗不夠味，集合好幾個鄉或聯防區民兵，想單獨和敵傷打大仗，結果，被敵人包圍，受到很大損失。民兵在什麼時候可打較大的仗呢？就是當民兵配合主力作戰的時候，敵人基本上被主力打敗了，狼狽逃竄，這時候民兵以逸待勞，來個截擊，可獲全勝。

說到民兵在敵後的作用，那是和主力新四軍同樣的重要。新四軍和民兵，互相倚靠。如果單靠新四軍作戰，那新四軍必然要分散力量，遍布各處，以致無法休息、集中整訓、打大仗；有了民兵經常牽制敵人，那主力作戰就可養精蓄銳，爭取主動。如果只有民兵作戰，沒有主力出動，那民兵必難立足，無法堅持，結果定被敵人消滅。

因此正規武裝新四軍、游擊隊、民兵三位一體，不可分離。民兵的作用如左：

民兵，這在半時，是農村人民經過減租減息、經濟上翻身既得利益的保護者，是人民從政治上翻身後，農村民主政權的支持者。過去農村中也有武裝，但那是封建頭子的，是只保護少數人的特殊利益，和在農村中的封建統治，大多數人民在農村中是被剝削，被壓迫，沒有任何地位的。民兵，是農村秩序的維持者。站崗放哨，盤查行人，是民兵；夜間巡邏，村莊警衛，也是民兵；捉暗藏壞人、漢奸、探子、偽軍、土匪，是民兵；有了他們，各種特工就不敢公開活動，就不容易做破壞工作，過去有很多特工是由民兵發現破獲的，有了他們，農村中就像個天羅地網，俘虜，逃兵，莫想偷跑。曾經有過日兵俘虜，企圖逃跑，但走不上幾里路就給民兵抓住了。有一次，三師部隊有四個逃兵，騎着馬，帶槍開小差，想投敵；但以身邊沒有正式公事證明文件，不過民兵的防線，就給捉回來了。

民兵，這是反「偽化」、反「清鄉」、反「掃蕩」鬥爭中的長城，有了他們，敵人在「掃蕩」中行軍，到處受到民兵的擾亂襲擊，草木皆兵，夜不安枕，因此「掃蕩」就不敢深入，不能持久；有了他們，人民在反「偽化」、反「清鄉」的鬥爭中就有了堅持的信心，偽軍就不敢下鄉搶

劫，敵人就無法進行「清鄉」。

蘇北到底有多少民兵呢？如果連自衛隊（大多數農村青年男女都參加了自衛隊，有一種武器：如大刀、木棒之類，不一定有槍）算在內，那蘇北可謂全民皆兵；全蘇北能作戰，有鎗的民兵，約有三十餘萬。在八年抗戰中，蘇北的民兵如同其他地區的民兵一樣，對抗戰盡了最大的貢獻，用血肉寫下了他們自己英勇悲壯的鬥爭歷史，這當中湧現出無數的人民武裝領袖——民兵英雄，特別在反「清鄉」的鬥爭中，民兵站在最前線最堅決，起了核心作用。有許多民兵，就是被敵僞弄得家破人亡，毫不灰心，仍然堅持鬥爭，而且愈鬥爭愈頑強，民兵，就是敵人眼中的土八路，敵人對真正八路，固然畏怯；然而提到土八路，同樣痛恨，例如：

「蘇中區的海啓，在一九四四年四月間，反「清鄉」一開始，鄉間十七八歲的小伙子都捲入民兵的組織，這便是他們七個月來的戰績：配合主力，獨立團、地武，作戰了六百多次，有五千四百人參加過戰鬥；其他平碉堡、拆竹籬笆、毀電綫……共計四萬二千餘人，並且發明了許多新戰術。鬼子對他們恨之切骨，把民兵同志的家燒成一堆灰的至少在六十家以上。然而，這種殘酷手段，反而更增加他們對敵人的仇恨。民兵蔡云鶴就這樣對他的媽說：「燒掉了，倒也乾淨，就這樣，到處爲家，打游擊，倒很放心……」因之，任憑鬼子天翻地覆，白日星夜下鄉到民兵家抓入，總是撲個空。問問老百姓誰是民兵？誰也不是；但真的不是嗎？東一鎗，西一鎗，到處都是民兵。廣大人民對自己武裝起來的民兵，却像自己的親骨肉一樣。一個寡婦老婆婆，因爲民兵常

到她家去寄宿，她便像照應自己的兒子一樣，要他睡在外牀頭。年青的婦女總是規勸丈夫：「這年頭亂得很，還是出去當民兵好，家內有我照應……。」

又如蘇中區靖江民兵的鬥爭也是很出色的。

「靖江民兵英勇鬥爭的故事是很多的，他們在反「偽化」鬥爭中成爲主要的力量，西來區民兵二萬餘人曾經兩次包圍西來鎮偽據點，結果完全勝利，偽軍承認了以後不再鄉中綁票的條件，並放出被綁民衆。五月初，太和、侯河和東興之區民衆一萬五千人又包圍了生祠堂據點，與偽軍鬥爭，反對繳偽糧偽捐，六十餘歲的老婆婆也拿了木棍參加這一鬥爭，偽軍開槍射擊，民衆仍堅持，毫不畏懼，造成靖江空前轟轟烈烈的羣衆運動。在太和區戰鬥的同時，侯河的六千民衆，在民兵爲前鋒的鬥爭情緒下，又包圍了馬橋偽據點，搗毀了偽區公所、偽鈴記、文件、油印機等物，全被民兵繳獲。因此，偽軍一提到民兵，便搖頭吐舌，不敢下鄉和跑出據點一步。

現在再讓我介紹一個賣應民兵英雄孫亦貴與敵偽鬥爭的故事：

「石塘有個韓大隊，（註）

朱橋有個孫亦貴；

天天會，

死作對！」

（註：韓大隊是偽保安大隊韓賣山部）

淮安城下流行着這樣的民謠。說也奇怪，孫亦貴不過是個貌不驚人的民兵，但二黃一聽到他

的名字就胆寒。要抓他，抓不到，一不當心，反叫孫亦貴抓來了。

關於孫亦貴，有很多出色故事：

他們最初只有兩個人，帶二把大刀，保長要起僞捐僞費，他就和他搗蛋，要他優待抗屬。保長不是好東西，把他們看作眼中釘。有一天，他認定孫亦貴住的房子，跑去報告二黃。這個地區寬長不到十里，可是周圍有六個據點，離淮安城也只有十里路。在白天，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闕堡。所以，保長一去，不到十分鐘，就廿個二黃下來了，把孫亦貴的房子圍起來了，鎗口對準門縫：「不要動！」二黃們滿心歡喜，以為一定可以抓到了。

事情也真巧，孫亦貴剛從區公所領回來二十個手榴彈，聽到門外響聲，知道事情不妙，急忙擲了幾個手榴彈，二黃慌亂了，都伏在地上。

第十六隻手榴彈打出去以後，他跳出門口，手拿大刀，左右攢了二個手榴彈，把二黃炸得向後倒退。他像猛虎一樣的衝出了村莊。但是孫亦貴，一條毫毛也沒有損傷！

又一次，天下着細雨。淮安城裏僞警察局的「巡官」在公路旁大便，忽然從澗河裏鑽出一個漢子，一聲大喊，那「巡官」褲子來不及拉就被抓住了，這就是孫亦貴。

在朱橋伏擊戰中，游擊小組把兩個班的二黃打垮了，只有四個逃出伏擊圈；他們沒命的順着公路向西逃跑，跑到靠近石塘時，以為安全無事，忽然從背後伸出孫亦貴的大手，把二枝長鎗繳下來了。

孫亦貴在馬北游擊小組裏，生活很艱苦，天黑了出去「夜摸」，白天躲在破屋裏，一聽見僞

軍下來搶東西，他們馬上衝出去，總是把老百姓的東西奪回來。當保衛春耕時，他帶領着民兵，監視據點，讓老百姓用水車厚水（他們的水車不是被偽軍搶走，就是沉沒在水裏）二黃出來時，他們鎗聲一響，老百姓就安全撤退下來。所以，老百姓也很愛護他們，幫助他們，平時放哨站崗，破公路時總有幾百個人跟孫亦貴走。人民推選他做鄉長，又要他做民兵大隊長。

這樣一個狹小的地區裏，被敵人包圍是常有的。有一次，車橋鬼子和偽騎兵連，分三路把游擊小組包圍在小祁莊。等步哨發覺，敵人已經衝到莊口，他們只有十七個人七支鎗，危險極了；但是孫亦貴卻一點也不驚慌，伏在地上抵抗，並指揮大家轉移。最後他一個人撲上去，拖住一個偽軍班長就跑，并繳到一枝三八式步鎗。

又有一次，他在小葛莊掩護游擊小組撤退，最後只剩下他一個人，三百多二黃像一張網一樣包上來，可是他卻從包圍的隙縫裏穿出來了。

在寶應縣武裝代表大會上，這一連串的英勇事蹟，接二連三被大家介紹着，他當選爲民兵英雄，縣政府，自衛總隊部，縣委會獎給他一枝駁殼鎗和一口小豬。七百多代表爲他的英勇與勝利面歡呼！

民兵、民兵英雄，這只有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地區，才能發展壯大起來，蘇北這地區，八年來的抗戰，靠共產黨、靠新四軍、靠民主政府；同時也是靠人民，靠這支廣大的人民武裝——民兵——如果沒有民兵的協助，新四軍要想打勝仗，堅持這蘇北平原的對敵鬥爭，也是不可能的。

這個軍隊力量生長的泉源

看到上面所述的許多事實，便不難明白，新四軍的力量是怎樣生長起來的，我在這裏最好還是引用毛澤東的話來說：

「這個軍隊，所以有力量，是因為參加這個軍隊的一切人們，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爲着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爲着正義的人民戰爭，爲着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爲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爲中國人民服務，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直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存在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團結與外部團結。在內部：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政治工作與後勤工作之間；在外部：軍民之間、軍政之間、我友之間、均必須是團結的；一切妨害這些團結的現象，均在必須克服之列。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正確的爭取敵軍官與處理俘虜的政策。凡屬投誠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後願意參加反對共同敵人的敵僞軍人，一概表示歡迎，並給予適當的教育。一切俘虜，不許殺害、虐待與侮辱。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爲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戰略戰術，它善于按照變化

着的具體條件從事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爭，也善于作運動戰。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爲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爲團結我軍，團結友軍，團結人民，瓦解敵軍與保證戰鬥勝利而戰鬥。

在這個宗旨上面，在游擊戰爭的條件下，全軍都可以並且已經是這樣做了：利用戰鬥與訓練的空隙，從事糧食與日用必需品的生產，達到軍隊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之目的，藉以克服經濟困難，改善軍隊生活及減輕人民負擔。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于有人民自衛軍與民兵這樣廣大的羣衆武裝組織，和它一道配合作戰。在中國解放區，一切青年，甚至老年的男人與女人，都在自願的民主的與不脫離生產的原則下，組織抗日人民自衛軍之中。自衛軍中的精幹分子，除加入軍隊及游擊隊者外，則組織在民兵之中。沒有這些羣衆武裝力量的配合，要戰勝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的。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于它將自己劃分爲主力兵團與地方兵團兩部分，前者可以隨時執行超地方的作戰任務，後者則固定在協同民兵、自衛軍保衛地方與進攻當地敵人的任務上，這種劃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正確的劃分，例如說，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團的作用，忽視地方兵團的作用，那末，在中國解放區的條件下，要戰勝日本侵略者也是不可能的。（見「論聯合政府」）

這幾年來，我在蘇北所看到的新四軍，正就是這樣的軍隊。

民主與民主政府

幾千年來的大變化

不勝今昔之感

八年來的抗戰炮火，把蘇北幾千年來的封建堡壘也給沖毀了，這不是一件小事情，這是個劃時代的大變化，這意味着今天蘇北已易了主人，換過朝代，至今回憶起來，真有不勝今昔之感了。以前蘇北，不，幾千年來的蘇北，是怎樣的蘇北呢？它和中國所有的地方，所有的農村一樣，是爲一種古老的、守舊的、頑固的封建勢力所籠罩着，好像一座寶塔一樣，下面是無數農奴式的農民（雇農、貧農、佃農）做墊腳石，呻吟的痛苦壓服在地下，頭不敢抬，氣不敢喘，眼不敢正視，上面踏着他們的是農村中期有力量的豪紳、地主、地痞流氓等封建勢力，他們用合法的保長、鄉長、區長的面目出現（過去做區鄉保長的多半是上述的那些人），用種種方式敲榨勒索和苛捐雜稅來吸農民的血，再上面，是更大的貪官污吏（如科長、局長、縣長、專員之類），與農村中的土皇帝串通一氣，上下其手，聯合統治着千千萬萬的奴隸，廣大的工農羣衆，來拱他們極



少數人的享用，揮霍，嬌妻美妾，汽車洋房，原來都是那些奴隸們的血淚換來的呵！農民，這最低下，無權無勢的可憐的人，一年的辛苦，不夠繳租和息（借來的高利貸），拖欠嗎？催租吏立即上門來，稍不如意，捉將官裏去，結果還是一粒不能欠，一錢不能少，不夠，押田、賣田、典妻子，鬻女兒，直到抗戰前夜，蘇北農村某些偏僻地區，還有實行「初夜權」的，就是佃農討媳婦，應先讓地主睡一晚，換句話說，就是應先讓他合法的姦淫一晚；另外，如果看見那家佃戶的妻女，稍有姿色，地主是有隨意強姦的權利的。有些地主兼惡霸的家里，還設有私人的牢獄，他可以用刑處死農民像打死一只狗一樣，去告他嗎？那裏是青天，那里是伸冤的地方呢？俗話說：「錢可通神」，衙門裏全是他們的人，這只好飲泣吞聲，冤沉海底，自怨「命該如此」的了，這使我想起過去俄國沙皇時代農奴所過的生活，也不過如是。地主家里有事情，如做喜事、走親戚家呀，喊一聲，佃戶得乖乖的去，絕不能推托；到了地主家里，不許走正門（即大門），從後門進去，坐在灶間里等候吩咐，見到地主，或地主家里任何人，女的小的，得連忙的堆笑臉，必恭必敬，低聲下氣，喊一聲大奶奶、大爹爹，就是小孩，也不准直呼其名，要叫爹爹。不能和地主和他家里人並肩坐，吃飯是單獨的躲在廚房裏吃的。一年四季還要送禮，雞呀、肉呀、魚呀！另外還要送收租的賬房老爺（地主走狗）的禮，稍有疏忽，田就沒有種了。到了陰歷新年，還一定要到地主家去拜年，下跪磕頭呢！封建頭子在農村有無上威權，講的話就是法律，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捐稅，攤不到他們；佚役派不到他們；壯丁，抽不到他們，一切都是農民負擔，哼也不敢哼一聲。反抗嗎？哼，那就是「土匪」，格殺勿論。大爹爹們都是有鎗的，出門去，大搖大擺，後面跟

的是保鏢，走到街鎮上，誰敢不趕快讓路，如果來不及，冒犯了，就得吃鞭子，挨打，好不威風，縣長新上任，先要到這些權門去拜訪，不然，官就做不成了。這就是過去蘇北封建勢力的氣燄，和農民政治地位！拿現在，看過去，那些特殊人物，自然要嘆口氣，念一句「往事不堪回首了」。

天變了，世界翻過來了！

但是，蘇北，現在怎樣呢？拿地主和農民自己的話來說：天變了！這就是，地主過的是陰天，農民過的是晴天，如今一切都翻過來了，農民已初步的從經濟上、政治上翻身了。政治上：農民和地主取得平等的地位、把過去主佃間的一切陋規都取消了，農民，今天可以同樣大搖大擺的從大門走進地主的家裏去，叫聲某先生，算是頂客氣的了，他可以和地主並肩談話，一桌吃飯，面對面講理，一年四季的禮也不送了，義務差遣也免了，要去，看交情，農民有自由，就算得罪了地主吧，也不能隨便退佃加租。農民和地主，同樣是公民，同樣享受公民權利，同樣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同樣在農村中有講話的力量，有參加各種政治活動的自由。今天，蘇北的官，上自專員、縣長，下至區長、鄉村長，都是農民的自己人，是保護廣大人民利益，替人民伸冤、代人民說話的。保甲制度在蘇北農村，差不多已被廢除了。那些直接統治農村的鄉長村長，已經不是地痞流氓、土豪劣紳，而是農民從農民自己當中選出來的人。農民在農村中有保護自己利益的團結組織：農救會，是保證農民減租減息，增加生產的；民兵、中隊部，是農民自己的武裝，工救會，是保護農村中雇工和手工業者利益的，婦救會，是保障農民婦女利益的組織，婦女和男子一

樣，在政治上、社會上，處在絕對平等的地位；兒童團，加入者大半是農民的子女，是一個訓練兒童的團體。農村中的小學、補習學校，是爲農民辦的，每個農民都有受教育的權利。總之，今天蘇北農村又變了個樣子。過去，幾千年來沒有改變的那種給農民受痛苦的日子，是一去不復返了，儘管少數的人還在夢想着他們的「黃金時代」會再來，真的會再來嗎？不見得吧，因爲一個新的蘇北農村，是在這八年來抗戰中，經過農民千辛萬苦的努力奮鬥才得到的，是千百萬的農民，用生命血肉與敵僞作無數次的鬥爭換來的，今天農民在農村中享受的民主自由，這就是他們抗戰八年來所得到的抗戰果實之一，任何人想來破壞它是絕對不行的。

在這裏看到的民主

對民主的新認識

民主，這是近百年來，中國革命志士，用無數熱血、頭顱，想去得到的東西（在全中國來說，今天只有一部分地區實現了民主）；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各資產階級國家所標榜着要保護的東西。民主，是這樣的可貴、可愛，又是這樣的難實現，直到現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主要的爭論，全國人民和國民黨政府之間的爭論，不正也是爲的民主這個東西嗎？

以前，我對於民主在中國的實行，有點懷疑，以爲民主，是要在文化發達，有高度文明的國家，像英、美、法等國，才能實行；在一個文化落後，人民沒有民主習慣的中國，要實行起民主

來，是有困難的，這要求是頗有些過高的；所以，過去我曾同意過孫中山先生所提出來的主張，就是中國要實行民主，先要經過訓政，然後才能進入憲政。但是，國民黨當局依照孫中山先生辦法，進行了近二十年的訓政，依然是個一黨專政，中國民主，絲毫未實現，這使我感到，民主決不是訓出來的，是要立即實行起來的。我在蘇北所看到的民主，更使我對民主有了新的認識。

什麼叫做民主？用很簡單的話來解釋，就是要一切通過人民，由人民自己來作主。

根據在蘇北六七年來的民主建設經驗，凡一件工作，經過羣衆自覺自願來做的，事情就辦得好，要做到這點，在工作進行之先，就要召開大的或小的羣衆會議，向羣衆說明工作意義，用民主方式徵求羣衆意見，要求他們積極發言，凡對工作有懷疑的，一定要圓滿解答，務使羣衆認清，這工作就是自己的工作，對他有好處，並有密切關係，非做不可，然後叫羣衆去做，羣衆的積極性就不同，工作的完成很快；如果不用這種方式，與這相反，只發命令指示，用行政路線強迫人民去做，這事情就辦不好，爲什麼，因爲羣衆不了解，只曉得機械的奉命而行，當然就弄不好，這就是一個民主作風與非民主作風的區別。以前我曾聽到國民黨官員說過這樣的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實際上就是看不起人民，要叫人民盲目的跟着走的不民主的辦法。而民主做法恰恰相反，就要「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這就是不能光對人民發命令，一定事先要讓人民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做，這就叫做羣衆路線。所謂人民的力量從那裏來的，給他們以民主，他們就會有力量。這樣的例子，真是多得很多。例如：減租，有些地區經過三四年的減租，還不澈底，還有明減暗不減的現象，什麼原因呢？就是減租還不是由人民自動自覺的去進行減下來

的，人民對減租還有許多顧慮，還認識不清。假如真正經過耐心的說服、教育，使農民澈底覺悟，由他們自己起來，要求減租，那效果就不同。又如反貪污反惡霸的鬥爭，倘用民主方式，通過人民自己來反，由人民自己來檢舉，把惡霸做的許許多多的壞事情，都從人民自己的口中說出來，並保證人民有充分說話的民主自由，耐心傾聽那些老太婆、老頭子，婦女受害人的意見，像這樣的會，有時開一天兩天還開不完，因為人民敢說話了，對惡霸意見，越來越多，把幾十年的陳帳都翻出來了，以前不敢告訴人的，現在都肯講出來，結果，反貪污反惡霸，就很澈底；相反的，人民平時沒有民主保障，儘管說，你們有冤枉，來告狀呀，來密告呀，人民怕報復，誰願得罪人！選舉也是一樣，誰好誰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凡通過人民自己選出來的農會長、民兵隊長、鄉長、村長，以後他們工作的成績就不錯。人民不但有權選鄉長、村長，同時還有權罷免不稱職，或者是貪污、腐化的鄉長、村長，因為人民有這樣的權，一般的鄉、村長受着人民監督，就不敢做壞事。

人民是否懂得行民主呢？

有很多好心的人，顧慮農民文化程度低，一旦給予他們民主，就會出亂子，會成無政府狀態，所以事前得訓他幾年。這話全非事實，首先，農民對民主的理論，當然談不過那些學者、知識份子；但他們對民主政治是有認識的，例如政府吧，這個政府（縣政府或區政府）是不是專制的或民主的，看這個政府做的事是否合乎大多數人需要的，對人是不是有利的？縣長區長平日接近

人民，還是壓迫剝削人民的？如果這個政府處處與人民作對，那就不是民主政府；如果這政府是替人民做事的，而且人民可以批評它，這政府就是人民的，民主的，農民是這只憑種直覺的事實，來判斷政府的民主不民主。農民是用這種標準來判別以前的舊政府與目前的政府是有着什麼不同的。又如，這個政府是不是民主的，農民是要拿他們自身的民主自由來判斷的，在這個政府之下，農民是不是有說話集會的自由呢？農民打官司是否只憑理不憑錢呢？農民在農村里是否不受壓迫，而且可以出來工作參加政治活動呢？這是農民由直覺事實來判斷民主的第二個標幟。

至於說，一旦給了農民民主，農民就會「造反」，這也要看他反什麼人的。農民有了民主自由了自然要起來掙脫那壓迫着他們幾千年來的鎖鍊——封建勢力，這在那些特權者看來，農民是「造反」了，而這種「造反」，事實上是必要的，正因為今天農民恢復了他作爲一個人的權利，經濟上、政治上翻身了，大大的提高了他的積極性，如積極增加生產、積極參加新四軍、積極起來組織民兵，武裝自己，作反「掃蕩」、反「偽化」、反「清鄉」、保衛家鄉的鬥爭，像這樣的「反」，有什麼不好呢？

農民會運用民主嗎？這也有事實爲證。我參加過很多的農民集會、和農民的民主選舉，我覺得他們的秩序，是比那些所謂「民主」的議會和選舉好得多了。中國過去也曾有過什麼「國會」、「省議會」之類，在這些議會裏，沒有一個農民，但開起會來，總是打、罵、吵嘴下場，用硯台、凳子做武器，作盡醜態；選舉起來，更是請客呀，送禮呀、用錢收買呀，這是什麼「民主」？而農民開起會來，講話雖然粗魯，但說的頭頭是道，簡單有力。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新四軍軍長

陳毅將軍曾召集一個有各階層人士參加的座談會。這里面有學者名流，有地主士紳，也有農民代表，討論的減租問題，雙方激辯，農民代表據理力爭，各不相讓，有時駁得士紳無話可答，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農民，對他們的政治認識，感到驚異，誰說農民有了民主，就不講理的呢！我也曾看見過有一羣佃戶組織起來，和他們的業主進行減租的說理鬥爭，最初，業主看到一羣佃戶跑到他家去，很害怕，連忙的說：我們講民主，來談道理，那些佃戶果然就同地主大家坐下來談，接連談了兩天，結果，地主談輸了，依法，依理都說不過佃戶，最後減了租。在蘇北，是經常採用這種主佃座談的民主方式來解決減租問題的。今天蘇北農民，實際上已不是過去的農民了，他們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下的農民，在一個農村裏，一個比較活躍的農民，他有機會參加下面的許多會，這就是：鄉行政委員會、農救會、工救會、武委會、治安委員會、文教委員會、擁軍優抗委員會、聯防委員會、生產委員會、換工小組、合作社等等，此外，還要召開羣衆大會，出席羣衆會議的講話；還有的要參加區和縣的各種會議，如民兵代表大會、生產大會、參議會等等，七八年來，農民就在這許許多多的會議中，受了豐富的民主生活的鍛鍊，在一個會議上，一個新式的農民，可以站起來，挺直着腰當衆講話，說得很有條理，他們懂得怎樣做主席，怎樣發言，怎樣選舉，怎樣做工作報告，怎樣和別人進行說理的鬥爭，關於這些情形，將來凡有機會到蘇北農村去參觀的，到處都可以碰到這樣的農民，誰說農民是不懂得運用民主的呢？

這裏的民主政府

各級政權機構組織

這里的政權機構，與國民黨地區，形式上大體相同，最下層如鄉，轄三四個村，人口約七八千人，設鄉長，後來因鄉太大，廢鄉改村（沒有普遍實行），每村人口約三四千，設村長，對管理與進行民選比較方便。鄉以上爲區，設正副區長，原來一個區很大，有二三十個鄉，後來把區劃小，每區約轄十個鄉。區之上爲縣，設正副縣長，每縣約轄二十區至三十區（劃小以後的區），人口由二十萬到三四十萬。縣之上爲專員公署或行政公署，設正副專員或正副主任。在城鎮，小鎮設鎮長，大城設市長，管理城鎮市政。鄉鎮政權爲鄉鎮政府委員會，除鄉鎮長外，委員六人至八人，分任民政、財經、文化教育、優抗、武衛、民兵中隊長、指導員、治安員等職務，下設各種經常委員會及各種工作部門，卽：民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委員會、人民武裝自衛委員會、民兵中隊部、治安員或治安委員會等等。區政府除正區長外，副區長有時兼區大隊長，區隊約三十人到八十人，爲保護區政府的自衛武裝。區政府下設民政、司法、財糧、文教、治安各區員，另設區武委會和區優抗會。縣政府除縣長外，副縣長有時兼縣總隊部總隊長，總隊爲保衛縣的地方武裝，普通爲三個連到五個連，約四五百人，等於一個營。縣政府在縣長下設祕書一人，有時可代理縣長事務，另外有民政、司法、財糧、文教、保安五科，各設科長一人及科員若干，有時也設副科長。此外還有縣工商管理局、交通局、合作社、縣武委會、及縣優抗委員會等。鄉政府會議一般每月兩次，區政府會議一星期一次，或半月

一次，有時召開區鄉聯席會議，縣政府縣務會議（由各科長參加）一個月或半個月一次，有時候召開縣區聯席會議。專員公署或行政公署除正副專員或正副主任外，下設祕書一人，但祕書處，另設民政、財糧、建設、文教、保安等處，每處有正副處長各一，處之下設各科，各處設一個到三個科不等。司法有高等地方法院，設正副院長，下亦分各個科。此外還有交通局、銀行、俱給科、工商貿易局等。專署或行政公署有行政會議（各處長參加）、科務會議，有時召開縣長聯席會議或各縣區聯席會議。每個專署或行署轄十個縣到二十縣不等。與專署或行署舉行的民意機關爲參議會，縣亦有縣參議會。

在抗戰期間，因爲敵僞據點林立，交通困難，整個華中與蘇北地區不可能有最高的統一組織，只能有各個分區的獨立組織，所以過去蘇北分爲蘇中、蘇北兩個大區，蘇中區下面分爲四個區，即一分區、二分區、三分區、四分區，每一分區設專員公署一個，專署之上爲蘇中行政公署。蘇北區劃爲鹽埠、淮海兩分區，各分區設行署，行政上各自獨立。關於民選行政官吏，也因敵後戰鬥頻繁，只能部分的實行，如一個區、或一個村，可以澈底的進行民主選舉，其他多爲由上而下的委任，如行署主任由新四軍軍部委任，專員由行署委任，專員委任縣長，縣長委任區鄉長，雖然是委任，但不失爲民主政府的官吏，他們與國民黨政府下面的官吏顯然不同（下面要講到）。參議會亦因敵後戰爭關係，不能全部民選，有一部分是聘任的。

現在華中已有了統一的政權組織，最高爲蘇皖邊區政府，設主席一、副主席四，主席下設廳，有民政廳、財政廳、文教廳、建設廳、公安總局、交通總局、高等法院、華中銀行等等機關，

在邊區政府下劃分爲八個區，每區設一專署，專署以下組織與過去大體相同。現在的蘇北，不過是蘇皖邊區一部分，過去的蘇中區已劃爲一分區、二分區；蘇北區已劃爲五分區六分區。

蘇北政權組織形式，大致如此。

民主政府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 簡單、靈活、緊張

這裏政府給人第一個印象，就是簡單，這因爲在抗戰期間，敵後戰鬥經常，爲了便于轉移，不能不嚴格執行精兵簡政，所以一個區政府工作人員，普遍不滿二十人；一個縣政府工作人員，頂多三四十人。每個人都有個布的或皮的掛包，縣政府、專署，凡負責同志都有一個或兩個鉛皮小箱，可以挑着或揹着走，一切公文、文件都在那些包內和箱內。要移動，就帶着走，住在那個莊子，那個莊子就是區政府、縣政府、或專署的所在地了。辦公室就在老百姓的家里，臥室，同時又是公房，要辦的事，很快，沒有那些公事呈文轉來轉去、等因奉此的麻煩，大家在一起，開個會，交換意見，問題就解決了，非常靈活。但這不是說，那里要辦的事是很少呢？完全不是，我所看到的，那邊越做負責工作的就越忙。就說鄉長吧，在一鄉中算是最忙的人，天天在外忙工作，連吃飯都沒工夫，任務完了一個，又來一個。做一個鄉長是不容易的，他要懂得許多東西，懂得打仗，懂得各種法令，懂得時事，懂得文化、經濟，因爲鄉長好像藥中甘草，鄉里各種會議都要鄉長參加，開會就是工作，許多事情都在會議上解決。區長、縣長同樣的忙，他們除了

忙公事外，還要忙接見老百姓。這裏的區長、縣長真是日以繼夜的忙，不常在家里，要到各處去巡視。有些工作，還須親自領導。工作之外，還有生產、學習，這在解放區沒有外地任何人都要做的，每天，任何政府機關，都必須有兩小時學習；區長、縣長、或專員，必須以身作則；生產，就是種菜、紡紗，大家都分有一小塊土地，規定每人每季一定要交幾斤菜，負責同志交的菜可能少些，但一定要親自去種；每人還有一輛紡紗車，像區長、縣長太忙，可以紡的很少，甚至由大家民主公決，准予免紡。

第二個特點

平等、自由、團結、愉快、有朝氣

這里政府機關給人的第二個印象，就是朝氣勃勃，每天生活在愉快的空氣裏面。清早，月亮星光還在天空，雪白的霜覆在瓦上，哨音響了，每個人都一骨碌的爬起來，離開那溫暖的被，動作很迅速的穿好軍服，精神抖擻的齊集在操場上，點過名，開始跑步，「一、二、三、四」，這時候已到處聽到這種聲音了，各機關、各部隊，都在早操。約一刻鐘，解散，洗盥，又是學習，早飯後，工作，大家嚴肅地在一塊工作；休息，大家活潑地在一塊娛樂，打籃球、拍球、排球、唱歌、唱京劇，歌聲嘹亮，此起彼和，男女同志、上級下級，都在一塊說說笑笑，不分工作高低大小，都是革命工作，都對革命有貢獻，都是爲着一個目標——中國人民解放，每個人都站好自己的工作崗位，把工作做好，沒有誰排擠誰，誰妒忌誰；有缺點，大家批評；有困難，互相幫助，大家所享受的：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飯菜，都是差不多的，沒有那個特殊些，而誰也

不去注意這些享受，因為那是很可恥的爲個人打算，大家最關心的是工作，熱情的工作，就是病了，關心的不是自己，仍是工作。因爲這樣，大家都是很平等、自由的工作者，生活着，那末，團結，愉快，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第三個特點 人才主義

今年三月間，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二中全會，在黨員提案中，看見有人提出：以後國民黨當局用人要以人才爲標準，不要用私人。國民黨執政近二十年以來，沒有做到的人才主義，想不到我在蘇北共產黨地區，都真正看到用人的「人才主義」。這里用人，第一，不重資格，不重他的私人關係，如係某某首長的親戚、朋友等，而是憑他的工作經驗，真才實學；第二，注重他的品格，卽不貪污，不腐化，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蘇北，這是一個青年的世界（老年人、中年人不是沒有，但比起來佔少數），你在那里，可以看到年輕的鄉長、年輕的區長、和年輕的縣長，他們，如鄉長，多半是過去種田的泥腿子，如今，却也會像「大學生」一樣的辦事了，並且辦得還不錯。那些區長，也都是年輕人，有過去的工人、農民、小學教師，還沒有畢業的中學生，問資格，他們都是沒有的，但他們却有爲人民服務的工作熱忱，由於青年人，肯虛心學習、摸索，進步快，所以也能勝任愉快。年輕縣長也不少，他們從來沒有做過官，但因爲事實上需要有一批人去當官，於是他們就去做官了。在蘇北，五十歲以上的縣長是很少的，大多數是三十歲到四十歲左右，這些縣長能打仗、能吃苦、做到縣長，不是憑資格、憑賄賂、憑關係，而是憑能力，他們都具

有優良的品質，肯幹，肯究研。不僅區長、縣長是年輕人，就是那裏許許多的幹部，如處長、科長、局長，無一不是青年。

那里用人還有一種好的作風，就是不分老幹部、新幹部；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黨員與非黨員，待遇上是一樣的，並不因為我是新來的就欺侮你，因為你不是黨員，就看不起你，因為你是地方上人，就有宗派。在一個機關裏，不問區、縣、或專署，一般的本地幹部至少有半數，共產黨員約佔三分之一。我很奇怪：那裏從沒有發生過像國民黨地區強迫入黨的事，也沒有排斥過非黨員。相反的，在那里做一個共產黨員是不容易的，有很多人幾次三番的要求入黨，却還需要經過長期考察，才准入黨呢，這和國民黨的拉人入黨又截然不同。即使你非黨員，也決不會因此而影響你的工作，你的升調，一句話，採用的完全是「人才主義」！

第四個特點

沒有濃厚的官僚主義

在蘇北有沒有官僚主義呢？據我看來，不能說一點也沒有，但已減少到最小限度，官僚主義今天在蘇北，大體上說來，差不多是沒有了。今天老百姓對官僚都有了相當認識，一個鄉長如果對老百姓玩官僚，就不行，老百姓會立即起來反對他。任何官吏沒有特權，是真正替老百姓做事的公僕。老百姓有不好，不許打、不許罵、不能擺官僚架子，壓迫老百姓，騎在老百姓頭上，或者足不出戶，深居簡出，與老百姓相距十萬八千里，不接近老百姓，不去了解老百姓的痛苦，高高在上，這樣的官，在蘇北是很難長久做下去的，他一定要滾蛋。

今天蘇北的官，與過去舊政府下的官，大不相同了。老百姓要見到官，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隨時可以去見。老百姓常會回憶過去的日子說：從前，要去找鄉長區長都不容易呢！不要說見縣長、專員了，到底民主政府好呀！不是嗎？民主政府下面的官都兩樣了，區長、縣長平日跑去訪問的，不是那些權門，封建頭子；而是農民的家，是與農民談話。當區政府、縣政府駐在一個莊子上，區長、縣長總要找農民吃頓飯，問問這個，講講那個。到了夏收秋收時候，由區長、縣長領頭，全區政府和縣政府工作人員都要去幫助老百姓割麥、收稻子，老百姓往往想不通，驚奇的說：「怎麼，世界反常了，連區長、縣長都來幫老百姓收割了，不是民主政府，那有這樣的事！」在老百姓看來，現在的官確是不同了，不同在什麼地方呢？就是這個官，真正的老百姓自己的官，一切爲老百姓打算，替老百姓興利除弊，真是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幾千年來的官場惡習，官僚主義機構，這幾年來在蘇北幾乎一掃而光，這意義是不小的，這是一個偉大的改革！

第五個特點

廉潔清正

做官的都是廉潔奉公，清白公正，這是蘇北最有成效的一個政績。廉潔政府，國民黨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時代就提出了，但那還不過是一個口號，不幸大革命失敗，二十年來，在國民黨當政的下面，真可謂「十官九貪」，賄賂公行，不貪的官吏是沒有的，爲什麼，因爲這個官是化本錢買來的，做官目的，就爲了貪污，爲了撈錢，不貪污，却不做官了，既然貪污，就不要想做公

正的官，老百姓打官司，誰有錢誰就有理。有了冤枉錢，就得冤枉化，嫖、賭、吃、喝，這就是一般貪官污吏的私生活了。然而，在蘇北的官，却偏不貪污，偏不腐化，真正做到了廉潔政府，這不是一個奇蹟麼？很多抱有反共成見的人，總是說，共產黨「只會破壞，不會建設」，其實凡事「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儘管說共產黨怎樣不好的人，但是請你們不妨到蘇北去看看，看看那邊的官是否貪污，是否腐化？自然，以蘇北這樣大的地區，不能說，一個貪污腐化的官也沒有，那究竟是極少數，並且一經發現，就非嚴辦不可。過去，凡貪污五百元以上的要槍斃，後來改爲五千，現在改爲五萬，就其貪污數字來說，與國民政府下面官吏所貪污的金錢來比較一下，那真是微小不足道，國民黨官吏貪污幾千萬、幾萬萬的都有，像這點「五萬元」的小數目算得什麼。曾經有過這樣的事：一位縣政府下面的司法科長，本已停職不幹，準備回家了；但後來發現了他的貪污，爲數不過萬元，就立即將這位去職的科長追回來，經過逮捕公審，最後這位科長被槍決了。另外還有不貪污的故事：鹽埠區高等法院推事，因爲一件案子，有個老百姓送五萬到他的家裏，這位推事立即將這五萬元交公，並在報上公布，送錢的人受到加倍的處罰。爲什麼這裏的縣長、官吏都不貪污呢？難道他們是傻子嗎？論待遇，除辦公費外，這裏官吏一律只拿八元抗幣（過去是法幣五元）的津貼，這是多麼清苦！清苦就更該貪污，而事實却相反。這原因就我想到的有下面幾個：（一）這個官都不是化錢運動買來的，不是過去的那批舊官僚，而是富有朝氣的純潔青年，他們不懂得貪污門徑，不習慣貪污的那一套；（二）做官的青年，大多數沒有家室之累，一切生活供給，由公家負責，沒有貪污的必要；（三）這裏貪污、腐化，是認爲最不光榮的

事，最被人看不起；大多數官吏都受過革命教育，懂得官吏是應該爲人民服務的，故自覺的不腐化、不貪污，以這爲可恥行爲。(四)執法嚴峻，貪污腐化如被發現，輕則撤職，重則受監禁與槍斃處分。決沒有徇情寬恕的事。(五)由于羣衆的監督，特別在一個鄉里，鄉長如貪污腐化，羣衆沒有不知道的，立即就會起來檢舉，撤換他！

第六個特點

對犯罪不用刑和教育

對罪犯不用肉刑，是這里民主政府的司法工作特色之一，這是延安中共中央的政策，不關政治犯和普通犯都是這樣，絕對禁止打罵，侮辱罪犯的人格，更不許嚴刑逼供，這是法西斯對待犯人的方法，共產黨却採用與這相反的辦法，因爲真理究竟戰勝一切，審訊犯人，首先着重調查、證據（人證、物證），與說服、感化、反省方式，促犯人自己坦白招供，一切必須從犯人自己口中說出，如不得要領，情願慢慢的審，多假時日，當然，證據已經確實的罪犯不需要這樣做。最初，這里的保安處、法院，使用過去舊統治者一樣的方法，採用肉刑來審訊犯人，結果並不好；後來經延安指示，以後肉刑就禁止了，開始，大家認爲行不通，仍有違反政策，用刑逼供的事，但經過多方糾正、批評，幾年來，已收到了效果，特別對於政治犯，是很有用處的，在那里，經常有特工的坦白大會，那些特工當着千百個羣衆自述他怎樣做特工活動，和民主政府怎樣不用刑，而用政治方式挽救他們的經過，因爲民主政府是那樣誠懇的勸告他，告訴他世界的前途，當特工沒有出路，並保證他的生命安全，和居住、工作的自由。特工當中有些是青年學生，坦白後，民

主政府立即宣布恢復他們的公民權和求學自由。這不過是一個例子，一般犯人在監獄內是自由的，他們可以看書報，每天有人來給他們上政治課，教他們唱歌，那些歌的內容，有時候是根據犯人做壞事的材料來編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個犯人天天唱着他自己做壞事的歌，向教唱者要求，不要再唱這樣的歌，因為唱一次，他的內心就難過一次，因此，他說：從此以後，他決心做個好人。有很多犯人經過政治教育之後，有了覺悟，把過去沒有講過的東西重新說出來。有些犯人感慨的說：民主政府真好，監牢就像個學校，不是做錯了事，關進來，那里有機會受教育呢！因此有很多犯人在刑滿之後，立即要求工作，或者竟不願出去。

第七個特點 打官司的少了

農村中農民最愛面子，往往因像粒豆子大小的事情就會爭吵起來，爭山、爭水、爭田、爭地，這姓和那姓，這村和那村，小事變大事，官司打幾年，錢化上幾千幾萬，官司還沒了結，好打官司，這就是過去蘇北農村的特點之一。自民主政府在蘇北建立後，因為打官司不化錢，進衙門很容易，打的人就更多，但這裡司法當局是採取減少打官司的方針，一般以調解為主，審判為輔。怎樣調解呢？這就是：（一）漫談式。這是不拘形式的隨便漫談，從漫談中發現問題，逐步引到說服調解上面來，打通當事人的思想，達到雙方協議；（二）評理式。由雙方當事人將爭執問題告訴調解組，再詢問證人的意見，互相評論是非曲直，決定調解辦法，求得雙方同意，即作為調解成立。（三）羣衆調審會，遇到複雜案件，少數人調解不了，又有教育意義，就召集小型的羣衆

調審會，以集體力量，再度評論解決。(四)仲裁會。以政府名義聘請各階層團體代表組成委員會，參加的人有仲裁權能，雙方如不遵行，政府即可根據他們決定原則作爲裁判基礎。在調解過程中，着重說服教育，務使當事人心悅誠服。此外，在各鄉都設有羣衆性的調解委員會，聘有各階層公正的人士參加，凡農民有糾紛，第一步採取就地調解，這樣，不僅使人民少跑路，少化金錢，而且消除了他們相互間的訟爭仇恨。在這種調解方式採用了以後，人民當中打官司的風氣大大減少了，這和舊政府做法完全不同，舊政府希望打官司的越多越好，因爲可以藉此貪污，從中取利。(過去打官司，縣長要錢、承審要錢、差人要錢、門包也要錢，甚至太太，姨太太都要錢。)

一個村的選舉是怎樣進行的？

人民是不是懂得選舉呢？

人民是不是懂得選舉，從一個農村中的選舉可以看出來。所謂選舉，就是由人民自己的意思，選出好人來替大家辦事，人民是懂得好壞標準的，凡是做出來的事對他們有好處，常常關心他們的困難、痛苦、而來幫助他們的，這就是好人。凡平日接近封建勢力，品行不端，貪污腐化，敲榨勒索，專與農民作對的，這就是壞人。在一鄉一村之中，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人民是很清楚的，假如能保證農民在農村中有充分的民主自由，農民有力量，公開選舉，農民一定可以選出

自己的人，壞人一定當不到選。

一般來說，在農村選舉鄉長或村長的過程是這樣：首先要看這農村有沒有具備選舉的條件，所謂條件，就是全村農民的覺悟程度怎樣？農民自己的組織——農救會，工救會是否已健全的組織起來？農民自己的武裝——民兵，組織得怎樣？關於佃戶雇工的減租增資工作是否澈底進行？這點很重要，因為農民如沒有得到好處，生活沒有改善，他們對選舉是不感興趣的。婦救會組織得怎樣？全村中婦女佔一半，他們對選舉頗有決定的意義，這一鄉的惡霸、壞蛋是否經過公開檢舉、鬥爭，打了下去？這點也很重要，如果農村中惡勢力還有力量，農民是不敢抬頭說話的。換句話說，農民是否佔優勢？只有在上述條件之下，一個鄉或村可以公開進行選舉，否則農民對選舉的顧慮很多，結果，還是要讓壞蛋把持選舉，營私舞弊，選的鄉長、長村不一定是好人，或許仍是接近封建勢力的人。

在選舉進行之先，第一步宣布公民資格，把所有公民（不分男女）姓名寫在紅紙上貼出來，讓大家知道誰是公民。什麼人可以做公民呢？很簡單，凡年滿十八歲，沒有做過壞事，沒有過奪過公權的，身體健全，無吸食鴉片等不良嗜好的，都可以做公民。這時候，允許農民可以自由討論、互相檢舉（公開的或秘密的），然後召開村民大會，問羣衆對宣布的公民姓名，有無異議？這時就有很多農民站起來，提出意見，說某某人當過僞軍，某某人偷過東西，某某人做過壞事，公民資格要重新考慮，一般提不具名的書面意見的最多，因為大多數農民都不願公開的得罪人。第二步，就編公民小組，約六十人到一百人爲一組，在公民小組中由公民公決提出候選人，每一

公民小組公推一組長，然後召集組長聯席會議，再度的來審查候選人，最後決定候選人爲八個到十二個（各階層的人都有）。候選人決定之後，就當衆宣布，這時就是展開全村宣傳，和候選人公開作競選活動宣傳的時候，而封建勢力的暗中活動也就在這時候，他們第一，希望最好選出他的代理人，這樣，他們仍可把持操縱鄉政權，減租增資工作就可以馬馬虎虎；第二，如不可能，就選舉接近他們的人也好，那末，封建勢力也還可以保存一部分。他們暗中派自己的爪牙去活動，用金錢收買；或者威嚇佃戶、雇工，一定要選他們的人。一方面，所有候選人都在羣衆大會上演說，報告自己今後治理鄉政的計劃，如果我當選，我就怎樣怎樣，每人都有一套。羣衆聽了競選人演說之後，都紛紛議論、比較，某人如何，某人怎樣，經過三天，羣衆中實際上早有個一致的意見放在心裏，誰應該做鄉長或村長。同時，如有某某人在暗中破壞或作收買活動，一經發現，立即在羣衆大會上宣布，取消公民或候選人資格。到選舉那一天，農民都紛紛跑到候選人的選舉箱前，自由的投下豆子，每人投一粒，因爲農民不識字的多，以豆子代替選票。在這樣的情形下（即農民力量佔優勢），譬如說，一百個村進行村選，至少有九十九個村都選舉了好人，那些壞傢伙絕難當選。這種村的選舉都是在區政府或縣政府派人指導之下進行的。

婦女與選舉

在選舉中，有些人看不起婦女，認爲婦女不懂得選舉，實際上並非如此，解放以後的婦女，她們對選舉非常認真，而且進行得很好。現在讓我舉出一個婦女怎樣進行選舉的例子來做證明，

這事情發生在蘇北鹽埠區淮安縣一個叫做王莊的村子上。

王莊婦救會成立了半個多月，民主運動開始進行，這回，村幹部曉得婦女有力量，事先就和婦救會共同商量動員婦女參加，第一步先宣傳「選好人辦事，婦女不吃虧」，「男女平等，婦女也有權」；第二步就宣佈公民資格，第三步在全村開大會審查公民權，第四步按保甲分男女組個別審查。審查中，許多婦女偷過東西的，不正經的，打過媳婦的全坦白出來要求給她公民權，有一個六十三歲的老奶奶跑到婦救會長家裏說：「會長！我年紀大了不識時務，有點小錯誤大家寬待，不能把我不當人喚。」全村一共提了十二個候選人。地主富農貧農全公開活動競選，地主私下說：「選上窮人當村長，我們要吃虧！」貧農也說：「選到地主當村長，窮人一輩子不能翻身，減租也減不成！」選舉的一天，正巧陰天，到選舉場去要過一條小木橋，婦女他們老老小小牽牽拉拉走過橋去，到了二百一十多人，男的也到二百多。婦女不斷的唱歌減口號，主席一個一個介紹候選人，候選人一個一個上台競選，介紹到第七個是地主兒子王佩仁，他說：「大家要是選我當村長，沒吃沒穿由我負責！」婦女一聽，氣上來了，陳淑英馬上站起來說：「沒臉的！你有什么資格當村長，你老子過去當鄉長，我們窮人吃的苦輕了？」王德亮媽媽也指着王佩仁說：「你祖上做的『光榮』事多哩？村上女人被糟蹋的還不曉得多少？」下面婦女中議論：「選你當村長除非瞎了眼睛珠子！」口號也喊起來了，「不選壞人當村長呀！」王佩仁被駁的臉紅得沒處放，卅多個富農、地主、胆小的中貧農本來約好選他的，一看風頭不對，也不選他了，結果王佩仁就落了選，七個行政委員，女的佔二個（一個中農一個貧農），村長是個貧農，經過這次選

舉，婦女都說：「這下子男女真平等了。」說婦救會壞話的人也簡直沒有了。誰說婦女不懂得選舉呢！王莊婦女就是一個好例子。

地主、資產階級是否也有民主自由？

上面我講了許多工農的民主自由，工農政治上的翻身情形，那末，有人要問：地主、資產階級在蘇北的民主自由怎樣呢？他們是否還有政治地位，和參加政治活動的權利呢？要回答這問題，先要看共產黨的政策。根據共產黨今天的主張——實行新民主主義，和現階段的政策——統一戰線，無論抗戰時期及抗戰後，地主、資產階級是同樣享有民主自由的，是不被摒棄在政治舞台之外的，他們可以參加政權，共產黨所提出的「三三制」，是這樣規定好的，這就是在政府機關和參議會里：三分之一是共產黨員，代表工農份子，三分之一是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進步份子，代表小資產階級，三分之一是中間階層，如開明的資產階級、地主士紳，並規定共產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而共產黨中央更向黨員指示：「三三制政權就是調節各抗日階級內部關係的合理的政治形式，這一制度必須在參議會系統中與政府系統中堅決的認真的普遍的實行。認為這一制度不過是一種敷衍黨外人士的辦法的那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同時又作保障地主、資產階級人權、政權、地權、財權的規定，所以地主、資產階級不但是根據地的公民，而且同樣有參政權。事實上是怎樣呢？據我所看到的，地主、資產階級在根據地是很自由的，他們參加了各種社會活動，如縣、區、鄉的武委會、優抗委

員會、救濟委員會等都有他們參加，他們還參加了縣參議會和區參議會，就是在最高政權機關的行政委員會也都有他們參加，因為這樣，大多數開明士紳和進步的資產階級，都熱心的擁護民主政府，積極參加各種抗日工作，如擁政（擁護政府）呀，擁軍呀，動員佃戶雇農參軍呀！獻槍呀，獻出優抗呀，都有他們。像這樣的地主、資產階級，是受到民主政府的歡迎、尊敬，並予以保護的。另外還有一種頑固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處處敵視民主政府，不減租，不增資，破壞法令，惡意造謠，反共反民主反人民，並暗中與敵特勾結，作危害民主政府活動、像這樣的地主、資產階級當然是得不到民主自由的，不但這樣，他們還應受到法律裁判，處分和剝奪他們的公權。

民主政治建設的成績

這里民主建設的總的成績怎樣，還很難作一整個正確的估計，不過要舉出一個地區或一部分地區民主建設成績的例子來是可以的。以淮北蘇皖邊區為例，根據一九四三年該區行署的報告：「全邊區十四個縣已有八個縣進行了縣選，正式成立，各縣參議會及行政委員會。基本區五百二十個鄉，已完成鄉選的佔百分之三十九，計二百零二鄉，一九四四年春季預計尚可完成一百七十六個鄉共三七八鄉，佔全部基本鄉之百分之七十三。中以泗南鄉選最普遍，全縣七十二個鄉已有五十八個鄉進行了鄉選，全縣按戶數是五八六二五，實行代表制的即佔四七五四二戶，全縣總人口是二九八二四九，實行代表制的即達二三八〇九〇人。其次泗陽全縣四十七個鄉中，有二

十四個鄉進行了鄉選，淮泗八十八個鄉有三十九個鄉進行了鄉選，其他淮寶，泗五靈鳳，肝鳳嘉，洪澤，泗宿，都或多或少的進行了。

他們沒有完成普選，但在淮北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已經大體上建立起一套新的和國民黨反動派一黨專政基本上不同的政權系統，這個政權系統按三三制的原則建立起來，在許多方面，都充分表明它的統一戰線的羣衆的性質。七個縣參議會，共計議員四百五十八人，就其階級成份說，僱工十二人，貧農七十一人，中農一九人，富農七十八人，地主一百三十人，商民十七人，其他三十九人。就其政治態度說，以泗南七十五個參議員爲例。黨員只佔二十七人，還不到三分之一。各縣常駐委員會及縣行政委員會也都是按三三制的原則組織的，所有實行了民選的區鄉，都實行了代表制和委員會制，這是對過去那種封建專制黑暗獨裁的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的一種根本大改革。這種民主改革，已經在淮北發生了顯著的效果：

一方面是大數人民實現了參政的權利，加強了各階層人民的團結。不僅是一般抗日的地主僱主有權參政，即廣大的從來被壓迫被奴視的工農勞動人民，也選舉了自己的代表，參加了政權機關，直接管理國家大事。男女在參政問題上是完全平等的，只要合乎條件，一樣有公民權，一樣有選舉與被選舉權，一年中已出現了不少優秀的女代表，女行政委員，女村長，女鄉長等。大多數人民的參加政權管理，改變了人民對政府的觀點，人民可以選舉政府人員，做事公道，大家便幫忙，選出的人不公道，大家便「反映」他，批評他，鬥爭他，最後改造他。許多老百姓從此感到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好壞和自己有切身利害關係，不能像從前站在一旁看了。許多地方羣衆

敢於和那些不盡職的鄉長算帳，敢於在大會上提出撤回自己所選出來的違法瀆職的參議員和行政人員，敢於和農村中的黑暗壓迫作鬥爭，各階層人民能運用自己的權力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也就大大提高了各階層人民抗戰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是政府力量的大大加強，通過居民組，代表組，代表大會，行政委員會，各種工作委員會等形式，根據三三制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僅使各階層人民的優秀份子都來參加政府工作成爲可能，也使政府本身的成份上發生大變化。他吸收到比過去多了幾倍的人員，他吸收了各方面的人材參加工作，這樣便使抗日民主政府與人民建立了密切聯系，有了堅實的依靠，根據泗陽界集區六個鄉的統計，未改造前，鄉保甲長一起共計一百三十八個幹部，改選之後，鄉行政委員，代表主任代表共計三百四十五人，增加的工作人員將近兩倍。沒有這種羣衆性的政權，任何新的建設任務是無法完成的，因爲政府由人民選舉產生，也使改變了政府人員對人民的觀點，這些被人民選出的政府人員，逐漸了解自己對人民的責任，部份的建立起向人民報告工作及徵求「反映」的制度，參議會已和開始時期不同，已大大提高了權力，政府中許多基本的政策和法令，必須經過參議會的通過才付諸實行。這樣便在邊區內部造成一種新情況：人民和幹部都提高了一步，民主思想，自由平等思想大大開展，人民知道了自己的權利，幹部也認識了羣衆的力量。政權民主改造的經驗，證明了，這種三三制代表制，民主集中制的政權，是最便於中國大多數人民參加管理的政權，人民能掌握他管理他，人民中有無數天才，能夠運用這種政權，一切藉口中國人民水平太低，不能實行民主的反動論調，已爲事實所打破，而人民以參加政權，便立即提高了

抗戰的積極性，證明爭取抗戰勝利與實行民主是不能分離的。

由於政權的迅速民主化，大批人民中的積極份子湧進政權機關，使他們有了充分的條件，大量提拔地方幹部，自三月把這個任務提出後，現時大體已經完成，據十二個縣的統計，二百四十七個區以上的幹部中，地方幹部有一百六十七個，六個縣的鄉長統計，地方幹部佔百分之八十五點五，外來幹部只佔百分之十四點五。」（一九四四·一·一·「拂曉報」）

有人說，戰爭時期不能實行民主；那末，在敵後就更難實行民主，但事實上粉粹了這種說法；而且正因為實行了民主，才能堅持對敵鬥爭，蘇中的反「清鄉」鬥爭就是一個好例子，這誠如蘇中一位負責人所說的：

「我第二行政區的民主運動，就是在「掃蕩」與反「掃蕩」鬥爭中開展起來的，在民主運動中發動起來的人民抗戰積極性，給了反「掃蕩」鬥爭以勝利保證。這是去年民主運動的第一個特點。第二，去年的民主運動，是從廣大羣衆要求減租減息增資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去年羣衆在生活上真正得到改善，因而感到民主政治與他們的切身利益已血肉不可分離，於是積極參加了民主運動，使我們的民主政治在羣衆中建立了深厚的基礎。第三，去年的民主運動是從反偽化鬥爭勝利中活躍起來的。邊緣地區的人民，由於偽方與某些封建勢力勾結，所受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極大，不但基本羣衆不能抬頭，即廣大中間份子也受苦不堪。故在反偽化鬥爭勝利中，羣衆不但解除了對敵偽的經濟負擔，並且撤換了那些最壞的封建爪牙——舊鄉保長，選出了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羣衆領袖，大大有利於對敵鬥爭。第四，去年的民主運動，是與民兵鬥爭結合的。民兵在

反「掃蕩」反偽化鬥爭中英勇作戰，大大促進了各階層的團結，各地武委會大多成爲農村中主要的統戰形式。第五，去年的民主運動，在基層政權機構上，開始有了大的變革，廢除了封建統治的保甲制度，代之以抗日人民代表制，大大提高了鄉級政權的威信和效能。第六，去年的民主運動，還建立了區推行民主政治的參政機構——東台縣參政會及台北興化二縣參政會籌備會暨各縣政擴大會，各階層人士均能本團結抗戰精神，協助政府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

由此可見，我們的民主政治，必須建立於廣大羣衆身上，特別是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農羣衆身上，他們的豐富天才和高度積極性，是對敵鬥爭的主要力量；同時也只有民主與羣衆真正結合，才能有效的調整農村階級關係，更有利於抗戰。（一九四四·一·一·蘇中濤）

上面說的，都是抗戰八年來蘇北的民主情形。現在蘇北民主又將步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過去是戰時的民主，因爲在敵後的對敵鬥爭，還不能順利的普遍的進行選舉，實行民主；而現在是和平建設時期的民主，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阻礙，比如說，全國內戰再起，和平局面被破壞；那末我相信，蘇北民主運動必將蓬勃的展開，一定能在短時期內，普遍完成鄉、區、縣的民主，蘇北，如同延安一樣，一定能成爲全國民主的模範區。

蘇北農民怎樣從經濟上翻身？

一件最有成績的工作

除了對敵鬥爭、民主建設外，共產黨在這裏做得最有成績的，就是改善蘇北農民生活的工作，也由於這，觸犯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使一部分人不免對共產黨有怨言，認為「何厚于彼而薄于此」。但實際上這是爲堅持抗戰所必要做的工作。「大敵當前，不解決民主民生就不能趕走日本人。」（毛澤東）這是在敵後險之千百次而不易的真理，凡在那裏不認真做減租減息、改善民生的工作，羣衆積極性就不能發揚，也就不能真正將羣衆組織起來，造成熱烈抗日的基礎，在這些地方，抗日根據地就無法鞏固，經不起敵人的掃蕩，變成軟弱無力的地區。相反，凡在比較普遍、比較認真、比較澈底的實行了減租減息的地方，當地羣衆參加抗日鬥爭與民主建設的積極性就比較高，而且能夠保持工作的經常狀態，安定社會的生活秩序，那里的根據地就能夠堅持、鞏固。共產黨二十幾年來的革命鬥爭，也可以說，就是爲了農民，要解決農民的田地問題，大革命時代，中共在湖南、湖北、江西一帶進行二五減租，曾經組織有千百萬農民起來鬥爭；在江西蘇



維埃運動時代，是做的更進一步的土地革命，實行「耕者有其田」，因此在這方面有了豐富的工人經驗，抗戰八年，由於實行減租減息，蘇北農民生活普遍得到了改善；到日寇投降後，又進一步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正確政策，他們已經從經濟上澈底翻了個身，但那些特權者還認爲共產黨在蘇北所做的有些過了火，是真的過火嗎？現在讓我們看看蘇北農民的苦況。

蘇北農民的痛苦和願望

「天下烏鴉一般黑」，各地農民受剝削受壓迫的痛苦，大致差不多，祇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不到農村去住個幾年，留意考察研究，就決不容易了解，現在農民過的是怎樣的生活，與上海有錢的人比起來，真是一個天堂，一個地獄。到蘇北，你隨便碰到那個農民，尤其是佃貧農，你如果同他攀談攀談過去的生活，那他可以同你談幾天幾夜都說不完呵，越是種大地主的田，受的剝削就越深，大地主到底有多大，最大的有千頃（一頃百畝）以上，就是有田十萬畝，他們有包租人，包租人有很多，每個包租人將這些田又去轉租給別人，輾轉剝削，農民就更苦了。至于幾百頃、幾千頃田的地主，那是更多，他們都有賬房代收。你如有機會同農民一塊走，他會指給你看：這裏是某大姓的地，那塊是某大姓的田。有兩個佃戶很感慨的說：「提起過去的日子，真是眼淚向肚裏淌」。他說他的老板是有名的惡霸，對佃戶剝削，除收大租外，還有彈頭錢、小租、押板、加收積穀等剝削，還有替他翻沙子，蓋房屋等差，家裏並設有小牢。

另外，在一個羣衆大會上，佃戶紛紛控訴一個姓薛的地主說：「薛家房子打我們白差，我們

窮得連飯都吃不飽，他家把餅與肉給小黑子、小喜子（狗名）吃，還說我不如他家的狗；更傷心的我小孩子爬了他家圩子，他罰我母親跪在地上。」又一個佃戶說：「我替薛三翻了七畝沙子、一畝黑土，一個錢也不給。」阜甯有個佃戶向鄉農救會長哭訴的說：「我老闖是碩集丁府上的，他倚着舊勢力不減租，我死也要減，老闖就在我腦後打兩個巴掌。民國二十八年，我家種丁府田，父親不曉得「規矩」，在他家堂屋裏走一趟，他便回了我家田。」淮安，在一個佃戶和姓秦的，地主算賬會上，主席宣布開會說：「今天我們同秦老板算賬。過去有錢的長十歲，他叫我們小大，我們要叫他老爺少爺。我們一年苦到頭，還沒得吃的，到底那個養活那一個噢！大家要團結起來，把幾百年的苦出一出，有苦訴苦，有賬算賬。」話一說完，人羣中就一個接一個吐出壓在心裏的話：「民國廿六年你每畝加二斗，錯不錯呀！」「你用十二斗一石的大斛收租，錯不錯呀？」「你教我們挑溝挖圩不把錢，錯不錯呀？」「你每年向我們要三斗一畝的預借麥，錯不錯呀？」從來不敢在人前說話的老奶奶，也眼中燃着怒火，顛巍巍的說：「爲供一頓飯，我用掉五斤米。」「我家供飯，管事的還嫌鷄鴨小，要掀桌子。」諸如此類的農民訴苦，你在蘇北農村到處可以聽到。又如淮安有個叫做金大寡婦的，過去每換一個縣長，即買得一張信票，上面將她所有的佃戶名字都點上了硃筆，臨時可以飭提，信票上寫着：「田佃等刁頑異常，積欠陳租不清，今年新租復措，與理不遜……」等，她就藉此爲所欲爲的去壓迫佃戶。過去佃貧農最感痛苦的就是不夠吃和重利盤剝。本來佃戶自己還有幾畝田，不到幾年，這個田就變成地主的了，是完全被重利滾剝過去的，所謂「補得眼前瘡，挖却心頭肉。」有的連自己的妻女都賣了，最後，到江南逃

荒去。吃不飽、穿不暖、長年啼飢號寒，討飯逃荒，正是「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這就是過去蘇北一般佃貧農的苦況。

共產黨來到了蘇北後，佃貧農一致的願望是分田，他們也聽到一些過去共產黨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所以當共產黨沒有來以前，就早已「心嚮往之」，認爲共產黨是他們的救星，擁抱着很大的熱望，盼望共產黨、新四軍來了後，有田種，因爲這是他們多年來的願望呵！我曾在一個千把人的農救大會上，聽到了農民真正的呼聲。那些農民（大多數是貧農、佃農、中農）很自由的坦白的提出他們對土地問題的希冀，有的說：減租不澈底，爲什麼不根本解決？有的提出馬上要分田地，誰反對，就打倒他！還有的說：我以爲共產黨來了要共產，到現在還不共，真有點着急呀！更有的對「共產」誤解了，有一個農民，聽說共產黨來了，很高興，把家里僅有的一些錢和糧食，都用光吃光了，別人問他，他說就要共產了，你的就是我的，還怕什麼！而在會上要求分田地的竟佔大多數。是的，他們應該有田地，他們幾千年來的夢想，终于在抗戰勝利後不久實現了，他們算是「如願以償」的得到了土地！

共產黨的土地政策

一 抗戰時期的土地政策

(一) 由沒收土地到減租減息

抗戰期間，爲了團結抗日，中共正式宣布停止沒收土地，將爲達到「耕者有其田」的分田政策，改爲減租減息政策。一九四二年一月間，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其中有這樣幾條重要規定：

(一) 承認農民（雇農包括在內）是抗日與生產的基本力量，故黨的政策是扶助農民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實行減租減息，保障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藉以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農民抗日的與生產的積極性。

(二) 承認地主的大多數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開明士紳並是贊成民主改革的。故黨的政策僅是扶助農民，減輕封建剝削，而不是消滅封建剝削，更不是打擊贊成民主改革的開明紳士。故于實行減租減息之後，又須實行交租交息；于保障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之後，又須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藉以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只是對於絕對堅決不願改過的漢奸份子，才採取消滅其封建剝削的政策。

(三) 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社會成份與政治力量。富農的生產方式是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是抗日與生產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與富農，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黨的政策不是削弱資本主義與資產階

級，不是削弱富農階級與富農生產，而是適當的改善工人生活條件之下，同時獎勵資本主義生產與聯合資產階級，獎勵富農生產與聯合富農，但富農有其一部份封建性質的剝削，爲中農貧農所不滿，故在農村中實行減租減息時，對富農之租息也須照減；在對富農減租減息後，同時須實行交租交息，並保障富農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一部份用資本主義方式經營土地的地主（所謂經營地主），其待遇與富農同。

中共自確定了這個土地政策後，在它領導下的所有地區，確實恪守不移，八年來如一日，中共領袖毛主席曾說過：「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後繼續下去，首先在全國實現減租減息，然後尋找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所以在抗戰時期的土地政策僅限于「減租減息」，從沒有超出過這個範圍，地主土地除了他自己願意典買外，誰也不能侵犯。在蘇北的鹽阜區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獻田運動，即有一部份開明地主爲了表示擁軍優抗及鼓勵人民參軍起見，特自願獻田若干畝，給參軍者的新抗屬，使其無後顧之憂。這樣一來，影響其他地主亦紛紛相繼獻田優抗，成爲運動，有獻十畝的、有獻二十畝的，也有獻五十畝到一百畝的。這事情不久爲延安毛主席知道了，認爲這樣發展下去，會影響中共抗戰時期的土地政策，就是說，這運動會侵犯地主的財權地權，於是立即去電制止。這一糾正是非常正確的，因爲在獻田運動中，已有特工在造謠，說這是「變相的共產」，其實中共是一向忠實執行它的政策的，在政策沒有改變以前，決不致像國民黨一樣，言行不符，隨便違反自己的政策。這一事實，在八年來抗戰中完全得到了證明。

(二) 一個最艱苦頑強的鬥爭

怎樣減租？

「耕者有其田」原是孫中山先生的主張；而「二五減租」也是國民黨政府的規定，但他們從來沒有實行，也無法實行，因為他們是代表地主利益的政府，自然行不通；而蘇北共產黨却是埋頭苦幹，已做了減租工作有六七年了。中共中央曾規定：「一切尚未實行減租的地區，其租額以減低原租額百分之二十五（二五減租）為原則，即照抗戰前租額減低百分之二十五，不論公地、私地、佃租地、移種地，也不論錢租制、物租制、活租制、定租制、均適用之。各種不同形式的夥種地，不宜一律規定，為依地主所得，不超過十分之四或十分之六，應依業佃雙方所出勞動力、牛力、農具、肥料、種子及食糧之多寡，按原來租額比例減低百分之二十五。」各解放區根據這原則，再按照當地情形，實行起來，大同小異，有的是三七分租，即地主得三成，佃戶得七成；而過去是倒三七，即佃戶得三成，地主得七成；有的按四六分租的，即地主得四成，佃戶得六成，過去是倒四六，即佃戶得四成，地主得六成，還有對半分，這要看地主對土地所出的牛力、農具、種子、肥料多少來確定，但一般都還沒有超過「二五減租」的原則。這件工作，看似簡單，實行起來却非常複雜，這是一個異常艱苦的工作，為什麼呢？因為幾千年來，農民一向被地主踹在腳底下，動彈不得，不敢抬頭，現在雖然有民主政府和共產黨幫助他們翻身，他們還是

沒有足夠的勇氣，起來鬥爭，反之，却是疑慮百出，畏首畏尾，這當中還有一個思想鬥爭，就是要啓發農民們的階級覺悟，這決不是一紙命令所能奏效。所以共產黨就是用全力在各個根據地領導農民進行減租，幹了七八年，有些地命令驟是沒有減澈底，就可見削弱「封建剝削」，要比乾脆消滅「封建剝削」困難得多了。

農救會、查租團

農救會(即農民救國會的簡稱)、查租團是兩個幫助農民進行減租的團體，農救會是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抗日的羣衆團體，查租團是由民主政府組織的官方團體，兩者相輔而行，進行減租。每當夏收秋收時期，縣政府區政府即首先在四鄉張貼佈告，說明依照政府法令，地主應當減租，佃戶應當交租。減額多少，都有規定。開始時，大多數地主都把這當做像過去一樣的官樣文章，置之不理，佃戶也自然沒有信心，明知減租對自己有好處，却意存觀望，不敢開口向地主說要減租，問他，就說減了。這是初步實行減租的一般現象。這時候就需要農救會出來說話了。農救會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加入的多爲佃貧農和佃中農，由他們自己選出農救會會長，內尚有組織、宣傳等等部門，鄉有鄉農救會，村有村農救會，還有區農救會，縣農救會，以至各縣的農救聯合會等等由共產黨派人領導，告訴他們爲什麼要減租？過去地主說：田是我的，給你種，是我養活了。而現在共產黨却啓發農民說：這種說法不對，世界上沒有農民種田，大家那裏來的吃，是佃戶養活了地主，所以，憑國法人情，地主都應該減租。有的農民經過了一番教育、指導、討論，

覺悟了來，就由農教會長領頭，根據政府法令，集體上地主家去說理，要他減租。有些比較開明的地主，田又不多，不等農教會派人上門，就先把租自動的減了下來，不過這是極少數；也有經過農教會來說理後，才答應減租。普通農教會先將本鄉最頑固，而又比較大點的地主的租減下來，然後再去減其他中小地主的租就不成問題，這在工作方法上來說，就是「突破一點，推動全盤」，也就是「擒賊先擒王」的意思，因為中小地主都要看大地主的榜樣，他們告訴佃戶說：「某某大爹減了，我也就減。」但減不下來怎樣呢？這時農教會就要召開幾百人或千把人的評理會，佃戶與地主大家撕破臉，面對面的來評理，地主稱這種會做鬥爭會，一般地主最怕和最痛恨開這樣的會，因為：第一，丟面子，結果仍是非減不可；第二，于情于理于法都說不過佃戶。這種評理會是這樣開的：政府方面，邀請區長、鄉長、鄉指導員和查租團參加；地主方面，邀請不減租地主，和一些比較開明的士紳參加。農民方面，則農教會員和婦救會員全到。由農教會長做主席，雙方提出理由，過去，佃戶見到地主還怕三分，現在，佃戶撕破了臉，就大膽的站起來訴說他以前如何受剝削，目前又是怎樣的受欺騙、拖延，沒有減租。其他幾十個佃戶都同聲應和；這時特別是婦女們往往比男的勇敢，她們敢說敢話，在這種鬥爭會上起了不少打氣作用。士紳方面也有人出來講公道話，說明租應當減。在這種情形之下，有的地主還要狡辯狡賴，說是減了，但立即被佃戶起來駁斥得理屈詞窮，最後，地主仍只好答應減租。這種評理會竟有從早到晚開一天甚至開兩天的，可見會中爭論的激烈了。政府派出的查租團有時處在調人的地位，如看見農教會對要求地主減租的方式，如過于激烈或過了份，即出來調解，使雙方感情，不致破裂。

假減租、新花樣

不要以為爲減租是這樣的順利，經過農救會一鬥，地主就都甘心情願的減租，不，沒有這樣簡單，地主都是比較有知識和老練的，而且他們還保有封建的殘餘勢力，「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所以他們對付頭腦簡單的農民，真可謂「綽綽有餘」，花樣百出，把一般可憐的老實農民玩于掌股之上，農民，那裏是他們的對手呢！歸納起來，他們對付佃農，不外威嚇、利誘、欺騙、感情拉攏等等這些手段。威嚇，是最普通的了，如威嚇要退佃，將來要報復等等。舉幾個例：農民不識字，大多數看不來報，不懂得外面時局怎樣，所以常聽地主瞎說，憑空造謠，如一九四三年七月間，國民黨軍隊有大舉進攻陝甘甯邊區的可能，地主就乘機對佃戶說：「中央軍已開進延安了，朱德陣亡，毛澤東逃往外蒙，共產黨完了，你還減什麼租？」一九四三年敵人在蘇北進行大「掃蕩」，地主就說：「新四軍都走光了，不要你們幹事了！」當江南新四軍北撤時，地主造謠說：「中央軍要來了，新四軍不久長了！」他們平日威脅佃戶說：「中央軍要來了，殺你的頭！」接着又欺騙兼拉攏的說：「不要緊，中央軍來了，有我，不過現在你不要減我的租。」「不會老是你們的天吧，天總會變的！」還有假造信件，有些地主，他兒子、親戚在大後方做事，有的在做官，有的在國民黨軍隊裏，他們就假造一封信，說是重慶來的，等佃戶來他家，故意念給佃戶聽；信內大意說：「我在某某軍隊裏做團長、旅長或師長之類；或者說，在某某地方做專員，縣長之類，不久要回來！」還有的地主拿他的兒子在共產黨，新四軍裏面作事相威嚇。你看，頭腦

簡單的農民，聽了這些話，不加分析，豈有不害怕之理！因此他們要想留條後路，減了的，暗裏送的將租還地主，一切照舊；沒有減，就對農救會說減了，神不知，鬼不覺，農救會無論怎樣也查不出，儘管問佃戶，很誠懇的問他，沒用，甚至一家人都賭咒發誓，守口如瓶。地主利誘的花樣也不少，最普通的是用錢買通鄉裏面的幹部如農救會長、鄉長、指導員之類。此外還有用美人計的，有一個地主對佃戶說：「你好好的替我種田，將來，把我的女兒嫁給你，咱們是一家人了，還減什麼租！」平時又請那位青年佃戶吃吃飯。這位佃戶信以為真，心花怒放，減租一事固從此不提，並且更拚命的替地主家做事情，常以未來「女婿」自居；可是，一年一年的過去了，地主的女兒仍然是地主的女兒，可望而不可即，佃戶生活却越過越窮。最後還是佃戶覺悟過來，知道了上當，就向地主要求減租，算舊賬，在減租評理大會上，這位青年佃戶激動地對那位地主說：「你算個人嗎？我等你女兒三年多了，還替你白做了許多工，這筆賬非算清不可！」說也不信，有個佃戶情願窮、苦、却死也不肯向地主要求減租，大家很奇怪，後來調查出來，原來是地主的老婆與佃戶拚上了。還有用騙局陷害佃戶的事：有個地主請佃戶吃飯喝酒，非常客氣，把那個佃戶灌得爛醉，佃戶一覺醒來，却發現自己睡在地主女兒的牀上，心想不好，正要逃出去，不料地主一家人跑進來了，大嚷大鬧，極盡威嚇，結果，這位可憐的佃戶，只得寫下字據，打下手印，罰了一筆錢不算，還要以不減租為條件，才算了事。欺騙方法，如有一位地主對佃戶說：「你懂得嗎？共產黨有個「三三制」租減下來，三分之一歸政府，三分之一歸農救會，三分之一才歸你自己，這對你有什麼好處呀！」又如用感情拉攏，那是很平常的事，地主對佃戶說：「咱

們幾代交情下來啦！有什麼話不好說，大家「魚幫水，水幫魚」的，你有什麼困難，儘管對我說好了！更有的向佃戶裝哭臉，下跪作揖等等醜態，總之，什麼手段都用。可憐的幼稚農民，在地主各種各樣的攻勢下，只好做「俘虜」了，於是所謂「減租」就變成明減暗不減了，地主們暗中心得意，佃戶生活依然窮苦。不過這只是蘇北過去減租不澈底的一些現象，這種局部減租不澈底的現象，到後來由于工作的深入也逐漸加以克服了。

由打通思想到最後勝利

根據過去幾年來的減租經驗，很明顯的，要做到澈底減租，決不是用一紙命令的行政路線所能解決的；也不是倚靠人多，敲鑼打鼓，由農救會會員集體上地主家去減租便能減好，因為這沒用，形式上當面減了，佃戶又會暗中將減下的租送回去。這就需要根本解決佃戶們的思想問題，要啓發他們的真正階級覺悟，並打破他們種種疑慮和怕變天（變爲地主的天）的思想。民主政府爲了這事，特爲在每年的減租前舉辦短期佃戶訓練班，教育所有的佃戶。首先要解決他們許多不必要的顧慮，如共產黨、新四軍會不會走！中央軍會不會來，以及民主力量有多大，全國解放區有多大，中國與世界的前途如何等等諸問題，都要給佃戶講得清清楚楚，毫無懷疑之處；這是一面；另外一面，就是要由切身利益來打動他，如跟他算一算，把歷年的租都減下來該有多少糧食（有的多至萬斤以上，至少也有幾百斤），這對終生窮苦的佃戶和佃戶的家屬是最有吸引力的。再告訴他有某某人澈底減了租，生活過得怎樣好；某某人買了多少田，添了新衣服，不是減租，

那有這樣的好處！這些都是最現實的問題，往往是由于這些經濟利益，打動了他們。他們一想：不錯，別人減租都得了好處，我爲什麼要做傻瓜，苦一輩子呢！此外，又找佃戶和他的家屬個別談話，了解他們過去假減租的情形，和內心的矛盾苦悶情形，一定要使佃戶認識：減租完全是爲了他們自己，再不澈底減，就要錯過機會，一輩子休想翻身了。這種種過程，叫做打通思想，這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工作，只有佃戶在思想上通了以後，他們才肯坦白的把假減租花樣說出來，才會下決心有勇氣和地主面對面的講理（過去有許多佃戶因久受壓迫，背後儘管說得好好的，但一跨進地主家的門檻，腳就軟了下來，看見地主，像老鼠見到貓一樣，滿肚子話半句也說不出來。）等到思想通了，很多佃戶都感動的說：「民主政府對我們這樣關心，完全是爲了我們，要叫我們過好日子，自己再不爭氣，真算不得人！」所以有很多佃戶在進行與地主算賬之前，都自動的集體宣誓，將中指刺破，滴血酒中，飲決心酒，以示決心。地主對他們的一套軟硬工夫再也不「賣賬」了，階級覺悟啓發了他，全家飢寒推動了他，共產黨和新四軍的力量鼓勵了他，反正，大家都減了，就是中央軍來又怕什麼，我爲什麼要做傻子。由于他們勇敢起來鬥爭的結果，最后，佃戶們終於得到了勝利，把幾年來未減的陳租舊賬都算清，佃戶們個個歡天喜地的將幾百斤幾千斤的糧食措回家去，這才相信了自己的力量，一路上稱頌共產黨和民主政府的幫助不置。

過火現象

在歷年來減租工作中，自然不容否認，有不少農民犯了「左傾幼稚病」，曾發生了一些過火

現象，例如：一兩百人跑到地主家裏去坐減，不減不走，要地主家做飯給他們吃，今天不減，明天再去，第二天不減，第三天再去；一直到地主答應了減才罷。還有，地主答應減租了，但說一時拿不出糧食來，佃戶們不信，就自動的到地主穀倉裏去挑糧食。又如，有些農救會擅自將地主押起來，更有的給地主戴紙帽子、游街、打地主等等過火行為，這些當然都是不對的，而且侵害了地主的人權、財權，違反了中共的政策，要不得！此外，對一些減了租、算了賬，而在生活上真正發生了困難的中小地主，照顧不夠，也是事實。但發生這種「過火」的事情，究竟不多，而以農民頭腦簡單，久受壓迫，不免有報復思想，這原是當千百萬農民起來之後，一種極難避免的現象，決不能因噎廢食，就說減租不好，農民生活不應改善，何況這種事情，已逐漸糾正，大多數農民經過檢討、教育之後，都有了進步。

(三) 減租的成績

由于在抗戰期內，共產黨正確執行了減租減息政策，不但掀起千百萬農民起來抗日保家鄉的熱潮，而且生活逐漸改善，生產也就更起勁了。有很多佃戶，因為減了租，沒幾年，生活就都上昇了，有飯吃、有衣穿，買田蓋屋，這種例子是舉不完的，拿蘇北的鹽阜區來說：

- ……………• 趙廣應原是赤窮，家裏八口子沒得寸土，只種人家十三畝油泥地。一九四
- ……………• 由赤貧變 二年實行減租，他是當年就分澈底的一個，由于分租多得糧和自己努力生產，
- ……………• 為自耕農 三年來已買進八畝好田，去年家裏養了兩隻豬，又和人家合養一頭牛，「鋤頭
- ……………• 傢伙不缺，衣裳添添弄弄過得去了。」趙廣應因為得到減租和生產的好處，已

經由赤窮迅速上升爲中農的半自耕農。

七十二家
佃戶買田

阜東縣九區團蕩鄉在一九四四年澈底減租以後，一百四十七戶佃戶當中，有七十二戶佃戶買田和典進田地，買進十畝的有三家，最少的人家也買了兩畝。七十二家共買田一百三十六畝五分，典進田一百六十三畝九分。九月廿一日，團蕩鄉六十個佃戶集體到區政府稅契，每個人手裏拿着契約，笑容滿面，

齊集在大場上，歡迎區長講話。區長勉勵大家一面要澈底減租，一面要團結地主，一同增產。問到他們買過幾次田了？「還買過幾次呢！」佃戶何錦榮說：「我家幾代都沒有買過田，年年住在人家地上；今年我買了九畝一分地，還添了二套新衣服，民主政府這樣幫助我們，那家再不好生產，真要窮一輩子了！」

漣東巨興圩
佃戶全翻身

漣東縣巨興圩是一個幹部多、民兵多、農救、婦救、兒童團活躍的地區，一個任務提出來，很快就可以完成，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爲圩裏住的都是擁有幾頃田的地主的佃戶，這些佃戶澈底實行減租，在政治上從相等於農奴的生活狀態中被解放出來；在經濟生活上也逐漸走向足衣足食、表現生活

上升的情形，普遍的都有節餘買了田。圩里共有三十三家佃戶，僅有四家沒有買田，其餘九家共買田二頃八十八畝零二厘，買廿畝以上的有一家，買十畝以上的有九家，買五畝以上的有十家。最顯著的是過去有四家沒有田的，現在都買有十多畝田，這四家共買有五十七畝田。有兩家由中農上升到富農，十五家由窮農上升到中農。目前，家家有剩餘，他們常笑嘻嘻的說：「我們現在

日子過得比以前好了，忙的也有興頭。」

濱海鄉村
佃農上昇

經過夏秋兩季澈底減租退租和努力生產以後，佃農的生活是一天天的好過了，這種現象在每個佃戶的身上都可以找到。這裏，僅就秋季查租時我們在雙套、龍背、均平、紀圩、夾套、轉蕩……這幾個鄉所得的不完全的材料，即可明白看出佃農生活是在上昇。

這六個鄉裏原有三百六十多戶佃貧農，他們從今春、夏、秋的退租、減租、退糞、退種、退押本、退積谷以後，上昇爲佃中農的就有一百三十多戶。這六個鄉中全部租戶共八百八十多戶，經過退租減租以後，共買進田五百五十畝，典進田一百多畝，在這六頃多田當中，一半的典買數是屬於三百六十多戶佃貧農的。

爲了提高生產，他們（三百六十多家佃貧農）共買了三十一頭牛，有十四頭是四家合買的，十一頭是三家合買的，三頭是二家合買的，一家獨買一頭牛的也有三戶。

除買田買牛以外，每家增養兩口豬的有三十三家，增養一口的有一百七十六家。（養豬小組不算在內）。

過去吃用不足，減租生產後夠吃用每天還有頓乾的，共一百三十二戶，過去靠出外苦活和借糧度日，現在儉吃儉用可以馬虎過去的有一百八十戶，雖然還有四十多戶人家不夠吃用，但也可以從苦活幫工得到解決。

從上面的數字當中，我們很可了解減租以後不僅佃戶們生活改善了，而且生產情緒也提高

了，像佃戶楊立青（今年夏季減租中大家選他做保會長），在退租以後，家裏典進了八畝好田，多養了一口豬，還在自己莊上組織了一個換工小組，一家老小八口子除二個年大的以外，六個人都參加換工，平時拾糞割草在全鄉算最勤的一家。

從這次深入查租當中，我們更了解到凡是經過澈底減租的鄉，不僅貧農因爲生活得到了改善而更熱心生產，就是地主也在熱心生產，現在這些鄉的地主很多的都與農救會來商量，怎樣組織紡紗織布合夥翻鹹開荒等問題。

這是減租以後濱海鄉村的新氣象。（一九四四、十、十、鹽阜報）

二 日寇投降後的土地政策

（一）由減租減息到耕者有其田

在日寇投降以後，中共在解放區替農民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很顯明的又進了一步，這就是要向「耕者有其田」的目標邁進。過去，中共的土地政策僅限於減租減息，只能初步的做到改善農民的生活，但還不能做到澈底消滅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雖然在減租減息的過程中，一部分的地主削弱了，沒落了，將極少數的土地轉移到農民手中，然而大多數的農民仍然是人多地少，甚至沒有土地，所以就仍不得不種地主的田，將辛勤所得，一部分獻給地主，這樣，就仍然不夠刺激農民多生產，在他們心理上，覺得這些土地始終還是別人的，經濟上政治上好像都還不是獨立的，

地主的的生活和地位總覺得要比他們高一等。爲了這樣，中共于抗戰勝利後，就在各解放區進一步滿足了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就是由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進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當中共進一步執行這個政策時，有些人特別是有產階級不免誤會（可以說是很大的誤會），認爲中共的土地政策完全改變了，是在實行「共產主義」，這簡直是一個非常幼稚可笑的誤會，我們知道：就是現在的蘇聯也還沒有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境地，他們現在所實行的不過只是走向共產主義底第一步的社會主義，而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標誌是否私有財產，這在今天說來，實行社會主義，在中國還不過是一種理想，各種條件都不夠，中共當局也從來沒有表示過今天要實行共產主義，他們曾再三的說，中國要達到社會主義，必定先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謂「耕者有其田」，不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中解決土地問題的必經步驟，而且也是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如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耕者有了田，祇對國家納稅，另外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這是一種公平辦法。」爲什麼「耕者有其田」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是必須的呢？中共領袖毛澤東氏在其「論聯合政府」一書中曾說得很明白，他說：「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裏轉移到農民手裏，變爲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上得到解放，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後的水平進到近代化的水平，從而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將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的可能。」這可見得認爲實行了「耕者有其田」就是「共產」，完全是不對的，不錯，地主的田是減少了，但同時農民的田却是增加了呀，這有什麼不好呢？而且這次中共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和過去江西蘇維埃時代的辦法也完全不同：第一，蘇維埃時代是採取了沒收地主土地的辦法，而現在不是；第二，在蘇

維埃時代，地主是不能夠保有土地的，而現在則否，地主仍可以保有相當多的土地。可以說，目前中共所採取的「耕者有其田」的辦法，比較溫和而合理，實在無可非議之處，這完全是一種和平的土地改革，如果成功了（在全國範圍），那真是一個偉大的不流血的革命，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那末，中共「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是怎樣實行的呢？

一般說來，中共曾實行了下面的一些辦法：

第一，繼續實行減租減息和退租退息，以這作為土地改革的基礎。從中共領導的民主政府頒佈減租減息法令的那一天起，凡沒有進行過減租減息不澈底的地區，都要從頭算起，澈底結清，沒有糧食把錢，沒有錢就把地，一清二楚，絕不拖欠，這是一個合法的鬭爭。

第二，實行清算，包括沒收敵偽漢奸的財產，追退勾結敵偽勢力的惡霸土劣從農民手中巧取豪奪的財產，清算抗戰時期不法地主的額外剝削和舊欠，並以這些由沒收追還和清償而來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地少的民農。

第三，由地主出身的中共黨員、幹部和部份開明地主，自願捐獻，將自耕以外多餘的土地給農民。

這種例子是很多的，如蘇皖邊區政府民政廳廳長陳蔭南曾自動獻田一千一百三十三畝，自己只留下一家五口賴以維持生活的田約六十畝。他說：「我是政府人員，應以身作則。此外有淮安縣委許邦儀說服家庭自動獻田九百餘畝，射陽縣委組織部長陳宗烈將家裏四百多畝田，除留下本家兄

弟兩家人口需要的五六十畝外，全部分給佃戶。又建陽一個地主出身的幹部邱冠亞（民政科員）慨然的說：「我親身體驗到地主的衣、食、住、行之樂，完全是建築在廣大農民痛苦的基礎上的，這制度太不合理，我的七十畝田除只留十二畝田夠一家五口子生活外，餘田自願獻給無地農民，這是合乎天理順乎人情的事情。」至於開明士紳地主自動獻田的也不少，如蘇皖邊區臨參會駐會議員邵魯山先生，認為經濟民主化較之政治民主化尤為重要，而實行土地改革，使農民獲得土地，是達到經濟民主化的先決條件，要想解放區進一步的繁榮與鞏固，首先應該這樣做。因此，他就首倡獻田運動，自動將所有一百三十畝田，除留下二十五畝作為他一家五口的生活必需用外，其餘全部獻出，分給那些無地的貧農。又如淮城名紳士尹星侶先生獻田七百畝，在他寫給萬專員的獻田信上說：「我已經認識到過去靠收租吃飯，不但是剝削行為與可恥的寄生生活，並且障礙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削弱國家經濟力量，我們要決心改造自己，另謀正當生活方向，我很愉快的自願把田獻給農會處理。」此外還有射陽地主李有福，除自留二十多畝田外，把二百十畝田獻出，並在村民大會上把老契獻出來；另一地主劉少泉先生因贊毛主席「論聯合政府」裏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特將所有之百多畝田全部獻出，分給佃戶。上面舉的不過是一些例子（可說只是百分之一的例子），實際上中共黨員、幹部及開明地主的紛紛獻田場面比舉出的例子要熱烈得多。從這些事實也可以看出：鼓勵地主自動的獻田，不失為解決土地問題的有效辦法之一。

第四，在部份地區着手試行徵購土地，由政府發行土地公債，徵購地主多餘土地，以低價分

配給農民，這辦法還只有在陝甘甯邊區開始實行，並已頒佈了徵購地主土地的條例。

第五，荒地歸農，凡公有荒地、荒山、無主的荒地、荒山、湖沼河灘，一律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耕種。

第六，移民開墾。這辦法不是各地都運用，有的地區人口多，土地少，無處可移；但如將來全國和平恢復，可以從甲解放區移到乙解放區，這問題可以得到更好的解決，目前蘇北已做到的有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個辦法。

(二) 幾個鬥爭的故事舉例

1 鬥惡霸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蘇北的淮寶縣，淮寶縣堡鄉有三隻大名鼎鼎的老虎：粗脚虎宗大，專以利債滾剝，做窮人的生意，吸窮人的血；玩頭虎宗二，走路兩眼向腳背看，他想的是發財揪野錢的點子；扒山虎宗三格外兇，撮東家貓咬西家狗，當面做好人，肚子裏却藏着刀劍，殺人不見血，從中取利算好老，三句話不投，打上前去。

扒山虎兒子善傳，綽號「小霸王」，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生非惹事，有乾老子，混名「王歪子」（頑軍營長）作後台，在他週圍十里二十里的老百姓，那個敢在老虎面前放個屁呢！說起王歪子做的傷天害理事很多，把耿兆彬的驢子當靶打死了，敲詐袁守仁，還打上人家門。老虎兒

子霸王更兇狠，霸佔了洪湖三垸漁民的行業，漁民痛苦真難言；掠奪洪湖圩田爲己有，無故痛打鄭大元、周長慶，受他欺壓的農民數不清，簡直是除了皇帝他爲大，受他罪的人，忍到現在才抬頭。

在麥前羣運中，有二三百個老百姓，自動的找老虎吐苦水算帳，苦主們指着三虎憤恨的說：「你現在認得我們窮人了嗎！」有個年輕的小伙子說：「我們現在空手也能捉老虎了。」大家吶喊着要「老虎」當衆承認自己的罪惡，並帶着他遊行示威，全鄉男女老少，莫不拍掌稱快。結果老虎伏地請饒說：「我永遠再不施虎威風了。」

當大家捉虎前，小霸王（老虎的兒子）就悄悄逃到江南丹陽想勾結「老中央」來「報仇」，那知「老中央」也不買他帳，小霸王大失所望，帶的錢幾天用光了，霸王不得不學「伍子胥乞食吳市了」。說起這班勾結「老中央」的惡霸，可算是「洋辣子吊在褲當裏」，——「磨一折；木匠戴枷，——自作自受，過去剝削羣衆血汗在家裏吃魚肉，現在七八人合住一間茅棚子，一天兩頓稀湯喝不上，小霸王到河邊拾螺螺，兒子提着籃子賣瓜子花生，想回家過好日子，「老中央」勾不來又有些駭怕，真是睜眼子喝酒，苦在後面呢。

2 佃農翻身毀碑的故事

離淮安城約十餘里，有一個石塘區，這是有名的一貧窮和苦難的區域。這區裏的土地，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屬於所謂「淮城八大家」的城市地主，歸農民所有的不及百分之七八。百餘年來

（更早期的無可考）不知有多少種田人給地主的「莊規」弄得妻離女散，家破人亡。這區內有一個姓劉的大地主，作惡最多，他家的子弟代代相傳，都不敢過江，因為怕冤鬼太多，陰魂纏腿。在劉家的佃戶裏流傳着許多歌謠，有一首是：

「種了劉家田，夫妻不團圓；

聽到劉家叫喚，大人哭，孩子喊。」

據說有個劉家的佃戶名叫賈福友，因為租太重，交不起，又借了劉家的高利貸，後來被逼得將僅有的二畝田滾給劉家，三間草屋也給劉家拆掉；妻子被逼改嫁，兒子也賣掉還債；最後，落得討飯收場。像這樣悲慘的故事，只要你跑進石塘區，是隨時隨地都會聽到的。

平常的斗每斗十五斤，可是劉家（以及其他的地主們）却用特製的大斗，每斗二十斤，所以每到繳租，佃戶們沒有一個不提心吊胆，而地主們還要加用惡狗追咬之類的方法來威嚇。有一首民謠說：

「朝劉圩一走，
腿肚子發抖；

上去狗咬一口，
大斛又是大斗。」

這就是佃農們可憐生活的寫照。

百餘年來，不僅有莊丁（地主的武裝）、莊規（地主的法律）、莊牢（地主的監獄）……之類的東西來維護地主們的殘酷的統治，剝奪着千萬佃農的生命和自由，而且在一百二十年前（清道光七年），淮安縣政府內還立下了一塊石碑，那石碑上寫着佃農們的種種罪狀，什麼「惡佃」、

「奸佃」、「頑佃」、「強佃」、「刁佃」……佃農犯了這些罪狀，「一經業主控訴，定即嚴拿，依照詳定規條，從重懲辦，按律治罪，決不寬待……」在這塊碑石面前，多少勞苦的佃戶變成了冤鬼，多少貧窮的少女遭受了蹂躪，多少純樸的孩童淪做了奴隸。

在蘇北新解放區政權建立後約半的一天——本年三月二十四日，石塘區四千佃農發起了一個進城向地主要求「減租算帳」的運動，「石塘區農民聯合會」的白布旗招展在廣闊的田野裏，四千個一樣地貧窮，一樣地素樸，一樣地善良的佃農們，站滿了十幾畝肥沃的土地。那些田地都是他們的汗，他們的血，他們的生命灌溉起來的；他們的辛勞養肥了地主們，而他們自己代代歡樂、幸福、健康却都在那裏毀棄了！可是，在這一天，他們却要在這同一的土地上翻身了！他們第一次挺直腰抬起頭走在鄉村和城市的街道上：第一次昂首闊步地走在地主們的面前；第一次看見地主老爺在他們面前低頭。

當他們請到了自己的地主，開始算賬時，他們想到了那塊縣衙門裏的石碑——那塊記錄着仇恨、記錄着罪惡、銘誌着他們的長遠的悲慘的過去的石碑。「打掉牠！」「牠是地主的法寶！」「牠叫我們不得翻身！」於是，憤怒像燎原的火燄，燃燒着這幾個從深重的災難裏鑽出頭來的「泥腿子」的心。他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結成一個隊伍，一片浪潮，洶湧到舊日的縣衙門門口，有的用繩子，有的用石塊，有的用徒手，幾千個人合成一股力量，於是，那生根了一百餘年，沉重地壓在農民們身上的石碑從根撼動了，發出一聲悲嘆，砰然倒了下來！一片震天的歡呼和鼓掌，刺傷着舊日的王者——地主的心，這壓在千萬農民身上的千

斤石崩壞了！佃農們從此翻了身！

3 佃農用演戲方式來鬥爭的故事

蘇北東台富安區小東鄉佃農會上演出「丁伯華夫婦摘田逼死佃戶何福海」的傷心故事，激起全體佃農的義憤，四百餘佃農聯合向地主丁伯華算帳。丁伯華是富安街上的地主，有田三百多畝，鄉裏農民個個叫他「蒜剝皮」，他的剝削手段又毒又辣；富安淪陷時，他勾結敵僞，欺壓農民，任意摘田，他的小老婆二奶奶更是遠近聞名的，手段格外毒辣，佃農何福海就是在九年前被他們迫死的，何福海幾代種丁家田，爲了種他家田，何的叔父在他家做白工，一直做到五十八歲，積勞成疾而死；民國二十六年上，何家的牛斷了繩，吃了丁家一塊草田，磕頭求情，罰了二十五元，還做了三百多個白工，措了十五畝荒田；廿七年丁伯華要摘田，先到富安認告何福海，將他和他的兒子一齊捉去，打得皮開肉爛，還用去了四十六元，回來後，丁伯華要何搬走，可憐何福海一家老小七八口，向那裏搬呢？一天早上何去求老板，給老板踢了回來，何福海知道沒有法子挽救了，一急之下，就自刎在田裏，附近鄰居個個喊冤，幫着求情，丁家二奶奶却狠巴巴的說：「他閹家門死也不礙我的事，田是我姓丁的，不能隨你們的意。」求到這裏，有的佃戶都哭起了來，新中村佃戶說：「何福海就是這樣死的，一點不假！」台下全體佃農一條聲要求把丁伯華夫婦叫到會上來算帳，丁伯華夫婦在羣衆面前承認了錯誤，向佃農賠罪，願將過去所有封建壓榨，非法剝削，及勾結敵僞侵奪農民之田地財物，一一歸還農民。

(三) 偉大鬥爭的果實一斑

自從蘇北于一九四六年春季進一步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運動而後，千百萬羣衆都捲入了反漢奸、反土劣、反惡霸等封建勢力的鬪爭，不到數月，已得到驚人的成績，農村的面目一新，凡無地或地少的農民差不多都分到了土地，封建剝削和封建勢力是被大大地削弱了。現在讓我舉出蘇皖五分區（過去的鹽阜區）爲例，以見一斑。

據五分區地委總結：五分區春季羣衆運動已勝利完成，運動的規模是空前的宏大，全分區捲入門爭的羣衆有二百餘萬，佔全人口三分之二以上，運動的過程一般是以搶救災荒爲起點，逐步深入發展爲懲奸反惡霸、減租減息、退租退息的羣衆清算鬥爭，鬥爭的目標主要有對準漢奸與封建惡霸，在一萬四千餘次的鬥爭中，懲奸反封建惡霸就佔一萬二千餘次，廣大羣衆，將他們埋藏在心中的宿怨，在這次運動中都儘情傾吐了，從前壓迫他們的封建勢力，豪紳惡霸、漢奸及其一羣，在羣衆的偉大威力與仁至義盡的說理鬪爭中都低下頭來，向農民們賠禮認錯。在將近兩個月的運動中，已大大改變了農村的面目，運動前發動羣衆比較充分的村佔全分區村數百分之六十三，未確立優勢的村數百分之十二·六，發動不充分的確立優勢的村佔全分區村數百分之二十四·四，新解放區尚不在內；運動後以新老解放空白村或相等於空白村佔全分區村數百分之二十四·四，新解放區尚不在內；運動後以新老解放區總合計算全分區五千二百零二個村，已有二千六百三十四個村充分發動了羣衆，確立了羣衆優勢，改變了百分之十二·六的情況而成爲百分之五十·六的情況發動不充分的村有一千五百四十



四個村，已減百分二九·七，空白村或因包辦代替而相等於空白村尚有一千零二十四個村，佔百分之十九·七，運動前的優勢情況是兩頭小中間大，運動後則變爲倒竇塔形似的，已經看到二百萬以上羣衆從敵僞殘餘勢力與殘酷的封建剝削、高利貸的滾剝下翻起身來，以前被剝削的窮苦農民在清算漢奸、惡霸、封建地主的高額剝削中，已收回被侵吞霸佔的大量土地，糧食四千一百六十七萬斤，華中幣一千八百八十七萬元，得益戶有四十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一戶，估計有二百萬以上的人口得到好處，使三十萬以上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已經獲了土地，一百萬以上災民安全的渡過了春荒，大量佃田變爲自由，佃戶變爲自耕農，僅據阜東一縣統計，運動前有佃戶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五戶，運動後，百分之六十一計六千八百三十戶已變爲自耕農。廣大貧苦農民已擺脫了對封建地主與高利貸者的依賴性，開始了農民自身在經濟上的自主與獨立發展，許多農民在經濟生活上得到改善後，生產情緒空前提高，添製農具耕牛的現像日益增多，換工小組亦在逐漸發展，農村到處充滿着新的氣象，洋溢着喜樂的氣氛；有無數的翻身故事在民間流傳着，有無數農民自己創作的小調與歌謠在民間歌唱着，有些貧苦農民從前沒錢送自己的子女到學校讀書的，現在都送進學校讀書了，阜東某村農民將清算回來的房子不願作其他用途，而願用來辦學校；婦女識字班的發展更爲迅速，據不完全统计：兩個月內已發展百餘所，爲了保護已得的利益，廣大農民加入了農聯、婦聯、青聯、民兵，現組織起來的羣衆已達八十五萬餘人。

(四) 農民紛紛慶祝翻身

蘇北農民自從分得了土地，擺脫了封建剝削後，真是個個心花怒放，歡天喜地，農村中到處是農民慶祝翻身的盛會，比過新年還要熱鬧，這裏只不過介紹幾個農民慶祝翻身大會的熱烈情形的例子。

1 紫石縣五千農民狂歡慶祝翻身

這是一九四六年七月間的故事，事情發生在蘇中。

紫石縣四場區車屏鄉五千羣衆於八日縱情慶祝翻身，以空前盛況鼓舞自己齊心生產，保衛果實，會場上翻身大旗迎風招展，特別是韜奮書店所贈的一長幅賀旗，寫着恭喜恭喜翻身發財八個大字，顯明動人，翻身的男女老幼都身穿新衣，胸佩證章，附近駐軍某大隊每班派一代表趕來參加，鄰鄉羣衆亦自動派秧歌隊及代表前來祝賀，會上部隊代表首先向大家致賀，並表示了反動派不許大家翻身，已開始向我們進攻，我們一定堅決打垮他們；農聯會長號召大家鞏固農會，增加生產，各村翻身代表報告自己翻身經過與今後的興家計劃，十四歲上上海永安紗廠做工，二十歲與父親拉黃包車至今的二村貧農張光盛說，他一家五口，五十六歲的父親還在上海拉車，現在有了十一畝自耕田，他報告從前做苦工時的心酸日子，並感謝共產黨領導翻身，他宣佈自己努力副業養豬增肥的興家計劃，他說：「吃不窮，穿不窮，算計不到一世窮」，「我們大家要出勁生產」，他歡欣的告訴大家他秋收後要寄信給在上海的父親請他回來過翻身好日子。十村抗屬吳老太報告翻身的情形，她幾十年受的欺侮，懲奸運動可出了氣，這次算賬又算回了田：他說「我家也可以

養養豬，吃吃大米飯了。」「我已經請記者寫信把我家在前方的長富兒，讓他曉得家裏翻了身，要他在前方一心打仗，家裏事情放心」，他對台前的部隊同志說：「反動派來了，我們不得了，你們要出力打。」台下戰士個個在筆記簿上一字一字記下，他們告訴邊旁的羣衆說：「我們要回去對班裏做報告，還要開會討論。」六村富農曹昌一等相繼報告獻出以後的生產計劃，保證自己好好學習邊區吳滿有，獲得大家的歡迎。

演講節目完畢農民要求當衆燒毀老契和吃人的收租大斛子，農會代表拿出一隻斛子，一百張老契從一村村的隊伍裏傳來投進斛子，點火燒着；黑煙從高台上升起，五千農民起立狂歡，幾十而各聯的隊旗飄舞，暴雨樣的掌聲像炸彈一樣的爆竹，雷樣的鑼鼓大家高呼：「封建根子拔掉。」「吃人斛子燒掉了，再也算計不到窮人了。」

隨着各聯會員嚴肅地進行團結生產自衛的宣誓，唸到「個個齊心，大家一心，若有三心兩意，違反章程，雷打火燒，滅門絕戶」時，個個高舉拳頭，之後又通過電文一則，致毛主席感謝，並表示努力生產保衛解放區的決心。

宣誓結束，文娛開始，各村節目數十種，其中最令人興奮的是一、二村與九、十村全村農民比賽各種勞動號子，其他各村急忙推選領頭人，馬上編出各種新詞，號子聲比鑼鼓更響，顯示了勞動的無比威力，一齣接着一齣，等不及順次演完，即在場上分成四五處獻演，台上高懸燈彩，直到半夜後，全鄉人民才盡興而散，附近各鄉聞訊趕來觀禮的農民懷着欣羨的心回家，一路上談：「我們回去也快快分配果實，比一比翻身的威風。」

2 淮安縣二千農民慶祝大翻身

這也是一九四六年七月間的故事。

淮安石塘區鵝錢鄉農民公平合理分配了向漢奸及地主鬥爭算賬獲得之果實，人人得到土地，上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時於舒小莊召開全鄉農民翻身慶祝勝利大會。參加之各村農民胸前都佩有各種顏色的會員證，進場時旗幟招展，鑼鼓喧天，鳴鞭炮、吹哨吶，民兵放排槍，情緒至爲熱烈。到會農民二千餘人，其他各鄉鄉幹部及羣衆團體亦均有代表參加。大會在奏樂聲中開始，首由鄉長趙必文致詞，大意謂：「今天是我们農民翻身慶祝勝利的大會，現在我們翻了身，有了土地了，農會、婦會、兒童團、民兵都在一起來慶祝這個勝利，要勝利保得長，以後我們還要團結在一起。」接着由彭區長、楊教導員等先後講話，彭區長說：「我們農民翻身，在國民黨是同意的，我們要防特工造謠破壞，大家拿起槍來，保衛勝利的果實。」楊教導員說：「今天是個大喜的日子，特來向大家道喜。」她希望做好幾件事：（一）國民黨反動派現在一心要打內戰，我們要堅決給他還擊，要獲得勝利。（二）要組織民兵，防止壞人破壞，老百姓要一齊注意，使壞人沒處躲。（三）要加緊生產，做到豐衣足食，大家都有了土地，要把地種得更好。最後並號召其他各鄉向鵝錢鄉學習。這時全場高呼口號：「農民一條心，黃土變成金。」「民兵組織好，壞蛋不得了！」

最後講話的是黃宏友，他說：「共產黨的力量大，大家不要聽特工造謠。共產黨現有一百多萬軍隊，共產黨一個兵至少要打反動派三個兵，就可打他三四百萬，還有我們千千萬萬老百姓做



靠山，還怕他什麼？不過我們後方還要組織自衛隊，防止壞蛋活動，才能得到勝利。」他忽然高呼：「我現在首先報名參加，那一個繼續報名的？」接着踴躍報名的有陶鳳山等十餘人，大會至此，即因雨提早結束，最後決定寫信給延安毛主席致敬，又決定寫信給前線將士，在給軍區首長轉毛主席的謝信中，歷訴過去受的痛苦，和陳述翻身有了土地後生活已漸漸好過，做了主人。信中說：「現在，我們都變成主人了，自己的事自己管，村裏和鄉政府裏都是我們泥腿子參加辦事……農會、婦會、兒童團都攪得轟轟烈烈的，全鄉大多數人口已經組織起來了。」「現在，我們已下勁攪生產，組織互助組，添購耕牛農具，……我們老百姓都說：「三年以後，我們家家都要發財了。」「現在我們自己還籌備辦學校……我們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翻身，還要在文化上翻身。」又說：「我們能過好日子，是由於你們正確的領導，是靠毛主席的福呀！」「我們不能忘記你們的恩德，……願意永遠跟着共產黨走，並希望全國老百姓都能獲得解放，像我們一樣的翻過身來，過着好日子。」在給前線將士的信中稱戰士爲保衛老百姓的「天菩薩」一心一意望着打勝仗，保護老百姓，告訴前線戰士們說：「你們在前方打，我們在後方支援生產。一定要把反動派的頭打碎，我們的好日子才過得。」

我們從這兩個農民慶祝翻身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第一，農民因爲有了土地，生產的熱忱就更高空前提高了；第二，農民將更加倍愛護他們自己的土地，因而大大地增強了保衛解放區的力量，這只要看他們分得土地後踴躍參加自衛隊、民兵，和寫信到前方給他們的兄弟或兒子英勇殺敵，就可見土地改革對於打擊反動派和堅持保衛解放區是怎樣的重要了。

(五) 農民翻身後的農村新氣象

廣大農民翻身後的農村，到處呈顯着空前未有的新氣象，農村的新主人正開始進一步從生產、政治、文化上着手建設自己的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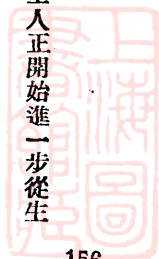
造橋修路創辦學校

如阜東鮑圩區陳港村多少年來沒人顧問村裏阻礙交通的許多小溝小港，現在都來請示村長想要造橋修路，經村長同意後，他們把從地主家算回來的樹材木頭拿出來搭了十五座小橋，姓王的農民說：「這橋如往年由地主出頭來支，又不曉得要起我們多少錢呢！」五汛區各村均準備在秋收後建立民辦學校，現姜洋村、泥螺村、三窪村都在地主拿出的田中留下好田三四畝和寬敞的房子兩三間作爲學校基金和校舍，讓自家的小孩也能識字懂事。

阜東獐溝區河東村原來貧農亦貧農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讀不起書，村幹除糧管員能寫信外，沒有一個識字，翻身運動以後，一致要求辦一個學校，於是把地主謝老奶奶獻出的三間房子砌教室，全村一百多羣衆自動化七天工夫便砌起來了，個個家長把兒童送上學校唸書。

敬祖宗也要敬毛主席

晉港村趙奶奶種三元宮廟產整整四十年，今春才算進草房兩間有個落身處，今夏六口兒又分



得廟產十八畝，他說：「我敬祖宗敬了一輩子也未買進一分一厘田，現在在毛主席領導下頃刻就翻了身，得了子孫永業，敬祖宗也要敬毛主席呀！」葉挺縣中興鄉農民湊起錢買了白布請塾師畫毛主席的像，該鄉現在十家已有九家不燒香，他們說：「燒香是地主攪出來騙窮人的，使我們以爲自己命運不好，便不想翻身。」

跳神測字當衆坦白

阜東五汎區一些過去裝神作鬼的巫人分到土地後，很感謝共產黨，不願再做騙人害人的迷信的勾當，紛紛向羣衆坦白：邢圩村跳神的豆腐皮在羣衆大會上跳把大家看，口中說：「那裏有神哪？就是我自己跳的。」河東村地理先生李某說：「要是地理有用，我倒不該窮了。」黑刀會的鄭某說：「人家叫我入會，說可以成仙得道，我修了一輩子也沒有成仙得道！」五汎村測字先生楊某說：「測字並一定靈，主要是因爲我家窮，藉此混混嘴的。」童子先生（就是巫人）楊某，耶穌教徒汪某也都承認童子和耶穌不能保佑家口平安，兩家年年有人病，有人死。羣衆聽了恍然大悟，都笑着說：「原來他們都是假的。」

和尚還俗生產

阜東三元宮和尚聖洲，一向靠廟產和三個佃戶享福，自己不勞動，吃酒吃肉，現在廟產算出分給佃戶，還留着上一二十畝給他生活，他乾脆就還了俗，將過去撫撫掩掩養在外面的女人和兩

個兒子接在家裏，下田苦活，再不拿菩薩作幌子騙人了。

葉挺縣護隴區吳葛寺裏的悟靜等三四個少年和尚也向區政府要求還俗，同農民一樣分果實種田，不願再做寄生蟲，射陽太平村貧農姜壽坤翻身後，在一天夜裏，想起了十年前他在柴塘裏拾魚被大地主「三太爺」，用衛身棍把背脊打得腫起來，還不准哭，並大罵說：「賤東西，想拾我的魚吃，你查查你的八字瞧。快滾！」如今他真的翻身了，眼看黃金樣的稻子就要囤到家裏來，自己又做了村裏的農聯委員，他想得覺也睡不着，越想越高興，從牀上坐起來，跑到剛算回的田裏去逛一轉。

婦聯會員集體送新娘

葉挺縣略斜區時橋鄉婦女翻身後，呈顯空前團結，創造集體送會員出嫁。該鄉何皮村有個婦聯會員要出嫁，特在各村聯會上提出來討論，大家認爲以前那種姑娘出嫁形式太不行了，也表現男女的不平等；爲什麼男人大搖大擺的走，女人低着頭要人攙着走呢？討論結果，決定由本鄉婦聯會員集體送行，再通知婆家那頭婦聯會集體迎接。上月廿四日是出嫁的日子，三個村的婦女穿得整整齊齊的送行，異常親熱的一個個和新娘握手，唱着「送別歌」，希望她到婆家還要參加婦聯會，要勤生產，爭取做生產女模範，最後更關照：「交換經驗把婦聯會攙，翻身抬頭得牢靠！」成千羣衆看着這一大隊的婦女，無不連連稱讚，就是老奶奶也自言自語說：「現在的世道真好，像我們以前苦苦嘸嘸的上新人船，真不像個話，我家姑娘日後也這個樣做法。」

宋老爹爹動員全家參加組織

華成區八大家開西鎮宋老爹爹分到田地，動員姑娘媳婦和自己四十九歲的老婆都去參加婦聯會，他清楚認識大家組織起來才得不受封建勢力的罪，他又叫姑娘媳婦去動員鄰家婦女一同參加婦聯會，說：「現在都得田翻身了，你們還不起來，等到什麼時候？」他自己參加了農聯會，叫小的仔子都參加兒童團，一家都參了自己的團體。五汎區五汎村分好果實進行整理團體，大家提出「做過壞事的不坦白要把留在工會農會」，二十六日全村開坦白大會，有十幾個人站出來坦白。姜石卿、張玉龍、姜一餘都承認過去賣過白麵，開藥店的姜爲西自認過去對民主政府政策認識不清，曾寫出民主政府打狗、拆炮樓、破路、禁法幣等三十幾件不滿他個人意的事情去向人作惡意宣傳……，他們坦白後，輕鬆的很，都立誓再不犯過失，並要求大家准許他們加入工會農會。

參軍上前綫保衛勝利果實

目前各地羣衆爲保衛自己翻身的日子，紛紛參軍上前綫去，婦女也參加民兵防壞蛋，射陽花園村農民並把不法地主、封建惡霸埋藏的二枝槍攪了出來，翻身了的主人決心保衛勝利果實，鹽東西岔村董德波說：「我們準備用性命保衛已得果實」。該村劉老頭子提起打反動派，有勁的說：「我沒有槍，拿一把切菜刀也要同反動派拚一拚！」

農村的新道路——勞動互助

什麼叫做「勞動互助」？

爲了增加農村生產，促進農民團結，並由個人生活走向集體生活，在蘇北農村還盛行着一種新的工作方法，由於這種新的工作方法，使落後農民的生產習慣於集體的生活，將他們向前推進一步。這個新的工作方法就叫做「勞動互助」。

什麼是「勞動互助」呢？原來這是由延安推行過來的一種生產方法，就是在個體經濟上的集體勞動，各人田裏的生活，由大家來做，今天我幫我，明天我幫你，互相換工，互相抵工，這樣換工，在過去農村裏勞動力缺乏的農家本來也有的，但那只是幾個人或幾家人家的換工，不能發揮集體作用，現在的勞動互助，却是大規模的換工，幾十個人，整個村子，家家都換，延安叫做變工或扎工，蘇北叫換工，也有叫伴工的。以前在江西蘇區也組織過「勞動互助社」、「耕牛合作社」及民間原有的扎工等，但那時農民羣衆，正經歷着殘酷的內戰，農業生產受到嚴重損害，因此「勞動互助」沒有起大的作用。一九四二年底在延安召開了一個西北局高幹會，毛主席爲高



幹會所寫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書中，特別指出「各縣應以大力組織勞動互助社，大大地發展農民的集體勞動」，把它作為農業政策之一；此外又總結與發揚了延安縣的經驗，要求各縣普遍提倡變工扎工，從此以後，全邊區的勞動互助走上了一個新的自覺的發展階段。毛主席稱這是一個革命運動，在他「論合作社」一文內說：「在過去束縛邊區生產力，使之不能發展的，是邊區的封建剝削關係。一半地區經過土地革命，把這種封建束縛打破了；一半地區經過減租減息之後，把封建束縛減弱了，這樣合起來，整個邊區就破壞了封建關係的一大半，這是第一個革命。但如果不從個體勞動轉到集體勞動的生產關係，即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因此，建設根據地在以個體經濟為基礎（不破壞個體私有財產的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這樣，生產力才可以大大提高。……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生產的成果也不是歸公，而是歸私的，但人與人的生產關係變化了。這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這是第二個革命。」

換工的組織和好處

勞動互助是怎樣組織的呢？一般的是這樣：先在農村中把比較進步的農民組織起來，成立換工小組，推舉個小組長，人數不多（二三十人），不問男女貧富都可參加，訂下換工章程，規定有牛的牛抵工問題、吃飯問題、換工先後問題、及人工抵人工等等辦法，會議制度、勞動紀律，都有規定。從小規模做起，等到有了顯著成績再擴大，到那時候，大家看到換工好處，紛紛要求加

入，就進一步把全村或全鄉勞動力都組織起來，成立換工隊，推舉換工隊長，下面再分若干換工小組，這裏面一定要有一些積極份子做骨幹，在組員中有威信，能起推動及團結全隊全組作用。

勞動互助有下面許多好處：第一，大大提高勞動效率。所謂「人多好做事」，大家在一塊做，興趣高，做的快，例如同樣一塊麥地，少數人去收割，要花二十個工；如果由換工小組來割，只消十五個工就行。一個農民回憶換工的好處說：「往年我一個人種田，犁到這頭，望不到那頭，一塊地要犁十來天，越犁越鬆氣；這回真怪，大家連唱帶喊的一天就犁完了。」第二：節省勞動力。例如做飯，過去下田各幹各的，家家都要留下人做飯，現在每次只要一家做飯就行，省出人力，可做別的活計。第三，可以提高勞動熱忱和加強集體觀念。在集體勞動之下，互相鼓勵、競賽和監督，刺激了農民不甘落後的競爭心，提高了勞動熱忱，並認識到集體力量的偉大。第四，節省糧食。根據延安變工隊經驗：分開吃飯每人至少需小米一斤六兩，十二人變工集體吃飯，則每人每天平均可節省三兩，如以三萬個變工算，每天可節省糧食九萬兩，一個月就可節省二百七十萬兩（合十八萬斤），即可節省四千五百人一個月的糧食。

組織勞動互助的困難

幾千年來農民都習慣於個人的勞作，現在忽然要集體起來，這對農民是從來沒有經驗過的。所以當開始組織換工小組的時候，十個農民有九個是抱懷疑態度的，認為這是共產黨的花樣，莫非是騙他們加入換工，然後來共他們的產麼？他們還有個自以為是的成見，認為共產黨只會辦政

治，不懂得種田，種田，他們是內行。更有人認爲：天下那有這樣的政府，好心好意的來幫助農民生產。因此，大多數農民都在一旁觀望。有些工作幹部，不向農民作耐心的解釋，不問農民對換工思想是否通了，就主觀主義的幫他們組織起來，像這樣的換工小組，結果不到兩三天就垮了，但這能怪農民嗎？在一個換工小組裏，有富農、有貧農、有中農，他們相互間是有矛盾的，富農，一般的勞動力不夠，他們需要換工，換工，可以免除過去請工的麻煩，所以他們歡迎換工；但富農有牛，換工小組里要用他的牛，又怕自己吃了虧。貧農，缺乏農具、耕牛，換工可以解決這問題，因此也贊成換工；但他們的勞動力是有多的，往年，不換工，貧農可以做個長時期的短工，出賣勞力，增加收入，換工後，貧農的短工工作少了，這是一個問題。中農想法又不同：他的勞動力剛好，既不需請人幫忙，也無需去幫別人，認爲換工對他好處不大（實際組織得好，中農也有好處的），所以不積極。還有，農民到底是自私的，都巴不得換工小組先幫自己，種自己的田很起勁；而幫別人種，就馬虎了。在蘇北的換工小組最大的困難，還是剩餘勞動力的問題（這因爲蘇北不像陝北，沒有荒開），就是當夏收秋收完畢之後，田裏生活空下來，再做什麼事呢？如果這時候各幹各的去，那末，換工小組一定就要拆散、垮台；不分散吧，又覺無事可做，亦難堅持，過去蘇北就有無數的換工組因爲沒有很好解決這個問題，而不能堅持下去。其實下述的許多困難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這要看那個換工組的領導人和骨幹怎樣，如一切問題都能通過民主方式，集體討論，大家想辦法，使全組的權利義務，公平合理負擔，什麼困難都能克服。下面我就要介紹一個互助組的模範例子，看看他們是怎樣來克服困難的。

介紹王維德互助組

王維德，是全淮海區有名的勞動英雄，而王維德領導的勞動互助組是淮海區所有互助組當中最出色的一個。縣裏獎他一條大黃牛，分區召開勞模大會，他又得到一條牛，外還加上一部大牛車。因此，王維德的名字，和他互助組成功的故事，在全分區到處被人傳頌着。每一個互助組，都高舉着王維德互助組的旗幟，做爲榜樣，去說服那些不願參加互助組的農民；每一個互助組都叫出「向王維德互助組學習」、「向王維德互助組看齊」的口號，大家都以他做爲自己努力的方向。

怎樣組織起來的

三十三年春上，淮海區到處掀起大生產和勞動互助運動，王維德那區（泗沭縣三莊區）也召開了全區積極份子生產會議。王維德是他那鄉（三莊鄉）的農會長，當然也去參加。在這個會議上，王維德第一次聽到「組織起來」和吳滿有的故事。王維德正在想：這些道理真對。區長曹克成跑過來對王維德說：「王維德，我看勞動英雄你可得。」王維德心裏雖也癢癢的，但說不出口。接着曹克成同志又告訴他：「你能自己苦幹（在王維德這一點是不成問題的）還不算，還要把你那全莊都組織起來就行了。」王維德當時答應了：「回去揪揪看。」



王維德帶着滿肚子高興回到莊裏，馬上召集前後莊，廿一家人來開會。他照樣把他在區裏聽來的話，都說了一遍，而後決定把前後莊組織成兩個小組。大家都表示：「這既然是官辦的，怎麼能不辦呢。」也有人嘖嘖咕咕的說：「八路軍什麼都管，老百姓靠着種田吃飯，那裏還不如你們嗎？」王維德自己心裏也想不透究竟爲什麼要攪互助組，他自己估計：「莫非明年就要共產了？」（外面很多人都都這樣謠傳）正因爲這樣，所以表面上雖組織起來了，而實際上是個空架子，沒有計劃，也不提記工，提到記工，大家就一致不要，只曉得在一塊攪就是了。那知冬耕一開始，就發生了問題。第一天決定，把全組三張犁合到一起替每家輪流耕地，第二天却都把犁拉到自己家田裏去耕地。當晚又開會檢討，王造新首先說：「代人家耕地，也沒得人情。」其他人則敷衍敷衍：「今天不耕明天耕就是了。」到了明天地一結冰，地不能耕了，小組也就無形中散伙垮台。過了個把月，舊曆正月初九那天，全區九個指導員，都集中到王維德那莊去實驗，幫助王維德研究了前次垮台的原因是「組織不是採取大家自願，沒有記工辦法和工作計劃」。接受了這次教訓，王維德決定再組織。

王維德召集全莊人來，又開了一次會，按照各家自願結合的辦法，又重新組織起來，前莊人土姓的多，大家都不願和後莊那些雜姓互助，都說後莊「糾」子多，不好和他們幹活。而王維德把胸口一拍，「我去」。他一到後莊，就到處向人家宣傳解釋「組織起來」的好處，可是人家還是抱着不感興趣的態度。包華榮還以完全相反的想法來懷疑：「官家要互助，還要訂按家計劃，明年剩多少，好叫官家一起都拿去啊。」而李萬勝則講：「不怕不識字，但怕不識事呀。」（意

（即不要違抗政府）這些想法都在王維德苦口婆心的耐心說服下，把大家心裏說「活」了一些，最後就以包華榮、包世清、李萬品、李萬勝、李後科、李萬平、李萬靈，連王維德自己，一共八家子組織互助起來了。大家選王維德爲小組長，全組共有土地兩頃多，全勞動力九個，半勞動力六個，牛四條。一開始討論耕地，把四條牛合到一起來，有牛戶代無牛戶種五畝地換一石草（一般的四畝地一石草），這樣有牛戶不吃大虧，無牛戶討到一些便宜。又訂出記工的辦法，但是一開始，大家還不完全相信，互助真會有好處。

第二天上面要差，按輪流是應該攤到李萬品和包華榮，他們都是四十幾歲的人了，而李萬品又是綽號李二「糾」子，因爲他做活比誰都好，他心裏始終不相信互助起來做事對他會有好處，王維德抓住這個出差機會來改變他們。

出差的前一天，王維德化了半夜的時間去說服李後科和李後如兩個小伙子，去代他們兩個年大的出差。第二天一清早開會討論了，李萬品正在滿肚子不高興，準備出差，那曉王維德一報告以後，李後科和李後如兩人立刻站出來：「既然互助我們倆代他兩老人家出差去！」李萬品一聽，真是求之不得，連忙答應：「你們兩既然代我們出差，我們包管把你家地耕得好好的。」會一散，兩個小伙子高高興興的去出差，李萬品也連忙套起牛具去代他們耕田。

李萬品感激的說：「不互助，他們再也不會替我出差的。」互助起來耕田也比分散耕田要快，比如兩犍牛一天耕五畝（平時一犍牛一天最多耕二畝），一天耙五十六畝（平時一張犂一天耙二十畝）。這時候，大家才第一次體驗到互助組織確實不壞。

互助小組不僅要一起種田，而且要合理的使用勞動力。舊曆二月間，大家沒事做，王維德就想到，利用這時候去創樹賺錢。大家商量了一下，一次就買了四千塊錢（法幣）的樹來創了。最後一結算，每家分到八十三塊錢淨利，在外每家還分到七十三斤樹枝了。代大家耕地的李萬品包華榮，和出差的兩個小伙子，都同樣分到的。大家真是歡天喜地。

在第二次再買樹的時候，前莊沒有參加互助組的人，也要求參加互助組了。王維德一聽就去與前莊小組長王造吉商量一下，前莊小組也都願意和王維德互助組合伙一起幹，這一來王維德互助組就用八戶一下擴充到十六戶了。第二次創樹又賺了兩千七百塊。

另外每家（十六家）還再分到一千八十斤樹枝桿，王維德互助組擴大後，第一砲又打得好響。小組擴大了，（十六戶三頃八十一畝地）人也多了，（十五個全勞動力，十二個半勞動力），王維德提出：「除農忙時需要全體動手，平時應該省出人力進行副業生產」大家討論了一下，就把小組分為四個小組：（一）種地小組；（二）生意小組；（三）織布小組；（四）看牛小組（全組四條牛合在一起看管，牛草由全組按田畝數出草喂）。以後工作每天都記工，出去做生意的在紅利中抽百分之二十辛苦錢，其他利錢大家分，家裏地別人幫助種，工資照給，這樣的辦法一訂，大家不吃虧，都很高興。

克服困難前進

王維德互助小組，是在無數波折和困難中前進的。第一次做生意沒有本錢，王維德想出辦法：

他提議每家拿出五十斤山芋干子，共集了九百斤，外加一只肥豬，到新安鎮去做生意，那知碰到鬼子把大家嚇了一驚，正碰上山芋干子豬子又都跌價，一趟生意不但不賺錢，加上盤費在內，把九百斤山芋干子貼光了還要倒貼一千多塊錢，大家都把嘴巴「撇」起來，互助小組就垮了三天台。但王維德不灰心，他還是向人解釋，「互助下去總會有辦法。」人家提出沒有本錢了，王維德連忙拿出自己家裏兩石多花生種賣了做本錢，加上剩餘下來的四千多塊錢，一面派人去推鹽，一面在附近買牛到了嘴去賣，結果兩趟販牛賺到頭兩千，推一趟鹽又賺一千八百多，一算把以前貼的錢都賺了回來。這下才又把大家對互助的信心穩定下來。

最大的一次難關是到路西賣鹽爲打架被打死人。幸而在麥口去賣買兩趟賺了十多萬，除撫恤死難外，每家還分到三千多塊這一來就又把王維德互助小組從萬分消沉的空氣中轉變過來。

在工作中改進

互助的經驗，大家都沒得，而王維德互助組能夠用民主的精神，在工作中去摸索，從錯誤中求得改進。

(一) 做工不但需要快，而且不能「毛」。

春天種大秫秫，王維德小組第一次大規模集體勞動，大人小孩一起都下田，一天功夫種了六十多畝，可是一檢查，就發覺「毛」得很，大家光圖快，不認真。種地最好的李二糾子一看連連搖頭，「這簡直不是生產，而是敗產」。當晚就開會檢討，定下規矩，種地不僅要快，而且不准

「毛」，以後大人種不好罰他一條毛手巾，小孩種不好，互助組就不帶他。還決定以後記工時，快與好一起評定，從此大家就再也不敢「毛」了。

(二)農村田地少，小組要分散。

麥口割麥子，太人小孩一起下田，一塊地上湧進二十六把刀，看起來是很快，一剎那就是一塊地，大家也蠻開心，可是到了晚上一算，平均每每人只割了一畝二分，(平時一個人可以割到一畝七分)大家又研究了原因，是鄉下地塊小，不是大塊的集中地，割完這塊，再到那塊，浪費很多時間，大家商量一下，把二十幾個人分爲四組分開去割，這樣一來那個先那個後沒得人再去吵，而且比在一起割還要快。

(三)有了問題立時解決。

開始記工，一般的都把女人小孩訂爲半勞動力，全勞動力做一天算一工，半勞動力做一天算半工。在春種當中，發覺這種記工法不合理，很多女人反映：「橫豎我們是半勞動力，男人種一擔我們保證種半趟，」實際上有些工作，女人小孩可以照男人一樣，這樣不僅不會增加生產，反而阻礙了生產力的使用，當他們發覺這個缺點，立刻把按日記工制改爲按成記工制。(按工作成續記工)。

在集體勞動中，又曾發生過男女糾紛，王維德立即追根究底，知道是李德如造的謠言。小組馬上開會鬥爭處罰了李德如，這樣才平了大家的心。更定出辦法，下田做事不准動手動腳，吃飯也分開男女兩桌吃。

互助組穩定了

王維德互助組從組織到今天，將近兩年的歷史，雖然遭受過各種波折和困難，但都克服了，到今天拿王維德自己的話來說：「互助組開始，我就把心捧住揪，到今天才敢說可以放心了。」互助組好處，大家看到了。

由勞動互助到生產合作

要解決勞動互助後的剩餘勞動力問題，很自然的大家轉到生產合作的副業上去，這種生產合作副業的種類很多，有運鹽、榨油、磨豆腐、做粉條、養豬、積肥、划草、販棉花、紡織、捕魚、打蒲包、做斗篷等等，因地制宜，各鄉不同。合作社規模也有大小，完全由換工小組組員自己管理，有的做老板，有的做賬房，有的做採辦，分工嚴密，賬目清楚，賺了錢就派分。這樣一來，換工小組空下來就不愁沒有事做，而且大家忙得很，沒有一個閑人，有時連換工小組的家屬都動員來參加。這種合作社只要管理得好，負責人存私心，包賺錢，能持久。同時，這又是進一步給予農民一個民主生活的鍛鍊，更加强了農民的集體意識。合作社裏一切問題都由會議來解決，久而久之，弄成習慣，大家覺得不開會，就很難過似的，就是村裏有什麼事，或個人的私生活問題，都提到組裏來解決，如要發展民兵了，大家就一塊兒討論，誰該去參加；又如組員中有賭錢的，或嫖女人的，大家就在組裏提出批評。他們空下來，還集體的討論時事、學習文化，讀報。蘇北阜甯有一個莊子，不過二十多戶，大都數是個貧農，他們經過初步的勞動互助——換工隊，

以至全莊什麼都互助，男女老幼都過集體生活，連過年過節都集體在一塊吃。有婚喪喜事，集體出力。天一亮，鑼聲一響，全莊的人都起來忙生活，分好工，各做各的，例如趕集，上鎮買東西，過去家家有人去；而現在只要一兩個人去就行，大家東西託他們代買。過去這莊上一條牛也沒得，現在已有了好幾條牛了，是大家打夥兒買的。由於這樣的生產合作，在農村中逐漸發展，農民的生活更好起來了。

互助生產改造了二流子

二流子就是農村中不事生產的流氓，像這樣的二流子，在全中國農村裏到處都有。他們的特點：好吃懶做，東家溜溜，西家坐坐，甚至姘女人，賭錢等等，有的家裏也有田地，却馬馬虎虎的種着，任它荒蕪不管，沒錢用，借貸、典田、押屋。自從蘇北農村到處掀起了生產、互助熱潮後，每個勤勞農民都參加了換工組，二流子有的也被混進換工小組去，但不久就被開除了，這時二流子感到有些恐慌，大有「走頭無路」之慨。爲什麼呢？因爲第一：農村裏大家都很緊張的在工作，誰有工夫去理二流子呢？所以二流子到處溜，已是無處可溜，賭錢，在農村裏早已絕跡了，於是只好悶關在家裏。第二，去參加換工組吧，吃不來苦，人家不要。第三，家里閒坐無聊，就去替人做工，但一切生活都給換組包去了，只有「死路一條」。第四，自從政府積極提倡生產，凡生產好的，由政府獎勵，給他一條牛，或給予勞動英雄的光榮稱號；而那些二流子却到處被人瞧不起。第五，這是最丟面子的事了，就是凡不生產的二流子，由全村送給他一塊「萬年窮」的

牌子，掛在門口，這樣，使二流子最難堪，無臉見人。二流子雖然窮，却也忌諱，怕萬年窮，連他子子孫孫代代都窮是不願意的。在這種種刺激和逼迫之下，那些二流子轉變了。原來在家拉二胡、唱小調的傢伙，平時太陽出的很高，還未起牀；現在，大清早就到自己的田裏去了。鄉裏幹部和換工小組看見二流子確有轉變，就允許他加入換工小組。所謂「浪子回頭金不換」，大多數有覺悟的二流子加入換工組後，工作都很積極，與以前判若兩人。在蘇北農村流行着一個准劇，叫做「懶龍伸腰」，就是描寫在互助生產運動中，一個二流子轉變的故事。有一個二流子過去總是穿着破破爛爛衣服過冬，現在換上新棉襖了，他很感激的說：「不是民主政府興的章程好，我那裏會有今天呵！」

豐衣足食的五里戴莊

這裏讓我介紹蘇北淮海區（現在的六分區）一個村莊因組織勞動互助而得到好處的例子。

根據調查，泗南縣五里戴全莊人民生活已普遍上升，下面是該莊減租減息和勞動互助組織前後人民生活的對比：過去全莊廿三戶，一百十口人，自耕土地一頃卅畝，佃種土地十頃十五畝，計中農二戶，貧農廿一戶，牲口牛二條，驢一條，房屋卅三間。當時耕地大部份是用人力拉。現在全莊卅三戶，一百五十二人，自耕土地四頃廿畝，佃種土地四頃五十畝，計有富農七戶，中農廿戶，貧農六戶，牲口牛十七條，驢二十三條，房屋一百十八間。五里戴過去是一個最窮苦的莊子，每逢春荒都要出外逃荒，留在莊上的人要賣小孩賣家具才能度命。一塊地要當兩個主人。現在五

里戴是一個執行政府法令的模範村，他們堅決執行了民主政府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的法令，全莊人民生產情緒極高，去年公糧繳的最早最好，紡織工作做到自植自織自穿。五里戴是豐衣足食了，今年嚴重的災荒祇有四家缺一月糧食，互助組裏已幫助解決了。生產大隊長戴榮說：「春荒同我們莊上要斷靚了。」

根據過去的互助經驗，五里戴全莊人民還合夥訂了一個一九四六年春季生產計劃，要使生活過得更好。全莊人都知道，去年這樣災荒年成，若不是互助起來，今年春天各家門口那能看到什麼草堆，大人小孩他們身上穿的新衣服，不是因為互助，那能穿上身呢？舊曆正月十六的晚上，全莊互助起來了，三十二戶分成了四個組，開會通過了全莊兩個月生產計劃：（一）從正月二十日到二月二十日，把糞全部晒光，另碎買糞買到底為止。根據本莊的環境，要栽活一百株樹。下雨就種春菜和抄棉田。本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三天，修理二夾三夾兩條水溝，及修理西河底一口吃井水。舊曆年後，五里戴全莊聯合了陸台村共四十九戶人家，挖了長達七百八十弓四條挑水溝，有一百五十畝地可以免受水淹。羣衆說：「往年不互助就攪不起來，今年可不受水淹了。」大家聽說還要挖二夾、三夾溝，均高興的說：「只要我們互助好，什麼困難都能克服的」。計劃中又新添一架婦女織布機，培養四個女工，不參加晒糞的婦女全部紡紗，三張布機六個工人，上下午換工，在一個月內計劃織卅塊布。會木工的戴榮英、胡居文二人負責修理全莊農具，剩餘勞動力，全部拾草晒糞。（二）從二月廿日到三月廿日完成種秫秫，並決定今後除收麥和突擊鋤秫秫外，繼續紡織，經常有三個人固定織布。小麥決定鋤一交，在這一個月內要把家前家後的溝埂

修好，再修理莊東頭的吃水井。（一九四六、三、廿二，華中版「新華日報」）

一個勞動互助有成績的村子

●二堡塄在淮海區邳睢縣，在勞動英雄胡昌桂的領導下，有八十二個互助組，人數有一千五百八十個人，因為逐年勞動互助，努力生產，月月有餘糧，全村羣衆生活上升。

胡昌桂在一九四三年冬沒組織合夥會前，僅有十一畝地，無牲口，三口人，一年收一石二斗糧食，要差七個月的糧食。但在組織合夥會至一九四五年年底止，已有二十四畝地，餵了兩條牛，四口人，一年收八石糧食，一年中能餘三石糧食，他的住地二堡塄，全村共三十三戶，中農三戶，貧農二十四戶，佃農四戶。一九四三年僅有牛二頭，驢三頭；四三年時，共有土地三頃六十畝，且有八戶賣地十五畝，斷炊者八戶，全年收糧差四個月者六戶，差二個月者十三戶。到四四年，僅有一戶賣地三畝，斷炊者僅一戶，全年收糧差三個月者四戶，有六戶買地十四畝，到四五年時，有牛十二頭，驢十五頭，已無賣地和斷炊之戶口；買地者共十三戶，共買地廿畝六分，有十三戶準備買地廿畝。合夥會公買地廿五畝。四四年僅有二輛紗車，四五年已有廿六輛。二堡塄羣衆生活上升，和胡昌桂的正確領導合夥會分不開的。胡昌桂合夥會之所以能鞏固，據胡昌桂本人說：（一）領導人自己帶頭幹，不要拿架子；（二）自己已有錯誤，要向會員認錯，會員與你指出錯誤後，要隨時糾正；（三）不要自私，一文錢也要公開算賬，大家沒有誤會，幹活一定起勁。前次上級獎給我一條黃牛，都是大家用的，這次把牠賣了四十三元硬幣，

除了老婆留去二元外，下餘四十元全交與合夥會買糧食了。因為這個牛是大家賺來的，不是我個人的能力賺來的；（四）常開會檢討優缺點；（五）開會時要用空隙時間，不耽擱會才能開起來；（六）買蒲賣包，輪流推人去，省了人力，多打幾個包；（七）賺了錢馬上買糧食存着；（八）不能叫富戶太吃虧，出力合理，一隻牲口耕一畝地算一工，最多不超過畝半，麥口例外，特給情形也例外。全部八十二個合夥會，都是這樣組織與堅持來的。（一九四六、二、二八，華中版，新華日報）

感謝毛主席

經過了澈底減租，經過了「耕者有其田」的運動，再經過了勞動互助、生產合作，蘇北農民的生活與過去完全不同了，有做新衣服的、有蓋房子的，有買田買地的，還有討媳婦的（過去無論如何討不起）；以前，每天吃了早餐愁晚餐，現在，不但肚子吃得飽飽的，而且有餘糧（像一八四六年的春荒雖然嚴重，老解放區農民尚無大問題），一個月可以吃幾次肉。有過這樣的事：幾個換工隊因為連年互助，個個發財，大家聯合起來，辦上幾桌豐盛的酒席，大大地慶祝一番，中有一個位子上座空着，杯筷照樣擺着，那是給毛主席安的席，他們今天都翻身了，不忘本，個個站起來，拿着酒杯，恭恭敬敬的向着毛主席的位子說：毛主席呵，我們大家感謝你，敬你一杯酒，不是你老人家的辦法好，領導窮人翻身，我們那里會有今天的日子啊！

蘇北工人的生活怎樣？

工人運動一般概況

蘇北，這是個廣大的農村，在抗戰八年中間，一切工作重心在農村，因為較大的城鎮都給敵偽佔據，故羣衆運動是以組織農村中的農民爲主，工人，在農村說來，不是推動農村工作的主要力量，因爲那裏工人很少，只有雇工，在一部分小集鎮有很少數的職工和手工業工人，真正的產業工人，爲數很少的。所以蘇北工人一般可以分爲三種，即雇工、職工、手工業工人。這些工人的特點，散漫，不易組織在一個工會里面，團結不很好；其次，保守，具有農民特性，階級覺悟較差，不易進步；而流動性大，例如雇工，今年在這家做，明年在那家做；手工業也是一樣，這批人多爲油坊工人，刨煙工人，香煙工人，紡織工人等等，他們的行當時常調換，農忙時，是農村中的短工，農閑時又是手工業工人了，所以組織他們相當困難。這裏的工人運動可以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在農村中組織雇工爲主，城鎮工人爲副；第二階段，即在抗戰勝利後，中小城市已有幾十個，這時以組織城市中的工人爲主。在蘇北過去工業中還有個特點，即公營工廠多于



私營工業，在公營工廠內工作的工人又不同了，他不是爲着革命的事業而工作着；同時，因爲公營工廠對工人實行公私兼顧的分紅方針，所以工人的生活更好了，積極性更高了，罷工的事從未發生過；在私人手工業中，雖有增資、分紅要求，但由於工會的調解，罷工的事情也少。工人的組織是工救會，有鄉工救，區工救，縣工救，以過去來說，作用不及農救會大。工人，特別是僱工，經過增資後，生活固然改善了，而地主或富農又往往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剝削他，甚至停僱，像農村中僱工的這一羣人，只有在轉入將來近代城市的工業中，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下，做個真正的產業工人，他們生活才有可能改善。所以在土地沒有改革以前，僱工在農村中還是比較苦的一羣，因爲他們很少自己有田，既無田，又無地，一個農村中的無產者，在這種現狀之下，有什麼辦法過得更好些呢；當然，他們比起在以前舊政府之下做僱工，是要好得多了，他們今天的政治地位，也顯然不同。

農村中僱工的痛苦

僱工分爲長工、短工兩種，工資以實物計算，普通分等級，按頭等、二等、三等伙計標準發工資。增資多少依照各地生活程度來定，各有不同。一般的工資都比過去高了，還要發衣服、毛巾、鞋襪等。根據一九四四年四月間，蘇中區東台許墩鄉一個鄉的僱工狀況調查，光棍獨身的工人佔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僱工有十五人尚未結婚，佔二十一歲以上僱工總數百分之四十六強；就是三十歲以上的男僱工還未結婚的也有九人，約佔三十一歲以上男僱工的百分

之三十七強。在調查僱工的談話中，不問已婚或未婚的成年男工，大多肯定的說：「不結婚好！」原因很簡單，只有一個：「養活不了！」

就僱工出賣勞動時間的長短來說：出賣長工勞動在五年以下的最多，約佔百分之七三；六年以上的約佔百分之二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以上的佔到百分之一〇·四，在四十歲以上的僱工中，有三分之一強是做了三十年以上長工的，他的勞動力已剝削到了盡頭，衰老了，死亡已站在他們的眼前，他們迫切需要勞動保險來保證他們的老年，一般說，十年以上的長工，就需要有養老的保險了，但在目前是還做不到的一件事。

就僱工的成分來說，一部分還未完成為純粹的無產階級，據調查，五十個僱工中，完全無土地的二十七人，超過僱工半數以上；有自田的僱工，除十六人不明外，有十二畝的一人，四畝的三人，五畝的一人，六畝的一人二十畝的一人（家裏人多不夠吃，故出來做長工）。按本鄉生活水平及生產情形，五口之家，最少要有自田十二畝，或佃田十五畝才能維持最低生活，所以就是有家有田的僱工也都是半飢餓的。

業主對增資後的剝削

以蘇中區東台縣為例，公佈的增資標準，是根據東台一般情形來定的，最高每年四担飯糧，最低每年僅兩担飯糧，經過參議會討論，大家認為是公平合理的；而在僱工們自己討論這個問題時，他們顧及這總統規定，業主可能吃虧，於是又具體分成四等，每一僱工應得工資多少，一

律根據工作能力，經過僱工會與業主民主討論，然後訂定，這說明僱工的要求公平合理，照顧了業主利益。但有不少不明大義的業主，不了解增資是爲了抗戰必要，同時也是爲了生產必要，反把增資簡單看成加重個人負擔，千方百計的想出種種剝削的新花樣，來加重僱工工作，據調查所得，自僱工增資後，業主採取了如下對抗增資的辦法：

第一種，是無窮盡的增加工作，有以下各種方式：

一、許多業主過去除經營土地外，并無其他副業的，僱工增資後，開起磨坊來了，開起粉坊來了，開起荳腐店來了，磨坊、粉坊、荳腐店的一切勞作，都加在增資後的僱工身上，使得原先就無暇喘息的僱工，從黎明到深夜更加片刻不停的勞動。

二、不開坊不開店的業主，爲了要增加僱工的工作，除去要他做好自己的工作外，還把他分到親戚朋友家去工作，使得一個僱工原來担任一家的農作，變成担任兩家的農作。一個僱工，兩家合用了。

三、派自己僱工出去做短工，而短工的工資給業主取去，好像僱工是他家的工具、牲畜和奴隸，不但要替他做工，而且還要替他牟利。

四、忙時，慣例是要叫短工的，現在是任何工作都由僱工包辦，包得下也包，包不下也包，不再叫短工了。

有一個僱工說：「增加工資後，我連自己打雙草鞋穿的時間都沒有了，現在要穿草鞋，只有去買，那裏來這一筆草鞋費啊！」於此可見，業主增加工作是到了如何可怕的程度。

第二種，是更加減低生活待遇，有以下的各種方式：

一、原來一般通例，僱工早晚兩餐厚粥，中午一餐乾飯，增資後，一律改爲粥，並且是稀到不見飯粒的程度，原來還有蘿蔔乾之類的小菜，現在是什麼也沒有，整天吃野菜和小蒜。

二、酸粥酸飯，吃下去會生病，這是大家曉得的，過去這些東西是倒在豬食盆裏的，現在完全交給僱工食用。

三、過去做大活計時，午飯與晚飯之間，有一餐「下午點心」的，現在工作雖然照樣做，但「下午點心」是取消了。

四、過去業主賣豬，僱工有出圈錢，賣牛，有解槽錢，賣糧食，有爬斛錢的，增資後，一律取消，這些使費全由業主拿去了。甚至紅白大事，僱工替業主送禮所得的錢，業主也全部沒收。

五、過去業主是要供給僱工被頭和洗臉洗澡的毛巾的，現在也取消了。

增資後僱工因爲生活慘苦，許多人生了病，幾乎全部都是營養不良病，這是十分應該注意的事，而有許多業主，當僱工生了病後，還認爲報復的最好時機，毫無憐憫的逼迫他們回家，自己去醫病。

第三種是強迫回伙，有以下的各種方式：

一、誣賴僱工偷東西，以手脚不穩的罪名，俾得把他辭退。採取這種方式的極多，花頭也極巧妙，常常弄得僱工莫名其妙。比如東台縣有一家業主，忽然有一天老板娘晒在外邊的褲子不見了，硬說是僱工偷的，可是過不幾天，老板娘又穿上那條褲子了。又比如一家業主，要僱工去買

一担油，當油挑回來時，馬上叫僱工去做一件事，等會再來秤油，說油少了，硬說僱工舞弊，其實業主當僱工去做別件事時，自己偷去了一二十斤。諸如此類的誣陷，實在不勝枚舉。

二、誣賴僱工與老板娘不乾淨，或者說他希圖串拐他的閨女，用這種極其惡毒的誣陷，以達到回伙的目的，使僱工有口難辯。

三、實行假分家，說自己因為分家，請不起伙計，而且也不需要伙計了。

四、自己無法回伙，於是買通地方上的流氓和僱工尋仇打架，使得僱工自己不敢再在他家歇下去。

五、一家有兩個僱工以上的，製造挑撥擴大僱工與僱工之間的矛盾，使他們無法相處，而自動辭退。

在各種強迫回伙的辦法下，僱工們即使能依靠自己組織起來的力量，仍能堅持下去，而日常之間的賓東關係，實在是令人頭痛極了。

第四種是冷嘲熱諷和漫罵：

這一類的漫罵，是從政治上的恐嚇直到人格上的侮辱，都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比如僱工會決定每月僱工有休息日四天，在這些休息日子，業主常常在吃飯時說：「閒飯養野狗，一吃爬起來就走！」或者當業主差使做一件什麼事，僱工的動作慢了一點，業主便會說「你們是我請來的老爺啦！」僱工有時談到僱工會的一切決議和提案時，業主常常會說：「木榔頭下河，小頭子犯上啦！」「現在天下是你們的，天翻地覆啦！」至於政治上的恐嚇，則有：「你們靠新四軍過一世

才好啊！」「新四軍要你們加工錢，是爲了要你們去當兵的。」「新四軍不長，我們賓東長，日子過下去看」。諸如此類的造謠中傷，冷譏熱諷，是僱工除去肉體上的痛苦以外最最感到難以忍受的。東台僱工中流行着一句話：「牀底下養仙鶴，飯好吃，頭難抬，」是最形象地說明了業主對僱工在人格上的侮辱。（一九四四·五·十四·「蘇中報」）

以上面這些事實，說明僱工在增資後，仍受業主種種的非法剝削，而最普遍的是一般業主都儘量減少用長工，改用短工。因爲民主政府鼓勵生產，根據地經濟日趨繁榮，有很多僱工都自動的改了業，如經常推鹽、紡紗、及做一些小本生意，就比做雇工好。

城市工人運動

在抗戰期間，大部分城市被敵僞佔據，新四軍除控制全部農村外，尙佔有大小集鎮數百個，這些集鎮最大的人口約有三四萬人，設市管理，但大多數是小集鎮，人口五千到一萬的居多。在那些集鎮裏，也有些手工業，人數極少，很散漫；較大的集鎮，手工業工人較多，只有在那些大集鎮方有工會組織，有要求增資和分紅的鬥爭。而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一般說，是在抗戰勝利以後。從一九四五年九月間，日寇宣布正式投降後，在蘇北的幾十個城市如如皋，海安，東台，鹽城，阜甯，高郵，寶應，淮安，淮陰，漣水，泗陽，沐陽等等均先後被新四軍解放，接着解放不久，城市工人便紛紛組織起來，成立工會，進行改善工人生活鬥爭，這些工會種類主要的有下面這些：油坊業、刨煙業、紡織、印刷、香煙、肥皂、彈花、澡堂、筆業、店員、黃包車夫、碼頭

工人等等。每個城市有組織的工人都在萬人心上。以淮安爲例：從一九四五年十月到一九四六年二月，這五個月中，全市已有一萬人左右組織起來，計有攤販一千五百人。織布工人七十人、藥業職工七十二人、筆業工人九十二人，彈花工人一百一十人、做香工人八十五人、刨煙工人七十五人，河下紡織工人三百餘人，共二千餘人，這是全市性的，其他尚有非全市性的職工團體七千多人。根據淮安經驗，工人組織起來以後，獲得下面一些成績：第一、工人的政治認識普遍提高了。首先是認識了組織的好處。過去怕參加組織的人，現在都紛紛要求加入組織，各個鎮聯合辦事處，經常擠有衣服襪襪的人，要求加入組織。到處流行着：「人多齊心才有力量，要不，大漢奸那個敢碰他」的議論。其次，羣衆的奴隸思想開始轉變成主人翁思想。凡參加鎮聯會經過鬥爭的人，都經常說：「現在是天亮了，是窮人老百姓問事當家的時候了。」南門魚市鎮許多積極份子說：「窮人再不翻身，還等幾時，」再次，開始認識了政府與共產黨，懷疑而變成靠近了。一向對民主政府與共產黨懼怕的西門小菜販陶三，從戀奸中加入鎮聯會後，大大地領悟了過去的糊塗。

第二、羣衆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打垮了站在人民頭上的封建勢力，現在各鎮最受人尊敬信仰，最說得起話的，不再是大先生們，而是鎮聯會衣服不整之工人和貧民，東門文昌鎮陳二皮匠過去是沒人看得起的窮小子，但現在老百姓大小事都要跑去請教他，連以前罵他賊骨頭的紳士先生，現在也會駕臨他的破屋裏寒暄了。

第三、羣衆經濟生活大爲改善。大部工人都組織起來增加了工資，部份地取消了工頭與服役

制度，工人生活大大提高了。例如在未增資前，河下紡工是一二〇〇元僞幣一斤紗，一天紡一斤半，得二千元僞幣，但當時燒餅是五〇〇僞幣一個，一天工資只能買三四個燒餅，尚不夠一頓之飽，組織工會增資後，每斤紡工是抗幣十四元，一天至少可得抗幣二十一元（一斤半計算）。現在燒餅三角一個，一天工資可買六十個燒餅，除供給本人外，還有剩餘養活二三個人。各業貧民由於在組織中參加了戀奸鬪爭，全部都得到了漢奸賠償的好處，最多的一家可得到二石八升，最少的也有三四斗。過去過年看不見魚肉的小販周萬保，今年過年則是一連幾天魚肉滿碗，全家都笑嘻嘻地過了一個快樂年。

公營工廠下的工人生活

在蘇北，公營工廠下的工人要算是最幸福的了，他們的組織健全，工資豐厚，生活愉快，爲什麼？因爲在公營工廠下，首先正確執行了公私兩利政策。什麼叫做「公私兩利」政策呢？就是要在改善工作之下，達到提高生產目的，於公於私，兩皆有利。

公營工廠特點

爲了抗戰需要，也是爲着革命需要，這里設立了許多公營工廠，這些公營工廠是爲人民大眾服務的，公營工廠的工人也是爲人民大眾服務的，他們的基本目的一致，基本利益也一致；因此這種新的雇傭關係不同於一般工廠，也不同於國民黨的公營工廠，這里沒有階級的對立（罷工是從來沒有的）；沒有剝削關係存在，（合理的訂立工資與生產利益全部歸公），這種新的勞資關係，明確的說，是一種公私關係，所謂「公」，就

是指爲大多數的人民及工人階級全體服務的公營工廠；所謂「私」，就是指構成這工廠的各個成員——職工，這是公營工廠勞資關係的一個唯一重要的特點。可是因爲今天還在私有的經濟制度下，職工的一切私人生活（包括家屬）須由自己解決，因此，今天除了照顧革命與社會利益外，同時是要採取公私兩利政策來提高勞動熱忱，和增進生產。在廠方，必須確立爲工人階級服務的羣衆觀點，改善職工的日常生活，就是對職工目前生活上的一些細小的困難問題，也要盡可能的顧及，並求得能解決；另外，在職工方面，必須克服雇傭觀念與單純的經濟觀點，確立爲公爲革命服務的觀點，不僅看到個人利益，還要看到全體利益，不僅看到眼前利益，還要看到將來利益，做到「公私兼顧」，「先公後私」。

怎樣實行 兩利政策

首先，是要根據職工技術高低，熟練程度，生產積極性，工作歷史等不同條件，訂出各種各級工人的技術標準，然後根據這些標準，由大家再根據今天社會的一般生活水平，以及該項勞動在目前社會上一般的工資價值，照顧其實際情形，用民主的方式互相評定工資，確保每個工人生活的安定與向上，使工人能安心生產，愉快的爲革命服務。其次，用累進獎勵法鼓勵生產節約。在一定的工資規定一定任務的條件下，對超過任務的積極生產者加以累進獎勵，這不僅可提高生產，職工也到了超過任務勞動的報酬，這是刺激生產熱忱，改善職工生活的最好辦法，並以此基礎，更能展開一個熱烈的生產競賽與創造勞動英雄及模範工作者運動。第三，合理的分紅。在企業化的工廠中，能定期計算成本與盈利的，應提出一定成數作爲工人分紅，由工人自己根據每個職工的生產節約成績進行討論，適

當分與每個工人，這樣，更能促使工人感覺與工廠利益一致，使他們能更進一步的關心工廠，愛護工廠，改進技術，提高生產，做到真正完全的合理的公私兩利。

那些工廠
是公營的
在蘇北已有很多的公營工廠，這些工廠都是應實際需要而設立的，如爲了要進行宣傳教育等文化工作，故各分區都設有相當規模的印刷廠，及造紙廠；又關於經濟部門的有油坊、鹽場、紡織、被服、製鞋、毛巾、肥皂、蠟

米、印鈔、香烟等工廠；關於軍事部門有製彈廠、修械廠、及小型兵工廠，此外，尚有公營的商店，是不以賺錢爲目的（有時是很虧本的），而以保證對部隊機關的供給爲主。

公營工廠
工人生活
公營工廠的工人除工資按照技術標準發給外，他們的食糧是由公家供給的，每人每天所領糧食比一般機關多，這因爲他們多爲體力勞動。他們生活上第一個特點，是工作有保障、安定、可以全心全意的爲工作努力，工資跟

着每人技術的進步而隨時改變，因此每人可以儘量發揮他的能力、創造性，使生產不斷提高。在組織上，他們有自己的工會，集會絕對自由。他們有自己的代表參加工廠行政方面的行政會議，工人意見，經常可以反映給工廠管理人。他們有自己的俱樂部，進行各種文化的娛樂活動，如牆報、演戲、歌詠、籃球、拾球等等。還有給自己消費的合作社。在學習方面，每天至少有一小時的學習，有文化學習、政治學習、如組織對外報導的工人通訊小組，學習小組，及時事討論會等。在工作方面，經常自動組織挑戰競賽，看誰坐飛機（第一名），誰搯烏龜（最差）。一切生活都是集體的，他們過的是真正新民主主義經濟下的工人生活，他們將是建設解放區一個偉大的新生

力量。

中共工業政策及蘇皖邊區保護

工廠勞動暫行條例草案

中共的工業政策怎樣？引用中共領袖毛澤東氏的話來說：「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將採取調節勞資間利害關係的政策。一方面，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之不同，而實行八小時的工作制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社會保險，工會的權利等等；另一方面，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與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贏利。總之，使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載「論聯合政府」）在蘇北所執行的工業政策也是這樣，就是採取了「調節勞資間利害關係」的政策，使勞資合作（儘可能做到不要罷工，以免妨礙生產），共同發展中國的工業。講到工業，今天蘇北還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那邊當局極歡迎國內工商業家及華僑前往蘇北投資，建設各種工廠，特別紡織業，在蘇北將有偉大的發展前途，因為那邊產棉花。茲為使外間明瞭這裡的民主政府怎樣保護工廠勞動起見，特將華中工人代表會擬定的蘇皖邊區保護工廠勞動暫行條例草案錄後，藉供關心者的參考。

×

×

×

×



蘇皖邊區保護工廠勞動暫行條例(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爲改善工人生活，加強勞動熱情，團結勞資雙方提高生產，特根據和平建國綱領與蘇皖

邊區具體情形，訂立本條例。

第二條 凡本邊區勞資雙方有關一切事情，都照本條例辦理。

第三條 本條例所說工廠，是指有工人、學徒、職員三十人以上的工廠。

第二章 工作時間

第四條 每工人每天做工八小時至十小時，最高不得超過十小時。

第五條 廠方如工作過忙，要工人在規定的時間以外再做工，每天做七小時算一個日工，也不得長做，超過七天，先要得到工會同意。

第六條 白天夜晚都開工的廠，要把日夜班分開來，一星期頂少要換一回班。

第七條 做夜班的時間七小時爲原則，最多不超過八小時。

第八條 童工和懷孕的女工或帶小孩要喂奶的女工不能做夜工，也不在規定時間以外再做工。



第三章 放假休息

第九條 每星期放假一天。

第十條 陽曆年放假三天，陰曆年放假五天，二五、五一、七七、雙十等紀念日和政府臨時指定的放假日子都要休假。

第十一條 工人在廠做工一年以上不滿三年的要有特別休假十天，三年以上不滿六年的要有二十天，六年以上的要有三十天。

第四章 工資

第十二條 規定工資，由工會廠方根據當地生活情形及工人技術高低，勞動強弱，及工作效力等情協議訂定之。

第十三條 在物價沒有穩定以前，工資最好用實物數量規定。

第十四條 要規定發工錢的日子，一個月頂少要發二回。

第十五條 如工廠因原料缺乏而停工，工錢照發，但廠方可分配工人的適當工作。

第十六條 所有放假及規定休假日期工錢照發，放假日期如要工人做工，要加付工錢並經過工會同意。

在第十一條所規定特別休假期中，工人仍進行工作，應以天數加發工資。



第五章 童工女工

第十七條 凡不滿十二歲的小孩，不論男女，都不能僱到廠裏做工。

第十八條 不論男女，凡從十二歲到十六的都算童工，童工只能做輕便的工作。

第十九條 太勞苦的有礙衛生和有危險性的工作，都不能叫童工女工去做。

第六章 訂合同互相保證

第二十條 廠方和工人（或代表工人的工會）雙方要根據本條例訂合同，互相保證信用。

第二十一條 合同沒有滿期以前，雙方都要遵守合同的規定。

第二十二條 廠方不能無故辭退工人，工人要脫離工廠，必須在十天前通知廠方。

第二十三條 凡是發生下面的情形，不管合同滿不滿期，廠方可以辭退工人，但要在半個月以前告訴工會，並得到工會的同意。

一、工廠準備歇業或者一部份歇業的時候。

二、或者工廠發生了意外的事情要停止一個月以上，才能開工的時候。

三、或者發現工人不能担任他所做的工作的時候。

第二十四條 如果工人經常違反廠規，而有具體事實證明的，或者一個月裏有六天不做工的，或者

接連十天不做工的，廠方可以開除他。



第廿五條 要是廠方發生下面情形，經提出抗議，而不能解決時，工人有權利離工廠。

一、廠方違反了合同上的規定，或者違反本條例重要規定的時候。

二、廠方故意不照規定的日期發工錢。

三、工廠虐待工人。

第七章 改善工人生活

第廿六條 工廠應盡量有清潔、衛生、安全、娛樂等設備。

第廿七條 廠方要幫助工人學習，每天在正式勞動時間之外要有一小時到兩小時的學習時間，學習上用的筆、墨、紙張、教育用具歸工廠負責，教師歸工人自己請，教師薪給由廠方

交給工會轉付。

第廿八條 廠方要根據各種不同的工作性質，發給各種工作上必須的物品。（如圍裙、毛巾、肥皂等。）

第廿九條 女工在生小孩前後共計兩個月內，停止工作，工錢照發。

第三十條 工人生病，廠方要替他請醫，吃藥所用的錢，歸廠方負責，病假期間，工資照發。

第卅一條 如工人在工作中受了傷，不能做工，廠方除了負責醫治之外，並且照發給工錢，發到他病好能做工為止。

第卅二條 廠方對於做工而受傷殘廢的工人，就要他改做別的輕便工作，工錢仍舊照原來規定的



發，如受重傷的完全不能做工的殘廢工人，廠方要發給他一年至三年工錢，因受傷而死的，廠方除負責埋葬外，並根據工作歷史長短，發給他家屬的撫卹金。

第卅三條 如果工人在一年中，因事請假不滿半個月，病假不到一個月的話，年底須加發一個月的工錢。

第卅四條 工人如爲了重要的婚喪喜事（如父母妻子死亡，自己結婚）請假，工錢照發，但頂多發一個月。

第卅五條 凡工廠解雇工人或遣散工人時，頂少要發一個月的工錢，算解工費或遣散費。

第卅六條 工廠每年盈餘，除提出股息外，頂少要按純利提出百分之五，分配給工人，做獎金或者算紅利。

第卅七條 工人子弟在學習期間，廠方要酌量供給書籍費和學費。

第八章 勞動紀律

第卅八條 工人在工廠做工，要切切實實完成規定的任務。

第卅九條 工人在工廠做工，要自覺的愛護機器工具節約生產材料，

第四十條 工人在工廠做工，要遵守工廠的規矩，服從指導，服從分配。

第四一條 工人在工廠做工，不許無故不到，或者早退遲到。

第九章 學徒

第四二條 學徒時間，根據雙方議定爲限，不許藉故延長。

第四三條 要是學徒工作努力，學習用心，進步快的，要縮短學習期限，提高待遇。

第四四條 廠方不許叫學徒做和業務無關的事。

第四五條 廠方對學徒，應該供給最低的生活費和學習費。

第四六條 學徒期間，除工錢外，別的待遇都同普通工人一樣。

第十章 附則

第四七條 過去各工廠所訂合同，如有和本條例衝突的，都要立即修改糾正。

第四八條 過去工廠所訂待遇，如有比本條例規定得更高的，仍照舊不動。

第四九條 本條例經過邊區臨時參議會通過，邊區政府頒佈實行，如要修改，也要經過同樣的手續。



新的婦女與兒童

蘇北的新婦女

過去婦女的痛苦

過去蘇北農村婦女，同中國別地方所有的婦女一樣，過的是黑暗的非人生活。講到她們所受的壓迫，那真是左一重，右一重，重重壓迫，首先，她們幾千年來受着吃人的舊禮教的壓迫，在蘇北農村，你到處可以看到那些吃人禮教的遺跡——節婦牌坊；幾千年來重男輕女觀念，牢不可破，女的一生下來父母就不喜歡，所謂「生個登鍋門陪錢貨」，有的一生下來就被扼死或溺死，有的往旁邊一丟，死就死不在乎，（生個男的，那就兩樣，大放爆竹來慶祝）。稍為大點就送給人家做養媳婦，奴隸生活，從此開始，燒飯、洗衣、飼雞、喂豬、下田、割草、挑水，做事在前，吃飯在後，早起晚睡，稍不如意，非打即罵，罰跪罰餓（不許吃飯）；就是長大做了媳婦，生活並不因此改善，相反，反多一重壓迫，多了許多工作，服侍丈夫，生男育女，在家庭中固然沒有自由，沒有地位，就是跑出家庭，社會上也是瞧不起婦女的，受教育，參加政治活動，那更是夢想，這能怪誰呢？那是命運注定了呀！如果不是共產黨，新四軍來到了蘇北，蘇北婦女的生活至今



可能沒有大的改變，所謂解放，一輩子休想！

新的婦女出現了！

今天蘇北的婦女完全不同了，那是一種新式的婦女，這種婦女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下產生和培養出來的。共產黨一到蘇北就開始去組織她們，把年青婦女都組織在婦救會裏，新四軍中不少穿著軍衣，打着綁腿，身掛武器的女同志，那些一向壓服在家庭中的婦女們，看到新四軍中的女同志又威武，又羨慕，而且都和藹可親，可使她們心中不免一動，爲什麼我們不如她呢？我們爲什麼不能到外面去做工作？那些女同志同我們一樣，都是女的呀！新四軍剛來，女同志給與農村婦女一個刺激，興奮！不久，很多貧苦婦女參加婦救會了；又不久，很多婦女離開家庭，出來參加工作了，婦女逐漸的活躍起來，她們上區裏開會，縣裏開會，甚至行署，專署開會，與男子一樣，取得平等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現在誰也不敢輕視婦女了。誰也再不敢欺侮她們和壓迫她們了。最初，有些婦女怕羞，怕人家講閒話，不敢出來開會，婦救會長或做婦女工作的同志就去勸她們，一面就對她的丈夫說：「大嫂跟我們去開會，你有意見嗎？告訴你，我們婦救會組織好，你下次再對大嫂不客氣，我們就開會和你講理。」就像這樣，鼓勵了很多怕男人的婦女。的確，在蘇北，公婆打媳婦，丈夫打女人的時代是過去了，那個打了媳婦和老婆，婦救會就不答應，要開會鬥爭，一定要叫公婆或丈夫認錯賠禮才了事。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有個婦女上婦救會去學識字，被丈夫打了，老婆就到婦救會去報告，婦救會馬上召開講理會，把那個打老婆的男人拖

來，許多婦女氣昂昂的說：「女人不是人，說動手就動手，今天不認錯就不行，女人還能受苦一輩子嗎？」她丈夫說：「誤活不打嗎？」婦女們的氣更上來了，一條聲的說：「一家人不好說嗎？識字不算誤活，你能打女人，你有錯，女人也好打你！」他還是不認錯的說：「不准打，好，不要老婆，我總有自由，總作興！」婦女大家說：「不同意，非要認錯！」他沒有辦法，又怕鬧大了，更丟臉，就勉強認了錯。後來說：「下回再也不動手了！」這樣，婦救會的威信大大提高，男人們說：「這下子不能動手動腳的了！」那些老太婆平日作威作福慣了的，更把婦救會恨得牙癢癢地，但却又害怕的嘆着氣說：「唉，反了，世道不同了，我們老太婆沒用了！年青婦女們却說：「好了，女人這回也能算個人！」現在，蘇北農村已到處組織了婦救會，成千百的婦女幹部已培養出來了，成千萬的婦女已組織了起來，這是蘇北的一個新力量！

誰說女人不如男人！

在蘇北，你到處可以看到婦女的活動，她們和男子一樣，在抗戰中有着偉大的貢獻，我在那裏碰到很多革命的母親，兒子都去參軍了，女兒媳婦也都參加工作。掃蕩了，她們雖不能手執武器，打擊敵人；但她們可以掩護傷病員，掩護外來女幹部，那些女同志，作爲媳，作爲女兒，作爲姊妹，掩藏在她們的家中，非常安全，度過了最嚴重的「掃蕩」。當軍隊一住在村莊的時候，婦救會就動員婦女替戰士洗衣服，洗那掛過彩的血污的衣服，她們提出「不怕髒」的口號，爲戰士洗衣服是很光榮的。參軍運動到來了，有很多農民因爲留戀着家庭，沒有決心，婦救會就向廣

大的婦女動員，提出「拖住男人的腿」是可恥的，這樣，在參軍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有些男子本來還有些遲疑不決的，經妻子一鼓勵就毫無猶豫的去了。例如在蘇中的海豐區，年青漢子黃阿狗一聽到「大丈夫去當兵」的歌聲，心便動，有些想去報名參軍，但是母親年紀老，妻又那麼可愛，孩子還小……妻子懂得丈夫的心思，對他說：「在家，那有好日子過！你要當新四軍，去當吧！家裏生活，有大家來照應的，東村何寶根不就是這樣的麼？媽媽仔兒，難道怕我照顧不過來！」黃阿狗想了想，就下了決心，馬上去報名參軍。當日寇宣布投降時候，新四軍紛紛上前線，解放城市，這時婦救會就提出做十萬雙軍鞋慰勞前線作戰的勇士，不到三個月工夫就全部完成了，都是婦女們自己做的，有的一個人做兩雙，有的做四雙，有的做十雙，她們那種日以繼夜的工作精神，最後終於完成了任務。

在生產戰線上，婦女更活動。她們本來都是紡紗的能手，自從民主政府提倡紡紗，全蘇北幾萬輛紡紗車子都動起來了，大部份都是婦女紡的，因為她們紡紗，不但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一個個新衣服穿上身了），而且解決了機關部隊的衣服問題。當提高生產的換工小組在各地組織起來的時候，婦女們也踴躍的參加進去，最初，有很多男人們瞧不起婦女，計算工資，男女是不平等的，但後來婦女用事實來表現了工作效率，並不低於男子，所以一個女工本來算半工的，也就算全工了。

在政治活動上，今天蘇北已有了女村長、女鄉長、女縣長（淮安縣副縣長是個女的）；在社會活動上，除婦救會外，還有女指導員，女工救會長，女農救會長等等。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在

蘇皖解放區二十二個縣市中，村級女幹部有一千三百七十四人，鄉級二百〇九人；區市級七十八人；縣級六十五人，分區級五十二人，總共是一千七百七十八人。減起租來，有的婦女比男子還積極，原來男人怕得罪地主，不敢與地主當面說理，但婦女却很有勇氣的站起來講話，是婦女，推動了男人澈底減租，揭露了地主們假減租的欺騙現象。

在某些鬥爭場面，婦女們比男子還勇敢，舉一個反惡霸的故事爲例：小王集有個靠開行吃飯的惡霸，哥哥王榮富弟弟王榮貴，有幾十畝田，從前國民黨退走的時候，有許多從老百姓那裏收來的糧食木料藏在他家，他家弟兄兩個，平時仗勢欺人老百姓心裏很憎恨，過去因爲靠鬼子很近，不敢鬥他，這次大家都要求當面和他說理，開會之前，農會民兵都還不大看得起婦女會也能鬥惡霸，因此並沒有通知婦女，到那天，婦女曉得這回事，自動聚了六十多人，陳淑英和王德亮媽媽廿幾個婦女攆着王榮富說：「做人不要這麼沒骨子，又要刮又要抓，我們窮人就是窮斷根也不貪人家一根線，今天好好的把東西算出來，好處不少哩！」「你不要想滑頭心思，今天不算出來，我們饒你，他們女人家也不饒。」她們比男的還起勁，你一言我一語，說個不停，最後農會會長叫大家舉手表決，婦女個個舉手贊成，把貪污的東西拿出來，祇有富農和胆小的男人怕舉手，當場就通過，第二天拿出八十石積頭，農會按人口分給了各戶，婦女也都分到，這回以後，農會也相信婦女力量大了。都說：「下回有事不能把婦教會丟在門外。」

在文化娛樂方面：婦女也不落後，在婦女們組織起來了之後，個個有識字的要求，婦教會就來幫助她們識字，組織識字班，教的字全是她們日常用得到的，比方「拾草好燒鍋」、「紡紗有

「衣穿」等。她們下午識字，晚上紡紗，日裏拾草上田，忙時，在田裏息下來，用棒子在土上寫字，回家，桌上，燈上，櫃上全是寫的字。姑娘認會了教嫂子，女兒認會了教媽媽，幾個月後，每個婦女都能識上幾百個字了。除學習文化外，婦女劇團也在許多農村裏組織起來了，有個姑娘就在她的公婆的莊上演劇，戲台恰巧搭在婆家的門口，未婚夫還坐在那裏看戲呢！「劉桂英是一朵大紅花」，是個表演媳婦與婆婆鬥爭的劇，這個劇在蘇北農村普遍的演出，影響了很多婦女的覺悟。有些婦女們對演劇很熱心，有的排戲排到半夜或鷄叫的時候才回去休息。

蘇北婦女不但參加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活動，而且還能拿起槍來站崗放哨呢！有很多婦女參加了民兵，自衛隊。下面就是一個婦女自衛軍的故事：

「到那塊去？站住！」行人驚訝的站住脚，用眼光四面搜尋，並沒有見到穿灰軍裝的人或民兵，祇有二個婆婆媽媽，一個手裏抱着細伢子，一個搓着棉絨，正從廟旁的小凳上對着牛橋走來，還在叫着：「不要走，路單拿出來！」

但行人仍然以為是說着玩的，一面走，一面咕嚕着：「悔氣！婆婆鬧着玩！」

可是這兩個女人卻認真的攔住他：「那個和你開玩笑，沒路單回頭！」

行人生氣了：「你們婆婆媽媽騙鬼，莊上沒男家啦，要你們查問我做什麼？我從來不曾聽說女人家查人！」

「我們爲什麼不可以站崗放哨呢？不行，沒有路單不准過去……」

女中隊長聽到了消息帶着二個女自衛隊員也出來了。結果這個行人就服服貼貼的從瓜皮帽子

裏拈出一張路條，才算把他放了過去。現在她們是更加有信心了，認真的查着行人。

一天早上，吳指導員問婦抗會巧會長：「可揪得起來？」又說：「怕弄不成，她們要害怕的。」

不一會，巧會長對着西莊的小橋上望去，黑壓壓地一大羣女人跑來，她很驕傲的指着：

「不吹牛吧？婆媽開會一喊就到！」

堂屋裏擠得滿滿的，巧會長搖擺着雙手站在中間說：

「開會啦，你們大家不要響！」屋子裏就靜了下來。她又說：「以前，人家說我們婆媽媽沒勁，不相信我們能紡紗，今朝子開會，我們還要爭口氣，也揪民兵，站崗放哨，和男家們比賽：」

矮個子的吳指導員說「男的站崗放哨，我們女的也要揪這交易，現在全縣下了戒嚴令，大家忙着準備反掃蕩，男家白天也要站崗放哨，田裏種籽剛下地，忙得兇，男家站崗就要荒活計」幾個老奶奶聽得連連點頭。最後她又說：「我們女家橫豎在家沒事，把婦女自衛軍組織起來，站崗放哨，好不好？……」

「好呀！」大家拍起手來。

「好啊，我們真要揪，女家也要神氣起來？」天真活潑的玲子這樣說。
大家都同意了。

河東小組長搶先說：「我們兩個人一班，一個人站，稀焦人的！」

「一天分三班站崗，早飯後，中飯後，晚茶，不是蠻好！」

大家同意夜裏由男人站。最後選舉了兩個中隊長，一個是年紀輕輕的玲子，一個是蔣小孤，但後來有人反對了：

「我們不讓她當中隊長，她沒勁！」又有一個說：「還把她揪呢，專門偷姑姥，還把我們婦女抗兵臉丟盡了！」結果大家同意由上天嫂做中隊長，她們說：「對了，她揪最好，還會弄槍呢，」又有一個說：「給她當我們服得兜。」

兩面紅旗飄在東西二莊上，每邊都站着二個婆婆媽媽。這個消息很快的傳到全區，幾乎全縣的人都知道了：「老圩屯軍鄉楊拾伍莊有一支婦女自衛軍了！」

現在，再讓我介紹一個婦女最活躍的王莊，王莊是蘇北鹽阜區淮安縣的一個大莊，莊上婦女，全是大脚，以下是王莊婦女扭秧歌轟動全縣的故事：

四月裏，全區在王莊實驗小學開村幹部會議，討論辦村學，王莊和博理莊都有婦女參加，休息的時候，王莊婦女拉博理莊婦女唱歌，博理莊婦女不會，王莊婦女一連唱了幾個新小調，博理莊婦女不服氣，晚上回去集了四十多人，請縣委機關女同志教歌，女同志就教她們秧歌舞，學到半夜還不肯走，回去睡在牀上還哼，第二天一早又走攏來學，王莊婦女聽說博理莊會秧歌，也連夜請區署女同志教，第二次王莊又開全區農會婦女會成立大會并選舉英雄模範，王莊和博理莊婦女神氣活現的來參加了，博理莊以為王莊不會，化了裝扭來扭去，那曉得王莊婦女也化裝扭出來了，區裏幹部很羨慕，直看見她們扭過來扭過去，但是，結果王莊又把博理莊壓下去了，因為在比賽識字紡紗的時候，王莊得了第一，一個小姑娘神氣活現的在黑板上寫字，博理莊不會，紡紗

又是王莊紡的又細又快，得了許多毛巾，手帕，鋼筆的獎品。選舉三個模範家庭，又全在王莊，這三個模範家庭全是貧農，三家人個個在會，個個工作積極，正派，威信高（下面再介紹），會後王莊婦女情緒更高了。博里莊婦女紡紗識字也有，不過比王莊差一點，回去後上級鼓勵了她們一番，也很努力。沒多時，縣裏召開全縣活動份子大會，休息的時候，王莊和博里莊婦女秧歌隊，扭過來扭過去，全縣幹部看了大吃一驚，都說：「這莊婦女爲什麼這麼活躍呢？」會後，就組織了參觀隊去參觀，一走進莊，婦女兒童四個秧歌隊迎出莊來，走進各家一看，家家掛着識字處處貼本子，比方桌上就貼的「桌子」兩個字，門就貼的「門」字紡紗車紡的嗚嗚的一條聲，參觀幹部說：「不是參觀，簡直是替我們上了一課。」今後，大家回去，都去組織秧歌隊，有的地方是幹部老婆妹妹帶頭的有的地方則犯了官僚主義毛病，用行政力量命令組織，不肯來的還罰燈油，紙頭，木盒槍，旁的地區本來沒有做過婦女工作，這一來反映可多啦！有的說：「一天到晚唱戲，他又不給飯吃」有的說又不當辣子一天到晚舞呀唱的，王莊幹部也受了壞作風影響，有一家不肯讓女兒加入婦救會，婦救就鬥他一傢伙，罰了他家幾斤燈油，幾十張紙頭還有二三十塊手帕，結果那個姑娘勉強參加了。各處反映正在擴大，幸虧上級發覺，及時指示糾正，這樣各區都改變方針辦起識字和其他生產工作，過了幾個月，工作才開展起來，壞的反映少了。全縣有一百多婦女秧歌隊，四個婦女劇團，七十八個團員，王莊也有六個人參加，過年的時候，到各區做戲，羣衆很歡迎，六月裏全縣辦了一個八十多人的訓練班，各村都有人參加，一個月以後仍回本地工作，婦女工作就更加深入些了。

此外王莊還有三個模範家庭，也是值得介紹的：王莊的三個全區模範家庭：第一個王坤，家裏有五畝田，夫妻兩個五個小孩七口子生活，王坤是農會會長；女兒參加秧歌隊，老婆陳淑英是婦救會會長，一家子有什麼工作全出力，沒有一次落在人後有一次他們夫妻兩個一塊開會，陳淑英當主席，王坤不開口，人家問他：「你爲什麼不則聲？」王坤說：「我老婆當主席，我怎好意思向她報告。」她女兒動不動拉住王坤歡迎陳淑英唱歌，王坤說：「我同意呀！」她女兒又說：「我們家選一個組長吧！」陳淑英說：「好呀！就選你當組長！」第二天她媽媽叫她去拾草，她說：「我是組長，怎麼要你分配工作？」一家融融樂樂又很勤儉克苦，在村上威信很高。

第二個王德亮，有七畝田，四口人生活，他本人是村指導員，老婆參加婦救會，母親參加老人指導團，弟弟是秧歌隊隊長，一家人很和氣，鬥爭很胆大積極生產也勤苦。第三個王照熊，他家祇有四畝地，四口人生活，他本人參加農會、老婆妹妹都上識字班，參加秧歌隊，妹妹還是隊長，紡紗在全區比賽得第一，老婆還參加劇團。一家工作生產也都很有名。

看了上面許多蘇北婦女活動的事實，我們不禁要講：誰說女人不如男人呢？

蘇北的新兒童

新安旅行團

新安旅行團簡稱「新旅」，這是領導蘇北兒童的核心。抗戰不久之前，從蘇北淮安縣的一個

叫做河下鎮的出發，由汪達之先生率領，帶着四十幾個兒童（兒童從八九歲到十幾歲不等，男女都有），作旅行全國的計劃。汪先生年紀並不大，現在不過四十來歲，大家叫他做汪伯伯，這位汪伯伯是個老教育家，是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的信徒，經常吃素，直到抗戰快要勝利時才開葷了。新旅由這位汪伯伯帶領，真的走遍全國，他們到過華北，張家口，包頭，蒙古都有他們的足跡；到過華南——香港、廣東、廣西；一九三八年到漢口，漢口失守，在桂林。他們在旅行途中，不斷吸收團員，最多的時候有七八十人，在這個團裏，各省人都有，有東北人，北平人，天津人、河南人、四川人、湖南人、湖北人、廣東人、廣西人、江蘇人、浙江人等。他們雖然都是小孩子，但思想却很進步，因此這些小天使也無例外，受到政治上的壓迫，到處飄泊，生活不安定，直到一九四一年重回蘇北，才算回到了他們自己快樂的家園，從此他們便在蘇北來做兒童工作。

這個團體的組織很簡單，設團長一人，團務委員兩人，一個團務委員負生活學習的責任，另外一個則負責宣傳、出版工作的責任。這以下設「工作委員會」和「生活委員會」，工作委員會中設戲劇、舞蹈、音樂、美術和兒童工作五部；生活委員會就只分學習和生活兩部分。在行政組織上有少年部、少女部、兒童部，每個部份又分三個少隊，每部有輔導員。「華中少年出版社」是他們辦的，主編了「少年畫報」和「華中少年」。學習方面，把文化和政治分開，因為每個團員的年齡學識不等，所每科的學習都分A、B、C三組，有團的幹部人員教導，經常請外面的名人講演，每個幹部人員也都有幹部人員共同的集體研究。因為他們那裏的黨政文化各機關，都儘力

的協助他們，所以材料方面，可以很順利的得到解決。在勝利以前它也採用軍隊編制，參加戰事工作，現在他們正在儘量提高學習的能力。

他們的學習、教育有兩個特點：一、他們克服了一般學校的教條主義，使靜和動相合並用，二、從工作中學習。他們的文藝活動和宣傳工作不斷的在敵後表現，他們曾演出過三百多次的戲，有三幕劇、獨幕劇、活報劇等等。也出版過自己創作的劇本、詩歌。展開秧歌運動，組織農村劇團，訓練兒童少年這些工作，都有他們的力量參加在裏面。他們的實際工作和學習是不能分開，而是密切配合起來的，他們的工作學習完全出於自覺、自動、自願，所以一班孩子在這個條件下學習，發展得特別快。

在他們的團體裏我看到一位才十三歲的孩子，跟他談話以後，覺得他對於各方面的知識都已經非常豐富。團長告訴我：他十歲時就進這團體，當時正是鬼子大掃蕩的時候，各個團體都分散去個別行動，一天要行軍近一百里，以他那樣的年紀大家以為他一定會被犧牲，但是他居然跟隨着大家行軍、打游擊，在他十一歲的那年他還投過一個手榴彈，現在他已經在戰鬥中長大了，他年紀雖然很輕，可已經體味到了這種經驗，所以他的生活、學識都已經非常豐富，他有辨別力，他有臨陣不慌的胆量，這種實際的工作經驗，真是鍛鍊人的最好條件。

參加新旅的兒童，雖不能說個個是天才，但都是比較優秀的，在「新旅」七八年來的教育之下，培養出很多的青年幹部，有青年的音樂家、戲劇家、漫畫家、文藝家，以及做各種各樣黨政工作的幹部，而他們在蘇北最大的成就，是組織兒童，蘇北兒童工作的發展，與新旅是分不開的。

兒童團的活躍

蘇北的兒童是幸福的，爲什麼？因爲八年來，他們既沒有受到敵僞的奴化教育，也沒有受到法西斯的專制教育，而受的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他們和成人一樣，也過着自由民主的生活，打罵兒童，在這裏是絕對禁止的，如有那個教師，那個家屬，虐待了兒童，兒童團立即會召開一個門爭會來和大人講理。現在，蘇北兒童已不是過去的兒童了，他們有組織，有集體的力量，誰也不能小看他們。站崗放哨，也有兒童，當你走進蘇北農村，你會有機會碰見他們，一面藍底白字的團旗插在橋頭上，一個兒童手拿着一把大刀，雄糾糾的站在那裏，不許你通過，問你要路條。不要以爲這樣的站崗是好玩的，沒有用的，可是過去有不少敵特，漢奸就是這樣，被兒童團盤查報告附近的民兵而捉住了的。兒童團在每個小學校，每個村子裏都組織着，每個村莊都有兒童團的活躍，慰勞軍隊，有兒童團；歡送參軍，有兒童團；募集廢鐵，有兒童團，優抗，有兒童團，生產，有兒童團，到處可以聽見兒童團的歌聲，兒童秧歌隊、兒童劇團在農村中頗爲普遍，幾乎沒有一個兒童團的兒童不會扭秧歌的。一九四五年四月間，在新旅領導之下，召開了一個鹽阜區兒童代表大會。三四百個兒童聚集在一起，討論有關兒童自己的事，每次開會，秩序井然，顯示了他們的組織力量。據統計：一九四四年一年在鹽阜區有組織的兒童達十三萬七千多名；他們做着宣傳工作，共宣傳了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九次，受宣傳的人有一百七十九萬，抓到漢奸有十六個。兒童有他們自己的刊物——由新旅編，寫稿的都是兒童。有很多家長本來不喜歡他們的小孩去

參加兒童團的，因為怕耽誤兒童的學業，可是相反，一個兒童參加了兒童團之後，他的學習更努力了，他懂得了許多東西，每個兒童回去就是小先生，把世界大事講給他的父母聽，教他們的父母識字，對父母更有禮貌，而且不罵人，不打人，不再偷父母的錢買東西吃，養成了許多好習慣，所以個個父母都喜歡兒童團，假如，他的小孩被選上做了團長，那就認為更是很榮耀的一件事了。

新生的幸福的一代

一九四五年，蘇北環境更好起來了，地區也更擴大了，那時敵人在太平洋上連遭失敗，已面臨崩潰的前夜。四月間，蘇北當局爲了解決幹部因工作關係照顧兒童的困難，特試辦托兒所一所，取名幼兒班，附設在鹽阜師範學校內，只收五歲以上的兒童，一切費用都是由政府負擔。每個兒童有一個小牀，有一個保姆，有集體的寢室，集體飯堂，及集體遊戲室，一切生活都是集體的，科學的、衛生的，起居飲食遊戲都有空時，試辦結果，成績卓著，每個小孩都較來時增加了重量，而把一切小孩的惡習氣都逐漸的取消了。比方；避免危險，生活有常規，不打人，不罵人，不說謊，不自私自利，互相幫助，不到半年，小孩就都養成了習慣，那裏有一個法寶，就是集體力量。舉幾個例子：小方，是喜歡打人抓人的孩子，初到托兒所，和其他的孩子玩得好好的，忽然不高興起來，便爪破人家的臉，大家都怕他，不和他玩，弄得他「寂寞得很」，他哭，大家遠遠地看着他笑，做鬼臉；再哭得兇些，也沒人去理他，以後就不哭，也不用手去抓人了。又如：

誰打了誰、罵了誰，就把他們集合起來講理，說打人罵人怎樣不好，一定要那打人罵人的承認錯誤，對被打被罵的小孩握手道歉，說下次不打不罵。家屬送了水果食品來，分給大家吃，並告訴全體小孩，這是某某小朋友請客，要大家站起來說：謝謝！

抗戰勝利後，蘇皖邊區政府在淮陰特地辦了一個托兒所，招收小孩六十名，多半是工作幹部的兒子，規模比過去的更大，辦理得更完善。

我花了一天的時間，曾去參觀過這些小天使的生活，看後非常滿意，回來一路上很感慨的想着：畢竟這新生的一代，是幸福的啊！

新民主主義文化在蘇北

學校

敵後教育的奇蹟

一般人總以為在敵偽據點林立的敵後環境中，戰鬥頻繁，只能打仗，打游擊，不可能辦學校，就是辦起來，數量不會很多。而實際上不是這樣。當人民大眾真正起來了之後，他們需要教育更加迫切，蘇北就是一個好例子，與抗戰以前比較，中小學校的發展，都超過了過去，這是一個奇蹟。以蘇北鹽阜區為例：所轄地區不過九縣，根據一九四四年統計，全區有中學校十三所、高中二所、師範學校一所、新安學校一所、小學一千一百餘所，私塾一千九百餘所，全區學校分佈，已達到每鄉至少有一所小學。根據一九四五年不完全統計，整個華中有九十四所中以上學校，將近一百所小學，五萬個上下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羣衆學習組織，受教育的廣大羣衆將近千萬。八年來，蘇北農村中的文盲已大大減少，培養千百個由農民出身的新的知識份子，這些知識



份子同時又是體力勞動者，能種田，但也能做報告、寫通訊、看報紙，這就因為這裏的教育已與生產結合起來，完全是學用一致的。

學校教育的特點

總的說來，這裏所進行的教育，是反奴化、反封建、反法西斯的民族民主的科學的大眾教育，但就其與外間教育不同的特點看來，約有如下各項：①任用教師，不限資格，不分派別，只重實學，只問該教師的思想品格。那裏有很多大學教授、中學教師，並沒有出過洋，或大學畢業，但因有豐富的實際知識，鬪爭經驗，實較有些徒具資格的教師要高明得多。關於聘請教師不分派別，尤為合理，在那裏有很多國民黨員做中學教員、校長的，而且做的時間相當長久，這可見共產黨對這點是沒有成見的。②教職員到處受尊重，待遇優渥，生活絕對有保障。那裏教員一人最低收入（以實物大米計算），至少可以養活三人，最高收入，更不止此，薪金從不拖欠，按期發給。③學術思想研究完全自由。在學術研究和時事討論方面，每個教師、學員儘量可以發表他自己的意見，提出辯論。過去蘇北鹽阜區辦有一所蘇北公學，學生近千人，在那個學校，爲了展開時事論爭，各人自由發表不同的意見（中有公開反對共產黨的），會繼續進行討論了有兩個月上，一直辯論到大家的意見比較接近統一爲止。④學用一致。像資產階級教育下面的那樣，「所學非所用」或「畢業即失業」，在這裏是沒有的。這裏與外間有個很有意義的對照，即外間感到人才過剩，很多人沒有事做；而這裏相反，是人才不夠。這裏是怎樣學用一致的呢？以蘇化工

專這個學校爲例：學生一面學習理化理論；一面根據這理論又去實習怎樣製肥皂、牙粉等等，至今蘇北工專所製的肥皂，已普遍在蘇北暢銷。又如，有個鹽墾學校，學生都親自在那裏進行鹽墾工作。小學教育也是一樣，例如，在語文課上，不是教小學生怎樣造句作文，而是提倡寫話，就是把你想要說的話寫出來。這種方法，可使學習成效提高。經多方面的試驗，成人如能認真學習，一字不識的，三個月後，會寫便條，六個月後，可寫簡短的信，一年後，可以全部讀懂大眾報，可以寫小文章。小學生用這種方法學習，可提高一年到一年半的學習成效。⑤民主作風。小學生普遍組織了兒童團，中學生普遍組織了學救會，兒童團和學救會都是學生自己的組織，通過了他們，學校的各種計劃就能完成，困難就可以克服，他們保證了學習任務的完成。他們還組織了生活檢討會，在檢討會上，不僅學生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教師，因爲有了這種種的民主作風，學生間、師生間的不團結現象沒有了。⑥勞動作風。從蘇北黨政當局提倡生產運動以後，學校也無例外，展開了生產運動，學生們親自割草拾糞，下田種菜，挑水推磨，這一面生產菜蔬，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加強了勞動觀念；一面却也解決了一部分貧苦學生學費之困難。

除了上面這些特點外，蘇北的學校教育也有他們的困難和缺點。第一、因爲處在敵後，環境是不安定的，普通一年中只有七八個月時間的安定（在青紗帳起來的時候），冬季、春季都要防備敵人「掃蕩」，只要敵人一有「掃蕩」模樣，根據地的一切部隊機關就要緊張起來，機關移動呀，部隊化整爲零呀！人員疏散呀，學校暫時解散呀，在這樣情形下，學生不免要荒廢學業；第二、設備簡單，圖書儀器非常缺乏，這因爲在游擊狀態之下，一切設備不可能正規化，只能因陋就

簡，但在教學方面却發生了許多困難。第三、師資缺乏，這在根據地是一個矛盾：一面需要辦很多學校；一面却沒有教師，這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很好的解決。還有一點，外間對這裏的教育頗有誤會的，就是以為這裏實行的是共產教育，其實完全不確，這裏不但沒有實行共產教育，而且也沒有實行像國民黨那樣的黨化教育，假如這樣，國民黨員就不可能在那裏當校長，做教員，這裏實行的，只不過是毛主席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教育而已，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能隨便亂說。

大眾文化

一 什麼是大眾文化？

除了學校教育外，這裏辦的最有成績的要算大眾文化。什麼是大眾文化，過去我對這點很模糊，以為大眾文化，不過是一種通俗文化，把文字弄得淺顯一些，連工農都看得懂就是了。其實，這只是大眾化的一個必要做的步驟而已，到了農村，天天接觸着農民，才了解大眾文化，應該讓佔全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受文化教育，由普及到提高，這樣，才配稱為大眾文化。所以毛澤東氏在其所著「新民主主義論」一書內說：「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講到提高農民文化，談何容易，一個在政治上受封建勢力壓迫的農民，無法提高文化，他沒有受文化的權利，他們只能被奴化，而不能有文化；同時，一個被經濟束縛着的終日呻吟痛苦的農民，也無法接受文化，肚子餓得飯都沒有吃，誰還有心情去唸書識字呢！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

題，假如天天在那裏喊着要提倡大眾文化，或者什麼通俗文化，而不去替農民解決最切身的問題，就是解除他們政治上、經濟上的壓迫，那末，所謂「提高農民文化」，必然只是一種空談。農民自己迫切地需要文化，一定是在政治上、經濟上得到了自由解放以後，因此，大眾文化的推行，也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地區才具備這個條件，因為那裏的農民已從政治上、經濟上得到解放。大眾文化就是要幫助農民從文化上翻身，而且一定要這樣做，這是事實上的必然。爲什麼呢？因爲一個農民幹部或婦女幹部，他當了鄉長、農會長、婦救會長、或民兵中隊長，如果不識字，那是多末苦惱的一件事呀！區裏、或縣裏來了一封公事、或一個通知，要東托人，西請人去念給他聽，有時念錯了，把事情辦的不對，結果又受批評。就由於這種現實的需要，農民、婦女都感到不識字的痛苦。「現在是幹部呀！」「這年頭不識字不行呀！」這是一般農民的呼聲。再則，在經濟上他們也要求識字了，換工小組內如果沒有一個會寫字的，那末，記工賬就發生困難，特別組織了各種各樣的合作社時，更要懂得記賬，不然，就要吃眼前虧，受人作弄。蘇北的大眾文化，就是在千百萬的農民迫切需要與要求之下，而大大的發展起來！

二 怎樣推行大眾文化

冬學運動

什麼叫做冬學運動？就是利用冬季農閑來進行的一個廣大的羣衆教育運動。冬學時間一般定

爲三個月，每年都有一次。受教育羣衆的主要對象是失學的成年人，男的、女的、老的、都可以進冬學。冬學的基本教師是小學教師、工作幹部。首先，由各縣集中所有小學教師，輪流辦短期冬師訓練班，爲期十天到兩星期，告訴他們本年冬學內容，應該教些什麼，一般的是以時事教育、當前任務教育爲主。領導組織爲冬級的冬學委員會（各階層人士都有參加）如縣冬委會、區冬委會、及鄉冬委會等。這是一個全面性的羣衆教育運動，縣長、區長都得親自去冬學校內講課，因此更鼓勵了入學羣衆。各鄉小學校都是冬學校舍，每個冬學從十餘人到一百餘人的都有，有低級的，教識字；有高級的，替他們講時事、談工作。進冬學的學員有幹部、有婦女，也有老頭子、老太婆，他們都要上冬學去聽聽，聽先生講時事。幹部說：「進冬學才弄清國家大事，工作更要下勁幹才行！」每天晚上，鑼聲一響，上冬學的屋子裏擠得滿滿的，冬學教師先領導大家唱一個歌，唱完之後，或講一個故事、笑話，引起了大家興趣，然後就講講時事，時事講過，就聯系着目前工作，提出問題來討論，由大家發表意見。那些幹部對本身工作如何進行，本來還有些問題沒有解決，工作無信心，經大家一討論，就解決了，所以幹部高興進冬學。那些需要識字的農民，到冬學去學習特別起勁，淮海區有個目不識丁的十八歲農民廣光武，經過二十天的冬學識字班以後，已經能夠把本莊上所有人的名字和他自己生產中所用到的各種物件名稱數字，全部默寫出來，應用到日常記賬上去。這種學來即用、要用再學的學用一致的學習方法，使廣光武對學習更發生了興趣，每天吃過晚飯上識字班，從不缺課，害瘡不能走動時，他也將學來的字寫在牆上，自己睡在牀上認，用手指默寫，寫不上來就隨時間旁人，二十天冬學內，他總共認識了三百多個

字，已能記賬，和看淺近的書報了。像廣光武這樣熱心學認字的農民多得很，廣光武不過是千百萬個農民當中一個而已。此外尚有設立識字牌、演講站、流動的露天冬學，和「送上門」上課的種種進行冬學的方法。經過三個月的冬學運動，一般農民的政治認識和文化水平都提高了，最顯著的收效，如在一九四二年冬季的冬學運動，內容以準備反「掃蕩」為主，普遍的告訴農民怎樣藏糧、怎樣跑反、怎樣打游擊、怎樣反偽化，共產黨、新四軍決不會走，以及敵人存在着什麼弱點等等，這樣，就大大提高了羣衆堅持鬪爭的信心。所以當那一年敵人的大「掃蕩」到來時，人民當中已有了思想準備，並不表現如何的驚慌失措！

到了夏天，還有乘涼講座，也是大衆教育的一種形式，就是利用農民晚間在外面乘風涼，把他們組織一下，坐集攏來，用談話的方式，同農民漫談，講時事、或說故事給他們聽，時間不長，半小時或一小時，所以農民也非常歡迎。像這樣的教育方式，在蘇北夏天的農村裏流行着，但不如冬學運動普遍，收效亦不及冬學來得大。

幹校、學習小組

幹校是一種經常性的羣衆學校，上課的多爲農村中幹部，如鄉長、鄉委員、民兵、中隊長、農會長、農救會員、鄉指導員、換工小組長等等，上課時間，有白天，有晚上，就他們的空閑。編成許多的學習小組，像這樣的幹校學生，有多至六七百人的。這種幹校在蘇北農村中普遍地設

立着。蘇北鹽阜區漣東縣有個世明幹校，辦得很有成績，在這幹校有個高立三學習小組始終能堅持並發展，本來只有七個組員，後來發展到三十一個組員，他們學習的情緒很高，每晚集合，在燈光下集體學識字，讀和寫，像高銀三、高志友兩人鋤田歇下來，就用鋤子寫字，互相認識，並隨時隨地都把小本子帶在身上，遇到標語上的生字就寫下來，飯也不吃就找人去問。原來不識字的高銀三高志友等，自從參加高立三小組後，已能識字到四五百個以上，可以看通和寫簡單的條子了，也能上工賬寫牆報了，在政治認識上也提高了一步，如江南新四軍北移，外間謠言很多，高立三分隊是沒有一個動搖的，而高恆三仍積極向地主要求退租算賬。學員們的工作能力都提高了，如高志友做了自衛班長兼學習組長，高銀三做了民兵中隊副，高立三做了優抗主任等。這個學習小組所以攪得好，就因為他們首先解決了生產和學習的矛盾，善於利用時間，如高恆三說：「以前不學習，我們晚上也要玩到半夜才睡。」高銀三說：「清早上村隊學習，聽報告，反高興；不然，清早冷，又沒有什麼事！夏天中飯後帶乘涼、帶讀報、報上有唱有說有種田的方法，實在有好處，也不妨礙生產。」此外，每個學員都能深刻檢討不識字對他們本身的壞處，如高恆三是換工組長，感覺記賬困難，高銀三當幹部不能看通書，高立三專心想把工作做好，所以都要求學習。又如高立三動員逃荒的吳長洪說：「我們嘴頭也要練一練，明年春荒我們要借糧、要退租，你們嘴不會說理就行了嗎？」由於這種種切身需要，推動了幾千幾萬個幹部都進了幹校，參加了學習小組。

黑板報

黑板報是從延安介紹過來的，這是農村中真正農民自己辦的報紙。什麼叫做黑板報呢？就是在牆上（不高，也不太低，便於看），劃出約三四尺高、六七尺長的一塊，用石灰粉成黑色，上面可以用白粉筆寫字，揩去以後，又可重寫。在這塊黑板上有新聞、國家大事、地方新聞，本鄉本村上發生的事，有批評、有表揚，還有漫畫，編排得完全像一張報，所以就叫黑板報。

這種黑板報不僅在農村，而且在城市，已普遍的流行，農村中幾於每鄉都有，根據幾年來經驗，公認黑板報是推動大眾文化和工作的有力武器。黑板報的設備，簡單、便利、省費，它的編排過程是這樣：先由村幹部組織一個黑板報編輯委員會，參加的有村文教委員、小學教師、村支部委員、民兵等，主持黑板報編輯事務，該黑板報每星期出版一次，或者為不定期，有材料即出，寫稿的都是村幹部關於時事及地方新聞，由當地出版的鉛印大眾報供給。一般農民對黑板報都感興趣，黑板報上的字又大，容易看，句子短，通俗，登的又多半是本村本莊上的事，非常親切。當黑板報一出版了，那塊黑板報前就站滿了農民，大家圍着看，剛學寫稿的農民，見到自己寫的東西上黑板報了，更高興，增加他的寫稿勇氣。農民最歡喜看的是本莊上的新聞，和編的可以唱的時新小調，一面念，一面就唱起來。他們為什麼那樣關心本村上的新聞呢？因為那上面有批評與表揚，譬如，某莊上有個民兵隊長帶頭賭錢，黑板報上立即登出來了，與以批評；又如某某村幹貪污腐化，也被黑板上揭發，鬧得全村皆知，那些被批評的幹部如不改正，他的職務就要被

撤消，有很多村幹看到黑板報上的批評，就在黑板報上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同時也有表揚，那個換工小組組員生產積極，就在黑板報上表揚，因此，黑板報成爲一個鄉或一個村的真正輿論機關，大家都很關心它，特別有些二流子、壞傢伙，怕上報，他們也知道上了報很丟臉，所以報一出來，大家就要去看看，誰受到批評，誰又受到了表揚，因爲這樣，一個村的許多工作，就可通過黑板報來推動它，怪不得農民很高興的說：「共產黨真有辦法，教我們泥腿子都辦起報來了！」

大衆報、工農通訊員、讀報組

大衆報就是專門辦給工農看的鉛印報，各分區都有一種，例如鹽阜區的大衆報叫「鹽阜大衆」，淮海區的大衆報叫「淮海大衆」，多爲三日刊或五日刊八開大小一張，內分四版，每版爲三十二開，約兩千字一版，共八千字。內容有國內國外大事，有地方新聞，小評論、小新聞、小通訊，有時事講話、及詩歌、小調、短劇、故事之類，此外還有漫畫。除一部分稿由編輯編寫外，餘均由工農通訊員供給。文字的特點：第一、通俗、地方化，有很多用本地方言；第二、文字簡短，容易看完；第三、口語化，唸起來就能聽懂。各縣、各區、各鄉、各城鎮都有大衆報的工農通訊員，這些工農通訊員都是些什麼人呢？他們大多數是參加工作的工農幹部，有在縣裏工作的，有在區裏工作的，有在鄉裏工作的，根據他們的工作地域，組織工農通訊小組，每組選舉一個小組長，負責督促大家寫稿文。有得多的工農通訊小組，是換工小組，同時又是讀報組。有很多

農民剛認識四五百字，就能看大衆報、能寫稿，他們第一步替村裏的黑板報寫稿；等到會寫寫了，就寄到大衆報上去發表，專門有同志幫助他們，有不少的農民最初一字不識，參加工作了，就開始學識字，識字不多，就學看大衆報，然後練習寫話、寫小通訊，到現在，已經是個出色的工農通訊員了。蘇北鹽阜區有個工農出身的工農記者陳登科寫他自己文化翻身的經過說：

「我本來是一個大老粗，捧牛屁股出身，不識什麼字，小時候，唸過三年私塾，唸的是千字文百家姓，後來幾年一丟，除了自己的名字，別的就認不得什麼了。

一九四一年二月我參加了新四軍，在它的正確領導下，以及同志幫助下，我又開始了學習，經過長期的耐心鍛鍊，自己在文化上、政治上，都得到了一些進步，大衆報拿到能看，差不多字呢，把筆拿到手裏就是歪歪斜斜的也能寫上幾個。

但是自己學習思想還是模糊的，去年秋天，鹽阜區開展工農通訊運動時候，趙靜塵同志發動我參加工農通訊員，叫我學習寫稿子，但我不曉得從那塊着筆，石繼澤同志又送一枝花鋼筆把我說：「你慢慢學習啊！」我得他這枝鋼筆心裏歡喜，想法寫稿子，我頭一次寫的是「鬼子抓壯丁」，只寫三十多個字，還經趙靜塵同志改了兩遍，寫好了後，自己還不好意思，認爲寫的字東歪西斜的，就與螞蟻爬的一樣，難不成報社就要這東西嗎？後又經別的同志一解釋，我親自送到報社去，不到五天，就登出了，我一看，歡喜極了，對寫稿的信心就有了，而我學習也就一天一天的慢慢不同了，去年冬天，在漣東縣政府總結通訊工作時辰，我是第二名，得到不少獎勵，報社通訊競賽時，我又是模範通訊員，贈送很多優勝紀念品，

經過這兩次，我學習的情緒更提高了，去年七月裏，鹽阜大眾社又調我來當工農記者，又經過幾個月的學習鍛鍊，文化上，政治上，各方面都比以前更進步得多了，在文化上，我在未寫稿的時候，只能認得三四百字，還不會寫字，經過幾個月的學習，能識千把字，什麼信，拿起筆來就能寫了，在政治上，未參加工農通訊員以前，什麼都不曉得，後來經常看大眾報，對國內國外事情，就懂得多了，對許多事情，也能有了分析，自己思想有了轉變，能掌握自己立場，和加強對革命的信心。現在，我認爲我，已經在文化上，初步翻身了。

關於讀報，這對工農也是很有幫助的。例如民兵，從大眾報上學到了打游擊的戰術；農民，從大眾報上學會了生產方法。有個農民說：「唸報真好，裏面有唱，有天下大事，連黃芽菜生蟲，用豬頭湯澆都有。」他們試用了真不生蟲。有位鄉長把捐來款項用後沒有公布賬目，讀報時，聽到有人在報上批評他，他就連夜將賬算好公布，並說：「幸虧讀報，不然，我就要犯錯誤了。」大眾報上還有應用文，叫你怎樣寫「開會通知」，怎樣寫「路條」，這對村裏的幹部是有幫助的。還有，當召開區生產大會時候，有個生產英雄得到了公家獎給他的一頭黃牛，這消息由大眾報上傳出去，馬上興奮了很多農民，大家在議論着，下次他們一定也要爭取得到一頭黃牛。而且常有很多農民反映說：我們這裏工作也不錯呀，爲什麼不上報呢？這樣，就鼓勵了工農通訊員更積極的寫稿，所以讀報，既與寫稿結合，又和工作結合，一舉兩得。

報紙

抗戰時期，大後方因白報紙來源困難，所有新聞紙、書刊都改用四川造的土紙，看起來相當吃力，美觀更談不到。誰也沒有想到蘇北敵後的報紙書刊却都是用很好的白報紙印出來的，而且印的鉛字都是嶄新的新五號字，很精美。那些報紙書刊與上海的出版物相比，形式內容，都無遜色。爲什麼敵後反而有這樣優越的條件呢？這就因爲這裏靠近南京、上海、徐州等大城市，儘管敵偽的封鎖如何嚴密，但這裏仍有辦法買到大批的白報紙。當然，這也是一個鬪爭，購買過程是非常很苦而危險的，不過因爲這裏對新聞文化事業的愛護，會用盡一切力量來扶持它，也就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了。

報紙分鉛印和油印兩種，抗戰初期，這裏的油印報多於鉛印報，到了抗戰後期，根據地比較鞏固安定，每個分區都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廠，至少有一架四開機，有的還有兩架到三架。印刷工人多來自上海。提到這裏的油印報，技術真是驚人，不但印四開報，還印對開，而且套幾種顏色。寫的字可謂「鐵劃銀鈎」，一筆不苟，非常工整，同鉛印的一樣。這種報會引起外國人的驚異，認爲奇蹟，聽說紐約、莫斯科還保存有這類的報紙。鉛印報紙，多爲小型四開報，普通是兩日刊或三日刊，到日本投降前後，各報應事實上的需要，均改爲日刊，印數由五千到一萬不等。如衆所周知，在蘇北的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宣傳部出版了一張華中版的新華日報，是一張大型的對開報，每天一張，銷數約在兩三萬份左右。報紙可分爲地方報和部隊報兩種，部隊報的讀書僅限於士兵，地方報銷數較多，任何人可以訂閱，敵偽區的老百姓也有來訂閱的。編排形式與外間報紙差不多，一採取分版編法，第一、四版爲地方新聞，二版爲國內新聞，三版爲國際新聞。

這裏報紙最大的特點，爲對根據地的工作領導和政治思想上的領導。在報紙上，你可以看到有大量篇幅來介紹各種各樣的工作經驗，有陝甘寧邊區的、有華北的、也有華中各地的關於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經驗都有，在這方面，可以說，全國各解放區的工作經驗都交流起來了，這交流的媒介就是報紙。除此而外，就是通過報紙，對當地工作的指導，有成績的與以表揚，有缺點的與以批評，有偏向的與以糾正。其中有「批評與建議」一欄，更充分表現，這裏的民主精神，即凡羣衆不問對各級黨政軍機關有意見，只要有事實根據，都可以寫稿給報社，在報紙上發表。而被批評的一定要在報上答復解釋，申述理由，或承認錯誤，否則最高機關就認爲羣衆的反映是事實，要與被批評者以適當處分。這一攔投稿的人相當多，大多數是羣衆。有控訴部隊違反紀律的，有控訴官吏貪污的，有控訴幹部違反政策的，因爲這種自由公開的揚發，檢舉，在工作改正上收到驚人的效果。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情；有個區長和婦救會長結婚，過於鋪張，用去二三十萬（那時正是春荒嚴重的時候），被羣衆投函報上公開指摘，認爲該區長不足爲羣衆表率，沒有共產黨、新四軍的艱苦作風，不久，這位區長便撤職了，假如這位區長是在國民黨地區任職的話，那就成爲一件極平常的事，就是他結婚再鋪張些，也決沒有人敢問。此外，通過報紙，中共給予人民以政治思想上的教育，作用也是很大的。雖然在敵後，但那裏的人民對國際形勢、國內政治、和敵我友情形，都有明確的認識，對堅持抗戰，和建設新中國的前途，都具有無限信心。

根據地報紙到底有多少種呢？據不正確的統計，至少有五十種以上。關於這裏的新聞工作，

連過去的敵僞都表示驚佩，如僞「新聞月刊」上會這樣的說：「從他們的報紙上看起來，我們覺得新四軍對於新聞的保護和便利，是無微不至的，就是從事新聞工作人員的工作精神，也是極可欽佩的，我們可以看到全部從手寫而同於印刷的報紙，我們可以看到勝過鏢版的木刻，我們更看到印刷較上海報更精美的小型報。」

雖誌 書籍

這裏的雜誌也出版不少，有半月刊、有月刊、有季刊，而以月刊爲多。內容有具學術性的如「江淮文化」、「新知識」；有一般性的如「先鋒」；「大眾知識」、「青年知識」、「生活」（都是月刊）；有畫報，如兒童畫報、蘇北畫報、蘇中畫報、鹽阜木刻等，還有軍事方面的如「軍事建設」，黨刊如「真理」等，油印鉛印都有，統計起來，也不下六七十種。書籍出版的種類就更多了，以政治方面的最多，其次爲文藝，如茅盾的「腐蝕」、俄國作家奧斯托羅夫斯基的「鋼鐵怎樣鍊成的？」在這裏都有翻印本，受到廣大讀書的歡迎，書才出版，銷售一空。其餘出版物多爲宣傳小冊子，作爲教育幹部之用此外還有自己編印的教科書，係供給小學校用的。各分區都設有書店，最初多爲官辦，後來一律改爲獨立組織的企業化，改爲商辦，並統一書店名稱，統稱爲「新華書店」（現聞爲記念博古，又已改爲博古書店），在蘇北沒有發生內戰前，總店設清江，各地爲分店、支店、辦事處等，經售所有出版書報雜誌（包括由上海運來的），但除宣傳教育一類書籍外，一般書籍出版不多。而在這些書店裏，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上海的出版物，雜誌如「民主」、「文萃」、「周報」、「新文化」、「世界知識」、「時代」等，都可以看到買到。

通訊社

過去這裏報社都沒有新聞電台，收譯由延安新華社發來的電訊，報紙上所有國內外消息，都靠新華社供給，所以那邊的工作幹部員處在敵後偏僻鄉村，他們並不是孤立的，却一切都與世界聯系着。會記得那時，蘇聯紅軍在東戰場每一次的勝利，都鼓舞了這裏的人民。第二戰場的開闢、希特勒的失敗，日本的投降，這一連串的勝利消息，使敵後人民歡喜若狂，但這不能不感謝電台和延安的新華社。從一九四三年起，蘇北就已有新華通訊社的組織，現在則各分區都已普遍設立分社。在華中有一總的新華分社，直屬延安新華總社領導，各分區則為新華支社，受分社領導。通訊社的任務如下：①採訪當地新聞，供當地報紙之用，關於這點，每一支社下，有幾百個通訊小組，幾千個通訊員，分布於廣大的農村中每一個角落裏；這是解放區通訊社的特色。②收聽延安電訊，供給當地報紙採用（每支社有新聞電台一個）。③將當地重要新聞發給延安，轉播全國各解放區，因此，每一個通訊社均有發報台。通訊社在根據地完全是個新的工作，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員，多係「半途出家」的新聞工作者；但由於他們的虛心學習、研究、和無限的工作熱忱，終於克服了一切困難，成為新民主主義下的新聞戰士。這裏的通訊社有幾個特點：①真正的為革命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絲毫沒有誇張之處；②報導詳實，絕不像國民黨的中央社專事造謠或虛報；③觀點正確。

農村文娛

蘇北人民的眼福和耳福

蘇北人民真幸福啊，幾年來，他們不但改善了生活，過着民主自由的日子，而且看够了戲，和聽飽了音樂，他們的眼福、耳福真不淺呵！現在，蘇北農村的空氣完全改變過來了，過去是：散漫的、死氣沉沉的、苦悶的；而現在却是有組織的、集體行動的、愉快活潑的、有朝氣的，你到處可以聽到秧歌舞的歌聲，到處有機會看到農村劇團的演出。以前，農民沒有事就閒逛、賭錢、談無聊的天；現在，是拿識字班、演戲、跳秧歌來代替了。在蘇北鹽阜區，據一九四四年統計，平均每天有一個劇團演出。演劇的團體有文工團（部隊的和各縣的）和農民自己組織的農村劇團，演劇種類有話劇、淮劇（地方劇）、京劇。想不到在烽火遍全國的中國根據地，却早已過着太平盛世，歌舞昇平的日子，這就因為這裏是實行了新民主主義呀！

文工團與淮劇

文工團就是文化工作團的簡稱，在軍隊裏附屬於師或旅的政治部內，它的作用是部隊每到一地，演劇給居民看，藉以擴大共產黨、新四軍對人民的政治影響；或者當軍隊停留下來時候，演給戰士看。同時他們還演較高級的話劇和歌劇。戲劇內容多屬宣傳教育性質，以話劇為主，有時候，由戰士自己寫劇本，自己上台演。地方上的文工團不同，它的任務專為向老百姓作教育宣傳，因為這樣，演的是老百姓聽得懂的淮北調，就是淮劇，形式是舊的，但內容是新的，老百姓對這種改良淮戲，非常歡迎，每次演出，總是人山人海，擁擠異常。過去的淮劇，音樂很簡單，只有兩把二胡：現在，除了二胡外，配以各種樂器：如笛子、京胡、琵琶、三弦之類，此外還有

鑼鼓，故唱來配以音樂，比原來淮劇調好聽得多。內容，過去是一些才子佳人、落難公子、與小姐花園相會、私訂終身之類的封建戲；而現在却是活生生的具有豐富的革命內容，所謂「舊瓶裝新酒」，利用舊形式，這一點，在蘇北是做的成功了。這裏最流行的新淮劇有宣傳減租的「照減不誤」，宣傳生產的「懶龍伸腰」，宣傳對敵鬪爭的「路遙知馬力」，宣傳參軍的「過關」，這些戲都是演了又演，幾十遍、幾百遍，受到千百萬農民熱烈的歡迎，而且發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例如：有很多農民本來不敢減租的，但自從看了「照減不誤」以後，就覺悟過來，決心要減租了；又如：「過關」是描寫一個農民的參軍，受了老婆、丈母娘的拖累，表現動搖消極；但後來終於克服了這一難關，老婆覺悟了，鼓勵丈夫去參軍。這對某些動搖的怕參軍的農民是有不少影響的。戲劇運動以蘇北鹽阜區最發達，各縣部有一個文工團，每個文工團的團員約有五六十人，多至七八十人。他們一面配合工作任務，演劇給羣衆看，藉以推動工作；一面到處幫助農村劇團，指導農村演員怎樣演劇。這裏戲劇的特點有二：①戲劇與羣衆結合，演的都是羣衆切身的事，容易懂，有興趣；②戲劇與工作結合，它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不是僅僅爲了娛樂而演劇。

文工團與話劇

地方上的文工團，團員多爲本地人，故以演淮戲爲主，對象是廣大的農民；軍隊裏的文工團就不同了，團員多爲外來幹部，文化水準較高，故以演話劇爲主。但根據演出的經驗，士兵多歡迎具有新內容的改良的京戲。他們除演一般通俗的話劇外（給老百姓和戰士看的），有時還排演

較高級的大規模的話劇。這種話劇是專演給幹部看的。我在那裏曾經看到兩個有名的話劇，一個是蘇聯高涅登克寫的、得到過斯大林戲劇獎金的話劇「前線」。一個是根據郭沫若先生寫的一本「甲申三百年祭」而編成的話劇「李闖王」，兩本劇的基本精神在教育幹部要虛心學習新東西，勝利了不要驕傲，驕傲就一定失敗（前線）；得到政權，不要為物質所迷惑，腐化、享樂，否則最後也一定要失敗（李闖王）。此外，「新旅」也演話劇，內容以給兒童看的多，但大人也可以看看，他們雖然都是未成年的兒童，演技却很不差。

除話劇外，還有京劇，在蘇北淮海區很流行，會演過新內容的京劇如「九公山」（根據「甲申三百年祭」編的），但究不及話劇和淮劇的受人歡迎。

農村劇團

農村劇團就是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的劇團，他們家裏生活忙時，就去種田；有空，就演一下，一點不妨礙生產。集合起來很便利，演起來也便利，只須把一塊地用土堆得高點就是戲台，蘆蓆一掛就是戲幕，再借幾張桌子、板櫂、字畫等等，舞台上的佈置就是這樣。開幕了，也有人拉胡琴、吹笛子、有時還敲鑼鼓。演劇的人是本土的農民——青年男女，劇本是演的本地風光的事實，寫劇本的大多數是鄉裏的小學教師和農民出身的村幹部扮演的是農民，看戲的也是農民，這就是普遍在蘇北農村的農村劇團。因為有了這種農村劇團，農村中就更顯得活躍了，農民已找到了他們自己正當的娛樂了。

現在讓我來介紹一個著名的農民劇團：

秦廟農民劇團，這是一個得過獎的農村劇團，它的成立經過是這樣的：春節娛樂中，秦廟的花燈獲得了羣衆的好評，榮譽鼓勵着這般青年小伙子有組織的要求，在村俱樂部的大會上大家決定成立一個劇團，並舉陳登泰當團長，秦廟農民劇團自此正式成立了。這般純樸的農村青年，他們有着熱情和聰明，他們要求排新戲，唱新唱等，但他們並沒有忘記生產，春天他們組織開荒隊到陶灘開荒；砍草，拾糞，一如往常。

「三八」節婦救會來信請他們去演戲，一月二十八號的早晨，陳團長率領着演員們揹着背包，乾糧等一起奔祖樓而去；到了祖樓，白天大家下湖砍草，晚上點燈讀詞學調子，三個半夜，調子差不多都學會了。回到秦廟，又排了幾天，「三八」節那天，鼓着胆子第一次演出了歌劇「二流子」，飾「二流子」三喜的陳團長，飾「大桂子」的大蘇子，飾「劉氏」的陳登朝，都獲得了台下觀衆的喝采和良好印象。各地婦女代表的反映是：「我們懂，都是家常話。」「這戲是教我們過日子的……」。這在農民劇團是第一次出馬正式登台演戲。這次演出後，婦代大會贈給秦廟農民劇團「生產健將，文娛先鋒」的一面錦旗，演員們喜歡的合不攏嘴。

繼「三八」節後，他們又演出過兩次劇，「這裏沒有公糧」（話劇）和「二流子」（歌劇），青救會成立他們就更活躍了；平常除生產之外，一有空就在一塊閒拉呱，大家商量着要寫劇本，題材已經選擇好了，就是小劉莊的劉大娘，他是邊區的婦女勞動英雄，「三八」大會得過獎；他推磨、種菜、打蒲鞋、撒種、撥麥、揚場、砍大刀、耕、鋤、割草這套生產本領他都行，特別是

他下湖挖藕，一天能挖六七十斤，男子漢也挖不過他。因此，大家送給他一個光榮的稱號叫「藕奶奶」，「藕奶奶」這個名字半城方圓數十里誰不曉得？他現在是秦廟鄉婦救主任，他一面跑工作，一面自己生產，公私兼顧，是一個出色的婦女勞動英雄呢。

秦廟農民劇團就是採取這種羣衆路線而創作了，演出了。他們在這幾個月的實踐當中，體驗到了戲劇不是用來消閒，而是用來宣傳羣衆和教育羣衆的武器。這就是「藝術應爲政治服務」。秦廟農民劇團首先做到了這點，陳登泰、陳登朝、陳壽元、陳杏元、陳弼（這是十七歲的小演員，農村半知識份子，「藕奶奶」劇本的執筆者）等演員。一起跑到藕奶奶的家裏（他們還有親戚）敘家常，閒拉呱，細密的進行調查研究，回來他們在一起起草劇本；你湊一句，他攏一句，陳弼寫着，就這樣的創作了一個劇本，經過張威同志和一位沈同志兩人的修改，給他們排了兩遍，再修改又再請藕奶奶修改，再集體導演，於七月六號在全區青救大會上演出了。

演出地點在藕奶奶莊子附近，藕奶奶在後台看演員們化裝。因此，演員能够模仿他的動作，表情，看着他的臉化裝。演出藕奶奶也在人羣當中坐着看戲，飾「藕奶奶」的陳登朝——這位老練的玩燈常裝老媽媽的演員。一出場就贏得全場大笑，動作，表情，說話都畢肖藕奶奶，不時的引起觀衆大笑，熱烈的鼓掌。

「藕奶奶」的演出是成功了，大會戲劇競賽評判結果，秦廟農民劇團第一，同時贈「喚醒民衆」大紅錦旗一面。

x

x

x

x

在農村劇團普遍發展之下，從農民中湧現出不少的戲劇天才，誰說農民不懂得文化呢！

秧歌舞

秧歌舞是從羣衆中產生的一種舞蹈形式，它與羣衆的生產勞動密切的聯系着，它本身帶着集體性，因此，羣衆容易模仿，學習。步子是由簡單而複雜，舞的時候，配以音樂（大鼓、小鼓、胡琴、笛子、鑼、喇叭等），口唱秧歌調，化裝，人類可多可少，多的時候，可以有百人以上，這是一種大秧歌舞。秧歌調在農村中本來是有的，但現在却有了新的內容，題材很多，有寫生產勞動的，有寫對敵鬪爭的，有寫軍民關係的。最初秧歌舞盛行於延安，後來不久，蘇北也流行了。這確是一種大衆的舞蹈，年輕的青年、婦女、兒童喜歡它，不必說；就是老太婆、老頭子也喜歡秧歌舞。他們看到青年人跳的那麼起勁，就也自動的偷偷的關在房子裏學起來。一般農民對學跳秧歌舞的興趣真高，練習起來，可謂「日以繼夜」的連飯都不要吃。這也難怪，因為農民一年到頭的勞作實在太辛苦了，過去他們有過什麼娛樂呢？一點也沒有，空下來只有賭錢消遣。現在他們都以無限熱忱來歡迎這種新的娛樂，跳過來，扭過去，一個個都變得年輕了。曾經有過這樣的故事：一個陌生的男子沒有路條，民兵不讓他走，他說，是根據地的人。那個民兵不信，後來民兵想出一個證明的辦法，那個民兵說：「凡根據地的人都懂得跳秧歌舞，請你跳給我看！」這位陌生男子真的就扭起來，結果，他是被通過了。根據地羣衆所以喜歡秧歌舞，並不只把牠當作單單的娛權來接受，而且是當作一種自己生活和鬪爭的勝利的表現，它表現了新的羣衆時代，說明羣

衆已從政治、經濟上翻過身來，他們現在是有這個條件，來接受新的文化娛樂了。

農村中菩薩威信大大降低了

蘇北農民歷年來在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的薰陶之下，對鬼神信仰已見動搖，寺廟中的菩薩威信在人民心目中大大降低，假如菩薩「有靈」的話，撫今追昔，真要不勝今昔之感了。這首先表現在蘇北的那些大小廟宇都差不多被拆毀，只剩下一些斷垣殘壁；而土地廟却幾乎全部拆光。有很多廟裏的大菩薩、金尊羅漢還顛巍巍的毫無遮蓋的留在那裏，誰也沒有人去理它，頂禮崇拜的善男信女不知那裏去了，顯得異常淒涼。暮鼓晨鐘，也無人敲。有些廟裏的大鼓，已成爲文工團演劇用的作爲舞台上佈景的點綴品，或放在幕後充作炮聲。有些鐘呢，都已成爲許多機關學校的辦公與上課之鐘了。因此，和尚尼姑都吃不開了，有廟產寺田的，還勉強可以收租度日；而有的則早已還了俗。青年和尚感到自己沒有前途，參加新四軍的也有。考寺廟被拆的原因有這幾個：

①有些廟宇的建築很高大堅固，敵僞往往用作據點，改爲壓堡炮樓，等到新四軍收復之後，爲了免爲敵僞再度利用，就索性拆毀了。

②抗戰期內，敵後木料磚瓦的來源，異常困難，寺廟本爲公產，在一區或一鄉人民的同意下，大家拆分廟宇，來作爲蓋屋之用，還有的老百姓利用廟磚來砌自己的茅廁、豬圈等等。

③政府要蓋辦公房屋和部隊要做工事之用。同時因爲拆後，那些平素爲人民所供奉的泥塑木雕的菩薩並未顯靈，加害於拆屋的人，這自然要減低人民對菩薩的信仰了。因此，那些城鎮中香燭店的生意，一落千丈，他們却埋怨共產黨和新四軍。還有大多數農村中參

加工作的幹部因爲愛了新的教育，思想變了，大多數都不信鬼神了，這當然影響了香燭店的生意而據我看來作人民不信鬼神的重要原因，是一些活生生的現實教訓了他們。譬如，有一位老百姓篤信菩薩，終日燒香念佛，當鬼子要來「掃蕩」時全莊上的人都逃走了，並把所有東西藏了起來。獨有這位信神的老百姓不肯走，自恃有菩薩保佑。那知敵僞來時，把他家東西全部搶光燒光，弄得無家可歸。事後別人笑問他：菩薩爲什麼不顯靈？他只好「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了。還有，當一九四五年，蘇北鬧蝗災時候，每天有成千成萬的蝗蟲漫天飛來，共產黨積極領導人民組織滅蝗隊撲殺蝗蟲；但有些迷信的農民却認爲蝗蟲是天上派下來的神，只吃那些壞人的田，好人的田是不會來光顧的。於是在自己的田裏燒香磕頭，禱告蝗蟲爺爺不要吃他好人田裏的莊稼，別人邀他去參加滅蝗隊，他也不去，並說：「蝗蟲是神，打不得的！」可是，事後別人田裏的莊稼都保存下來，沒有被吃；偏偏那些燒過香的田，全部禾苗給蝗蟲吃光了。這些現實的教訓，比什麼反迷信的宣傳都有效驗。共產黨在根據地對宗教所採取的政策是：信仰自由，不加干涉。所以，你在農村裏，還偶然可以看到和尚放飯口、唸經之類。本來破除迷信這問題，是要從思想上解決，不是一紙反迷信的命令可以奏效的。今天，在蘇北農村中相信菩薩和命運的人，已一天一天的少了，有很多老百姓這樣的反映說：我們相信了共產黨、新四軍的話，都有靈驗，如教我們減租，怎麼翻身，要我們生產互助，我們的生活果然變好了。共產黨、新四軍就是活菩薩，我們還要另外敬什麼菩薩呢！這種話，確是代表了今天一般蘇北農民的心理。

一羣爲新民主主義努力的新知識份子

在新民主主義和共產黨的教育之下，這幾年來在蘇北還培養出來了成千成萬的新的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所以是新的，而和舊的有着本質上的不同之處，就是他們已貢獻出他們的能力，全心全意的爲人民服務，幫助人民從文化上翻身。

這些知識份子，原來是從舊社會出身的，但因爲經過了長期鍛鍊之後，已變爲新的文化戰士了。他們：有的是青年學生（大學生、中學生），有的是教師、教授、教育家，有的是著作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的是新聞工作者、與普通文化工作者；他們出身於不同的階層，家庭成份：有的是地主、有的是官僚（在國民黨政府中充任高級官員），有的是資本家（父親是銀行家、廠長、公司經理之類），有的是買辦，甚至是漢奸，家裏有汽車、有洋房，儘可以在家裏享福；但是他們變了，覺悟了，一個個情願放棄那種養尊處優的少爺小姐式的生活，他們情願犧牲那種在大後方可以得到比較更多收入的職業，冒着危險，歷盡艱苦，從全國各省各地，輾轉來到了蘇北，做什麼？做那種與農民爲伍、幫助農民翻身的最下層工作。他們都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女兒，他們很快脫下了西裝、學生裝，時髦的旗袍，却穿起粗布衣，和農民差不多的衣服，不惜從任何小事情做起，和農民生活在一塊，住在農民家裏，吃在農民家裏，與農民同甘苦（有的因此而竟損害了自己的健康的，在那裏了解農民的要求，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全心全意爲農民、爲工農兵服務。在他們當中，有的教書，有的做羣衆工作，有的做區長，有的做縣長，有

的做教育行政工作（如縣的文教科長），有的辦刊物，編報，做新聞記者等等。工作雖不同，目的却都是一樣：幫助農民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翻身！由於他們的努力，今天在蘇北農村中已更培養出幾千幾萬個這樣的新的知識份子來了。他們是解放區內一支有力的文化軍，他們在那裏所發生的作用，並不小於手持武器，在前方作戰的戰士！

偉大的整風運動

什麼叫做「整風」和「整風運動」？

在敵後八年，除了進行對敵鬥爭、減租生產、民主建設、及文化教育等工作而外，共產黨還做了一件更偉大的改造人的工作——整風運動。「整風」，這在根據地以外的人聽來，是很生疎的一個名詞；但在根據地內却成爲一個普遍流行的口頭語，甚至連一般老百姓都知道了。在幹部的談話當中，你時常可以聽到「整風」二字，如有的人把話說錯了，或工作上犯了錯誤，同志們就會給他以批評的說：「同志，你這不對，需要去整整風。」那末，什麼叫「整風」呢？所謂「整風」，就是由中共領導的一個思想改造運動，要來改造每個人的思想方法和思想意識。原來這運動也是從延安發起的，起因於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氏的一個報告。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時，作了一個整頓黨風學風文風的報告。他說：

「……究竟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呢？還有缺點沒有呢？我講，還是有問題的，還是有缺點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還相當嚴重。」



什麼問題呢？就是有幾樣東西在一些同志的頭腦中，還是得不大正確，不大正確。

那幾樣東西呢？就是一個思想問題，一個黨內黨外的關係問題，還有一個言語文字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我們有些同志還有些不大正確的作風沒有去掉，這就是說，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主觀主義；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宗派主義；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黨八股。……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全黨統治的東西，但是它還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整頓的必要，有抵制的必要，有加以分析說明之必要，有研究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整風，就是整學風黨風文風三種風的簡稱。從毛主席這次報告後，中共中央連續發表了共二十二個整風文件，供黨內外的人研究、閱讀。中共中央並發出通知，所有黨員必須根據整風文件來檢查自己的思想方法、思想意識和所担任的工作中，有無犯了上述三風不正的毛病。

從發表文件後，延安首先開始了整風運動，分在職整風（即不離開原有工作崗位）與專門整風（即進學校的整風隊）兩種方式。不久，所有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根據地，都進行整風運動，這個運動在敵後幹得真是轟轟烈烈，造成了空前學習的熱潮，軍隊、機關、學校各種各樣的幹部，只要是一個共產黨員，都經過了整風，上自中央委員，下至一個普通的新黨員，都無例外地

參加了，就是黨外人士也無例外地參加了整風，這幾年來，參加整風的幹部、黨員，估計至少總在百萬以上。共產黨爲了要改造每一個人的思想，不惜犧牲時間、工作、金錢來進行這一偉大的改革工作，有很多的幹部特地從各解放區抽調出來，由遠道跑到延安去整風；但大多數是就地整風，抽調各級幹部輪流進整風學校，每次約在千人以上，時間分一年、半年、三個月幾種。大家認爲進整風學校，好像洗澡一樣，把身上所有髒的東西都洗掉了，走出整風的學校來，每個人都感到輕鬆愉快，因此，誰都希望到整風學校去整一下，紛紛要求提早整風。

整風，照前面的說法，是整頓三風，就是整學風、黨風、文風，所以要整，因爲學風犯了主觀主義的毛病，黨風犯了宗派主義的毛病，文風犯了黨八股的毛病，簡單說來，構成上述這些毛病的的原因，都是因爲思想方法和思想意識上有了毛病，這就是：思想方法不是唯物論的，不是辯證法的，是唯心的，立場、觀點、方法都不正確；思想意識是個人主義的，從個人利益出發，而不是從集體的利益出發，這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立場。整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改造一個人的思想，用唯物觀點，來代替唯心觀點，用集體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來代替一切非無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思想意識，換句話說，就是要改變工作作風和態度，使每個共產黨員成爲真正忠於革命、忠於民族、忠於人民的革命戰士，全心全意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服務，在黨內求得認識上思想上的一致。和在黨外要與一切進步的民主人士合作。爲什麼思想要一致呢？理由很簡單：一個革命的黨如果思想不一致，內部就不能團結統一，就不能發生力量，就不可能打倒革命的敵人。所以毛澤東氏特別強調這一點說：「我們要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

齊，我們的脚步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麼，敵人就不會被我們打倒。」（見「整風報告」）

有人問：難道共產黨內的思想還不一致嗎？關於這一點，是不足為怪的，因為共產黨雖然是個代表先進無產階級的黨，但它不能拒絕進步的革命的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入黨，抗戰後，共產黨由十幾萬黨員發展到百萬以上的黨員，小資產階級佔大多數，因此，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就不免要帶進黨內來。據一位共產黨的負責同志說：「就我們黨的狀況來說，在我們吸收羣衆，黨得到廣大的發展，就其成份上來說，大多數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來的（農民和知識份子）。要把這些人變爲無產階級的前進戰士，名符其實的共產黨員，不經過思想上的改造，思想上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凱豐：「整頓三風是黨在思想上的革命」）

整風，正就是共產黨內部一個偉大的思想改造工作。

怎樣進行整風

據從整風學校出來的人談：整風工作緊張而有趣，這是一個非常新奇的專門改造人的思想的學校，進去「整風」的有男有女，有老年，有青年，來自各處不同的崗位，這裏面有縣長、有區長，有團長、有營長，但也有一個鄉的鄉長、指導員，總之，各式各樣的幹部都有。老百姓看見這樣的學校很奇怪，以前，某同志不是縣長嗎？爲什麼一個縣長也要來進學校，做起學生來呢？爲什麼區長同那些農民在一塊學習呢？的確，不管你過去做了一些什麼工作，年紀多大，一進了

整風學校就年輕了，就立即是一個活潑的學生了。一進整風學校，第一步，每個人都要寫他自己一生的自傳，把過去歷史作一個簡單的總結，這個自傳要寫得越詳細越好（不少人把自傳寫成一本十幾萬字的書），但不許假造歷史，要忠實正確；第二步，就寫檢討自己的筆記，把自己過去在工作上生活上的缺點，來一個客觀的分析，自我批評。大多數的人是很坦白的毫無隱瞞地這樣的做了。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檢討過去的貪污腐化行爲，有的人把過去揩了公家的油幾萬元、幾千元、幾百元都自動的說出來。這些貪污腐化的行爲，在舊社會中本不算得什麼，但在一個共產黨員說來，他是犯了嚴重的錯誤，甚至貪污了公款一塊錢都不允許。自然，最重要的是要坦白說出過去在政治上和政策上所犯的一些錯誤，是有那些對不起黨、對不起革命和人民的地方。也有少數人因犯的錯誤較多較大些，怕說出來受處分，打些埋伏，隱瞞不講，這時大家就要來幫助他，打通他的思想，要他自己以對黨對革命對人民負責的忠誠精神，再度進行深刻的檢查，用的完全是一種啓發式，絕不強迫。根據整風學校的規定：凡在整風以前所犯的任何錯誤，只要自己坦白說出，並認識了這些錯誤的嚴重意義，一律可以寬恕。爲什麼？因爲過去有些人犯錯誤，大多數是由於革命的鍛鍊不夠、幼稚、無知，階級立場不穩，思想意識上有問題。換句話說，錯誤不是有意犯下來的，情有可原。整風就是要幫助每個人了解自己、認識自己，解決每個人的思想問題，使他今後能掌握正確的思想、觀點、立場等等。否則一個人的思想問題如不解決，他一旦離開了整風學校，仍可能犯錯誤。所以整風學校又規定：凡整過風的，如再重複着過去的錯誤，應當受相當嚴厲的處分。每個人將自己的錯誤寫了出來後，還要很冷靜的由自己加以分析、研

究，找出爲什麼犯錯誤的根源來。第三步，便是集體的互相幫助檢查。檢查什麼呢？就是要檢查每個人的思想方法、思想意識、工作作風、政治立場、學習與生活等等，有那些是不對的。爲什麼要集體檢查呢？這因爲「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自己檢查自己，可能還有主觀上的蒙蔽，所以爲了幫助每個人澈底認清自己的缺點和優點，集體檢查的辦法往往是比較正確的。當進行集體檢查時，大家叫這是割尾巴的工作，就是要割去每個人底小資產階級的尾巴。

怎樣檢查法呢？大致是約分如下的幾方面來進行：

(一) 思想方法：○有那些唯心思想，列舉事實；○唯心思想的根源。○觀察事物有那些方法上的錯誤？

(二) 思想意識：○關於英雄主義的檢查（自高自大、地位觀念、好出風頭等）；○關於自由主義的檢查（不服從組織紀律，亂發表意見，背後批評，隨便發牢騷等等）；關於享樂主義的檢查（如貪污、腐化、享樂思想等等）

(三) 工作與作風：○對工作是否積極、實踐？責任心如何？能不能完成任務？○對工作上的辦法如何？有沒有創造性？○對幹部是不是關心？能否團結人？○民主作風如何？有沒有官僚主義？○個人包辦代替還是走的羣衆路線？

(四) 政治方面：○立場是否堅定？○政治上的驚惕性如何？○處理問題，判斷問題時，政治上的原則性如何？○對政策的了解、掌握和研究怎樣？有無違反政策的地方？

(五) 學習與生活：○平時對政治、時事的學習如何？○對工作有沒有虛心研究學習的精

神？③學習能否聯系實際？有沒有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傾向？④待人接物的態度、方式如何？能不能接近羣衆？⑤戀愛問題、男女關係，處理是否正確？⑥生活是否刻苦？勞動觀念如何？

每個人除了檢查缺點外，還要檢查優點，然後根據每人的優缺點，給每人以一個總的評定。此外各人還須提出自己今後努力的方向，和用什麼辦法來克服自己的缺點等等，這真是所謂「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了。本來，大家走進整風學校時，個個身上都好像揸了許多包袱，這些包袱裏面，什麼寶貝都有，有英雄主義，有自由主義，有享樂主義，還有許許多多……，經過了一年半載的整風，等到走出校門時，每人把過去行爲、工作做了個總清算，於是包袱放下了，如釋重負，人人下定決心，要做一個更好的革命戰士，重上戰場，因此，凡整過風的人，思想上都或多或少發生了變化，每個人的思想意識更接近了無產階級，至於變化了多少，自然還有待於每個人在行動中用事實來考驗。

整風收到了驚人的效果

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蘇北大規模整風運動足足進行了四年之久，它收到了如下的效果：由於整風的結果，首先各級幹部作風普遍有了新的轉變。一般的官僚主義、事務主義大大減少。如過去有許多幹部好誇誇其談，會吹一套；現在則沉默寡言，實事求是，不尚空談了；過去有些幹部工作上好代替包辦，獨斷獨行的，現在則虛懷若安，重視集體力量，多多徵求別人意見，一切通過民主和羣衆的路線了；又如過去有的在工作上喜歡逞能，表現自己的；現在却埋頭

苦幹，不計較個人得失地位了；有的過去家庭觀念濃厚，常追求個人利益；現在都公而忘私，不想家，不爲自己打算了；尤其是在鄉村中，一般農民幹部，不再做封建勢力的尾巴，拒收地主的賄賂，金錢引誘失去效用，曾經有不少整過風的幹部，自動的將地主或商人的賄賂交公，並懲辦行賄者。社會上，逐漸形成一種新的風氣，即，以貪污爲可恥，廉潔爲光榮；以享樂爲可恥，刻苦爲光榮；以不事生產爲可恥，勞動爲光榮，勞動英雄，工作模範，個個尊敬；官僚主義，生活特殊，個個瞧不起。在領導方法上，整過風的幹部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他們重視羣衆力量，不再高高在上，強迫命令，走行政路線；而是深入下層，親自動手，徵詢大衆意見，走羣衆路線。一切工作都做了打通思想的工夫，使每個人對工作有認識、有信心，自覺自願的去做；再不是像過去那樣的只憑熱情和主觀主義的蠻幹了。當然，這並不是說，進過整風學校的，每個人的思想就全都改變過來了，事實上一個人的思想改造是最困難的，也有不少人，出了整風學校依然是故我的。總之，凡整過風的幹部不論在各方面都或多或少有了進步，這樣，在工作上就提高了一步，在思想上來說，也提高了一步，每人對革命逐漸有了一致的認識。因爲這樣，解放區的工作就更深入了一步，革命的戰鬥力，空前增強，特別是在抗戰勝利後不久，反動派就開始向蘇北這塊解放區進攻，蘇北人民在中共的領導下，仍然堅持不屈，毫不動搖，並相信他們最後一定會得到勝利，這未嘗不是中共在抗戰勝利前對幹部普遍整風，進行思想改造所收到的驚人的效果。

日寇投降前後的蘇北

積極練兵準備反攻

在日寇還未投降前一九四五年的元旦，延安毛主席就已向各個解放區提出了十五大任務，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要加緊練兵，準備反攻，這是毛主席英明的預見，他看到日寇的敗象已露，美國軍隊可能在中國海岸登陸，所以不早作佈置，以便沿海各解放區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於必要時配合美軍作戰，收復失地，蘇北軍民根據了毛主席這一指示，就在各地抽調部隊，集中訓練，並作大兵團行軍，打運動戰的準備，就是要有數萬人，甚至十幾萬人配合作戰的經驗，再不是像過去幾百人，幾千人或頂多萬把人的軍事行動了，當然，同時也並不放棄游擊戰。就在這積極練兵的當兒，蘇北的新四軍已經小試其鋒，收復了很多重鎮，開始了局部的反攻，其中最重要的一役，就在於一九四五年的五月間，由新四軍第三師收復了淪陷在敵偽手中將近四年的阜寧城，俘虜了偽軍孫良誠的部隊約近萬人、偽軍的一個師差不多全被殲滅了，繳獲輕重機槍有二百挺，使得敵偽再也無力來反攻了。這是在蘇北幾年來最大的一個勝仗，全蘇北軍民看到新四軍



力量的壯大，無不歡欣鼓舞，深信像新四軍這樣的隊伍，必能收復蘇北一切失地。記得當時鹽阜區全區軍民會爲光復阜寧城召開了一個空前盛大的慶祝會，到會軍民約在五萬人以上，新四軍第三師黃師長向大家有力的指出：這次反攻，才不過是一個開始，以後還要打大仗，還要殲滅更多的敵人，收復更多的城市。果然，這個大規模殲滅敵人和大量收復失地的機會，不久就到來了。

勝利後的狂歡

當蘇北軍民收復阜寧不到幾個月，太平洋上的戰事越來越緊，那時希特勒德國已被蘇英美法等國的盟軍消滅了，剩下的只是一個日本帝國主義。接着是在德國召開的波茨坦會議，在那個會議的最後，中英美三國向日寇發出最後的通牒，促其投降，不久，蘇聯也同意署名在這個通牒上了，又不久，蘇聯突然對日宣戰。接着就是強大無比的百萬紅軍直向日寇的命根——東北前進，簡直所向無敵，如入無人之境。不久，日寇就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願意無條件投降了。這一連串的勝利消息，不斷地傳到蘇北人民的耳中，真是叫全蘇北的人民高興得要發狂了。

我還清楚記得，這是八月十號的晚上，一個在報社工作的同事事後告訴我：報館內的工作人員，那時正在開始編報，新聞電台上首先收到中央社發出來的消息，很簡短的報告日寇宣布願意投降，這一消息重復了幾遍。報館內的人員立即全體知道了，但還疑信參半，在那裏紛紛議論着說：等新華社的電訊吧！果然，候到半夜，延安新華社的電訊來了，內容與中央社的消息大同小異，不過後面拖着一條尾巴，叫電台上的收報員要繼續工作，說是即將有極重要的新聞發出。那

末，日寇投降的消息被證實了，報社立即印出號外，並當夜把這個消息電話通知各機關，於是日寇投降消息立即傳遍了各地，連老百姓也知道了。在那一兩天內，大家真不知興奮得什麼似的，簡直連做夢也要笑出來了。老百姓高興的是從此可以過太平日子，一般幹部高興的是不久就可以結束戰時的農村生活，到城市中去工作了，真是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想法。

向城市進軍

八月十一日這一天，延安總部連續發出了富有歷史性的有名的七號命令，其中最重要和與蘇北軍民有密切關係的是第五號命令，那上面這樣寫着：

「爲肅清中國境內交通要道之敵偽軍隊，並準備接受日偽軍投降，我命令：所有沿北寧路、平綏路、平漢路、同蒲路、滄石路、正太路、白晉路、道清路、津浦路、隴海路、粵漢路、滬寧路、京蕪路、滬杭路、廣九路、潮汕路等鐵路線及其解放區一切敵佔交通要道兩側之中國解放區抗日軍隊統應積極舉行進攻，迫使敵偽無條件投降。在執行上項任務時，應克服一切困難，擊破前進路上一切敵偽之阻礙，如遇抗拒，應堅決消滅之。」

總司令朱德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十一時

華中新四軍軍部接奉上項命令後，即星夜下令總反攻，命令華中（包括浙東、浙西、蘇南、蘇北、皖南、皖北、等解放區）所有各解放區的新四軍（包括七個師和浙江的支隊等）立即動員，兼程向華中各敵佔城市進攻，迫令敵偽投降，如不投降，即毀滅的與以消滅。不到半年時間，新

四軍會從華中敵僞手中先後解放了三四十個城市，除極少數敵僞自動繳械投降者外，其中無不付出極可寶貴的鮮血的代價，這和依靠美國，坐享勝利果實的可恥國民黨軍隊迥然不同。茲特將華中新四軍於一九四五年的下半年內所解放重要城鎮的勝利大事摘要記下，以見新四軍有功於國家民族一斑：

從日寇正式宣布投降起，八月十五日淮南新四軍協同洪澤湖新四軍部隊解放安徽省盱眙縣城。華中新四軍解放安徽省無為縣城。

八月十六日，淮南新四軍解放安徽省嘉山、來安二縣城。

九月十七日，江南新四軍攻入安徽省蕪湖縣城，解放江蘇省揚中縣，浙東新四軍連克觀海衛、周巷、勝山、澱山、坎墩、奄東等據點；淮北新四軍光復五河東重鎮雙溝。

八月十八日，淮南新四軍攻克津浦路張八嶺車站並包圍蚌埠。蘇北新四軍解放蘇北要城宿遷。

八月十九日，淮北新四軍解放安徽東北部的泗縣城。浙西新四軍攻克長興。蘇浙軍區新四軍連克江蘇的溧水、溧陽、金壇三縣城。

八月二十日，淮南新四軍攻克六合、天長二縣城。

八月二十三日，蘇中新四軍攻克寶應、界首、汜水。浙西新四軍解放浙江安吉縣。

八月二十四日，華中新四軍攻克安徽五河城。

八月二十五日，蘇北新四軍攻克沭陽、漣水城。皖南新四軍攻克郎溪城。

八月二十七日，蘇中新四軍解放靖江城，江南新四軍攻克宜興東南的鼎山蜀山二鎮。

八月二十八日，新四軍解放蘇南的昌淳，蘇中的啓東、皖南的廣德。

八月二十九日，淮北新四軍攻克河南省的永城縣。

八月三十日，江南新四軍攻克浦東的南匯縣城。

九月一日，蘇中新四軍解放興化城，同日四分區軍民解放東台及海門縣城。

九月三日，新四軍攻克如皋岔河鎮。

九月五日，淮北新四軍攻克靈璧縣城。

九月六日，蘇南新四軍攻克淮陰城。

九月十一日，新四軍攻克南京對江七十餘里的烏衆車站。

九月十二日，蘇中新四軍克復海安、士中、日豐之鎮。

九月十三日，蘇中新四軍攻克泰興城。

九月十四日，蘇南新四軍攻克宜興城。

九月二十一日，新四軍攻克江蘇如皋城及白蒲、林梓兩鎮，並解放丁埝。

九月二十二日，蘇南新四軍攻克淮安。

十月十二日，新四軍攻克蕭縣城。

十一月十日，新四軍攻克鹽城。

十二月二十日，新四軍解放高郵邵伯鎮。



十二月二日五日，新四軍解放高郵城。

毛蔣會談與江南新四軍北撤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這在中國政治歷史上也是個可紀念的日子，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氏應國民黨主席蔣介石氏邀請，在這一天的下午，由延安乘飛機到重慶，與蔣介石氏會談國共有關諸問題。雙方會談約四十天之久，最後毛主席遍返延安，並於是年變十節（十月十日）發表了有名的國共兩黨代表會談記要共十二項。其中第九項談到軍隊國家化的問題，會有這樣極重要的初步協議如下：

「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確實分期實施計劃，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以謀軍令之統一。在此計劃下，中共願將其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由現有數目縮編至二十四個師至少二十個師的數目，並表示可迅速將其所領導而散佈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八個地區的抗日軍隊着手復員。並從上述地區逐步撤退應整編的部隊至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解放區集中。」

中共爲了和平、民主、團結建國大計，首先忠實履行他們的諾言，於是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之間，將浙東，浙西及蘇南十餘萬新四軍大軍，及黨政機構中的幹部人員，陸續撤退至蘇北來。據說，當時那些新被解放出來的地區上千千萬萬的人民，聽說新四軍要撤走，真似晴空霹靂，如

喪考妣，老百姓在跪哭挽留不遂之後，都一個個依依不捨的長途相送，有送上十幾里路的，也有
的願意全家跟隨着新四軍北撤的。當新四軍一部經過上海近郊的時候，上海一部分消息靈通的市
民及盟國友軍都有趕往歡送和慰問的。盟國友軍事後語人：他們是第一次來中國看見這樣精神飽
滿、軍需整齊、紀律嚴明底強大的人民軍隊。可惜的是：國民黨並沒有履行他們的諾言，凡新四
軍自動撤退的地區，那裏的老百姓立即過着非人的黑暗生活，被國民黨誣陷屠殺的人民不計其
數。

這樣一來，蘇北地區的軍事力量更加雄厚了，她足夠保衛蘇北的這塊地區。當時蘇北人民看
見江南新四軍的紛紛北撤，一度懷疑到蘇北的新四軍或許也要走了；但不久因為看到華中軍區的
設立，以及蘇皖邊區政府的組織，再加上新四軍的大量集中整訓，這些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由分割到統一邊區政府成立

在抗戰時期，因敵偽佔據點線，把蘇北要區分割成許多塊，事實上不可能有軍事、政治、經
濟、文化等的統一組織，這對蘇北的建設上當然有許多的妨礙。自日寇投降後，蘇北人民及新四
軍從敵偽手中解放了大部份的城鎮（剩下的只有沿長江的幾個城如泰州、南通、揚州等），因此，
幾年來被分割着的蘇北，到一九四六年第一次得到了統一，一切不合理的分割現象完全消滅了。
這時候由於事實的需要，和廣大人民的要求，在一九四五年年底：政治上，成立了蘇皖邊區政府
（由各區參議會代表協議選出蘇皖邊區行政委員會，然後再由行政委員會產生政府），將華中分

爲八個行政區，每區設專員公署，成爲各區行政上的最高組織，專員公署以下爲縣政府、區政府、及村政府，保甲制度廢除了。邊區政府設主席一人，副主席四人，下設民政、教育、建設、財政等廳，廳之下分處、科、股等。另外成立高等法院，爲邊區最高司法機關。民意機關爲蘇皖邊區參議會。這樣，政治上完全統一起來了。軍事上：成立華中軍區，設司令員一，副司令員二，共轄八個軍分區，每區設軍區司令部。華中軍區直接受山東新四軍軍部指揮。另外，將華中正規新四軍改編爲野戰軍，分爲若干縱隊（一個縱隊約等於一個師），以便靈活的機動作戰。在黨的組織上，成立華中分局，受山東華東局領導，華中分局下設地委、學委、區委等等，與過去的大致相同。

由於蘇北這塊地區黨、政、軍都有了統一的組織，又適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國共兩黨同意訂立了全國性的停戰協定，蘇北就很快轉入和平建設的時期，蘇北人民興奮愉快的過着第一次的太平舊曆年（民國三十五年），人人以無限的熱忱來慶祝他們未來的幸福。

和平建設中的蘇北

在和平建設時期，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從日寇投降後的一年中（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八月間），蘇皖邊區的民主建設，獲得不可否認的偉大成績，由於這些成績，使邊區的黨政軍民更結成了血肉不可分離的關係。

茲將這些成績略述於左：

解放二千四百萬人口

鞏固新民主主義政權

華中人民爲了自己的解放和生存，與日寇作殘酷鬥爭，曾經支付了慘重的代價，每一寸土地都流遍了他們的鮮血。八年來四萬次以上的戰鬥，二十萬以上抗日戰士的傷亡，數十百萬人民財產的損失和生命的犧牲，才奠定了這塊安樂土。自去年大進軍以來，曾拔除了所有的敵偽據點，解放了二十七個縣城，二千四百萬人口，使被分割的蘇北、蘇中、淮北、淮南四個地區聯在一起，並於年底成立了蘇皖邊區臨時參議會和蘇皖邊區政府——在其直轄之下，共有八個專員區，六十八個縣治，二個直屬市，一個辦事處。在邊區各級政權中實行了民主團結的「三三」制，邊府副主席季方是海門耆宿前第三黨領袖之一，另一副主席章懋博士是曾任孫總理祕書的名教育家，民政廳長陳蔭南是老國民黨員，他曾說過：「我在政府中並不像某些人所設想的一樣：黨（共產黨）外人士有什麼有職無權之感！」工農羣衆及婦女們一樣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大老粗」當鄉長、區長的不勝枚舉；淮安縣縣長孫蘭就是一個女性。封建統治的保甲制度廢除了，大部地區實行了普選。新解放區去冬和今春開展了懲奸運動，成千成百罪大惡極的大漢奸，如劉逆湘園、寇逆志齋、蔣逆鴻芳、周逆公室、李逆玉書和沙逆貴章等，在羣衆的控訴公審之下依法懲辦，逆產全部發還給人民；而更多的小漢奸隨員，不得不在人民的面前低頭悔過自新。隨着這一運動，摧毀了全部偽政權，建立了新民主主義政權。

戰勝四十年來大災荒

七百萬災民渡過春荒

去冬今春，全邊區面臨四十年來空前大災荒，七百萬以上人民瀕於饑寒的死亡線上，以山芋、野菜、榆樹皮等充饑災荒最嚴重的淮海區，三月至麥收前青黃不接時期，全區缺糧人口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完全斷炊戶有百分之二十四點三，計五十六萬多人口，但由於全體黨政軍民節衣縮食努力搶救，政府發放貸款、貸糧、平糶、救災公債等共達三萬萬八千四百萬元華中幣，並號召導領生產、貧富互助、大家動手，使災荒得以安然渡過。這一偉大的成果不僅使災民念念不忘，就連地主也欣佩地說：「想不到這樣嚴重災荒得以安渡，沒有匪亂，我們出點糧食也應該。」連反動份子也不得不暗中驚訝：「共產黨真有辦法！」

開濬河流一千三百里

搶修運堤六百一十里

建設方面，在毫無外援經濟異常困難的條件下，短短的時間，其成績已超過國民黨統治時期，與敵偽蹂躪時期相較，則更不用說了。水利工程，僅據一、二、三、五、六、七分區不完全統計，已開濬大小河流九十條，總長在一千三百里以上，用土一千餘萬方，直接受益田地二百畝以上，其中工程浩大成績較著的如六分區拆除敵偽堵塞的五河六壩，五分區疏濬淤塞四十多年的淮

城文渠河，開鑿七十里長的衡河，三分區百年待修未果的天長南山河，自三汊河至郭宣大橋五十里長已全部修竣，並新開農坑新河一條，已挖掘十餘里（全長三十里）。江北運河河堤，在解放區六百一十華里（北起蘇魯交界的黃林莊、南迄揚子江邊國民黨瓜州渡口），全部於八十天中修築完成，歷史有名的險工如高郵火姚閘、新壩、八里松、寶應呂家園等閘洞，露筋五條深溝及清江正越閘口等均分頭修復。在修河中，羣衆的積極勇敢，產生了無數值得歌頌的故事，如南段工程新壩堤上，會展開一千二百個勞動者與水及風暴英勇搏鬥的場面的搶修六閘以南、仙女廟以北靠國民黨區的一段工程時，我幹部員工不顧國民黨軍的開槍射擊，冒着生命危險在劉介莊，陳介溝、肖介口三據點包圍圈內於七天內突擊將該段修竣；北段工程，宿遷副縣長陳靜塵親自督工深入領導至積勞病逝。這種爲民謀福利的忘我犧牲精神，使來解放區調查運工的行總總工程師屠達也感動地說：『諸位在這裏努力苦幹，爲人民工作着，現在的工程已做得很澈底，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與我在上海辦事處得到的報告距離很遠！』政府用於這一工程的總數在二千五百餘萬元華中幣以上，以工代賑解決了近十五萬人的生活。而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們修建運河，會胡說八道造謠污蔑，千方百計破壞，曾以飛機掃射我高寶修堤民伕，霸持不開放歸江各壩，轟炸運堤，企圖淹死我解放區軍民。

修道路二千四百公里

繁榮工商業取消苛雜

交通方面，先後修築約二千公里的公路和四百餘公里的縣道，構成了以淮陰爲中心直通南通、如皋、海門、啓東、高郵、寶應、六合、泗縣、宿遷、沐陽等地的公路網。航運輪船可通行一千三百餘華里，幫船到處可以通行。郵局一百八十餘所，比接管前增多二倍，郵路幹支線七千七百餘華里。交通工具除繳獲之汽車、輪船外，還有民船、騾馬等，隴海路尙有部份火車可用。

工商業方面，大反攻後收復的各城鎮的工商業，由於執行了「勞資兩利」的正確政策得到蓬勃的發展，一掃過去敵僞時代的荒涼氣象，僅一分區即創建了紡織、榨油、碾米、鐵工、化學、日用品等小型工廠廿六個，此外如五分區的鹽城新華化學實驗廠、六分區的宿北試煉水泥工廠、每天製造出大批的紙、烟、肥皂、牙刷牙粉、油墨、精鹽等物品，供給邊區軍民的應用，清江和豐麵粉廠修復後，日產麵粉四百多袋，淮安、東台的電燈廠，均初步修復。農村主要手工業紡織業，在政府的幫助下得到大量的發展，僅六分區於去冬今春即撥款華幣十一萬元，棉花二萬斤進行花紗布交換，解決織戶的銷路困難，現該區共有紡車十六萬餘架（去冬十三萬餘架），織布機一萬四千五百架（去冬僅一萬架）。商業方面：政府取消了一切苛雜，僅徵收千分之五至千分之八營業稅。災荒時華中銀行第六分行（在六分區）即發放小本借貸華幣三十萬元，支持了各區鎮的小本經營，放商業信用貸款及抵押貸款二百四十餘萬元，沭陽城之商店，由敵僞時代廿多家發展至將近五百家之多，除帶迷信色彩的香店之外，一般商業均得到發展。

減租算賬農民大翻身

政府幫地主轉營工商

人民經濟生活方面：在懲奸、減租、清算舊賬運動中，農村貧農及少地農民普遍收回被侵吞土地，逐漸做到家家有田，人人生產，解脫數千年來的封建剝削。部份農民渡過災荒後經濟生活已逐漸上昇。（按此項運動尚在開展中，故無全邊區的統計材料。）在實行土地改革中開明地主紛紛獻地，僅邊區臨參會參議員鄒魯山、淮城士紳井星侶、邊府廳長陳蔭南即獻地達十九頃三十畝之多。地主獻田及清算後，政府貸款華中幣一萬萬元，幫助其轉營工商業。

文教事業服務工農兵

報紙卅餘學校萬餘所

文化教育方面：去年底成立華中文協，在其直接領導之下有平劇、大眾戲劇兩個實驗劇團，有美術工廠及詩歌等研究會。軍區有三個文工大隊，各分區均有分區性劇團。二三月間，舉行歷時月餘的宣教大會，奠定了毛主席「爲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全邊區性的報紙有對開四版的「新華日報」華中版，日出數萬份，其他每一分區均有四開或八開的日報、大眾報，如「江海導報」、「人民報」、「淮南日報」、「淮南大眾」、「鹽阜大眾」、「淮海報」、「拂曉報」、「淮北大眾」等共三十二種，這些報紙共擁有一萬個通訊員。單「鹽阜大眾」即每月收稿萬篇，一百餘萬字。部份縣還有縣報、民報，較大的集鎮和村莊普遍有黑板报，部隊也有鉛印、油印報和牆報。這許多對象不同的大小報紙每天和廣大讀者見面，教育着廣大的人民。刊物方面，著名的有「江淮文化」、「生活」、「文綜」、「民主建設」、「華中少年」等。新華書店在各分區及較大

的城鎮均設有分店及分銷處。清江、淮城、葉挺城（鹽城）各設有博古圖書館。全邊區有將近一百所中等以上的學校（包括一個建設大學，一個教育學院，一個工專，六個師範，一個新聞專校），將近一萬所小學，五萬個各色各樣的羣衆學習組織如民校、冬學、校外兒童班、通訊讀報組等。秧歌隊、兒童團、農村劇團等普及到每個城鎮鄉村。大部地區的私塾均經改造，向着民辦公助的方向發展。無數民間藝人受訓練改造，在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培養之下，已產生了聞名解放區內外的教育英雄夏陶然，工農模範通訊員顏景詹，僱農出身的新型文藝創作「生產大五助」（劉本名）作者繆文渭。

解放區裏從經濟、政治、文化翻身起來的每一個人民，他們都十分清楚，過去國民黨給予他們的是些什麼，現在共產黨給予他們的又是些什麼。

內戰中的蘇北

內戰的藉口——所謂「蘇北難民還鄉運動」

很痛心的，蘇北和平的局面並不長久，蘇北的人民只過着很短時期的和平生活，便又爲戰火所籠罩一切。爲什麼？這因爲反動派眼見得蘇北地區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個個安居樂業，和反動統治的地區比較起來，真是一個天堂，一個是地獄，這還了得，如果大家都往解放區去跑跑看看，不是更要暴露反動統治的腐敗無能，不是要嚴重的威脅着危害着反動的統治權麼？這除非把蘇北這塊解放區變爲反動的統治區才放心，就是說，要取消蘇北解放區，不讓蘇北人民過着和平民主的安定生活，要讓蘇北人民再回到舊日反動的統治下面。但用什麼做藉口呢？有了，多多的製造「難民」，於是在由國民黨當局親自簽訂了一月十三日的停戰協定不久之後，京滬一帶就出現了所謂「蘇北難民還鄉運動」，「要求武裝還鄉」等等。但看！這是「民意」呀！單憑着這種「民意」，就有了破壞停戰協定和進攻蘇北的足夠理由了。

其實所謂「蘇北難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這裏不妨引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華中軍區



發言人所指出的來看看，該發言人說：

「所謂『蘇北難民』，完全爲國民黨反動派陰謀製造的工具，作爲進攻我華中解放區的政治資本。所謂『蘇北難民』，其來源不外下列幾種：（一）是爲敵寇作爪牙的中等以上漢奸，及罪惡較著的小漢奸，他們八年來認賊作父，依仗敵勢，壓迫、掠奪、燒殺人民，罪惡滔天（其中不少是多年積匪），自知不能見容於國法，不容於民意，於是只有逃到揚州、鎮江、南京，以及徐州、蚌埠等沒有國法，沒有民意的地方去；（二）是抗戰一開始，或敵後反掃蕩戰爭時躲到上海等地（敵佔的大都市）去的，他們本來有錢，有的也經營商業，或囤積投機，日本投降以後，由於法幣的無限止膨脹，他們破產或沒落了；（三）原來在江南及鐵路線城市做工或經營工商業的（這一類人數最多，因江北人口多，生產量少，經常有數百萬人在江南謀生），國民黨統治回到江南後，由於官僚掠奪壟斷，放任美國貨潮水般湧入，於是他們絕大部份失業了、破產了；（四）淮南、蘇中、鹽阜區的農民過去受地主超額剝削，每年冬春兩季必有大批下江南謀生，到農忙再回來，今春蘇皖邊區的災荒極嚴重，有一部份人憑他過去的舊經驗，以爲到江南去容易謀生，而離家南下，不知現在江南的人也難以生活，於是這批人也成爲反動派的資本；（五）一部份地主過去欺壓慣農民，過慣荒淫享樂的生活，現在農民翻身了，掌握了政權，和他平等了，因爲農民生人數多，當然在政治上佔了優勢，其中少數想不通的地主，一面以和農民平等爲恥，又幻想重過不勞而享福的糜爛生活，一面又受國民黨特務的謊言所欺騙，以爲可藉國民黨之力恢復其過去地位，於是跑了解放

區；（其中有相當人數，是和敵偽勾結過的，但他們自以為沒有罪惡，不過要減免捐稅，或賺些錢而已。）（六）漢奸的爪牙和小漢奸，在敵佔時期狐假虎威，壓迫過人民，後來人民要懲辦他，要他公開向羣衆悔過自新，他們一則畏懼，一則受大漢奸、特務的策動，於是逃亡了一些出去；（七）少數青年受國民黨（包括蔣記汪記）特務的欺騙，在城市新解放的時候害怕抽壯丁，逃到揚州、鎮江等地去，結果成爲國民黨的兵額補給來源；（八）極少數的是抗戰中撤退到大後方的，勝利之後受國民黨內戰媚外政策的影響，經營的事業破產，旅途阻礙，回到南京已身無長物。

所謂「蘇北難民」，主要就是上述八種。第一種根本是罪犯，須受國法懲辦，他們沒有任何發言權，但他們是所謂「蘇北難民」的領導者；第二種人逃避抗敵責任，甚至托庇於敵偽，他們憑什麼還能支配故鄉八年艱苦抗敵的父老兄弟？第三第四第七第八四種人是值得同情的，但責任要國民黨負，他們的不能回鄉，是國民黨不許他們回鄉，不是家鄉不能回來。如不少流亡青年逃回解放區後所敘述，國民黨特務對他們的監視正如對付囚犯一樣。第五種人只要想通了不應該做人上人而應該做人中人，解放區內何嘗不可以安居樂業？第六種人只要他悔過自新，是可以重新做人的。我們要問一句：究竟漢奸惡霸和平時不勞而享福的少數人能代表蘇北呢？還是供給人吃飯穿衣的二千餘萬農民工人能代表蘇北呢？

所謂「蘇北難民」問題，在停戰協定之前，只有孫逆良誠所盤踞的揚州有這一招牌，到政協會得到紙面上的圓滿結果之後，接着國民黨二中全會推翻了政協決議，於是才大叫大嚷

準備打
自衛戰

起來，國民黨的特務頭子谷正綱（汪精衛的大幹部）親自領導這一工作，作爲內戰的先鋒隊。谷正綱在沿江兩岸及津浦線上跑了一趟之後，「武裝還鄉隊」「武裝還鄉團」就普遍組織起來。國民黨政府除利用聯總救濟物資以餵養這批大小漢奸土匪惡霸之外，還撥二十萬萬元充作「救濟」費，上海方面則以曾任敵僞誘降特使的吳開先爲首，向各業勒捐。在國民黨區域內，四川省有災民三千萬，湖南省有一千餘萬，江西、廣西都有幾百萬，但國民黨還要在那裏迫徵軍糧，爲什麼對「蘇北難民」這樣盡心盡力？六月二十三日的下關慘案，和所謂「反內亂同盟」。七月五日「蘇北難民」向宋美齡請願，要求「武裝回鄉」「青年受軍訓」，就明白答覆了這一問題，是法西斯反動派製造出來作爲內戰資本的一整套陰謀。他們的如意算盤，就是想侵佔了蘇皖邊區，增加了大片土地可以拍賣給帝國主義做殖民地，增多了二千餘萬人民可以拍賣給帝國主義做奴隸。這就是反動派肯化本錢製造「蘇北難民」的原因。」

華中黨政軍當局嚴正表示

中共中央華中分局鄧政委表示

我們爲了顧全大局，總是一讓再讓，但是國民黨反動派不識好歹，得寸進尺，以爲我們能欺負，怕他，最近又在長江邊上，調齊了十幾個師的兵馬，向我們進攻。同志們，我們還能再讓嗎？我們已經讓得太多了，邊區老百姓受了多少糟蹋，

再讓的話，我們就對不起老百姓了，今天不打了，因此軍區司令部前兩天就下了命令，調齊了隊伍，準備打自衛戰，敵人那天來，我們就那天打，敵人在那裏進攻，我們就在那裏堅決消滅他！我們告訴反動派：我們共產黨新四軍不是好惹的，不打起來便罷，如果要打起來那就要大打，華北東北到處都打，軍隊老百姓一齊打，就是你國民黨有二百多萬隊伍，打起來，也是够他招架的。（六月廿四日）

蘇皖邊區政府負責人表示

蘇北決 不撤退

國民黨在雙十協定以及政治協商會議，看見了中國共產黨的讓步，看見連江南、浙江、皖中都自動撤出了，以是又在這次無中生有的提出撤退蘇皖，這簡直是得寸進尺，胆大妄想。蘇皖人民、蘇皖軍隊、蘇皖政府一致反對這種反動的無理要求，假如他們不自省悔，不僅叫叫嚷嚷，還要用他美國靠山給他的槍砲飛機來作蠢動的話，如華中軍區發言人所說，我們決嚴陣以待。我可以負責的說，蘇北撤退，僅只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妄想，要知道從來沒有妄想會變成事實的，和國民黨反動派還想着希特勒可以忽然活轉來一樣。（七月十六日）

華中軍區發言人表示

最近國民黨反動派不斷叫囂着「蘇北難民武裝還鄉」及「共軍從蘇北撤退」，狂吠不已，新

華中寸土不讓

華社記者特走訪華中軍區發言人，叩詢意見，發言人指出這是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大規模進攻蘇皖解放區的陰謀，以此作爲其大規模軍事進攻華中解放區的藉口，國民黨反動派夢想擴大其法西斯統治，奴役並殘害我華中解放區二千四百萬人民，增加它拍賣祖國給帝國主義的資本；我華中解放區全體軍民誓死反對，我人民子弟兵全體指戰員爲保衛人民的民主利益，保衛民族的獨立自由，必奮勇反擊國民黨法西斯漢奸的任何進攻，寸土不讓。（七月十三日）

蘇北大規模內戰開始了

蘇北大規模的內戰終於不可避免地在 一九四六年的七月十三日開始了。在這以前，實際上雖早已發生了內戰，國民黨軍隊於一月十三日停戰令生效後的第二天，就不斷的向蘇北解放區進行襲擊，先後侵佔了許多地區；但那還不過是小範圍的接觸，新四軍這方面會一再忍讓，所以沒有大打起來。而現在不同了，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大舉進攻城市，就在七月十三日那天起，蘇北軍民被迫作自衛的反擊。這一劇烈的自衛戰乃在蘇中宣家堡泰興城之線開始，經一晝兩夜的激戰，新四軍將駐在宣家堡的一百軍、（改爲八十三師）主力十九師（改爲十九旅，約六七千人）全部殲滅，是役會繳獲美式炮四十餘門，機槍三百多挺，捷報傳出，萬衆歡呼。華中蘇皖軍區司令部和政治部特爲被迫自衛反擊發表了告全體軍民書，號召全邊區人民用一切的智力、勞力、物力來支援前線，爭取自衛戰的徹底勝利。在這一富有歷史性的「告全體軍民書」中有這樣幾段極沉痛

而激動的話，茲摘引如左：

「同志們，同胞們，如果反動派得逞，這就是替華中解放區帶來了貪官污吏，漢奸惡霸，重租高利，苛捐雜稅，強徵穀物，硬拉壯丁，燒殺姦掠，飢荒瘟疫，特務橫行，警管寬施。如果我們自衛戰獲得了勝利，那麼我們就要會擊退與消除一切的黑暗和醜惡，而得到的將是永久的光明和幸福！

「我們有英勇無畏的強大野戰軍地方軍與民兵，有二千四百萬經過八年抗戰經過自由解放的人民，有全世界全國民主與正義人士的支持，有山東華北東北各解放區廣大軍民的配合，有反動派軍隊裏像高樹勳潘朔端將軍那樣的官兵來起義響應，再加上我軍民鋼鐵般的團結，勝利必然是我們的！

「大家緊急行動起來，給進攻者以殲滅的打擊，保衛華中解放區，保衛我們的身家性命與財產，保衛我們自己的土地，保衛我們的國家獨立與民主自由。我們要一致的緊密團結，堅決奮鬥到最後的勝利。

人民熱烈參軍英勇自衛

蘇皖邊區二千萬人民本來都是過着和平安樂的生活，特別自從一九四六年春季進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以後，人人分得田地，生活上更大為改善。現在戰火瀰漫，越燒越近，快燒到每個人的眉毛邊，眼見得多年來勝利果實，即要被反動派侵奪去了，這樣，就激起了成千百

萬的農民自動起來，參軍的、當民兵自衛隊的、加入後勤工作的，紛紛湧上前線，爲保衛他們的土地而鬥爭。這當中會不知產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悲壯故事，不知出現了多少殺敵的英雄。他們都很清楚的認識：反動派如果來了的話，將帶給他們的是什麼？所以他們的心情是悲憤的，他們的工作是嚴肅的，他們的任務是偉大的，他們流的血是聖潔的，他們的犧牲是光榮的，而他們的未來是光明的。

因此就在自衛反擊戰開始不久，蘇皖邊區各地人民熱烈的自動參軍。在淮北泗、宿、靈璧等縣不到一星期，就有一千多農民自動報名參加主力，要求開往前線。所有參軍的人都向自己的父親親鄰說：『我要參軍保衛家鄉，不打垮進攻軍誓不回來！』五分區漣東勞動模範桂加仁集合本村兩個換工小組開會，號召能幹的出來上前線去和反動派拚。當場就有楊松生、張炳和、桂加珍、張培文四個接連的跳出來頗決心幹；桂加仁自己也說：『好哇！打反動派我也去！』就是這樣，在五分區展開了熱烈的參軍浪潮，父送子、妻送夫、弟兄互送，湧現無數的光榮模範如：濱海鄉小口朱奶奶親自動員兒子出去保家保窮人土地，並親送其入伍。婦聯會長楊桂香動員她丈夫和兩個親戚一同參軍，並保證自己在家好好耕種田地和撫養小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五分區就有了六千人參軍。翻身得田後的婦女也紛紛參加民兵，復員軍人抱着滿腔的怒火，紛紛自動歸隊。淮安縣新兵營三百四十人自動發起簽名運動，全營請纓上前線，並宣誓：『不打走反動派不回家！』六分區參軍的更踴躍，有一萬餘人參軍。當他們出發時，個個精神煥發，後勤隊員們抬着禮物相送，一路上唱着雄壯的歌聲。此外沭陽亦有一千八百青年參軍；當農民張儒林把兒子送

到村公所說：「我送兒子參軍，叫他拿槍消滅瘋狂的反動派，保衛千家萬戶的安樂生活，不到勝利不要回家。」

「好男要當兵，當兵要當新四軍」，「保衛自己的土地」！「參軍！參軍！」「動員更多的戰士上前線去打自衛戰！」這就是二千萬人民對反動派進攻蘇皖邊區的有力的回答！

以空城換勝利，戰無不捷

當自衛戰還沒有開始，華中軍事當局就曾預示邊區人民：新四軍的戰略不在一城一地的堅守和得失，而在於打運動戰，吸引敵人兵力，乘機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在這一正確的戰略指導之下，蘇皖軍民已寫下了一頁百戰百勝的光輝史詩，從七月大打起到十二月間這半年內，國民黨反動派在蘇皖解放區用了約十萬人的損失，侵佔了十九座空城，即平均每一座空城，付出五千人的代價。尤其從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蘇皖人民解放軍又在宿遷以北，殲滅了國民黨進犯軍二萬餘人，這是蘇皖解放區超過以前十一次大捷的空前大勝利，也是這年七月以來整個愛國自衛戰爭中空前的大勝利。延安解放日報特為這次勝利發表社論道：

「蘇皖軍民的這一勝利，給了國民黨當局的獨裁內戰計劃，以極其嚴重的打擊。誰都知道，國民黨當局不消滅中共和解放區，是「死不瞑目」的；尤其對於蘇皖解放區，他天天喊着它「威脅京滬」，志在必得。上月以來的全面內戰，他便首先用了五十萬大軍向蘇北開刀。他和陳誠都誇口說，兩個月內消滅蘇北中共軍，五個月內在軍事上解決整個中共。特別

當他召開所謂「國大」之時，更誇口要首先攻下蘇北，作爲慶賀「國大」的禮物，因此，集中了十八個旅之衆，從南北兩線猛犯鹽、阜、沐、漣地區，來做送禮隊。但是結果怎樣呢？不但以前的十一次仗，是連戰皆敗，損失了九萬多人。在這次進犯中，國民黨軍第七軍和七十四師，在丁家糖房首遭重創，損失三千餘人；在鹽城南線，國民黨軍八十三師六十五師六十七師，又被殲七千餘人；隨後，第七軍和七十四師，又於漣水近郊被殲二千餘人。直到最近，新四軍在宿北運河沐河之間，殲滅了國民黨五十七師預三旅、二十六師之四十一旅和六十九師之六十旅全部，六十九師之九十二旅二七六團、整十一師之十一旅和十八旅各一部，及工兵第五團全部，擊斃指揮官六十九師師長（原九十九軍軍長）戴之奇，俘獲六十九師副師長姚少偉及該師六十旅旅長黃保德，共斃傷國民黨軍官兵六千餘人，俘獲官兵一萬六千餘人，繳獲山砲三十門，野砲十二門，戰車防禦砲八門，迫擊砲五十餘門，九二式步兵砲二門，火箭砲三門，六〇砲二十九門，重機槍七十五挺，輕機槍五百餘挺，擲彈筒二百餘個，汽車十九輛，各種彈藥五十餘萬發，并擊落飛機一架。這就是國民黨當局送給其所謂「國大」的輸送的禮物。國民黨當局原只想以蘇北的軍事冒險，來壯壯勢頭，安定一下那批所謂「國大」代表的心，現在這一企圖也徹底破產了。

宿北大捷，對於今後的戰局，將產生重大的影響，他大大削弱了蘇皖地區的國民黨軍進攻力量，使國民黨軍士氣更加低沉，因而大大增加了被我軍殲滅的機會。由於新四軍索得了相當代價之後，自動放棄城市，作戰略上的轉移，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中旬

爲止，國民黨軍隊已侵佔了蘇皖邊區如下的一些城市，即：定遠、來安、蕭縣、靈璧、五河、盱眙、永城、夏邑、天岳、泗縣、睢寧、宿遷、泗陽、淮陰、淮安、漣水、阜寧、寶應、高郵、鹽城、東台、興化、泰興、啓東、如皋共二十五個城。但是，事實上國民黨軍隊只不過佔領了一些空城，城外即仍爲新四軍所控制，這樣，反而把國民黨軍隊兵力分散了，他們被釘死在蘇北的每一個城市，於是蘇北人民鬥爭轉入了一個新形勢。」

蘇北新形勢

仍然是兩個對立的蘇北

在最近的報紙上，反動派會不止一次的在宣傳着：「蘇北已經全部給國民黨軍隊收復了。」是的，如果單從反動派佔了蘇北，部份的城市來看，那些城市自然是已經沒有了共產黨和新四軍了，他們自以為從此可以「如意」地來奴役與榨取蘇北人民了。但這其實是自欺欺人的撒了一個大謊。反動派所以要撒謊，自然爲的要向他們的主子——美國帝國主義報功，告訴他們：「你看，你交給我們的任務已經又完成了一部份了，好吧，快快再給我們錢吧，給我們軍火吧！」這種謊報只能騙騙美國人和離開蘇北較遠的全中國的一些地區，但絕對騙不了鄰近蘇北地區的人民，他們常從由蘇北地區出來的商人口中，知道所謂「收復了蘇北」是怎麼一回事。原來那裏仍然是兩個對立的蘇北，這點和過去並沒有兩樣。實際上，從共產黨、新四軍到了蘇北，在那裏幫助人民建立了地方的民主政權之後，七八年來，從來就存在着兩個蘇北：過去，敵僞時代，一個是敵僞的蘇北，佔了大部份城市；一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的蘇北，控制了大部份的鄉村。日寇投降



了以後，仍然是兩個蘇北：一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的蘇北，他們不但有了大部份的鄉村，而且還有了大部份的從敵僞手中解放出來的城市；一個是國民黨的蘇北，那就是僅僅佔有了極少一部份城市的蘇北（只有泰州、揚州、海門、南通九個城）。而現在呢？蘇北還是劃分為兩個：這就是反動派用武力強佔了大部份城市的蘇北，與人民控制了大部份鄉鎮農村的蘇北。

新形勢的特點

但這却不是說，目前蘇北的情形，又已恢復到像過去與敵僞鬪爭的時代。從時代來看，現在究竟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了，現在是人民要求民主、反封建、反獨裁的時代；就是從形勢來看，也與過去大大的不同。到底有了那些不同呢？讓我們看：

第一、雙方力量對比跟過去的不同。在過去，可以說：最初的幾年內，敵僞的武器是佔絕對優勢的，那時新四軍不僅在武器上處劣勢，就是人民的動員、組織、訓練及對敵鬪爭經驗等等都很薄弱；而現在却不同了：從敵人的力量來說，並沒有超越過去の日僞，有些地方如士兵作戰能力甚至還不如日僞。但在人民的自衛力量來說，却大大優越於過去：軍事上，新四軍、地方武裝、民兵、自衛隊的裝備、作戰技術、經驗等等都比過去加強；政治上，人民經過七八年的民主訓練，保甲制度全取消了，在各鄉村普遍建立着民選的政權，人民大衆參加了政權工作，封建惡勢力幾全被消滅，人民在政治上的覺悟性和積極性也都比過去加強；反之，目前敵人在政治上對人民的摧殘壓迫，與日僞沒有什麼不同，有些地方比日僞還要腐敗。經濟上：蘇北人民經過了滅

租減息到土地改革，分得田地，不僅生活改善，而且更千百倍提高了他們自動起來保衛家鄉的戰鬥性，這和反動派佔領下的城市，對人民的苛捐雜稅，敲榨百出，弄得民不聊生，又絕然不同。這就是說：無論從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來看，蘇北人民今天都要比過去的敵偽時代來得優越；而他們對方的敵人雖然一時佔領了不少城市，但力量却反而比日偽差得多了。

第二、雙方軍事地理形勢跟過去的不同。單就目前國民黨軍隊在蘇北所處的軍事地理形勢來看，也不如日偽。在日偽時代，敵人不但佔據了點，而且還可以相當的控制着線；不但佔據了大據點——城市，而且還在大據點周圍及其附近安置了衛星般的小據點來保護大據點和交通線。但現在的反動派在蘇北却只能孤零零地被壓縮在大據點內，不敢下鄉，不敢從這一據點跑到那一據點，交通線難維持。爲什麼？這就一方面因爲敵人的兵力不夠，一方面因爲人民對敵鬥爭的力量却較從前大了。以鹽阜區淮海區爲例，據重慶新華日報載華中一月二十五日（一九四四年七月）電：「蘇北鹽阜淮海地區，新四軍與地方兵團民兵相結合，展開了廣泛的游擊戰，國民黨軍僅能是守九座縣城，現射陽河以北、淤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包括益林、寺坎等中心市鎮，及數千個鄉村，仍在民主政府治下。」

第三，相持與反攻階段和過去的不同。在敵偽時期，由於敵強我弱，故由相持到反攻階段，是個比較長期的過程，時間在數年以上。現在由敵我相持轉到反攻，時間，是沒有敵偽時代的那樣久的。從全國範圍來說，有些地區的八路軍、新四軍已經部分的轉入反攻階段，收復了一些失地。因此，蘇北敵我相持的階段亦決不會很長久的，這又是跟過去最大不同之點，這也就說明了

今天的敵人較過去的更爲脆弱。

蘇北人民怎樣堅持鬥爭

「清剿」與反「清剿」

反動派反人民的軍隊在佔領了蘇北大部份城市後，也未嘗不想把他們的魔足伸展到鄉村中去，因爲他們現在是患了半身不遂症，每個城市變成了一着死棋，動彈不得。爲了挽救他們死亡的命運，於是就向城外開始所謂「清剿」工作，毫無疑問的，這一工作剛開始時就遭到蘇北軍民迎頭痛擊，而陷於悲慘失敗的境地了。下面就是華中新華社記者於一月十八日（一九四七年）指出的蘇北人民四個月來反「清剿」形勢，他說：

「這一形勢的基本特點是：蔣軍「清剿」計劃的破產與人民力量的壯大發展。自去年九月中旬以來，蔣軍曾以八十三師、六十五師、四十八師、廿五師、交通警察縱隊等部共八旅之衆，先後在泰興、如皋、靖江、南通、啓東、海門、江都、高郵、興化等地進行全面「清剿」，提出十日「清剿」口號。但結果是四個月中蔣軍及其「自衛隊」被殲滅了六千以上。蘇中九條主要交通線，海（安）泰（縣）、揚（州）泰（州）、如（皋）黃（橋）、泰（興）黃（橋）、靖（江）黃（橋）、南（通）如（皋）、南（通）海（門）、海（門）啓（東）等公路，至今仍在人民威脅下。迄今蘇中廣大農村及絕大多數市鎮，仍在人民手中。如一分區泰縣、靖江、如皋、東台等



縣有十分之九的鄉村在游擊環境中，完成了土地改革。海（門）啓（東）地區在「清剿」最嚴重時期，蔣軍所佔市鎮亦不過十分之一。在人民嚴重反擊下，蔣軍兵力不足，顧此失彼。如南通城郊蔣軍集中周圍五百餘兵力「清剿」一個鄉，其他各鄉人民武裝乃猛烈出擊，收復大塊被蹂躪的地區，人民力量發展極速，九分區啓東、南通等地，在去年八、九兩月，平均每月消滅蔣軍七十人，而十、十一、十二三個月中，平均每月則增至八百八十二人。今後蔣軍還會繼續其所謂「清剿」，但其結果只能激起蘇中軍民更大的憤怒與反抗，使他遭受更大的損失」（一月二十日重慶新華日報）

介紹「郭海波游擊隊」

自從國民黨軍佔領着蘇北大部份的城市後，在敵人後方就出現了許許多多出色的游擊隊，在那裏堅持鬥爭，打擊敵人，英勇殺敵的動人故事，真是不勝枚舉。現在單介紹一個著名的「郭海波游擊隊」於後。

白蒲東北林梓、劉橋一線周圍二十多里的老百姓，都異口同聲的說：「不是郭海波部隊在這裏，我們這塊也糟了，郭海波部隊沒有一回不打過勝仗。」於是白蒲一帶的頑軍，無不恐怖地稱他為「郭海波兒」（意即為頑強善戰）。郭部是一月十五日，國民黨軍違約佔白蒲後成長起來的，是一支當地人民優秀的自衛武裝，七個月來，在不斷的反蠶食和反搶掠的游擊戰中，勝利地

完成了保衛秋收春耕和保衛自己土地的任務。如六七月間，郭部共抗擊了出犯頑軍二十四次，六月份頑軍出動頻繁，單在沈家平橋，就有六次，每次都遭到該人民武裝的打擊，并予頑僞以殺傷；在顧家園打死頑軍三名及帶路的僞保長張德功一名，傷四名；觀音夾路會打死下鄉搶劫之頑軍一名，傷一名，奪下燒草數担，三四十蔣軍狼狽撲溝而逃。六月二十日，頑軍到雙墳橋搶了一百多担，郭部得到當地人民的報告，即配合民兵打得他斜田抹角，拖頭鼠竄，掉掉了鞋子十多雙。該部直追下四五里路，奪回草近二十担。在沈家平橋一帶，以六月二十一日戰鬥尤烈，擊退頑「保安隊」「自衛隊」近四百人，打死頑指揮員一名、傷三名。其中意義較大的是五月某日，頑軍三路猛犯林梓，郭部即控制了曹義橋一路，讓林梓我軍從正面加以壓力，使頑軍進犯未逞。其次就是端午節後一日的龍家港戰鬥，擊退攜機槍三挺來搶收逆產田的頑軍，結果死頑軍二名，又奪回小麥十多担、蠶豆五担，和裝糧船兩隻。在張福蕩一地，先後七次擊敗數倍於我的頑軍，並殺傷頑「保安隊」指揮員以下十四名，奪回草數百担，使得蔣軍恐慌的說：「寧過九條江，不過張福蕩」。後來有一次頑「自衛隊」三十餘人，硬着頭皮衝到該蕩南面，看見蕩上有人走動，嚇得迫問老百姓：「前面可有郭海波兒的部隊？」老百姓答道：「這很難說。」頑「自衛隊」聽了就倉皇逃走。這一連串的戰鬥，郭海波部隊僅輕傷一名，因此老百姓佩服極了，都說郭海波好像神仙。

在每次戰鬥中，當地老百姓民兵都踴躍助戰，在觀音夾路那次戰鬥中，姚鄉民兵幫助放哨、偵察、打鑼，戰鬥到下午停止，老百姓都紛紛送粽子和麵糰，還幫助抬送茶飯，真是無微不至。龍家港戰鬥，當地民兵和保長都要求發槍參加戰鬥，還幫助運背包、搭橋樑等。七月二日的姚家

圍戰鬪，老百姓都丟下活趕來下門板找繩子，並帶來家裏的枕頭，把帶輕花下火線的戰士抬到後方，一個跑來安慰的中年婦女殷勤的說：「同志！傷口馬上就會好的」這完全流露了人民對自己部隊的真情和愛護。

白蒲蔣軍在最瘋狂的時候，曾一度進逼到周家灣樓（距白蒲十四里）一帶，但嚐過當地人民武裝滋味的蔣軍，即在沈家平橋附近（距白蒲十里）也不再敢來侵犯，甚至小股的騷擾也沒有了。

郭海波游擊隊在當地老百姓的心目中，已成了勝利的旗幟，和平的邊藉，他們都說：「只要郭海波在這裏，我們就敢睡個太平覺。」記者此次恰好在前線會晤郭海波隊長，他今年才廿一歲，出身小地主，看上去完全像一個文人態度沉着謙和，他告訴記者說：「游擊隊能在邊區堅持鬪爭和獲得勝利，主要是因為他們是邊區人民自己的武裝，爲人民利益而得到人民親密的支持，如張福蕩七次勝利戰鬪中，人民的援助起了巨大的作用，每次敵人踏入張福蕩時，當地人民就分幾路來報告，於是便利我們沉着出擊。敵人有一次佈置伏擊我們時，民兵麻中隊長率領民兵星夜趕搭四座浮橋在觀音夾路戰鬪中，民兵高××拿了鑼跑在最前面偵察，聽到蔣軍的腳聲就敲鑼大喊，把敵人誘進伏擊圈內來。這種英勇的助戰，實是勝利的因素。其次游擊隊員，他們大都是蔣軍侵佔後參加的，「自衛保家鄉」即是他們參加部隊的志願，因此情緒非常激昂，每個隊員都說：「不打走這些狗 的烏龜頭，就會伸進我家來。」同時蔣軍燒殺搶掠日益瘋狂，更激發和堅定了隊員的自衛情緒。」最後郭隊長充分自信的說：「如城市被反動派佔領後，我們游擊隊的任

勢更加重大了，我們決不驕傲，必須好好的幹下去，獲得更大的勝利。」

共產黨會退出蘇北嗎？

蘇北自從轉入以游擊戰爭爲主的新形勢後，全國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都非常關切蘇北，並常聽到這樣的疑問，就是：「共產黨會退出蘇北嗎？」是的，這確是全國人士所最關心的問題。但直到現在爲止，我們還絕未看到共產黨有退出蘇北的跡象，相反的，我們却聽到中共領袖有收復蘇北及一切失地的堅決表示。例如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氏於延安接見記者時，曾表示：「中共將收復所有失地，包括張家家、承德、蘇北在內。」（聯合社延安一月九日電）又如：中共副主席周恩來氏發表談話，內稱：「中共將在六個月內破壞國軍攻勢，並預言一年內中國政治經濟機構將有重大變更。」（聯合社延安一月十九日電）這又是中共軍隊將作戰到底的表示。

此外，華中軍區司令張鼎丞將軍就華中自衛戰形勢對記者說：「新四軍必能堅持，並必將收復一切失地。華中戰場對於最後擊敗國民黨軍具有決定意義，它將是賣國獨裁者的墳墓。」（卅五年十二月廿九日蘇北電）

從上面中共最高負責人的這些表示看來，我們所能得出的結論就是：共產黨決不會退出蘇北！

蘇北的前途怎樣？



既然共產黨不會退出蘇北，並堅持要最後收復一切失地、於是有人不免又要問：這有什麼把握呢？它的前途將是怎樣的呢？

這裏，要談蘇北的前途，就不能不談到中國的前途，因為蘇北是中國的一部分，蘇北的前途怎樣，就繫於中國的前途怎樣。近一二十年來，中國人民始終在進行着兩個前途的鬪爭，一個是以國民黨反動派（包括官僚買辦集團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為首的，領導着中國走向亡國、賣國、及殖民地化的前途，這一前途的實現，將使中國人民世世代代淪為帝國主義的奴隸，不得翻身，這當然是為全國四萬萬人民所誓死反對的。過去，反動派會企圖將中國出賣給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內的忠實同志汪副總裁精衛已經這樣做過了）；而現在反動派却又企圖將中國出賣給美國帝國主義，以圖保持他們這一集團（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安富尊榮的文孫帝王萬世之業。另外一個是以共產黨為首的，領導着中國走向獨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前途，這是為全中國四萬萬人民所嚮往、擁護的前途，這個前途的實現，將使中國成爲一個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大多數人民將得到解放，過着平等、幸福的生活。這兩個前途的鬪爭，今天事實上已發展成爲國共兩黨的鬪爭，凡贊成前一前途的，自然就站到了國民黨那一邊去，這是全中國的極少數；凡贊成後一前途的，自然也站到了共產黨這邊來，與共產黨一同攜手奮鬥，這是全中國的極大多數。而國共兩黨前途的鬪爭，目前事實上又似乎發展到專以軍事為主的鬪爭，要由軍事來決定中國的前途和中國人民的命運，這因爲軍事是政治的繼續，實質上仍然是民主與獨裁、愛國和賣國的鬪爭。

那末，現在就要問這一軍事鬪爭的結果怎樣？最後究竟是誰戰勝了誰？

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最好把新華社軍事記者的評論重新溫習一下，根據該記者所指出的，國民黨軍隊有五大弱點無法克服，成爲國民黨軍最後失敗的致命傷。他說：

戰略意圖與

蔣介石除了一切政治經濟困難以外，單在軍事上就有如下無法克服的弱點，使他所進行的內戰終必慘遭失敗：戰略意圖與兵力的矛盾。蔣介石的野心

兵力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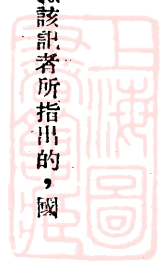
很大，他要中原、要蘇北、要承德、要安東、要哈爾濱、要打通膠濟路、同浦路、還要打通南京經濟南、天津直達長春的陸上軍事交通線，然而他的全部兵力不過九十一個軍二百五十三個師，現在以二百零四個師（即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五）投入內戰，僅留下四十九個師看管老家，這四十九個師包括在新疆對付少數民族的十五個師。也包括川軍、滇軍、青海的馬步芳軍等在內，所以防守後方十五六個省份的實際兵力，只有二十幾個師。蔣方兵力短缺，後備枯竭，即在他完全主動進兵的情形下已經顧此失彼，捉襟見肘，一碰到八路軍新四軍自衛反擊，便更加手足無措。近日隴海前線與同蒲前線的情況，就充分說明此點。

戰術要求與戰

蔣介石給他自己定出這麼一條戰術。作戰原則，集中機動使用兵力，可是他想不到地方這麼多，目標這麼分散，時間又限得這麼短促，而手中的賭本却有限得很，即或能暫時對某一地聚集相當優勢的兵力，但同時在其他許多地

略意圖的矛盾

區就破綻百出，造成八路軍新四軍機動地取得優勢條件，創造自衛反擊的勝利。蔣軍進入解放區裏面作戰，不僅地理不熟，它所面臨的是全民的反抗。以蘇中長江沿岸和晉中平川地區爲例，在蔣軍佔領地區，游擊隊、民兵配合我正規軍作戰，到處襲擊困擾，使蔣軍四面受敵，窮於應付，



兵力愈加分散，作戰的機動性也愈減少，蔣介石所謂「集中機動使用兵力」只能變成一文不值的教條。

中央軍和雜牌軍的矛盾

無論內戰、外戰，蔣介石把他目為「雜牌」的非嫡系部隊放在第一線當砲灰，以達到其消滅異己的目的，十七師在河南的遭遇就是一個標本例子。在這次所謂「整編」中，蔣介石把「雜牌軍」的編制拆得稀爛，東一團西一旅，弄得師長找不到旅長，指揮官不能掌握部隊。而所謂「雜牌軍」，無論東北軍、西北軍、滇軍、川軍都有光榮的革命歷史，在抗戰中曾英勇作戰，較諸在前年豫湘戰役中望風而逃的蔣介石嫡系隊要強的多。撫今思昔，這些「雜牌軍」官兵誰又甘心為蔣介石這個獨裁內戰送死。

命令與部下

蔣介石下了一連串的主觀主義的命令，六月末是四十八小時內殲滅李先念部，七月初決定三星期夷平蘇北解放區，限期打通膠濟路，二天內貫通徐州到濟南的津浦路，……他的部下在實際行動中明知無法達到命令所指定的，只有

行不通的矛盾

採取消極怠工辦法，以「鐵路不通」「敵情不明」等等拖延搪塞。可是一遇失利，蔣介石從來不知道「罪己」，反把罪責誣諸部屬，輕則通令訓斥，重則撤職查辦，弄得不好，落一個身首異處，中原之戰七十二軍軍長傅翼、六十六軍軍長宋瑞河均被以「作戰不力」罪名，通令訓斥。最近蘇北漁溝失利九十九軍軍長梁漁溟、九十二師師長艾靈均遭撤職查辦；甚至很高級的指揮員如戰區司令長官者之流，亦無法免受斥罵。但要「領袖」自己來直接指揮一下看，却要比那些受他訓斥的人更加不行，中原戰事的後期已經有過表演。這些情形自然更增加了部下的不滿，最近厭戰

反戰情緒已經開始從中下級軍官滲透到高級指揮官身上，九十二師副師長洗盛楷少將說：「此次洩溝戰役中聽到內戰槍聲一響，我心緒即降到冰點，劉參謀長詢及我軍進退如何，我即下令放下武器」。儘管蔣介石一再大聲的呼「明責任、守紀律」，但如高樹勳、潘朔端、郝鵬舉、洗盛楷、劉善本、王海清等那樣，或舉行反內戰的起義，或領導放下武器的正義行動，正在一天天增多，甚至連戴笠系統交通第十五縱隊第一大隊亦在膠濟路上高舉義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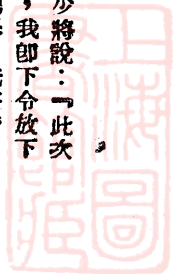
戰術上的

弱點很多

由於師出無名，士兵不善白刃戰和夜戰，這一點連白崇禧都不能不承認。機械裝備說來應該是一優點，但在蔣軍手中同時產生了弱點，武器機械化程度愈大，消耗的彈藥也愈多，須有良好的交通線來大部供應，但是中國輜員遼闊，交通不便，蔣軍進入解放區作戰，在當地人民廣泛破擊之下，蔣軍無法使用鐵路、公路；而在蔣介石的統治區雖然他喊了一年恢復交通，交通情形還是糟得不堪；此外如指揮不統一，內部互相傾軋等弱點，多得不勝枚舉。新華社軍事記者最後稱 蔣介石既不知彼，又不知己，他的孤注一擲的冒險行動，必然遇到悲慘的結局是可以預卜的。

此外，延安解放日報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的新年獻辭中亦特別指出：

「自從前年八月日寇投降以來，經過了一年多的摸索和試驗，我國國內的情況，我國人民奮鬥的道路，奮鬥的方法，奮鬥的前途，都已經清楚了。抗戰勝利之後，代替日本帝國主義的來了個美國的帝國主義者，要想滅亡中國，變中國為美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代替日本法西斯的傀儡汪逆精衛的，來了個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具現國民黨當局，堅決執行賣國、內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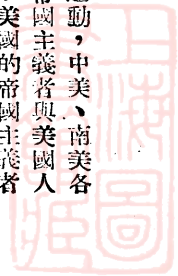


、獨裁的政策，把中國出賣給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取得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來進行空前巨大的內戰，以維持其法西斯的獨裁統治，企圖使全國人民成爲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奴隸。中國人民因此要爲祖國的獨立、和平、民主與美國帝國主義和現國民黨當局兩個民族敵人誓死鬪爭。這種鬪爭由於美蔣所用的主要手段是內戰，因之，在人民方面，鬪爭的主要方式不能不是軍事的自衛鬪爭。在自衛鬪爭中，過去時期，人民解放軍得到了異常巨大的勝利。在美蔣發動全國內戰半年以來，國民黨的軍隊整旅的被殲滅，而人民解放軍則從未有一次有一個營被殲滅者。像這樣的戰爭，中外歷史上，是少有的，甚至是沒有的。半年之中，國民黨當局進攻解放區的兵力已有五分之一被殲滅。沒有根據可以說，人民解放軍在愛國自衛戰中，不能勝利；沒有根據可以說，中國人民奮鬪的前途，不是光明的。恰恰相反，我們有充分的根據來說，中國人民爲了祖國的獨立、和平、民主的奮鬪，是一定勝利的，而且光明是迫近的要到來了。

一年多以來，國際情況已起了變化。這種變化總起來說，將是一方面，美國的帝國主義份子集團代替了德意日法西斯，而成爲世界的侵略者，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和法西斯的殘餘勢力，成爲世界人類的公敵。另一方面，則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和平民主的外交政策的勝利，與資本主義各國人民的進步。這種世界人民的進步，不論就其規模來說，或就其速度來說，都遠遠的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情況，這表現於東歐、東南歐各國的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成立，英法兩國的進步，以中國爲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

爭取獨立自由的鬪爭，德日意三國人民的左傾，美國的罷工運動與民主運動，中美、南美各國的民主運動。世界的主要矛盾乃是民主與反民主的矛盾，即是美國的帝國主義者與美國人民的矛盾；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與資本主義各國廣大人民的矛盾；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各民族的矛盾。美國人民，美國以外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各民族，勢必結成世界規模的統一戰線，來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及其各國的走狗。而這個民主的世界統一戰線，一定會得到社會主義蘇聯的同情和聲援。在全世界上，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在國際上，是日趨孤立；在各國內，也是日趨孤立。美國的經濟危機在今年和明年，就要到來。這個危機一定要加深世界民主與反民主的矛盾，促成世界規模的民主統一戰線的形成、擴大，和加速世界人民進步、團結的規模和過程。由於美國在下次經濟危機之後，就再不能希望經濟的繁榮，因而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就再不能神氣活現和張牙舞爪到怎樣長久；而社會主義蘇聯將繼續其經濟建設與和平民主的外交政策；世界各國人民的進步團結，將繼續以巨大的規模和很快的速度，發展下去。所以人民的廣泛的勝利，雖然還須經過長期的奮鬥，但是這不會是很長的時間了。

這樣的國內形勢，和這樣的國際形勢，就決定了中國人民的新的獨立、和平、民主運動的高潮一定要到來，而且其時間不會要很久。這個運動的高潮就是全國性的，當其到來的時候，將是誰也阻擋不住的。參加這個運動的，將是極其廣大的各階層人民，只有極少數的反動派除外。作為這個運動的中堅力量的，是解放區一萬萬四千萬最有覺悟的軍民。因此，必



須在思想上，在羣衆中，有充分的準備，來迎接這一個高潮的到來。

另外一方面，這樣的國內形勢與國際形勢，也決定了中國人民的獨立、和平、民主運動，還有一個困難時期，這種困難主要的將表現於在國民黨軍進攻中，若干地區的變爲游擊區，以及許多地區因軍事的供應而發生的財政經濟的困難。必須對於這種困難也有思想上的準備，定出克服的方法，動員大家，團結一致的來把它克服，以迎接光明的到來。」

這就是說：目前中國人民雖然受着內戰的痛苦，雖然受着無民主、無自由底獨裁統治的壓迫，但最後中國人民一定會得到解放，而且這個日子並不遠。中國的前途是有無限光明的，反動派一定要失敗的，那末，蘇北的前途也一定是很光明的，蘇北人民最後必定能得到勝利。實現全部人民的蘇北。用張鼎丞將軍的話來說：

「蘇北將是賣國獨裁者的墳墓！」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7513B



• 033697



1000